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老残游记

刘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老残游记

刘鹗 著

陈翔鹤 校

戴鸿森 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残游记/(清)刘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0 重印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ISBN 7-02-003274-5

Ⅰ.老… Ⅱ.刘… Ⅲ.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Ⅳ.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141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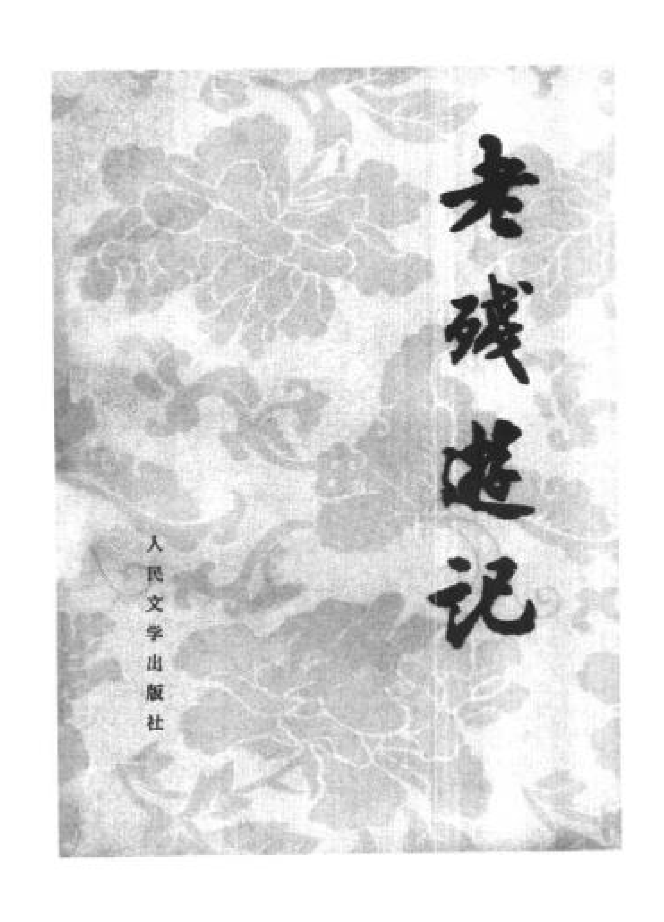
责任印制:王景林

老 残 游 记

Lao Can You Ji

刘 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3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3000
ISBN 7-02-003274-5/I·2504
定价 15.00 元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出身官宦，而旷达放浪不拘礼法。学问驳杂，尤精数学、医学、水利，做过医生，经过商，又为人幕宾。因治黄河有功，声誉大起，被保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知府任用。刘鹗有感于国势衰微，提出借外资举办实业，被顽固派诟病，指为汉奸。庚子国变，刘携资北上，以贱价从沙俄手中购得太仓储粟以赈民，不料被仇家构陷，弹劾为私售仓粟，流放新疆，第二年病死。著有小说《老残游记》。又喜收藏金石甲骨，有《铁云藏龟》传世。

丛书前言

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是1999年中国文学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评选的发起者、组织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评选的创意堪称知机趁势，卓越宏大。评选以完全的公开性杜绝暗箱操作，数轮评选均邀记者监票，程序谨严，无可挑剔。评审委员会之构成坚持了学术的权威性、广泛性、代表性诸原则，果有群言一堂、和而不同之胜状。评选标准固然是以思想情趣健康、艺术特点突出为主，兼顾作品的开拓价值、代表地位及影响面，而评委们更是用历史的、发展的、整体的眼光来把握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共斟共酌中国社会百年之沧桑，重读重温中国文学百年之佳作，用理性和激情去擦亮一块块文学丰碑。评选出来的一百种优秀书目，其涵盖面远至世纪之初，广至台湾香港澳门，遍及一百年里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精当、丰富、全面、系统而且可信，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一时享有“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之美誉。

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自是入选作家的荣耀，同时也是广大读者的幸事。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图书汗牛充栋，当今数十位文学专家倾其心智，披沙拣金，平心切磋，优中选优，以集体的智慧开列出百优书目，受益者最终还是广大的读者。对于许多对中

国文学怀有美好情感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是布置了一座中国百年文学的画廊，供他们流连观赏；对于那些在中国文学的密林里寻幽探胜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在为他们披荆斩棘、指路导航，自然也节省了他们宝贵的光阴；至于对那些需要深究文学意义、把握文学规律的文学中人，百优书目则更像是在同他们坦诚地交换意见交流心得，于学术的精进将不无裨益——据我们所知，这份书目已经成为一些文学教授向学生推介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诚然，正如任何文学评选结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完全满意一样，百优书目也难免会引来仁者智者之见；我们只能说，入选者堪称优秀，而百种所限，肯定有优秀者未入其列。选择永远有缺憾伴随其后，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这是无庸讳言的。

然而，一批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专家毕竟开列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的菜单，这总是激动人心、令人神往的。于是，把菜单变成美味可餐的盛宴，直接奉献给最广大的读者，又顺理成章地成了一批同样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出版人的宏愿。鉴于许多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了置齐百种图书的愿望，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南海出版公司以及北京图书大厦，决定协同行动，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重新出版。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射雕英雄传》、《家变》及《北岛诗选》未能列入重版，经几家出版单位协商，遂将终评排名紧随百种之后的《可爱的中国》、《尘埃落定》和《酒徒》补入。这样，百种图书中有小说 51 种，诗歌 23 种，散文 17 种，报告文学 2 种，戏剧 7 种。丛书书目按初版时间先后排序，附在每种书中；同时还附有复评委员和终评委员名单，让我们对评委们辛勤的工作保持长久的敬意。

丛书的每一种图书对所使用的版本做了精心选择，选择的

原则是在尊重初版本的基础上从优择用，重版时仅对所用版本中明显的编校错讹进行修订；由于有些原版本篇幅较小，此次重版时适当地将作家的一些其他重要作品补录其后，当可满足当今读者的阅读需求。丛书统一装帧，典雅考究，成套配装，蔚为大观。可以肯定，这是一套图书馆必藏、藏书人必备、文学爱好者必读的大型丛书。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内容到范式也都堪称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永远以其划时代的意义和业绩彪炳千秋，烛照后世。那么，出版这样一套代表整个世纪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丛书，不仅是作家们的荣耀、读者们的幸事，也是我们文学出版人光荣而神圣的世纪使命。愿我们的工作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同在，于中国文学圣殿中占有永恒的一席。

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0 年 5 月

评 选 委 员 会

复评委员会

主任:杨匡汉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青　王必胜　白　烨　朱　晖　吴福辉
张同吾　张小影　李炳银　李敬泽　孟繁华
周政保　林为进　贺绍俊　杨匡汉　杨志今

终评委员会

主任:朱　寨　严家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孙玉石　朱　寨　朱向前　杨　义
杨匡汉　何西来　张　炯　严家炎　郑伯农
林　非　洪子诚　赵　园　谢　冕　谢永旺
雷　达

丛书编辑委员会

丛书书目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1903—1905年上海《世界繁华报》连载并陆续出版

孽海花　曾朴　1905年上海小说林社版(20回本)
1928年上海真美善书店版(30回本)

老残游记　刘鹗　1906年《天津日日新闻》社版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
1906—1910年上海广智书局陆续出版

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　1911年刊行于日本

尝试集　胡适　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女神　郭沫若　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版

沉沦　郁达夫　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版

呐喊　鲁迅　1923年北京新潮社版

繁星　冰心　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南社丛选　多人著，胡朴安选录
1924年上海国学社版

雨天的书　周作人　1925年北京新潮社版

志摩的诗　徐志摩　1925年上海中华书局代印

寄小读者　冰心　　1926年上海北新书局版
彷徨　鲁迅　　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版
野草　鲁迅　　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版
死水　闻一多　　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版
背影　朱自清　　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在黑暗中　丁玲　　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倪焕之　叶圣陶　　1929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啼笑因缘　张恨水　　1930年上海三友书社版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　　1931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新月诗选　多人著，陈梦家编　　1931年上海新月书店版
鲁迅杂感选集　鲁迅著，何凝(瞿秋白)选编
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版
望舒草　戴望舒　　1933年上海现代书局版
烙印　臧克家　　1933年自印
子夜　茅盾　　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　巴金　　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边城　沈从文　　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版
南行记　艾芜　　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死水微澜　李劼人　　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
大堰河　艾青　　1936年自印
湘行散记　沈从文　　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画梦录　何其芳　　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上海屋檐下　夏衍　　1937年上海杂志公司版
萍踪忆语　韬奋　　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版
包身工　夏衍　　1938年广州离骚出版社版
骆驼祥子　老舍　　1939年上海人间书屋版
黄河大合唱　光未然作词　冼星海作曲

1939 年重庆生活书店版
呼兰河传　萧红　　1941 年重庆上海杂志公司版
屈原　郭沫若　　1942 年重庆文林出版社版
十四行集　冯至　　1942 年桂林明日社版
给战斗者　田间　　1943 年桂林南天出版社版
速写三篇　张天翼　　1943 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1943 年华北新华书店版
传奇　张爱玲　　1944 年上海杂志社版
小城风波　沙汀　　1944 年重庆东方书社版
风雪夜归人　吴祖光　　1944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白毛女　延安鲁艺工作团集体创作

贺敬之、丁毅执笔

马可、张鲁、瞿维作曲　　1945 年延安新华书店版
穆旦诗集(1939－1945)　穆旦(查良铮)

1945 年自印

财主底儿女们(上、下)　路翎

1945 年重庆希望社版(上部)

1948 年上海希望社版(下部)

解放区短篇创作选　多人著，周扬选编

1946 年苏南新华书店、东北书店版

果园城记　师陀　　1946 年上海出版公司版
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　　1946 年太岳新华书店版
围城　钱钟书　　1947 年上海晨光图书公司版
人生采访　萧乾　　1947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雅舍小品　梁实秋　　1949 年台北正中书局版
曹禺剧本选　曹禺　　1949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　　195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保卫延安　杜鹏程　　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红旗谱　梁斌　　1957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茶馆　老舍　　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
关汉卿　田汉　　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
青春之歌　杨沫　　1958 年作家出版社版*
白洋淀纪事　孙犁　　1958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城南旧事　林海音　　1960 年台中光启出版社版
阿诗玛(重新整理本)　彝族民间叙事诗
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
196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创业史(第一部)　柳青　　1960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　　1961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燕山夜话　马南邨　　1961－1962 年北京出版社版
毛主席诗词　毛泽东　　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李自成(第一卷)　姚雪垠　　1963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酒徒　刘以鬯　　1963 年香港海滨图书公司版
台北人　白先勇　　1971 年台北晨钟出版社版
将军族　陈映真　　1975 年台北远景出版社版
郭小川诗选　郭小川　　197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　　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百合花　茹志鹃　　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四世同堂　老舍　　1979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重放的鲜花　多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197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随想录(1—5 集)　巴金　　1979－1986 年香港三联书店版
1980－198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傅雷家书　傅雷　1981 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干校六记　杨绛　1981 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芙蓉镇　古华　198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白色花　多人著，绿原、牛汉编
198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九叶集　辛笛等　1981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汪曾祺　1982 年北京出版社版
棋王　阿城　1985 年作家出版社版
北方的河　张承志　1985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　1985 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活动变人形　王蒙　198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平凡的世界　路遥　1986 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红高粱家族　莫言　1987 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版
古船　张炜　198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余光中诗选　余光中著，刘登翰等选编
1987 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版
南渡记　宗璞　198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蒲桥集　汪曾祺　1989 年作家出版社版
白鹿原　陈忠实　199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舒婷的诗　舒婷　199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尘埃落定　阿来　199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当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

出 版 说 明

《老残游记》二十回，一九○三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至十三回因故中止，后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原署鸿都百炼生著。作者的真名叫刘鹗，字铁云，清末江苏丹徒人，生于一八五七年，卒于一九○九年。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却无意于以科举博取功名，懂得算学、医药、治河等实际学问。曾先后在河道总督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处作幕宾，帮办治黄工程，得到很大的声誉。又曾向清廷建议借外资兴筑铁路、开采山西煤矿，事情虽非经刘鹗手办成，但在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虎视眈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时候，这种不惜有损主权以维护清廷腐朽统治的主张，显见违反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遂被目为"汉奸"。刘鹗也终因不得志于清廷，去而经商，有过多次创办实业的计划，最后都一一归于失败。庚子(一九○○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鹗向联军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振北京饥困。一九○八年清廷即以私售仓粟罪加以逮捕，流放新疆，次年七月病死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

《老残游记》是刘鹗晚年写的一部小说，成于一九○六年。书中借老残的游历见闻，对当时吏治的黑暗痛加攻击，揭发了所谓"不要钱"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做大官"(第六回)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客观上帮助人民认识到对整个官僚集团是不能寄以任何希望的。这里反映出作者同情民生疾苦的比较进步的一面。但他的基本政治观却是落后的，

甚而是反动的。他坚决拥护封建统治，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这在书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因之，《老残游记》是一部瑕瑜互见的书。

本书流行五十年来，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许多人都称道它的文字艺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赞说："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来看，无论在语言的运用上、在对生活的观察上、在细节的描绘上，都看得出作者不愿因袭、追求创造的精神。与晚清的同类小说相较，艺术上的成就是比较卓越的。

今年恰值刘鹗诞生一百周年，我们整理出版《老残游记》，既以表示对作者的纪念，也希望有助于对本书思想、艺术价值的进一步研讨。

这个本子是以《天津日日新闻》本为依据，参校了《绣像小说》的连载本、亚东图书馆本、艺文书房本，文字、标点都作了一番订正。为了方便阅读，加了一些简单的注释。又有《二集》六回，我们据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单行本，排作附录，没有加注。在校勘上，有各本俱误，我们据文意改动的个别地方，需要作一交代：

（一）第十一回一一三页"取已陈之刍狗而卧其下，必眯"句，"眯"，《日日新闻》本作"𥈭"，他本作"昧"，据《庄子》本文改"眯"。

（二）第十七回一七四页"却拿狼皮褥子替人瑞盖腿"句，"狼皮褥子"各本俱作"虎皮毯子"，与第十二、十六回所述情节不合，据前文改。

（三）第十八回一八〇页"则贾家之死不由月饼可知"句，"贾

家"各本俱作"魏家",据文意改。

(四)第十九回一八五页"你却先到齐东村去"句,"村"各本俱作"庄",与全书不一致,故改。

此外,书中"张宫保"、"庄宫保","魏谦"、"魏诚",但为一人而姓名错杂,我们即以《日日新闻》本初出为据,统一为"张宫保"、"魏谦"。

上述整理工作上的疏漏、错误,相信一定会有,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五七年四月

自　　叙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马与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终始，可谓辛苦矣，然不知哭泣，灵性缺也。猿猴之为物，跳掷于深林，厌饱乎梨栗，至逸乐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动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灵性也。古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断人肠。"其感情为何如矣！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呆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目　录

第　一　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莱山。山上有个阁子，名叫蓬莱阁。这阁造得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十分壮丽。西面看，城中人户烟雨万家；东面看，海上波涛峥嵘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1]挈酒在阁中住宿，准备次日天未明时，看海中出日，习以为常。这且不表。

却说那年有个游客，名叫老残。此人原姓铁，单名一个英字，号补残；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2]，遂取这“残”字做号。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残，不知不觉，这“老残”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原是江南人氏。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因八股文章[3]做得不通，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4]，教书没人要他，学生意又嫌岁数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5]，因性情迂拙，不会

---

① 尊——同樽，盛酒的器具。

② 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唐朝衡岳寺的和尚明瓒禅师，性子懒惰，时常吃别人吃剩的食物，号叫“懒残”。李泌住在寺里读书，一天夜里去拜访他，他正在牛粪火中煨芋头吃，拿吃剩的半个给李泌，并对他说：小心不要多讲话，去做十年宰相。后来李泌果然做了唐德宗（李适）的宰相。这是一个预言性的故事。

要钱，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⑥]，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⑦]。你想，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

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又无行当[⑧]可做，自然"饥寒"二字渐渐的相逼来了。正在无可如何，可巧天不绝人，来了一个摇串铃[⑨]的道士，说是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⑩]地方，有个大户，姓黄，名叫瑞和，害了一个奇病[⑪]：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有人能治得。这病

---

③ 八股文章——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一种主要文体。截取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中的文句或章、节命题。因为要"代圣贤立言"，所以除记事题外，必须模拟"圣贤"的语气说话。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后面的四股是文章的重心，每股中又需有两股互相排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

④ 学也未曾进得一个——连秀才都没有考上的意思。科举时代，秀才才有资格到县(州)或府的学宫里读书，所以考取了秀才叫"进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秀才才算是合格的教书先生，所以下文有"教书没人要他"的话。

⑤ 三四品的官——清朝官制：文武官阶都定为九品，每品中又各有正、从；以地方官为例：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是正三品，道员是正四品。

⑥ 实缺——有实际职位的官，与有衔无职的"候补"对称。

⑦ 盘川——旅费。

⑧ 行当——职业。

⑨ 串铃——本来是道教方士行医时引人注意的专门用具，为一中空的铜环，套在手上摆动发声，后来成为"走方郎中"通用的标识。

⑩ 古千乘——千乘，汉代的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高苑县，辖区约当今历城县至益都县一带。

⑪ 奇病——这里是影射黄河的溃决成灾。"黄瑞和"可能是"黄水河"的谐音。本书常用一些象征性的写法，下文类此情况不一一注明。

每发都在夏天，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

那年春天，刚刚老残走到此地，黄大户家管事的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他说："法子尽有，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权且略施小技，试试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远不发，也没有什么难处，只须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发百中的。别的病是神农①、黄帝②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③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④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缘，在下到也懂得些个。"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替他治病。却说真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为此，黄大户家甚为喜欢。

看看秋分已过，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异常快活，就叫了个戏班子，唱了三天谢神的戏，又在西花厅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开筵，明朝设席，闹的十分畅快。

这日，老残吃过午饭，因多喝了两杯酒，觉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才闭了眼睛，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一个叫文章伯，一个叫德慧生。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一齐说道："这们长天大日的，老残，你蹲家里做

① 神农——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帝号，又号炎帝。据说他曾遍尝百草，发明用药治病。

② 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帝号，又号轩辕氏、有熊氏。相传最古的医书《内经》，就是记载他与臣子岐伯问答的书，切脉和炮制药材也是他的臣子雷公发明的。

③ 大禹——夏朝的开国主，又称夏禹。神话传说我国远古时代洪水泛滥，人民不能安居，禹受舜命，用十三年的艰苦劳动，疏通河流，治平洪水。

④ 王景——东汉水利家，此言"唐朝有个"，误。参见第29页注⑥。

甚?”老残连忙起身让坐，说:“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食，觉得怪腻的慌。”二人道:“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访蓬莱阁的胜景，因此特来约你。车子已替你雇了。你赶紧收拾行李，就此动身罢。”老残行李本不甚多，不过古书数卷，仪器几件，收检也极容易，顷刻之间便上了车。无非风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蜃楼[①]的幻相。

次日，老残向文、德二公说道:“人人都说日出好看，我们今夜何妨不睡，看一看日出，何如?”二人说道:“老兄有此清兴，弟等一定奉陪。”

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气传光[②]，还觉得夜是短的。三人开了两瓶酒，取出携来的肴馔，一面吃酒，一面谈心，不知不觉，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其实离日出尚远，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谈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文章伯说:“耳边风声甚急，上头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

各人照样办了，又都带了千里镜[③]，携了毯子，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阁子中间，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朝东观看，只见海中白浪如山，一望无际，东北青烟数点，最近的是长山岛，

---

① 海市蜃楼——海上空气平静，上下密度不同时，因光线的折射作用，会现出远方城市楼台的幻象。古人误认为是蜃(蛟的一种)吐气而成，故称“海市蜃楼”。

② 蒙气传光——蒙气，带有水分的大气，即雾气。早晨太阳将出之前和傍晚刚落之后，光线虽不能直接照射大地，地上却仍相当明亮，就是因为空中大气的折光作用，这就叫“蒙气传光”。

③ 千里镜——就是望远镜，下文“远镜”同。

再远便是大竹、大黑等岛了。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甚为谲诡。过了些时，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

慧生道："残兄，看此光景，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残道："天风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不着日出，此行亦不为辜负。"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说道："你们看！东边有一丝黑影随波出没，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着观看。看了一刻，说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极细一丝黑线，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吗？"大家看了一回，那轮船也就过去，看不见了。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嗳呀，嗳呀！你瞧，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两人道："在什么地方？"慧生道："你望正东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长山岛吗？在长山岛的这边，渐渐来得近了。"两人用远镜一看，都道："嗳呀，嗳呀！实在危险得极！幸而是向这边来，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那船来得业已甚近。三人用远镜凝神细看，原来船身长有二十三四丈，原是只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载很重，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那八扇帆下，各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

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仿佛水手的打扮。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亲切,不禁狂叫道:"这些该死的奴才! 你看,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他们不知想法敷演着早点泊岸,反在那里蹂躏好人,气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过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时候,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

正在说话之间,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抛下海去,捩过舵来,又向东边去了。章伯气的两脚直跳,骂道:"好好的一船人,无穷性命,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岂不冤枉!"沉思了一下,又说道:"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何不驾一只去,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换上几个? 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 何等功德,何等痛快!"慧生道:"这个办法虽然痛快,究竟未免卤莽,恐有未妥。请教残哥以为何如?"老残笑向章伯道:"章哥此计甚妙,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章伯愤道:"残哥怎么也这们糊涂! 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不过一时救急,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那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老残道:"既然如此,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二百人,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恐怕只会送死,不会成事罢。高明以为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却也不错,便道:"依你该怎么样? 难道白白地看他们死吗?"老残道:"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

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艇，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1]，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慧生道："老残所说极是，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不然，这一船人实在可危的极！"

说着，三人就下了阁子，分付从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是空身，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2]，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个船坞，都是渔船停泊之处。选了一只轻快渔船，挂起帆来，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风，所以向东向西都是旁风，使帆很便当的。

一霎时，离大船已经不远了，三人仍拿远镜不住细看。及至离大船十余丈时，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括众人外，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只听他说道："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

---

① 罗盘——指南仪。盘上刻有精密方向度数，中安指南针。上文"方针"、下文"向盘"均为同一物。

② 纪限仪——又名"六分仪"，航海时用来测知太阳等天体的高度角，从而确定船只所在的方位。

遗的公司产业，现在已被这几个驾驶人弄的破坏不堪，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真真该死奴才！该死奴才！"众人被他骂的直口无言。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今日被先生唤醒，我们实在惭愧，感激的很！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那人便道："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拚着几个人流血，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你们看好不好呢？"众人一齐拍掌称快。

章伯远远听见，对二人说道："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早知如此，我们可以不必来了。"慧生道："姑且将我们的帆落几叶下来，不必追上那船，看他是如何的举动。倘真有点道理，我们便可回去了。"老残道："慧哥所说甚是。依愚见看来，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

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小，缓缓的尾大船之后。只见那船上人敛了许多钱，交给演说的人，看他如何动手。谁知那演说的人，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声叫道："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凉血种类的畜生，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又叫道："你们还不去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那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着他去打掌舵的，也有去骂船主的，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那个演说的人，又在高处大叫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还怕打不过他们么？"那船上人，就有老年晓事的人，也高声叫道："诸位切不可乱动！倘若这样做去，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

慧生听得此语，向章伯道："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老残道："幸而尚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不然，这船覆的更快了。"说着，三人便将帆叶抽满，顷刻便与大船相近。篙工用篙子钩住大船，三人便跳将上去，走至舵楼底下，深深的唱了一个喏[①]，便将自己的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舵工看见，倒也和气，便问："此物怎样用法？有何益处？"

正在议论，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船主、舵工听了，俱犹疑不定。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说道："你们来意甚善，只是众怒难犯，赶快去罢！"三人垂泪，赶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① 唱了一个喏(rě)——古人敬礼时，一面拱揖，一面嘴里喏喏致辞，叫唱喏。这里是作揖的意思，"唱了一个喏"，就是作了一个揖。

第　二　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

话说老残在渔船上被众人砸得沉下海去，自知万无生理，只好闭着眼睛，听他怎样。觉得身体如落叶一般，飘飘荡荡，顷刻工夫沉了底了。只听耳边有人叫道："先生，起来罢！先生，起来罢！天已黑了，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老残慌忙睁开眼睛，楞了一楞，道："呀！原来是一梦！"

自从那日起，又过了几天，老残向管事的道："现在天气渐寒，贵居停[①]的病也不会再发，明年如有委用之处，再来效劳。目下鄙人要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管事的再三挽留不住，只好当晚设酒饯行，封了一千两银子奉给老残，算是医生的酬劳。老残略道一声"谢谢"，也就收入箱笼，告辞动身上车去了。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颇不寂寞。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觅了一家客店，名叫高升店，将行李卸下，开发了车价酒钱，胡乱吃点晚饭，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来，吃点儿点心，便摇着串铃满街踅了一趟[②]，

① 居停——主人、东家。

② 踅(xué)了一趟——犹如说"转了一个圈子"。踅，往来转折、兜圈子。

虚应一应故事。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雇了一只小船，荡起双桨。朝北不远，便到历下亭前。下船进去，入了大门，便是一个亭子，油漆已大半剥蚀。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上写着“杜工部[①]句”，下写着“道州何绍基[②]书”。亭子旁边虽有几间群房[③]，也没有什么意思。复行下船，向西荡去，不甚远，又到了铁公祠畔。你道铁公是谁？就是明初与燕王为难的那个铁铉[④]。后人敬他的忠义，所以至今春秋时节，土人尚不断的来此进香。

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⑤]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⑥]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层芦苇，密密遮住。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好似一条粉红绒毯，做了上下两个山的

---

① 杜工部——唐代大诗人杜甫，最后加官虚衔是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而称他为“杜工部”。联语出杜甫诗《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原句是“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② 何绍基——字子贞，清朝道州（今湖南道县）人，著名的书法家。

③ 群房——凡正式厅堂以外的房子，统称“群房”。

④ 铁铉——明朝人。燕王（朱棣）起兵与建文帝（朱允炆，明太祖之孙，燕王之侄）争夺帝位时，铁铉曾坚守济南，屡次打败燕王的部队；后来燕王攻陷南京，自立为帝（即明成祖），铁铉被残杀。

⑤ 梵（fàn）宇——佛寺。

⑥ 赵千里——赵伯驹，字千里，宋代著名的山水画家。

垫子，实在奇绝。

老残心里想道："如此佳景，为何没有什么游人？"看了一会儿，回转身来，看那大门里面楹柱上有副对联，写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暗暗点头道："真正不错！"进了大门，正面便是铁公享堂[1]，朝东便是一个荷池。绕着曲折的回廊，到了荷池东面，就是个圆门。圆门东边有三间旧房，有个破匾，上题"古水仙祠"四个字。祠前一副破旧对联，写的是"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过了水仙祠，仍旧上了船，荡到历下亭的后面。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那荷叶初枯，擦的船嗤嗤价响；那水鸟被人惊起，格格价飞；那已老的莲蓬，不断的绷到船窗里面来。老残随手摘了几个莲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了。

到了鹊华桥，才觉得人烟稠密，也有挑担子的，也有推小车子的，也有坐二人抬小蓝呢轿子[2]的。轿子后面，一个跟班的[3]戴个红缨帽子[4]，膀子底下夹个护书[5]，拚命价奔，一面用手巾擦汗，一面低着头跑。街上五六岁的孩子不知避人，被那轿夫无意踢倒一个，他便哇哇的哭起。他的母亲赶忙跑来问："谁碰倒你的？谁碰倒你的？"那个孩子只是哇哇的哭，并不说话。问了半天，才带哭说了一句道："抬轿子的！"他母亲抬头看时，轿子早已跑的有二里多远了。那妇人牵了孩子，嘴里不住咭咭咕咕的骂

---

① 享堂——祭堂。

② 小蓝呢轿子——清代制度：四品以下的官员坐蓝呢轿子。两人抬的轿子叫小轿。

③ 跟班的——随从的仆人。

④ 红缨帽子——也叫"大帽子"，清朝的礼帽，帽上披有红缨。

⑤ 护书——皮或漆布做成的多层夹袋，一般作出行时存放文书、拜帖等物之用，类似后来的公文皮包。

着，就回去了。

老残从鹊华桥往南，缓缓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抬头，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有一尺长七八寸宽的光景，居中写着"说鼓书"三个大字，旁边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纸还未十分干，心知是方才贴的，只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别处也没有见过这样招子①，一路走着，一路盘算。只听得耳边有两个挑担子的说道："明儿白妞说书，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来听书罢。"又走到街上，听铺子里柜台上有人说道："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告假的，明儿的书，应该我告假了。"一路行来，街谈巷议，大半都是这话，心里诧异道："白妞是何许人？说的是何等样书？为甚一纸招贴，便举国若狂如此？"信步走来，不知不觉已到高升店口。

进得店去，茶房便来回道："客人，用什么夜膳？"老残一一说过，就顺便问道："你们此地说鼓书是个什么顽意儿？何以惊动这们许多的人？"茶房说："客人，你不知道。这说鼓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用一面鼓，两片梨花简，名叫'梨花大鼓'，演说些前人的故事，本也没甚稀奇。自从王家出了这个白妞、黑妞姊妹两个，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这说书的本事。他却嫌这乡下的调儿没什么出奇，他就常到戏园里看戏，所有什么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一听就会；什么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② 等人的调子，他一听也就会

---

① 招子——招贴。

② 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都是清末扮演老生的京剧名艺人。余三胜，湖北人，西皮唱得最好；程长庚，安徽霍山人，慢板二黄唱得最好，对京剧艺术极有贡献；张二奎，安徽人，以"干腔"出名。三人各有独特的风格，代表当时京剧演唱艺术的三派。

唱。仗着他的喉咙，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气[①]，要多长有多长。他又把那南方的什么昆腔、小曲，种种的腔调，他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里面。不过二三年工夫，创出这个调儿，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听了他唱书，无不神魂颠倒。现在已有招子，明儿就唱。你不信，去听一听就知道了。只是要听还要早去，他虽是一点钟开唱，若到十点钟去，便没有坐位的。"老残听了，也不甚相信。

次日六点钟起，先到南门内看了舜井，又出南门，到历山脚下，看看相传大舜[②]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点钟的光景，赶忙吃了饭，走到明湖居，才不过十点钟时候。那明湖居本是个大戏园子，戏台前有一百多张桌子。那知进了园门，园子里面已经坐的满满的了，只有中间七八张桌子还无人坐，桌子却都贴着"抚院[③]定""学院[④]定"等类红纸条儿。老残看了半天，无处落脚，只好袖子里送了看坐儿的二百个钱，才弄了一张短板凳，在人缝里坐下。看那戏台上，只摆了一张半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两个铁片儿，心里知道这就是所谓梨花简了，旁边放了一个三弦子，半桌后面放了两张椅子，并无一个人在台上。偌大的个戏台，空空洞洞，别无他物，看了不觉有些好

---

① 中气——这里指歌唱者的肺活量。

② 大舜——传说中的上古圣王，即虞舜，号有虞氏，名重华。据说他曾在历山下耕田，那里的人受到他的感化，将原来相互侵占的土地都退让出来。

③ 抚院——清朝的巡抚总揽一省的政务，是省级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俗称"抚院"或"抚台"。这里是指巡抚衙门。

④ 学院——即提督学政，雍正四年改称学院。掌管一省有关文教的政令，主持院试（取得秀才资格的最后一次考试）、岁试（考察秀才们学业情况）、科试（甄别秀才成绩优劣，准备保送应第二年考举人的乡试），任期为三年。乾隆以后的学政，因系皇帝钦差，地位与巡抚平行。这里是指学院衙门。

笑。园子里面，顶着篮子卖烧饼油条的有一二十个，都是为那不吃饭来的人买了充饥的。

到了十一点钟，只见门口轿子渐渐拥挤，许多官员都着了便衣，带着家人，陆续进来。不到十二点钟，前面几张空桌俱已满了，不断还有人来，看坐儿的也只是搬张短凳，在夹缝中安插。这一群人来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儿①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儿的多。高谈阔论，说笑自如。这十几张桌子外，看来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读书人的样子，大家都喊喊喳喳的在那里说闲话。因为人太多了，所以说的什么话都听不清楚，也不去管他。

到了十二点半钟，看那台上，从后台帘子里面，出来一个男人，穿了一件蓝布长衫，长长的脸儿，一脸疙瘩，仿佛风干福橘皮似的，甚为丑陋。但觉得那人气味到还沉静，出得台来，并无一语，就往半桌后面左手一张椅子上坐下，慢慢的将三弦子取来，随便和了和弦，弹了一两个小调，人也不甚留神去听。后来弹了一枝大调，也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只是到后来，全用轮指②，那抑扬顿挫，人耳动心，恍若有几十根弦，几百个指头，在那里弹似的。这时台下叫好的声音不绝于耳，却也压不下那弦子去。这曲弹罢，就歇了手，旁边有人送上茶来。

停了数分钟时，帘子里面出来一个姑娘，约有十六七岁，长长鸭蛋脸儿，梳了一个抓髻③，戴了一副银耳环，穿了一件蓝布

---

① 打千儿——即打跧，清代男子行礼的一种方式：左膝前屈，右腿后弯，蹲身垂手；也叫做“请安”。所表敬意程度，介乎作揖、下跪之间。

② 轮指——弹奏弦乐器的一种指法：一手的几个手指接连动作，犹如车轮的转动。

③ 抓髻——头发上拢，绾在头顶上的一种发髻。是未婚少女的发式。

外褂儿，一条蓝布裤子，都是黑布镶滚的。虽是粗布衣裳，到十分洁净。来到半桌后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弹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铮铮锹锹弹起。这姑娘便立起身来，左手取了梨花简，夹在指头缝里，便丁丁当当的敲，与那弦子声音相应；右手持了鼓捶子，凝神听那弦子的节奏。忽羯鼓[①]一声，歌喉遽发，字字清脆，声声宛转，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每句七字，每段数十句，或缓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转腔换调之处，百变不穷，觉一切歌曲腔调俱出其下，以为观止[②]矣。

旁坐有两人，其一人低声问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罢？"其一人道："不是。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调门儿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还不晓得差多远呢！他的好处人说得出，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他的好处人学的到，白妞的好处人学不到。你想，这几年来，好顽耍的谁不学他们的调儿呢？就是窑子里的姑娘，也人人都学，只是顶多有一两句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处，从没有一个人能及他十分里的一分的。"说着的时候，黑妞早唱完，后面去了。这时满园子里的人，谈心的谈心，说笑的说笑。卖瓜子、落花生、山里红、核桃仁的，高声喊叫着卖，满园子里听来都是人声。

正在热闹哄哄的时节，只见那后台里，又出来了一位姑娘，年纪约十八九岁，装束与前一个毫无分别，瓜子脸儿，白净面皮，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只觉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头出来，立在半桌后面，把梨花简丁当了几声，煞是奇怪：只是两片

① 羯鼓——两端都可敲击的长圆形鼓，样子近于腰鼓，在声乐中多用来点拍。因来自"羯"族，故称"羯鼓"。

② 观止——对事物赞美之词，意思是观赏到此为止，其余都不足观了。

顽铁，到他手里，便有了五音十二律[①]似的。又将鼓捶子轻轻的点了两下，方抬起头来，向台下一盼。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顾一看，连那坐在远远墙角子里的人，都觉得王小玉看见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说。就这一眼，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吊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②]，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

---

① 五音十二律——五音，即宫、商、角、徵(zhǐ)、羽五个古音阶。十二律，古代以长短不一的竹管十二根来定声音的清浊、高低，作为乐器的标准，叫做律吕，阴阳各六，合称十二律。这里用来称赞乐声的变化多端和高度和谐。

② 人参果——神话传说中的仙果，形状像初生的婴孩。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成熟，人吃了长生不老。

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停了一会，闹声稍定，只听那台下正座上，有一个少年人，不到三十岁光景，是湖南口音，说道："当年读书，见古人形容歌声的好处，有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①]的话，我总不懂。空中设想，余音怎样会得绕梁呢？又怎会三日不绝呢？及至听了小玉先生说书，才知古人措辞之妙。每次听他说书之后，总有好几天耳朵里无非都是他的书，无论做什么事，总不入神，反觉得'三日不绝'，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还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②]，'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彻些！"旁边人都说道："梦湘[③]先生论得透辟极了！'于我心有戚戚焉'[④]！"

说着，那黑妞又上来说了一段，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场。这一段，闻旁边人说，叫做"黑驴段"。听了去，不过是一个士子见一个美人骑了一个黑驴走过去的故事。将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驴怎样怎样好法，待铺叙到美人的好处，不过数语，这段书也

①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形容歌声的高亢、圆润和对人的高度感染力。语出《列子·汤问》："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

② "三月不知肉味"——形容美好的音乐对人影响的深刻：听后三个月内，吃肉时心不在焉，都不觉得肉的味道。语出《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③ 梦湘——王以慜，字梦湘，湖南武陵人，清末诗人。少年时曾寄居济南，对黑妞、白妞的说唱艺术有特殊爱好（参据孙念希《花知屋杂著·明湖客影录》）。

④ "于我心有戚戚焉"——语出《孟子·梁惠王》。戚戚，心动，受到影响、启发，因而发生同感的意思。

就完了。其音节全是快板，越说越快。白香山[1]诗云："大珠小珠落玉盘。"可以尽之。其妙处，在说得极快的时候，听的人彷佛都赶不上听，他却字字清楚，无一字不送到人耳轮深处。这是他的独到，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逊一筹了。

这时不过五点钟光景，算计王小玉应该还有一段。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样好法。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白香山——即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他晚年自号"香山居士"，故人称白香山。"大珠小珠落玉盘"，形容乐声的历历清脆，悦耳动听，出长诗《琵琶行》。

第　三　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1]

话说众人以为天时尚早，王小玉必还要唱一段，不知只是他妹子出来敷衍几句就收场了，当时一哄而散。

老残到了次日，想起一千两银子放在寓中，总不放心，即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汇票庄[2]，叫个日升昌字号，汇了八百两寄回江南徐州[3]老家里去，自己却留了一百多两银子，本日在大街上买了一匹茧䌷，又买了一件大呢马褂面子，拿回寓去，叫个成衣做一身棉袍子马褂。因为已是九月底天气，虽十分和暖，倘然西北风一起，立刻便要穿棉了。分付成衣已毕，吃了午饭，步出西门，先到趵突泉上吃了一碗茶。

这趵突泉乃济南府七十二泉中的第一个泉，在大池之中，有四五亩地宽阔，两头均通豁河。池中流水，汩汩有声。池子正中间有三股大泉，从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据土人云：

---

① 苍鹰——郅都，西汉时人，曾做济南太守，行法严酷，是历史上有名的酷吏，当时人叫他“苍鹰”。这里作者用来暗指书中的酷吏玉贤（玉佐臣）。

② 汇票庄——即票号。封建社会末期商人举办的金融流通机构，略同于后来的私营银行，一般办理汇兑、存款、放款三种业务。

③ 江南徐州——即江苏丹徒县。丹徒县在长江南，又名南徐州，口语中有时说成“江南徐州”，以示别于长江北的徐州府（又名北徐州，即今徐州市）。

当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后来修池，不知怎样就矮下去了。这三股水，均比吊桶还粗。池子北面是个吕祖[1]殿，殿前搭着凉棚，摆设着四五张桌子、十几条板凳卖茶，以便游人歇息。

老残吃完茶，出了趵突泉后门，向东转了几个弯，寻着了金泉书院。进了二门，便是投辖井，相传即是陈遵留客[2]之处。再望西去，过一重门，即是一个蝴蝶厅，厅前厅后均是泉水围绕。厅后许多芭蕉，虽有几批残叶，尚是一碧无际。西北角上，芭蕉丛里，有个方池，不过二丈见方，就是金线泉了。金线乃四大名泉之二。你道四大名泉是那四个？就刚才说的趵突泉，此刻的金线泉，南门外的黑虎泉，抚台衙门里的珍珠泉：叫做“四大名泉”。

这金线泉相传水中有条金线。老残左右看了半天，不要说金线，连铁线也没有。后来幸而走过一个士子来，老残便作揖请教这“金线”二字有无着落。那士子便拉着老残踅到池子西面，弯了身体，侧着头，向水面上看，说道：“你看，那水面上有一条线，仿佛游丝一样，在水面上摇动，看见了没有？”老残也侧了头照样看去。看了些时，说道：“看见了，看见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想了一想，道：“莫非底下是两股泉水，力量相敌，所以中间挤出这一线来？”那士子道：“这泉见于著录好几百年，难道这两股泉的力量，经历这久就没有个强弱吗？”老残道：“你看，这线常常左右摆动，这就是两边泉力不匀的道理了。”那士子到也点头

① 吕祖——即吕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唐朝（或说五代至宋初）人，为道教所崇奉的神仙之一，尊称“吕祖”。

② 陈遵留客——陈遵，字孟公，西汉时人，豪爽好客，为了要将宾客留在家里痛饮，就将来客车上的车辖（轮轴两端的铁键）丢在井里，使他走不了。“投辖井”的遗迹即本此故事。

会意。说完，彼此各散。

老残出了金泉书院，顺着西城南行，过了城角，仍是一条街市，一直向东。这南门城外好大一条城河。河里泉水湛清，看得河底明明白白。河里的水草都有一丈多长，被那河水流得摇摇摆摆，煞是好看。走着看着，见河岸南面，有几个大长方池子，许多妇女坐在池边石上捣衣。再过去，有一个大池，池南几间草房，走到面前，知是一个茶馆。进了茶馆，靠北窗坐下，就有一个茶房泡了一壶茶来。茶壶都是宜兴壶的样子，却是本地仿照烧的。

老残坐定，问茶房道："听说你们这里有个黑虎泉，可知道在什么地方？"那茶房笑道："先生，你伏到这窗台上朝外看，不就是黑虎泉吗？"老残果然望外一看，原来就在自己脚底下有一个石头雕的老虎头，约有二尺余长，倒有尺五六的宽径。从那老虎口中喷出一股泉来，力量很大，从池子这边直冲到池子那面，然后转到两边，流入城河去了。坐了片刻，看那夕阳有渐渐下山的意思，遂付了茶钱，缓步进南门，回寓。

到了次日，觉得游兴已足，就拿了串铃，到街上去混混。踅过抚台衙门，望西一条胡同口上，有所中等房子，朝南的大门，门旁贴了"高公馆"三个字。只见那公馆门口站了一个瘦长脸的人，穿了件棕紫熟罗棉大袄，手里捧了一支洋白铜二马车水烟袋[①]，面带愁容。看见老残，唤道："先生，先生！你会看喉咙吗？"老残答道："懂得一点半点儿的。"那人便说："请里面坐。"进了大门，望西一拐，便是三间客厅，铺设也还妥当。两边字画多

① 二马车水烟袋——老式的水烟袋下面没有底座，烟管和贮烟筒二者分开，后来加了底座，使之联在一起，以便携带，当时叫做"二马车水烟袋"。

半是时下名人的笔墨，只有中间挂着一幅中堂，只画了一个人，仿佛列子御风[1]的形状，衣服冠带均被风吹起，笔力甚为遒劲，上题“大风张风”[2]四字，也写得极好。

坐定，彼此问过名姓。原来这人系江苏人，号绍殷，充当抚院内文案[3]差使。他说道：“有个小妾害了喉蛾[4]，已经五天，今日滴水不能进了。请先生诊视，尚有救没有？”老残道：“须看了病，方好说话。”当时高公即叫家人：“到上房关照一声，说有先生来看病。”随后就同着进了二门，即是三间上房。进得堂屋，有老妈子打起西房的门帘，说声：“请里面坐。”进去房门，贴西墙靠北一张大床，床上悬着印花夏布帐子，床面前靠西，放了一张半桌，床前两张杌凳。

高公让老残西面杌凳上坐下，帐子里伸出一只手来，老妈子拿了几本书垫在手下，诊了一只手，又换一只。老残道：“两手脉沉数而弦[5]，是火被寒逼住，不得出来，所以越过越重。请看一看喉咙。”高公便将帐子打起。看那妇人，约有二十岁光景，面上通红，人却甚为委顿的样子。高公将他轻轻扶起，对着窗户的亮

---

① 列子御风——列子，即列御寇，战国时哲学家。神话传说他能乘风而行。见《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② 大风张风——张风，字大风，上元（今江苏江宁）人，明朝的遗民，所作书画有特别的风致。

③ 内文案——文案，草拟文牍、掌管档案的幕僚。签押房有内外之分，在内签押房办公，与长官关系较密、预闻机要的文案，叫“内文案”。

④ 喉蛾——即扁桃腺发炎症。扁桃腺发炎时，患处肿胀，呈腐白色，很像蚕蛾，故旧称“喉蛾”。

⑤ 沉数（shuò）而弦——中医切脉以诊断病情，手指重按方能触觉脉搏的跳动，叫做“沉脉”；脉搏跳动迅速，每分钟在九十次以上，叫做“数脉”；脉搏跳动像弓弦一样的紧张、有力，叫做“弦脉”。“沉数而弦”，是说兼有这三种脉象，说明病人有里热、肌肉拘挛、虚劳的征候。

光。

老残低头一看，两边肿的已将要合缝了，颜色淡红。看过，对高公道："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点火气，被医家用苦寒药一逼，火不得发，兼之平常肝气易动，抑郁而成。目下只须吃两剂辛凉发散药就好了。"又在自己药囊内取出一个药瓶、一支喉枪[①]，替他吹了些药上去。出到厅房，开了个药方，名叫"加味甘桔汤"。用的是生甘草、苦桔梗、牛蒡子、荆芥、防风、薄荷、辛夷、飞滑石八味药，鲜荷梗做的引子。方子开毕，送了过去。

高公道："高明得极。不知吃几帖？"老残道："今日吃两帖，明日再来复诊。"高公又问："药金请教几何？"老残道："鄙人行道[②]，没有一定的药金。果然医好了姨太太病，等我肚子饥时，赏碗饭吃，走不动时，给几个盘川，尽够的了。"高公道："既如此说，病好一总酬谢。尊寓在何处？以便倘有变动，着人来请。"老残道："在布政司街高升店。"说毕分手。

从此，天天来请。不过三四天，病势渐退，已经同常人一样。高公喜欢得无可如何，送了八两银子谢仪，还在北柱楼办了一席酒，邀请文案上同事作陪，也是个揄扬的意思。谁知一个传十，十个传百，官幕两途[③]拿轿子来接的渐渐有日不暇给之势。

① 喉枪——治咽喉疾病的医药用具。一个铜鼓上接一个细铜管，铜管尖端存药末，伸入喉部时，捏底部铜鼓两面使之震动，即将药末吹上患处。

② 行道——行使自己所学，叫"行道"。旧时医、卜、星、相等方术之士，都称从事本行职业为"行道"。这里指行医。

③ 官幕两途——官员和官员所聘请的幕宾。幕宾也叫幕僚，是一种以熟习官场法制、陈规老例、行政手续、公文程式为专业的知识分子。旧时地方官自巡抚、总督以至州县官，都必须聘用这样的幕宾，帮助处理政务。两途，犹如说两方面、两类。

那日，又在北柱楼吃饭，是个候补道[①]请的。席上右边上首一个人说道："玉佐臣要补[②]曹州府了。"左边下首，紧靠老残的一个人道："他的班次[③]很远，怎样会补缺呢？"右边人道："因为他办强盗办的好，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遗的景象，宫保[④]赏识非凡。前日有人对宫保说：'曾走曹州府某乡庄过，亲眼见有个蓝布包袱弃在路旁，无人敢拾。某就问土人："这包袱是谁的？为何没人收起？"土人道："昨儿夜里，不知何人放在这里的。"某问："你们为什么不拾了回去？"都笑着摇摇头道："俺还要一家子性命吗！"如此，可见路不拾遗，古人竟不是欺人，今日也竟做得到的！'宫保听着很是喜欢，所以打算专折明保[⑤]他。"左边的人道："佐臣人是能干的，只嫌太残忍些。未到一年，站笼[⑥]站死两千多人。难道没有冤枉吗？"旁边一人道："冤枉一定是有的，自无

---

① 候补道——候补道员。已经有了道员的官衔，等候实缺的叫"候补道"。清朝自咸丰、同治时起，捐官之例大开，但规定最高只可以捐到道员。各省道员实缺数额有一定而捐的人很多，所以清朝末叶候补道就特别多。

② 补——即补缺，官职有了空缺，派员补充的意思。由代理而后正式任命也叫补；这里玉佐臣的补曹州府和第四回的"先署后补"，都是这种情况。

③ 班次——补授或提升官职的先后次序。根据各人的出身、在官资历、纳捐多少等各种不同情况，按类分班，排成次序。办法相当复杂。

④ 宫保——即太子少保，是一种教导皇太子的官职。清朝自雍正起，采用秘密建储法，不公开立太子，但仍沿用古代制度，加给某些大官以这种虚衔，表示"恩宠"。太子少保是二品官阶，但可以用一品官的顶戴。对有宫保衔的巡抚，不称抚院、抚台而称宫保，是为了表示尊异。这里指称下文第十七回的山东巡抚张耀(即张曜)。

⑤ 专折明保——折，奏折；以某一项事情为主奏闻皇帝叫"专折"，附带涉及其他事情叫"随折"。保，保举；通过吏部转军机处奏闻皇帝的保举叫"明保"，不通过吏部径由军机处奏闻的叫"密保"。

⑥ 站笼——又名立枷，一种封建酷刑，将犯人直立在特制的木笼内，笼的上端是枷，枷住犯人的脖子，把头露在外面，脚下垫砖若干块；受罪的轻重和苟延性命时间的长短，全在抽去砖的多少，如果全部抽去，不多时就可送命。

庸议。但不知有几成不冤枉的?"右边人说:"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的。诸君记得当年常剥皮做兖州府的时候,何尝不是这样?总做的人人侧目而视就完了。"又一人道:"佐臣酷虐是诚然酷虐,然曹州府的民情也实在可恨。那年,兄弟署[1]曹州的时候,几乎无一天无盗案。养了二百名小队子[2],像那不捕鼠的猫一样,毫无用处。乃至各县捕快捉来的强盗,不是老实乡民,就是被强盗胁了去看守骡马的人。至于真强盗,一百个里也没有几个。现在被这玉佐臣雷厉风行的一办,盗案竟自没有了。相形之下,兄弟实在惭愧的很。"左边人道:"依兄弟愚见,还是不多杀人的为是。此人名震一时,恐将来果报也在不可思议之列。"说完,大家都道:"酒也够了,赐饭罢。"饭后各散。

过了一日,老残下午无事,正在寓中闲坐,忽见门口一乘蓝呢轿落下,进来一个人,口中喊道:"铁先生在家吗?"老残一看,原来就是高绍殷,赶忙迎出,说:"在家,在家。请房里坐。只是地方卑污,屈驾的很。"绍殷一面道:"说那里的话!"一面就往里走。进得二门,是个朝东的两间厢房。房里靠南一张砖炕,炕上铺着被褥。北面一张方桌,两张椅子。西面两个小小竹箱。桌上放了几本书,一方小砚台,几枝笔,一个印色盒子。

老残让他上首坐了。他就随手揭过书来,细细一看,惊讶道:"这是部宋版张君房[3]刻本的《庄子》,从那里得来的?此书

① 署——署理的省词。官员有缺,派员代理或上官兼理都叫"署"。
② 小队子——清朝地方长官临时招募来维持治安的兵丁。
③ 张君房——北宋时人,宋真宗(赵恒)时大规模编纂道教书籍的主编者,共编成道书数千卷,《庄子》是其中的一种。

世上久不见了，季沧苇、黄丕烈[1]诸人俱未见过，要算希世之宝呢！”老残道：“不过先人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卖又不值钱，随便带在行箧解解闷儿，当小说书看罢了，何足挂齿。”再望下翻，是一本苏东坡手写的陶诗[2]，就是毛子晋所仿刻的祖本[3]。

绍殷再三赞叹不绝，随便问道：“先生本是科第世家[4]，为甚不在功名上讲求，却操此冷业？虽说富贵浮云[5]，未免太高尚了罢。”老残叹道：“阁下以‘高尚’二字许我，实过奖了。鄙人并非无志功名：一则，性情过于疏放，不合时宜；二则，俗说‘攀得高，跌得重’，不想攀高是想跌轻些的意思。”绍殷道：“昨晚在里头吃便饭，宫保谈起：‘幕府人才济济，凡有所闻的，无不罗致于此了。’同坐姚云翁便道：‘目下就有一个人在此，宫保并未罗致。’宫保急问：‘是谁？’姚云翁就将阁下学问怎样，品行怎样，而又通达人情、熟谙世势怎样，说得宫保抓耳挠腮，十分欢喜。宫保就叫兄弟立刻写个内文案札子[6]送来。那是兄弟答道：‘这样恐不

---

① 季沧苇、黄丕烈——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清初江苏泰兴人，著名的藏书家，撰有《季沧苇书目》。黄丕烈，字绍武，号荛圃，清乾隆时江苏吴县人，当时南方最大的藏书家，曾刊行《士礼居丛书》。

② 苏东坡手写的陶诗——苏东坡，即宋代著名诗人兼散文家苏轼，号“东坡居士”，故人称苏东坡。陶诗，即晋朝大诗人陶渊明的诗。苏轼在前代诗人中最喜好陶诗，据说曾手写刊行。

③ 毛子晋所仿刻的祖本——毛晋，字子晋，明、清间江苏常熟人，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藏书室名汲古阁，所刻古书流传很广。仿刻，仿照古书原来的样式复刻；祖本，所依据的底本。

④ 科第世家——接连几代都是应科举中式因而得官的人家。

⑤ 富贵浮云——浮云是变幻莫测、与人无关的东西。“富贵浮云”喻财富、功名的难于长久，不值得关心。原出《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⑥ 札子——上级给下级的公文，多用来委派差使或官职。

妥当。此人既非候补，又非投效[1]，且还不知他有什么功名，札子不甚好下。'宫保说：'那们就下个关书[2]去请。'兄弟说：'若要请他看病，那是一请就到的；若要招致幕府，不知他愿意不愿意，须先问他一声才好。'宫保说：'很好。你明天就去探探口气，你就同了他来见我一见。'为此，兄弟今日特来与阁下商议，可否今日同到里面见宫保一见？"老残道："那也没有什么不可。只是见宫保须要冠带[3]，我却穿不惯，能便衣相见就好。"绍殷道："自然便衣。稍停一刻，我们同去。你到我书房里坐等。宫保午后从里边下来，我们就在签押房[4]里见了。"说着，又喊了一乘轿子。

老残穿着随身衣服，同高绍殷进了抚署。原来这山东抚署是明朝的齐王[5]府，故许多地方仍用旧名。进了三堂，就叫"宫门口"。旁边就是高绍殷的书房，对面便是宫保的签押房。

方到绍殷书房坐下，不到半时，只见宫保已从里面出来，身体甚是魁梧，相貌却还仁厚。高绍殷看见，立刻迎上前去，低低说了几句。只听张宫保连声叫道："请过来，请过来。"便有个差官跑来喊道："宫保请铁老爷。"老残连忙走来，向张宫保对面一站。张云："久慕得很。"用手一伸，腰一呵，说："请里面坐。"差官早将软帘打起。

老残进了房门，深深作了一个揖。宫保让在红木炕上首坐

---

① 投效——主动投请官府，要求为某项差使效力。意即谋官、求职。
② 关书——聘书。幕僚没有官衔，受官雇佣，帮助料理政务，下关书是表示以礼聘请的意思。
③ 冠带——顶冠束带。这里意指穿著礼服。
④ 签押房——官员批阅公文的屋子，略同后来的办公室。
⑤ 齐王——明太祖（朱元璋）第七子朱榑的封号。

下。绍殷对面相陪。另外搬了一张方杌凳在两人中间，宫保坐了，便问道："听说补残先生学问经济[①]都出众的很。兄弟以不学之资，圣恩叫我做这封疆大吏[②]，别省不过尽心吏治就完了，本省更有这个河工[③]，实在难办，所以兄弟没有别的法子，但凡闻有奇才异能之士，都想请来，也是集思广益的意思。倘有见到的所在，能指教一二，那就受赐得多了。"老残道："宫保的政声，有口皆碑，那是没有得说的了。只是河工一事，听得外边议论，皆是本贾让三策，主不与河争地[④]的？"宫保道："原是呢。你看，河南的河面多宽，此地的河面多窄呢。"老残道："不是这们说。河面窄，容不下，只是伏汛[⑤]几十天。其余的时候，水力甚软，沙所以易淤。要知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没有办过河工。贾让之后，不到一百年，就有个王景[⑥]出来了。他治河的法子乃是从大禹一脉下来的，专主'禹抑洪水'[⑦]的'抑'字，与贾让之说正

---

① 经济——办理实际政务的才能，夸张的说法，就叫"经世济国"之术，简称"经济"。

② 封疆大吏——清朝的巡抚、总督，总揽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是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犹如古代分封疆土的诸侯，故称"封疆大吏"。

③ 河工——本书所说的"河工"，专指治理黄河的工程。

④ 本贾让三策，主不与河争地——贾让，西汉时人，成帝(刘骜)绥和二年(公元前七年)，曾上上中下治河三策：上策反对在先的一味筑堤防水，主张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河堤，迁徙当水冲的居民，放宽河面，让水在一定范围内泛滥("不与河争地")，认为这样可以一劳永逸；中策主张多开小河沟，以分水势；下策是增修旧堤，认为这是长期费钱费力，仍然难免祸害的办法。见《汉书·沟洫志》。这里是说依从他三策中的上策。

⑤ 伏汛——指黄河在夏季水流涌涨。伏是"三伏"的"伏"。

⑥ 王景——字仲通，东汉时人，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六九年)曾奉命治河渠，用修筑堤防、建立水门和分导水流相结合的方法，与贾让所主张的不同。

⑦ "禹抑洪水"——见《孟子·滕文公下》。"抑"是遏止的意思。

相反背。自他治过之后,一千多年没河患。明朝潘季驯[1],本朝靳文襄[2],皆略仿其意,遂享盛名。宫保想必也是知道的。”宫保道:“王景是用何法子呢?”老残道:“他是从‘播为九河,同为逆河’[3],‘播’‘同’两个字上悟出来的。《后汉书》上也只有‘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两句话。至于其中曲折,亦非倾盖之间[4]所能尽的,容慢慢的做个说帖[5]呈出览了。”

张宫保听了,甚为喜欢,向高绍殷道:“你叫他们赶紧把那南书房三间收拾,只便请铁先生就搬到衙门里来住罢,以便随时领教。”老残道:“宫保雅爱,甚为感激。只是目下有个亲戚在曹州府住,打算去探望一遭;并且风闻玉守的政声,也要去参考参考,究竟是个何等样人。等鄙人从曹州回来,再领宫保的教罢。”宫保神色甚为怏怏。说完,老残即告辞,同绍殷出了衙门,各自回去。未知老残究竟是到曹州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

① 潘季驯——字时良,明嘉靖时人,曾先后四次奉命治河,在工地二十七年,是我国治黄史上很有功绩的人。他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是治河的最好方法。

② 靳文襄——即靳辅,字紫垣,死后谥“文襄”,清朝汉军镶黄旗人,康熙间官河道总督,用“束水攻沙”、“防险保堤”兼顾的方法治河,曾收到一定效果。

③ “播为九河,同为逆河”——见《禹贡》。原文是“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前人将《禹贡》当作治水的经典著作,解释各有不同。据近人研究,《禹贡》是战国时人的作品,这三句译成语体是:(黄河)“又向北分为好几个支流,流入海去,那些支流都一样的有海潮来往。”“播”,分散;“九河”,泛指好多条河;“逆”,迎,指与海潮相通。

④ 倾盖之间——古人乘车相遇,两车相挨着停下来,彼此晤谈,车上的篷盖即被挤倾侧。“倾盖之间”,意思指匆促会见的短时间内。

⑤ 说帖——陈述具体办法的意见书。

第　四　回

宫保求贤爱才若渴　太尊[1]治盗疾恶如仇

话说老残从抚署出来，即将轿子辞去，步行在街上游玩了一会儿，又在古玩店里盘桓些时。傍晚回到店里，店里掌柜的连忙跑进屋来说声“恭喜”，老残茫然不知道是何事。

掌柜的道：“我适才听说院上高大老爷亲自来请你老，说是抚台要想见你老，因此一路进衙门的。你老真好造化[2]！上房一个李老爷，一个张老爷，都拿着京城里的信去见抚台，三次五次的见不着。偶然见着回把，这就要闹脾气，骂人，动不动就要拿片子送人到县里去打[3]。像你老这样抚台央出文案老爷来请进去谈谈，这面子有多大！那怕不是立刻就有差使的吗？怎么样不给你老道喜呢！”老残道：“没有的事，你听他们胡说呢。高大老爷是我替他家医治好了病，我说，抚台衙门里有个珍珠泉，可能引我们去见识见识？所以昨日高大老爷偶然得空，来约我看泉水的，那里有抚台来请我的话！”掌柜的道：“我知道的，你老别骗我。先前高大老爷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我听他管家说：抚台

---

① 太尊——对知府的尊称。

② 造化——运气、命运。

③ “拿片子送人”句——片子，名片。旧时地方上的豪绅或与官府有勾结的人，随便叫仆役拿了私人的名片，就可以将触犯了自己的平民百姓，交给地方官惩罚。

进去吃饭，走从高大老爷房门口过，还嚷说：你赶紧吃过饭，就去约那个铁公来哪！去迟，恐怕他出门，今儿就见不着了。”老残笑道：“你别信他们胡诌，没有的事。”掌柜的道：“你老放心，我不问你借钱。”

只听外边大嚷：“掌柜的在那儿呢？”掌柜的慌忙跑出去。只见一个人，戴了亮蓝顶子①，拖着花翎②，穿了一双抓地虎靴子③，紫呢夹袍，天青哈喇④马褂，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了个双红名帖，嘴里喊：“掌柜的呢？”掌柜的说：“在这儿，在这儿！你老啥事？”那人道：“你这儿有位铁爷吗？”掌柜的道：“不错，不错，在这东厢房里住着呢。我引你去。”

两人走进来，掌柜指着老残道：“这就是铁爷。”那人赶了一步，进前请了一个安，举起手中帖子，口中说道：“宫保说，请铁老爷的安。今晚因学台请吃饭，没有能留铁老爷在衙门里吃饭，所以叫厨房里赶紧办了一桌酒席，叫立刻送过来。宫保说，不中吃，请铁老爷格外包涵些。”那人回头道：“把酒席抬上来。”那后边的两个人抬着一个三屉的长方抬盒，揭了盖子，头屉是碟子小碗，第二屉是燕窝鱼翅等类大碗，第三屉是一个烧小猪、一只鸭子，还有两碟点心。打开看过，那人就叫：“掌柜的呢？”这时，掌柜同茶房等人站在旁边，久已看呆了，听叫，忙应道：“啥事？”那人道：“你招呼着送到厨房里去。”老残忙道：“宫保这样费心，是

---

① 亮蓝顶子——清朝官员的礼帽顶子，随着官品的高低，分别用红宝石、珊瑚、蓝宝石等物制成。亮蓝顶子即蓝宝石顶子，三品衔所用。

② 花翎——即孔雀翎，清朝官员拖在帽后表示荣耀的装饰品。本来由皇帝赏赐给建有军功的人或贵族，后来五品以上的官就可以出钱捐花翎戴。

③ 抓地虎靴子——一种薄底短筒，便于行走的靴子。

④ 哈喇——外国进口的一种上等呢料。

不敢当的。"一面让那人房里去坐坐吃茶，那人再三不肯。老残固让，那人才进房，在下首一个杌子上坐下；让他上炕，死也不肯。

老残拿茶壶，替他倒了碗茶。那人连忙立起，请了个安道谢，因说道："听宫保分付，赶紧打扫南书房院子，请铁老爷明后天进去住呢。将来有什么差遣，只管到武巡捕房①呼唤一声，就过去伺候。"老残道："岂敢，岂敢。"那人便站起来，又请了个安，说："告辞，要回衙消差，请赏个名片。"老残一面叫茶房来，给了挑盒子的四百钱，一面写了个领谢帖子，送那人出去。那人再三固让，老残仍送出大门，看那人上马去了。

老残从门口回来，掌柜的笑迷迷的迎着说道："你老还要骗我！这不是抚台大人送了酒席来了吗？刚才来的，我听说是武巡捕赫大老爷，他是个参将②呢。这二年里，住在俺店里的客，抚台也常有送酒席来的，都不过是寻常酒席，差个戈什③来就算了。像这样尊重，俺这里是头一回呢。"老残道："那也不必管他，寻常也好，异常也好，只是这桌菜怎样销法呢？"掌柜的道："或者分送几个至好朋友，或者今晚赶写一个帖子，请几位体面客，明儿带到大明湖上去吃。抚台送的，比金子买的还荣耀得多呢。"老残笑道："既是比金子买的还要荣耀，可有人要买？我就卖他两把金子来，抵还你的房饭钱罢。"掌柜的道："别忙，你老房饭

① 武巡捕房——清朝总督、巡抚、将军的官署中，设有文巡捕房和武巡捕房，前者供公务上的使令，后者负责保卫衙门秩序，官员谒见时充当司仪。

② 参将——清朝兵制：汉军用绿旗，通称"绿营"，分驻各省，最高的统军官叫提督，下设镇（总兵）、协（副将）、营（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汛（千总、把总等）四级，逐级统属。参将是绿旗兵中营的军官，正三品衔。

③ 戈什——满语的音译，也写作戈什哈。督、抚等高级官员的侍从武弁。

钱，我很不怕，自有人来替你开发。你老不信，试试我的话，看灵不灵。”老残道：“管他怎么呢，只是今晚这桌菜，依我看，倒是转送了你去请客罢。我很不愿意吃他，怪烦的慌。”

二人讲了些时，仍是老残请客，就将这本店的住客都请到上房明间里去。这上房住的，一个姓李，一个姓张，本是极倨傲的，今日见抚台如此契重，正在想法联络联络，以为托情谋保举地步。却遇老残借他的外间请本店的人，自然是他二人上坐，喜欢的无可如何。所以这一席间，将个老残恭维得浑身难受，十分没法，也只好敷衍几句。好容易一席酒完，各自散去。

那知这张李二公，又亲自到厢房里来道谢，一替一句，又奉承了半日。姓李的道：“老兄可以捐①个同知②，今年随折一个过班③，明年春间大案④，又是一个过班，秋天引见⑤，就可得济东泰武临道⑥。先署后补，是意中事。”姓张的道：“李兄是天津的首富，如老兄可以照应他得两个保举，这捐官之费，李兄可以拿

① 捐——清朝自三品以下的官，都可以用多少不等的钱向政府买得，名叫“捐”。

② 同知——清朝地方行政组织分四级：省、道、府（直隶州、直隶厅）、县（州、厅）。府的长官叫知府，次官叫同知，一府同知视政务繁简，数目不等，各有专门职掌，是正五品的官。

③ 过班——清朝官场术语，官吏迁升官阶叫“过班”。

④ 大案——“专折”、“随折”是各省长官向中央政府保举下属晋级的两种办法，参阅第25页注⑤。“大案”是同时列名保举一大批人，没有上两种保举郑重。

⑤ 引见——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分批带领朝见皇帝，叫“引见”。保举提升的道员级以下的地方官（从六品以下至未入流担任次官、杂职的人不在内），照例要在十月中引见皇帝，然后发布正式升任的命令。

⑥ 济东泰武临道——简称济东道，下辖济南、东昌、泰安、武定四府，临清一直隶州，是山东省内辖区最大的一个道。以上几句是说由同知升知府，知府升道员，最后得到济东泰武临道的实缺。

出奉借。等老兄得了优差，再还不迟。”老残道：“承两位过爱，兄弟总算有造化的了，只是目下尚无出山[①]之志，将来如要出山，再为奉恳。”两人又力劝了一回，各自回房安寝。

老残心里想道：“本想再为盘桓两天，看这光景，恐无谓的纠缠要越逼越紧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夜遂写了一封书，托高绍殷代谢张宫保的厚谊。天未明即将店帐算清楚，雇了一辆二把手的小车[②]，就出城去了。出济南府西门，北行十八里，有个镇市，名叫雒口。当初黄河未并大清河的时候，凡城里的七十二泉泉水，皆从此地入河，本是个极繁盛的所在。自从黄河并了，虽仍有货船来往，究竟不过十分之一二，差得远了。

老残到了雒口，雇了一只小船，讲明逆流送到曹州府属董家口下船，先付了两吊钱，船家买点柴米。却好本日是东南风，挂起帆来，呼呼的去了。走到太阳将要落山，已到了齐河县城，抛锚住下。第二日住了平阴，第三日住了寿张，第四日便到了董家口，仍在船上住了一夜。天明开发船钱，将行李搬在董家口一个店里住下。

这董家口本是曹州府到大名府的一条大道，故很有几家车店。这家店就叫个董二房老店。掌柜的姓董，有六十多岁，人都叫他老董。只有一个伙计，名叫王三。

老残住在店内，本该雇车就往曹州府去，因想沿路打听那玉贤的政绩，故缓缓起行，以便察访。

---

① 出山——古人将在山喻隐居，出山喻做官。

② 二把手的小车——后面有两个木柄，人力推挽而行的一种独轮车。也叫羊角车或鸡公车。

这日有辰牌时候，店里住客，连那起身极迟的，也都走了。店伙打扫房屋，掌柜的帐已写完，在门口闲坐。老残也在门口长凳上坐下，向老董说道："听说你们这府里的大人，办盗案好的很，究竟是个什么情形？"那老董叹口气道："玉大人官却是个清官，办案也实在麻力①，只是手太辣些。初起还办着几个强盗，后来强盗摸着他的脾气，这玉大人倒反做了强盗的兵器了。"

老残道："这话怎么讲呢？"老董道："在我们此地西南角上，有个村庄，叫于家屯。这于家屯也有二百多户人家。那庄上有个财主，叫于朝栋，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二子都娶了媳妇，养了两个孙子。女儿也出了阁。这家人家，过的日子很为安逸。不料祸事临门，去年秋间被强盗抢了一次。其实也不过去些衣服首饰，所值不过几百吊钱。这家就报了案，经这玉大人极力的严拿，居然也拿住了两个为从的强盗伙计，追出来的赃物不过几件布衣服。那强盗头脑，早已不知跑到那里去了。

"谁知因这一拿，强盗结了冤仇。到了今年春天，那强盗竟在府城里面抢了一家子。玉大人雷厉风行的，几天也没有拿着一个人。过了几天，又抢了一家子。抢过之后，大明大白的放火。你想，玉大人可能依呢？自然调起马队，追下来了。

"那强盗抢过之后，打着火把出城，手里拿着洋枪，谁敢上前拦阻。出了东门，望北走了十几里地，火把就灭了。玉大人调了马队，走到街上，地保②、更夫就将这情形详细禀报。当时放马追出了城，远远还看见强盗的火把，追了二三十里，看见前面又

① 麻力——口语"麻利"的异写，敏捷、能干。

② 地保——清朝的地方治安组织为保甲制，保长也叫里正、地方、地保、总甲，职责是稽查盗贼、催讨钱粮、户口迁移、应接官府等。

有火光，带着两三声枪响。玉大人听了，怎能不气呢？仗着胆子本来大，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马，都带着洋枪，还怕什么呢，一直的追去，不是火光，便是枪声。到了天快明时，眼看离追上不远了，那时也到了这于家屯了。过了于家屯再往前追，枪也没有，火也没有。

“玉大人心里一想，说道：‘不必往前追，这强盗一定在这村庄上了。’当时勒回了马头，到了庄上，在大街当中有个关帝庙下了马，分付手下的马队，派了八个人，东南西北，一面两匹马把住，不许一个人出去，将地保、乡约[①]等人叫起。这时天已大明了，这玉大人自己带着马队上的人，步行从南头到北头，挨家去搜。搜了半天，一些形迹没有。又从东望西搜去，刚刚搜到这于朝栋家，搜出三枝土枪，又有几把刀、十几根竿子[②]。

“玉大人大怒，说强盗一定在他家了，坐在厅上，叫地保来问：‘这是什么人家？’地保回道：‘这家姓于。老头子叫于朝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于学诗，二儿子叫于学礼，都是捐的监生[③]。’玉大人立刻叫把这于家父子三个带上来。

“你想，一个乡下人，见了府里大人来了，又是盛怒之下，那有不怕的道理呢？上得厅房里，父子三个跪下，已经是飒飒的抖，那里还能说话。

---

① 乡约——与保甲制相辅而行的一种“乡自治”组织，全乡推举出“年高德重”、“众所素服”的人，报经州县政府承认，即正式授为“乡约”。职责是劝人奉公守法，宣传封建伦理、官府禁令等。

② 竿子——长矛。

③ 监生——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生员的简称。本来是考试成绩优等的生员（秀才），或大官的子弟才能入监读书，后来没考取秀才的人可以出钱捐得监生的名目，就有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和相当于秀才的社会地位，且无须入监读书。

"玉大人说道:'你好大胆!你把强盗藏到那里去了?'那老头子早已吓的说不出话来。还是他二儿子,在府城里读过两年书,见过点世面,胆子稍为壮些,跪着伸直了腰,朝上回道:'监生家里向来是良民,从没有同强盗往来的,如何敢藏着强盗。'玉大人道:'既没有勾通强盗,这军器从那里来的?'于学礼道:'因去年被盗之后,庄上不断常有强盗来,所以买了几根竿子,叫田户、长工轮班来几个保家。因强盗都有洋枪,乡下洋枪没有买处,也不敢买,所以从他们打鸟儿的回了两三枝土枪,夜里放两声,惊吓惊吓强盗的意思。'

"玉大人喝道:'胡说!那有良民敢置军火的道理!你家一定是强盗!'回头叫了一声:'来!'那手下人便齐声像打雷一样答应了一声:'嗏!'玉大人说:'你们把前后门都派人扎了,替我切实的搜!'这些马勇遂到他家,从上房里搜起,衣箱橱柜,全行抖擞一个尽,稍为轻便值钱一点的首饰,就掖在腰里去了。搜了半天,倒也没有搜出什么犯法的东西。那知搜到后来,在西北角上,有两间堆破烂农器的一间屋子里,搜出了一个包袱,里头有七八件衣裳,有三四件还是旧绸子的。马兵拿到厅上,回说:'在堆东西的里房搜出这个包袱,不像是自己的衣服,请大人验看。'

"那玉大人看了,眉毛一皱,眼睛一凝,说道:'这几件衣服,我记得仿佛是前天城里失盗那一家子的。姑且带回衙门去,照失单查对。'就指着衣服向于家父子道:'你说这衣服那里来的?'于家父子面面相窥,都回不出。还是于学礼说:'这衣服实在不晓得那里来的。'玉大人就立起身来,分付:'留下十二个马兵,同地保将于家父子带回城去听审!'说着就出去。跟从的人拉过马来,骑上了马,带着余下的人先进城去。

"这里于家父子同他家里人抱头痛哭。这十二个马兵说:

‘我们跑了一夜，肚子里很饿，你们赶紧给我们弄点吃的，赶紧走罢。大人的脾气谁不知道，越迟去越不得了。’地保也慌张的回去交代一声，收拾行李，叫于家预备了几辆车子，大家坐了进去。赶到二更多天，才进了城。

“这里于学礼的媳妇，是城里吴举人[①]的姑娘，想着他丈夫同他公公、大伯子都被捉去的，断不能松散，当时同他大嫂子商议，说：‘他们爷儿三个都被拘了去，城里不能没个人照料。我想，家里的事，大嫂子，你老照管着；我这里也赶忙追进城去，找俺爸爸想法子去。你看好不好？’他大嫂子说：‘很好，很好。我正想着城里不能没人照应。这些管庄子的都是乡下老儿，就差几个去，到得城里，也跟傻子一样，没有用处的。’说着，吴氏就收拾收拾，选了一挂双套飞车[②]，赶进城去。到了他父亲面前，嚎啕大哭。这时候不过一更多天，比他们父子三个，还早十几里地呢。

“吴氏一头哭着，一头把飞灾大祸告诉了他父亲。他父亲吴举人一听，浑身发抖，抖着说道：‘犯着这位丧门星[③]，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妥了！我先去碰一碰看罢。’连忙穿了衣服，到府衙门求见。号房上去回过，说：‘大人说的，现在要办盗案，无论什么人，一应不见。’

“吴举人同里头刑名师爷[④]素来相好，连忙进去见了师爷，

① 举人——科举时代，每逢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取得秀才或监生资格的人才能应考，考中名叫“中举”，中举的人就是举人。

② 双套飞车——两头牲口拉的快车。

③ 丧门星——迷信说法：丧门星是值年的凶神，主掌人口丧亡的凶事。这里指玉贤。

④ 刑名师爷——州、县官聘请来襄理政务的幕宾，俗称师爷，其中专管诉讼等司法事务的叫“刑名师爷”。

把这种种冤枉说了一遍。师爷说:'这案在别人手里,断然无事。但这位东家向来不照律例[1]办事的。如能交到兄弟书房里来,包你无事。恐怕不交下来,那就没法了。'

"吴举人接连作了几个揖,重托了出去。赶到东门口,等他亲家、女婿进来。不过一钟茶的时候,那马兵押着车子已到。吴举人抢到面前,见他三人面无人色。于朝栋看了看,只说了一句'亲家救我',那眼泪就同潮水一样的直流下来。

"吴举人方要开口,旁边的马兵嚷道:'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已经四五拨子[2]马来催过了,赶快走罢!'车子也并不敢停留。吴举人便跟着车子走着,说道:'亲家宽心!汤里火里,我但有法子,必去就是了。'说着,已到衙门口。只见衙里许多公人出来催道:'赶紧带上堂去罢!'当时来了几个差人,用铁链子将于家父子锁好,带上去。方跪下,玉大人拿了失单交下来,说:'你们还有得说的吗?'于家父子方说得一声'冤枉',只听堂上惊堂[3]一拍,大嚷道:'人赃现获,还喊冤枉!把他站起来!去!'左右差人连拖带拽,拉下去了。"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① 律例——法律术语。"律"是法律条文,"例"是早先判定、经皇帝批准颁布通行的则例;凡法律条文规定不够明确的案件,可以就其性质、情况,在不违反"律"的原则下,比照已定的则例来判案。"律"加上历年颁布、更定的"例",是当时全国官吏判案的法律根据。

② 四五拨子——四五批、四五起。

③ 惊堂——即惊堂木,官员公案上的硬木块,用来击案,镇慑受审讯的人。

第　五　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

话说老董说到此处，老残问道："那不仍就把这人家爷儿三个都站死了吗？"老董道："可不是呢！那吴举人到府衙门请见的时候，他女儿——于学礼的媳妇——也跟到衙门口，借了延生堂生药铺里坐下，打听消息。听说府里大人不见他父亲，已到衙门里头求师爷去了，吴氏便知事体不好，立刻叫人把三班[①]头儿请来。

"那头儿姓陈，名仁美，是曹州府著名的能吏。吴氏将他请来，把被屈的情形告诉了一遍，央他从中设法。陈仁美听了，把头连摇几摇，说：'这是强盗报仇，做的圈套。你们家又有上夜的，又有保家的，怎么就让强盗把赃物送到家中屋子里还不知道？也算得个特等糊糊了！'吴氏就从手上抹下一副金镯子，递给陈头，说：'无论怎样，总要头儿费心！但能救得三人性命，无论花多少钱都愿意。不怕将田地房产卖尽，咱一家子要饭吃去都使得。'

"陈头儿道：'我去替少奶奶设法，做得成也别欢喜，做不成也别埋怨，俺有多少力量用多少力量就是了。这早晚，他爷儿三

---

① 三班——州、县官衙中的隶役，分皂、壮、快三班，分掌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缉捕罪犯等职务。

个恐怕要到了，大人已是坐在堂上等着呢。我赶快替少奶奶打点去。'说罢告辞。回到班房，把金镯子望堂中桌上一搁，开口道：'诸位兄弟叔伯们，今儿于家这案明是冤枉，诸位有什么法子，大家帮凑想想。如能救得他们三人性命，一则是件好事，二则大家也可沾润几两银子。谁能想出妙计，这副镯就是谁的。'大家答道：'那有一准的法子呢！只好相机行事，做到那里说那里话罢。'说过，各人先去通知已站在堂上的伙计们留神方便。

"这时于家父子三个已到堂上。玉大人叫把他们站起来。就有几个差人横拖倒拽，将他三人拉下堂去。这边值日头儿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条腿，回道：'禀大人的话：今日站笼没有空子，请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听，怒道：'胡说！我这两天记得没有站什么人，怎会没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笼，三天已满。请大人查簿子看。'

"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点着说：'一，二，三：昨儿是三个。一，二，三，四，五：前儿是五个。一，二，三，四：大前儿是四个。没有空，到也不错的。'差人又回道：'今儿可否将他们先行收监？明天定有几个死的，等站笼出了缺，将他们补上好不好？请大人示下。'

"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说道：'我最恨这些东西！若要将他们收监，岂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吗？断乎不行！你们去把大前天站的四个放下，拉来我看。'差人去将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亲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说道：'是还有点游气。'复行坐上堂去说：'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几十板子，那四个人就都死了。

"众人没法，只好将于家父子站起，却在脚下选了三块厚砖，

让他可以三四天不死，赶忙想法。谁知什么法子都想到，仍是不济。

“这吴氏真是好个贤惠妇人！他天天到站笼前来灌点参汤，灌了回去就哭，哭了就去求人，响头不知磕了几千，总没有人挽回得动这玉大人的牛性。于朝栋究竟上了几岁年纪，第三天就死了。于学诗到第四天也就差不多了。吴氏将于朝栋尸首领回，亲视含殓[①]，换了孝服，将他大伯、丈夫后事嘱托了他父亲，自己跪到府衙门口，对着于学礼哭了个死去活来。末后向他丈夫说道：‘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说罢，袖中掏出一把飞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没有了气了。

“这里三班头脑陈仁美看见，说：‘诸位，这吴少奶奶的节烈，可以请得旌表[②]的。我看，倘若这时把于学礼放下来，还可以活。我们不如借这个题目上去替他求一求罢。’众人都说：‘有理。’陈头立刻进去找了稿案门上[③]，把那吴氏怎样节烈说了一遍，又说：‘民间的意思说：这节妇为夫自尽，情实可悯，可否求大人将他丈夫放下，以慰烈妇幽魂？’稿案说：‘这话很有理，我就替你回去。’抓了一顶大帽子戴上，走到签押房，见了大人，把吴氏怎样节烈，众人怎样乞恩，说了一遍。

“玉大人笑道：‘你们到好，忽然的慈悲起来了！你会慈悲于

① 含殓——传统的丧礼：将珠、饭等物纳入死者口中叫“含”，为死者换衣装裹安放棺中叫“殓”，合称“含殓”。

② 旌表——封建时代，官府为“忠孝节义”的人，造牌坊，挂匾额，作为表彰，叫“旌表”。

③ 稿案门上——稿案，管理案件的差役。凡官署里的差役，都可以就其职务的性质，称为“××门上”，因为差役伺候差遣平时都在门口。

学礼,你就不会慈悲你主人吗？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就是这个道理。况这吴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觉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个女人,他虽死了,我还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气呢！你传话出去:谁要再来替于家求情,就是得贿的凭据,不用上来回,就把这求情的人也用站笼站起来就完了！’稿案下来,一五一十将话告知了陈仁美。大家叹口气就散了。

“那里吴家业已备了棺木前来收殓。到晚,于学诗、于学礼先后死了。一家四口棺木,都停在西门外观音寺里,我春间进城还去看了看呢。”

老残道:“于家后来怎么样呢,就不想报仇吗?”老董说道:“那有什么法子呢！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在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

“那于朝栋的女婿到是一个秀才。四个人死后,于学诗的媳妇也到城里去了一趟,商议着要上控。就有那老年见过世面的人说:‘不妥,不妥。你想叫谁去呢?外人去,叫做“事不干己”,先有个多事的罪名。若说叫于大奶奶去罢,两个孙子还小,家里偌大的事业,全靠他一人支撑呢,他再有个长短,这家业怕不是众亲族一分,这两个小孩子谁来抚养?反把于家香烟[①]绝了。’又有人说:‘大奶奶是去不得的,倘若是姑老爷去走一趟,到没有什么不可。’他姑老爷说:‘我去是很可以去,只是与正事无济,反

① 香烟——祭祀的代称。祭祀鬼神要烧香,这里专指子孙对祖先的祭祀。“香烟绝了”,意即断绝了后代宗嗣。

叫站笼里多添个屈死鬼。你想，抚台一定发回原官审问；纵然派个委员前来会审，官官相护，他又拿着人家失单衣服来顶我们。我们不过说：“那是强盗的移赃。”他们问：“你瞧见强盗移的吗？你有什么凭据？”那时自然说不出来。他是官，我们是民；他是有失单为凭的，我们是凭空里没有证据的。你说，这官事打得赢打不赢呢？’众人想想也是真没有法子，只好罢了。

“后来听得他们说：那移赃的强盗听见这样，都后悔的了不得，说：‘我当初恨他报案，毁了我两个弟兄，所以用个借刀杀人的法子，让他家吃几个月官事，不怕不毁他一两千吊钱。谁知道就闹的这们利害，连伤了他四条人命！——委实我同他家也没有这大的仇隙。’”

老董说罢，复道：“你老想想，这不是给强盗做兵器吗？”老残道：“这强盗所说的话又是谁听见的呢？”老董道：“那是陈仁美他们碰了顶子下来，看这于家死的实在可惨，又平白的受了人家一副金镯子，心里也有点过不去，所以大家动了公愤，齐心齐意要破这一案。又加着那邻近地方，有些江湖上的英雄，也恨这伙强盗做的太毒，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捉住了五六个人。有三四个牵连着别的案情的，都站死了；有两三个专只犯于家移赃这一案的，被玉大人都放了。”

老残说：“玉贤这个酷吏，实在令人可恨！他除了这一案不算，别的案子办的怎么样呢？”老董说：“多着呢，等我慢慢的说给你老听。就咱这个本庄，就有一案，也是冤枉，不过条把人命就不算事了。我说给你老听……”

正要往下说时，只听他伙计王三喊道：“掌柜的，你怎么着了？大家等你挖面做饭吃呢！你老的话布口袋破了口儿，说不完了！”老董听着就站起，走往后边挖面做饭。接连又来了几辆

小车，渐渐的打尖[1]的客陆续都到店里，老董前后招呼，不暇来说闲话。

过了一刻，吃过了饭，老董在各处算饭钱，招呼生意，正忙得有劲，老残无事，便向街头闲逛。出门望东走了二三十步，有家小店，卖油盐杂货。老残进去买了两包兰花潮烟[2]，顺便坐下，看柜台里边的人，约有五十多岁光景，就问他："贵姓?"那人道："姓王，就是本地人氏。你老贵姓?"老残道："姓铁，江南人氏。"那人道："江南真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像我们这地狱世界。"老残道："此地有山有水，也种稻，也种麦，与江南何异?"那人叹口气道："一言难尽。"就不往下说了。

老残道："你们这玉大人好吗?"那人道："是个清官！是个好官！衙门口有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空，难得有天把空得一个两个的。"说话的时候，后面走出一个中年妇人，在山架上检寻物件，手里拿着一个粗碗；看柜台外边有人，他看了一眼，仍找物件。

老残道："那有这们些强盗呢?"那人道："谁知道呢！"老残道："恐怕总是冤枉得多罢?"那人道："不冤枉，不冤枉！"老残道："听说他随便见着什么人，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犯到他手里，也是一个死。有这话吗?"那人说："没有，没有！"

只是觉得那人一面答话，那脸就渐渐发青，眼眶子就渐渐发

---

① 打尖——旅途进食、略事休息叫"打尖"。

② 兰花潮烟——潮烟，广东潮州府(今潮安县)出产的皮丝烟，专供水烟袋用；兰花潮烟是拌有泽兰子的一种高级烟。

红。听到“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这两句的时候，那人眼里已经阁了许多泪，未曾坠下。那找寻物件的妇人，朝外一看，却止不住泪珠直滚下来，也不找寻物件，一手拿着碗，一手用袖子掩了眼睛，跑往后面去，才走到院子里，就䰕䰕的[1]哭起来了。

老残颇想再望下问，因那人颜色过于凄惨，知道必有一番负屈含冤的苦，不敢说出来的光景，也只好搭讪着去了。走回店去就到本房坐了一刻，看了两页书，见老董事也忙完，就缓缓的走出，找着老董闲话，便将刚才小杂货店里所见光景告诉老董，问他是什么缘故。

老董说：“这人姓王，只有夫妻两个，三十岁上成家。他女人小他头十岁呢。成家后，只生了一个儿子，今年已经二十一岁了。这家店里的货，粗笨的，本庄有集的时候买进；那细巧一点子的，都是他这儿子到府城里去贩买。春间，他儿子在府城里，不知怎样，多吃了两杯酒，在人家店门口，就把这玉大人怎样糊涂，怎样好冤枉人，随口瞎说。被玉大人心腹私访的人听见，就把他抓进衙门。大人坐堂，只骂了一句，说：‘你这东西谣言惑众，还了得吗！’站起站笼，不到两天就站死了。你老才见的那中年妇人就是这王姓的妻子，他也四十岁外了。夫妻两个只有此子，另外更无别人。你提起玉大人，叫他怎样不伤心呢？”

老残说：“这个玉贤真正是死有余辜的人，怎样省城官声好到那步田地？煞是怪事！我若有权，此人在必杀之例。”老董说：“你老小点嗓子！你老在此地，随便说说还不要紧；若到城里，可别这们说了，要送性命的呢！”老残道：“承关照，我留心就是了。”当日吃过晚饭，安歇。第二天，辞了老董，上车动身。

---

① 䰕（rù）䰕的——䰕，鬼声。这里形容哭声的凄惨。

到晚,住了马村集。这集比董家口略小些,离曹州府城只有四五十里远近。老残在街上看了,只有三家车店,两家已经住满,只有一家未有人住,大门却是掩着。老残推门进去,找不着人。半天,才有一个人出来说:"我家这两天不住客人。"问他什么缘故,却也不说。欲往别家,已无隙地,不得已,同他再三商议。那人才没精打采的开了一间房门,嘴里还说:"茶水饭食都没有的,客人没地方睡,在这里将就点罢。我们掌柜的进城收尸去了,店里没人,你老吃饭喝茶,门口南边有个饭店带茶馆,可以去的。"老残连声说:"劳驾,劳驾。行路的人怎样将就都行得的。"那人说:"我困[1]在大门旁边南屋里,你老有事,来招呼我罢。"

老残听了"收尸"二字,心里着实放心不下。晚间吃完了饭,回到店里,买了几块茶干[2],四五包长生果,又沽了两瓶酒,连那沙瓶携了回来。那个店伙早已把灯掌上。老残对店伙道:"此地有酒,你闩了大门,可以来喝一杯吧。"店伙欣然应诺,跑去把大门上了大闩,一直进来,立着说:"你老请用罢,俺是不敢当的。"老残拉他坐下,倒了一杯给他。他欢喜的支着牙,连说"不敢",其实酒杯子早已送到嘴边去了。

初起说些闲话,几杯之后,老残便问:"你方才说掌柜的进城收尸去了,这话怎讲?难道又是甚人害在玉大人手里了吗?"那店伙说道:"仗着此地一个人也没有,我可以放肆说两句:俺们这个玉大人真是了不得!赛过活阎王,碰着了就是个死!

"俺掌柜的进城,为的是他妹夫。他这妹夫也是个极老实的

① 困——睡。

② 茶干——用茶叶、花椒等调料加工烹制过的豆腐干,一般平民的下酒菜。

人。因为掌柜的哥妹两个极好，所以都住在这店里后面。他妹夫常常在乡下机上买几匹布，到城里去卖，赚几个钱贴补着零用。那天背着四匹白布进城，在庙门口摆在地下卖，早晨卖去两匹，后来又卖去了五尺。末后又来一个人，撕八尺五寸布，一定要在那整匹上撕，说情愿每尺多给两个大钱[①]，就是不要撕过那匹上的布。乡下人见多卖十几个钱，有个不愿意的吗？自然就给他撕了。

“谁知没有两顿饭工夫，玉大人骑着马，走庙门口过，旁边有个人上去不知说了两句什么话，只见玉大人朝他望了望，就说：‘把这个人连布带到衙门里去。’到了衙门，大人就坐堂，叫把布呈上去，看了一看，就拍着惊堂问道：‘你这布那里来的？’他说：‘我乡下买来的。’又问：‘每个有多少尺寸？’他说：‘一个卖过五尺，一个卖过八尺五寸。’大人说：‘你既是零卖，两个是一样的布，为什么这个上撕撕，那个上扯扯呢？还剩多少尺寸，怎么说不出来呢？’叫差人：‘替我把这布量一量！’当时量过，报上去说：‘一个是二丈五尺，一个是二丈一尺五寸。’

“大人听了，当时大怒，发下一个单子来，说：‘你认识字吗？’他说：‘不认识。’大人说：‘念给他听！’旁边一个书办[②]先生拿过单子念道：‘十七日早，金四报：昨日太阳落山时候，在西门外十五里地方被劫。是一个人从树林子里出来，用大刀在我肩膀上砍了一刀，抢去大钱一吊四百，白布两个：一个长二丈五尺，一个长二丈一尺五寸。’念到此，玉大人说：‘布匹尺寸颜色都与失单

① 大钱——清朝通行的基本货币叫制钱；形制较重大，一文可当制钱若干文使用的叫大钱。这里的大钱即指光绪中叶铸造的铜元，一文当制钱十文。
② 书办——掌管文书或簿记的书吏，犹如后来的书记、文书。

相符，这案不是你抢的吗？你还想狡强吗？拉下去站起来！——把布匹交还金四完案。'"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①]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②]

话说店伙说到将他妹夫扯去站了站笼，布匹交金四完案。老残便道："这事我已明白，自然是捕快[③]做的圈套，你们掌柜的自然应该替他收尸去的。但是，他一个老实人，为什么人要这们害他呢，你掌柜的就没有打听打听吗？"

店伙道："这事，一被拿我们就知道了，都是为他嘴快，惹下来的乱子。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府里南门大街西边小胡同里，有一家子，只有父子两个。他爸爸四十来岁，他女儿十七八岁，长的有十分人材，还没有婆家。他爸爸做些小生意，住了三间草房，一个土墙院子。这闺女有一天在门口站着，碰见了府里马队上什长[④]花胳膊王三，因此王三看他长的体面，不知怎么，胡二巴越[⑤]的就把他弄上手了。过了些时，活该有事，被他爸爸回来一头碰见，气了个半死，把他闺女着实打了一顿，就把大门锁上，

①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清朝制度：一、二品的大官礼帽顶子用红宝石、珊瑚，即所谓"红顶子"。虐杀百姓来向上级邀功，以求得自己高升，就等于用人血染红帽顶子。

② 狐白——狐腋下的皮毛，色白，轻暖，是名贵的皮毛。此为狐白裘的省称，即正文中的白狐皮袍子。

③ 捕快——即"三班"中的快班，参看第41页注①。

④ 什长——十人之长，兵士中的小头目。

⑤ 胡二巴越——胡里胡涂，不明不白。

不许女儿出去。不到半个月,那花胳膊王三就编了法子,把他爸爸也算了个强盗,用站笼站死。后来不但他闺女算了王三的媳妇,就连那点小房子也算了王三的产业。

"俺掌柜的妹夫,曾在他家卖过两回布,认得他家,知道这件事情。有一天,在饭店里多吃了两钟酒,就发起疯来,同这北街上的张二秃子,一面吃酒,一面说话,说怎么样缘故,这些人怎么样没个天理。那张二秃子也是个不知利害的人,听得高兴,尽往下问,说:'他还是义和团[1]里的小师兄呢,那二郎、关爷多少正神常附在他身上,难道就不管管他吗?'他妹夫说:'可不是呢。听说前些时,他请孙大圣,孙大圣没有到,还是猪八戒老爷下来的。倘若不是因为他昧良心,为什么孙大圣不下来,倒叫猪八戒下来呢?我恐怕他这样坏良心,总有一天碰着大圣不高兴的时候,举起金箍棒来给他一棒,那他就受不住了。'

"二人谈得高兴,不知早被他们团里朋友报给王三,把他们两人面貌记得烂熟,没有数个月的工夫,把他妹夫就毁了。张二秃子知道势头不好,仗着他没有家眷,'天明四十五'[2],逃往河南归德府去找朋友去了。

---

① 义和团——北中国下层人民群众自发的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组织,发生在清朝末叶,采取秘密结社的方式,带有宗教神秘色彩;一九〇〇年(庚子年)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同年因遭到英、美、日、俄、德、法、奥、意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镇压,而告失败。入团的人以"师兄"相称,头目叫"大师兄"、"二师兄",下文"小师兄"是一般的年青团民。团内盛行降神术,由"大师兄"传授法术,焚符念咒,烧香磕头,叫"请神",然后跳跃而起,自称××神附体,舞刀弄棒,作为日常演习,作战前亦如此。所请之神多为《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通俗说部上的神仙和英雄人物。

② "天明四十五"——俗语。天亮时已走了四十五里路,即连夜动身赶路的意思。

"酒也完了,你老睡罢。明天倘若进城,千万说话小心!俺们这里人人都耽着三分惊险,大意一点儿,站笼就会飞到脖儿梗上来的。"于是站起来,桌上摸了个半截线香,把灯拨了拨,说:"我去拿油壶来添添这灯。"老残说:"不用了,各自睡罢。"两人分手。

到了次日早晨,老残收检行李,叫车夫来搬上车子。店伙送出,再三叮咛:"进了城去,切勿多话,要紧,要紧!"

老残笑着答道:"多谢关照。"一面车夫将车子推动,向南大路进发,不过午牌时候,早已到了曹州府城。进了北门,就在府前大街寻了一家客店,找了个厢房住下。跑堂的来问了饭菜,就照样办来吃过了,便到府衙门前来观望观望。看那大门上悬着通红的彩绸,两旁果真有十二个站笼,却都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心里诧异道:"难道一路传闻都是谎话吗?"逛了一会儿,仍自回到店里。只见上房里有许多戴大帽子的人出入,院子里放了一肩蓝呢大轿[1],许多轿夫穿了棉袄裤,也戴着大帽子,在那里吃饼;又有几个人穿着号衣[2],上写着"城武县民壮[3]"字样,心里知道这上房住的必是城武县[4]了。过了许久,见上房里家人喊了一声"伺候",那轿夫便将轿子搭到阶下,前头打红伞的拿了红伞[5],马棚里牵出了两匹马,登时上房里红呢帘子打起,出来了

① 大轿——八人抬的轿子叫"大轿"。
② 号衣——旧时兵丁的制服。
③ 民壮——清朝州、县官的卫兵。也即"三班"中的壮班,参看第41页注①。
④ 城武县——此处为城武县知县的省称。
⑤ 红伞——伞,伞盖,官员出行时的一种仪仗,用黄、红、蓝等色的罗绢制成。照规定总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黄伞,同知以下用蓝伞。后来同知、知县等多滥用红伞。

一个人,水晶顶[1],补褂朝珠[2],年纪约在五十岁上下,从台阶上下来,进了轿子,呼的一声,抬起出门去了。

老残见了这人,心里想到:"何以十分面善?我也未到曹属[3]来过,此人是在那里见过的呢?……"想了些时,想不出来,也就罢了。因天时尚早,复到街上访问本府政绩,竟是一口同声说好,不过都带有惨淡颜色,不觉暗暗点头,深服古人"苛政猛于虎"[4]真是不错。

回到店中,在门口略为小坐,却好那城武县已经回来,进了店门,从玻璃窗里朝外一看,与老残正属四目相对。一恍的时候,轿子已到上房阶下,那城武县从轿子里出来,家人放下轿帘,跟上台阶。远远看见他向家人说了两句话,只见那家人即向门口跑来,那城武县仍站在台阶上等着。家人跑到门口,向老残道:"这位是铁老爷么?"老残道:"正是。你何以知道?你贵上姓什么?"家人道:"小的主人姓申,新从省里出来,抚台委署城武县的,说请铁老爷上房里去坐呢。"老残恍然想起,这人就是文案上委员申东造。因虽会过两三次,未曾多余接谈,故记不得了。

老残当时上去,见了东造,彼此作了个揖。东造让到里间屋

---

① 水晶顶——五品官的礼帽顶子,规定用水晶。

② 补褂朝珠——补褂,清朝官员的正式官服,青色贡缎制成的外褂,前后开叉,胸、背各绣一块方形的图案、文官绣鸟(如仙鹤、锦鸡、孔雀等),武官绣兽(如麒麟、狮子、豹等),随品级而异。朝珠,清朝官员挂在胸前的装饰品,用珊瑚、奇南木等物所制的珠颗穿缀成环圈,每圈一百零八颗,文官五品以上才准许用。

③ 曹属——曹州府所属地方。

④ "苛政猛于虎"——见《礼记·檀弓下》。孔子路过泰山旁,听到一个女人哭诉一家祖孙三代死于虎的经过,问她为什么不离开那里,她回答说:"无苛政。"孔子即对弟子们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内坐下，嘴里连称："放肆，我换衣服。"当时将官服脱去，换了便服，分宾主坐下，问道："补翁是几时来的？到这里多少天了？可是就住在这店里吗？"老残道："今日到的，出省不过六七天，就到此地了。东翁是几时出省？到过任再来的吗？"东造道："兄弟也是今天到，大前天出省；这夫马人役是接到省城去的。我出省的前一天，还听姚云翁说：宫保看补翁去了，心里着实难过，说：自己一生契重名士，以为无不可招致之人，今日竟遇着一个铁君，真是浮云富贵。反心内照，愈觉得龌龊不堪了！"

老残道："宫保爱才若渴，兄弟实在钦佩的。至于出来的原故，并不是肥遁鸣高[1]的意思：一则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不称揄扬；二则因这玉太尊声望过大，到底看看是个何等人物。至'高尚'二字，兄弟不但不敢当，且亦不屑为。天地生才有数，若下愚蠢陋的人，高尚点也好借此藏拙；若真有点济世之才，竟自遁世，岂不辜负天地生才之心吗？"东造道："屡闻至论，本极佩服，今日之说，则更五体投地。可见长沮、桀溺[2]等人为孔子所不取的了。只是目下在补翁看来，我们这玉太尊究竟是何等样人？"老残道："不过是下流的酷吏，又比郅都、宁成[3]等人次一等了。"东造连连点头，又问道："弟等耳目有所隔阂，先生布衣[4]游历，必

① 肥遁鸣高——肥遁，即飞遁，远离尘俗，隐居起来的意思；鸣高，自鸣清高。
② 长沮、桀溺——春秋时的两个隐士。孔子周游列国，路上遇见他俩在耕田，叫子路去问何处有渡头，两人对孔子到处奔波、积极干预政治的行动很不赞成，有所讽刺；子路回告孔子，孔子说了"人不可以离开人群，和鸟兽一起生活"的话，书里说"为孔子所不取"即据此。见《论语·微子》。
③ 郅都、宁成——郅都，见第 20 页注①。宁成，与郅都同时人，曾做济南都尉，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酷吏。
④ 布衣——指称没有官职、功名的人；古代只有贵族、官僚才准许穿丝绸，平民只能穿布衣。

可得其实在情形。我想太尊残忍如此，必多冤枉，何以竟无上控的案件呢？”老残便将一路所闻细说一遍。

说得一半的时候，家人来请吃饭，东造遂留老残同吃，老残亦不辞让。吃过之后，又接着说去。说完了，便道：“我只有一事疑惑：今日在府门前瞻望，见十二个站笼都空着，恐怕乡人之言，必有靠不住处。”东造道：“这却不然。我适在菏泽县署中，听说太尊是因为晚日得了院上行知①，除已补授实缺外，在大案里又特保了他个以道员在任候补，并俟归道员班②后，赏加二品衔的保举，所以停刑三日，让大家贺喜。你不见衙门口挂着红彩绸吗？听说停刑的头一日，即是昨日，站笼上还有几个半死不活的人，都收了监了。”彼此叹息了一回。老残道：“旱路劳顿，天时不早了，安息罢。”东造道：“明日晚间，还请枉驾谈谈，弟有极难处置之事，要得领教，还望不弃才好。”说罢，各自归寝。

到了次日，老残起来，见那天色阴的很重，西北风虽不甚大，觉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飘飘欲仙之致。洗过脸，买了几根油条当了点心，没精打采的到街上徘徊些时。正想上城墙上去眺望远景，见那空中一片一片的飘下许多雪花来。顷刻之间，那雪便纷纷乱下，回旋穿插，越下越紧。赶急走回店中，叫店家笼了一盆火来。那窗户上的纸，只有一张大些的，悬空了半截，经了雪的潮气，迎着风霍铎霍铎价响。旁边零碎小纸，虽没有声音，却不住的乱摇。房里便觉得阴风森森，异常惨淡。

老残坐着无事，书又在箱子里，不便取，只是闷闷的坐，不禁有所感触，遂从枕头匣内取出笔砚来，在墙上题诗一首，专咏玉

---

① 院上行知——保举已得中央政府批准，由巡抚衙门通知本人的文书。
② 归道员班——实际得到道员的官缺。

贤之事。诗曰：

"得失沦肌髓[1]，因之急事功。

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

处处鸺鹠[2]雨，山山虎豹风。

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3]！"

下题"江南徐州铁英题"七个字。写完之后，便吃午饭。饭后，那雪越发下得大了，站在房门口朝外一看，只见大小树枝，仿佛都用簇新的棉花裹着似的。树上有几个老鸦，缩着颈项避寒，不住的抖擞翎毛，怕雪堆在身上。又见许多麻雀儿，躲在屋檐底下，也把头缩着怕冷，其饥寒之状殊觉可悯。因想："这些鸟雀，无非靠着草木上结的实，并些小虫蚁儿充饥度命。现在各样虫蚁自然是都入蛰[4]，见不着的了。就是那草木之实，经这雪一盖，那里还有呢？倘若明天晴了，雪略为化一化，西北风一次，雪又变做了冰，仍然是找不着，岂不要饿到明春吗？"想到这里，觉得替这些鸟雀愁苦的受不得。转念又想："这些鸟雀虽然冻饿，却没有人放枪伤害他，又没有什么网罗来捉他，不过暂时饥寒，撑到明年开春，便快活不尽了。若像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几年的年岁也就很不好，又有这们一个酷虐的父母官，动不动就捉了去当强盗待，用站笼站杀，吓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饥寒之外，又多一层惧怕，岂不比这鸟雀还要苦吗？"想到这里，不觉落下泪来。又见那老鸦有一阵刮刮的叫了几声，仿佛他不是号寒啼饥，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来骄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处，

---

① 得失沦肌髓——将个人得失看得入心入骨的重要。沦，浸没、透入的意思。

② 鸺鹠——猫头鹰，与鸱枭同类。古人认为这类鸟是残杀父母的恶鸟。

③ 元戎——军事首脑，犹如说大元帅。

④ 入蛰——指动物进入冬眠，在一定的时期内潜伏起来不食不动。

不觉怒发冲冠,恨不得立刻将玉贤杀掉,方出心头之恨。

正在胡思乱想,见门外来了一乘蓝呢轿,并执事人等,知是申东造拜客回店了。因想:"我为什么不将这所见所闻的,写封信告诉张宫保呢?"于是从枕箱[1]里取出信纸信封来,提笔便写。那知刚才题壁,在砚台上的墨早已冻成坚冰了,于是呵一点写一点。写了不过两张纸,天已很不早了。砚台上呵开来笔又冻了,笔呵开来砚台上又冻了,呵一回不过写四五个字,所以耽搁工夫。

正在两头忙着,天色又暗起来,更看不见。因为阴天,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于是喊店家拿盏灯来。喊了许久,店家方拿了一盏灯,缩手缩脚的进来,嘴里还喊道:"好冷呀!"把灯放下,手指缝里夹了个纸煤子,吹了好几吹才吹着。那灯里是新倒上的冻油,堆的像大螺丝壳似的,点着了还是不亮。店家道:"等一会,油化开就亮了。"拨了拨灯,把手还缩到袖子里去,站着看那灯灭不灭。起初灯光不过有大黄豆大,渐渐的得了油,就有小蚕豆大了。忽然抬头看见墙上题的字,惊惶道:"这是你老写的吗?写的是啥?可别惹出乱子呀!这可不是顽儿的!"赶紧又回过头朝外看看,没有人,又说道:"弄的不好,要坏命的!我们还要受连累呢!"老残笑道:"底下写着我的名字呢,不要紧的。"

说着,外面进来了一个人,戴着红缨帽子,叫了一声"铁老爷",那店家就趔趔趄趄的去了。那进来的人道:"敝上请铁老爷去吃饭呢。"原来就是申东造的家人。老残道:"请你们老爷自用罢,我这里已经叫他们去做饭,一会儿就来了。说我谢谢罢。"那

---

[1] 枕箱——即前文的枕头匣。一种弧盖平底,可作枕头用的长方形扁箱,行旅外出时携带,存放纸墨、银钱等零星物件。

人道："敝上说：店里饭不中吃。我们那里有人送的两只山鸡，已经都片出来了，又片了些羊肉片子，说请铁老爷务必上去吃火锅子呢。敝上说：如铁老爷一定不肯去，敝上就叫把饭开到这屋里来吃。我看，还是请老爷上去罢，那屋子里有大火盆，有这屋里火盆四五个大，暖和得多呢。家人们又得伺候，请你老成全家人罢！"老残无法，只好上去。申东造见了，说："补翁，在那屋里做什么？恁大雪天，我们来喝两杯酒罢。今儿有人送来极新鲜的山鸡，烫了吃，很好的，我就借花献佛了。"

说着，便入了座。家人端上山鸡片，果然有红有白，煞是好看。烫着吃，味更香美。东造道："先生吃得出有点异味吗？"老残道："果然有点清香，是什么道理？"东造道："这鸡出在肥城县桃花山里头的。这山里松树极多，这山鸡专好吃松花松实，所以有点清香，俗名叫做'松花鸡'。虽在此地，亦很不容易得的。"老残赞叹了两句，厨房里饭菜也就端上桌子。

两人吃过了饭。东造约到里间房里吃茶，向火。忽然看见老残穿着一件棉袍子，说着："这种冷天，怎么还穿棉袍子呢？"老残道："毫不觉冷。我们从小儿不穿皮袍子的人，这棉袍子的力量恐怕比你们的狐皮还要暖和些呢。"东造道："那究竟不妥。"喊："来个人！你们把我扁皮箱里，还有一件白狐一裹圆[①]的袍子取出来，送到铁老爷屋子里去。"

老残道："千万不必！我决非客气。你想，天下有个穿狐皮袍子摇串铃的吗？"东造道："你那串铃本可以不摇，何必矫俗[②]

① 一裹圆——一种无袖、左右不开衩的长袍，即斗篷，也叫一口钟。

② 矫俗——有意做作出与世俗人情反背的样子，以显示自己的清高不凡。意近于下文的"矫情"。

到这个田地呢！承蒙不弃，拿我兄弟还当个人，我有两句放肆的话要说，不管你先生恼我不恼我。昨儿听先生鄙薄那肥遁鸣高的人，说道：天地生才有限，不宜妄自菲薄。这话，我兄弟五体投地的佩服了。然而先生所做的事情，却与至论有点违背。宫保一定要先生出来做官，先生却半夜里跑了，一定要出来摇串铃。试问，与那凿坏而遁、洗耳不听[1]的，有何分别呢？兄弟话未免卤莽，有点冒犯，请先生想一想，是不是呢？"

老残道："摇串铃，诚然无济于世道，难道做官就有济于世道吗？请问：先生此刻已经是城武县一百里万民的父母了，其可以有济于民处何在呢？先生必有成竹在胸，何妨赐教一二呢？我知先生在前已做过两三任官的，请教已过的善政，可有出类拔萃的事迹呢？"东造道："不是这们说。像我们这些庸材，只好混混罢了。阁下如此宏材大略，不出来做点事情，实在可惜。无才者抵死要做官，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天地间第一憾事！"

老残道："不然。我说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你想，这个玉太尊不是个有才的吗？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怕不数年之间就要方面兼圻[2]的吗。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3]则天下死！由此看

---

① 凿坏(pēi)而遁、洗耳不听——颜阖是战国时的高士，鲁国的国王派使者去请他做相国，他凿穿房后的墙壁逃去；坏，后墙；遁，逃避。许由是上古的高士，尧准备让位给他，他逃去不受，又听说要请他去做九州长，他认为听了污浊的话，就跑到颍水边去洗涤耳朵。

② 方面兼圻——方面，担当一方的重任，指担任巡抚、总督的官职；清朝总督兼管二省或三省，叫"兼圻"。两词连用，泛指任巡抚、总督。

③ 宰天下——宰，主宰。宰相总理全国政务，是皇帝的最高助手，做宰相也就是"宰天下"。清朝不设宰相，此处泛指任中枢重臣，如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

来，请教还是有才的做官害大，还是无才的做官害大呢？倘若他也像我，摇个串铃子混混，正经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使他一年医死一个，历一万年，还抵不上他一任曹州府害的人数呢！”未知申东造又有何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七 回

借箸代筹[①] 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

话说老残与申东造议论玉贤正为有才，急于做官，所以丧天害理，至于如此，彼此叹息一回。

东造道："正是。我昨日说有要事与先生密商，就是为此。先生想，此公残忍至于此极，兄弟不幸，偏又在他属下。依他做，实在不忍；不依他做，又实无良法。先生阅历最多，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②]，必有良策，其何以教我？"老残道："知难则易者至矣。阁下既不耻下问，弟先须请教宗旨何如。若求在上官面上讨好，做得烈烈轰轰，有声有色，则只有依玉公办法，所谓逼民为盗也；若要顾念'父母官'三字，求为民除害，亦有化盗为民之法。若官阶稍大，辖境稍宽，略为易办；若止一县之事，缺分又苦，未免稍形棘手，然亦非不能也。"

东造道："自然以为民除害为主。果能使地方安静，虽无不

① 借箸代筹——汉、楚战争时，一次刘邦正在吃饭，要谋臣张良出计策，张良就借用刘邦面前的筷子(箸)一件件列数着讲说。一般用来指从旁为人出主意、计划事情。

② "险阻艰难"四句——语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原系楚王说晋文公的话。

次之迁[①],要亦不至于冻馁。'子孙饭'[②]吃他做什么呢!但是缺分太苦,前任养小队五十名,盗案仍是叠出,加以亏空官款,因此罣误去官[③]。弟思如赔累而地方安静,尚可设法弥补;若俱不可得,算是为何事呢!"老残道:"五十名小队,所费诚然太多。以此缺论,能筹款若干,便不致赔累呢?"东造道:"不过千金,尚不吃重。"

老残道:"此事却有个办法。阁下一年筹一千二百金,却不用管我如何办法,我可以代画一策,包你境内没有一个盗案;倘有盗案,且可以包你顷刻便获。阁下以为何如?"东造道:"能得先生去为我帮忙,我就百拜的感激了。"老残道:"我无庸去,只是教阁下个至良极美的法则。"东造道:"阁下不去,这法则谁能行呢?"老残道:"正为荐一个行此法则的人。惟此人千万不可怠慢。若怠慢此人,彼必立刻便去,去后祸必更烈。

"此人姓刘,号仁甫,即是此地平阴县人,家在平阴县西南桃花山里面。其人少时——十四五岁——在嵩山少林寺学拳棒。学了些时,觉得徒有虚名,无甚出奇致胜处,于是奔走江湖,将近十年。在四川峨眉山上遇见了一个和尚,武功绝伦,他就拜他为师,学了一套'太祖神拳'、一套'少祖神拳'。因请教这和尚,拳法从那里得来的。和尚说系少林寺。他就大为惊讶,说:'徒弟在少林寺四五年,见没有一个出色拳法,师父从那一个学的呢?'

---

① 不次之迁——超出常规的提升官级。次,次序、常规;迁,官位变动,这里指升级。

② "子孙饭"——迷信的说法:一个人的功名富贵是命中注定的,如不安分守命,损人利己,将来会在子孙身上折除。做坏事以追求富贵,就是预先吃了"子孙饭"。

③ 罣误去官——因罣误而去官。罣误,官员因公务牵累受上司处分;去官,解除官职。

那和尚道：'这是少林寺的拳法，却不从少林寺学来。现在少林寺里的拳法，久已失传了。你所学者，"太祖拳"就是达摩[①]传下来的，那"少祖拳"就是神光[②]传下来的。当初传下这个拳法来的时候，专为和尚们练习了这拳，身体可以结壮，精神可以悠久。若当朝山访道的时候，单身走路，或遇虎豹，或遇强人，和尚家又不作带兵器，所以这拳法专为保护身命的。筋骨强壮，肌肉坚固，便可以忍耐冻饿。你想，行脚僧在荒山野壑里，访求高人古德[③]，于"宿食"两字，一定难以周全的，此太祖、少祖传下拳法来的美意了。那知后来少林寺拳法出了名，外边来学的日多，学出去的人，也有做强盗的，也有奸淫人家妇女的，屡有所闻。因此，在现在这老和尚以前四五代上的个老和尚，就将这正经拳法收起不传，只用些外面光不管事的拳法敷衍门面而已。我这拳法系从汉中府里一个古德学来的，若能认真修练，将来可以到得甘凤池[④]的位分。'

"刘仁甫在四川住了三年，尽得其传。当时正是粤匪[⑤]扰乱的时候，他从四川出来，就在湘军、淮军[⑥]营盘里混过些时。因

① 达摩——即菩提达磨，南天竺人，或说波斯人，南朝宋时来中国；在我国佛教史上被尊为禅宗始祖，所以书中称他"太祖"。后世对他有不少神话似的传说，如认他为少林派拳术的祖师等。

② 神光——即慧可，俗姓姬，虎牢（今河南荥阳县西北）人，达摩弟子，被尊为禅宗二祖，所以书中称他"少祖"。

③ 古德——年高辈尊的有道高僧。

④ 甘凤池——清朝康熙、雍正时江苏江宁人，擅长拳击；对他的武术，所来有很多传说，如说他能飞檐走壁、握铅锡如水等等。

⑤ 粤匪——对太平军的蔑称，因为太平军领袖天王洪秀全是广东（粤东）人，其他开国五王和基本队伍是广西（粤西）人。

⑥ 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两支反革命武装。曾国藩在湖南组织的叫湘军；李鸿章在安徽一带组织的叫淮军。

是两军，湘军必须湖南人，淮军必须安徽人，方有照应；若别省人，不过敷衍故事，得个把小保举而已，大权万不会有的。此公已保举到个都司[①]，军务渐平，他也无心恋栈[②]，遂回家乡，种了几亩田，聊以度日，闲暇无事，在这齐、豫两省随便游行。这两省练武功的人，无不知他的名气。他却不肯传授徒弟，若是深知这人一定安分的，他就教他几手拳棒，也十分慎重的。所以这两省有武艺的，全敌他不过，都惧怕他。若将此人延为上宾，将这每月一百两交付此人，听其如何应用，大约他只要招十名小队，供奔走之役，每人月饷六两，其余四十两，供应往来豪杰酒水之资，也就够了。

“大概这河南、山东、直隶三省，及江苏、安徽的两个北半省，共为一局。此局内的强盗计分大小两种：大盗系有头领，有号令，有法律的，大概其中有本领的甚多；小盗则随时随地无赖之徒，及失业的顽民，胡乱抢劫，既无人帮助，又无枪火兵器，抢过之后，不是酗酒，便是赌博，最容易犯案的。譬如玉太尊所办的人，大约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半分是这些小盗。若论那些大盗，无论头目人物，就是他们的羽翼，也不作兴有一个被玉太尊捉着的呢。但是大盗却容易相与，如京中保镖[③]的呢，无论十万二十万银子，只须一两个人，便可保得一路无事。试问如此巨

① 都司——绿旗兵中的营级武官，正四品。参阅第33页注②。

② 恋栈——语出《晋书·宣帝纪》：“驽马恋栈豆。”用劣马贪恋马棚中的豆料，比喻人贪恋安逸的位置，没有高远的志节。

③ 保镖——旧时富商大贾、达官贵人雇请武师在行旅中保护叫“保镖”；京都设有承接保镖的铺子，称“镖局”；由镖局指派随同保护的武师，称“镖师”或“镖司务”。

款,就聚了一二百强盗抢去,也很够享用的,难道这一两个镖司务就敌得过他们吗?只因为大盗相传有这个规矩,不作兴害镖局的,所以凡保镖的车上,有他的字号,出门要叫个口号。这口号喊出,那大盗就觌面碰着,彼此打个招呼,也决不动手的。镖局几家字号,大盗都知道的;大盗有几处窝巢,镖局也是知道的。倘若他的羽翼,到了有镖局的所在,进门打过暗号,他们就知道是那一路的朋友,当时必须留着喝酒吃饭,临行还要送他三二百个钱的盘川;若是大头目,就须尽力应酬。这就叫做江湖上的规矩。

"我方才说这个刘仁甫,江湖都是大有名的。京城里镖局上请过他几次,他都不肯去,情愿埋名隐姓,做个农夫。若是此人来时,待以上宾之礼,仿佛贵县开了一个保护本县的镖局。他无事时,在街上茶馆饭店里坐坐,这过往的人,凡是江湖上朋友,他到眼便知,随便会几个茶饭东道,不消十天半个月,各处大盗头目就全晓得了,立刻便要传出号令:某人立足之地,不许打搅的。每月所余的那四十金就是给他做这个用处的。至于小盗,他本无门径,随意乱做,就近处,自有人来暗中报信,失主尚未来县报案,他的手下人倒已先将盗犯获住了。若是稍远的地方做了案子,沿路也有他们的朋友,替他暗中捕下去,无论走到何处,俱捉得到的。所以要十名小队子,其实,只要四五个应手的人已经足用了。那多余的五六个人,为的是本县轿子前头摆摆威风,或者接差送差,跑信等事用的。"

东造道:"如阁下所说,自然是极妙的法则;但是此人既不肯应镖局之聘,若是兄弟衙署里请他,恐怕也不肯来,如之何呢?"老残道:"只是你去请他,自然他不肯来的,所以我须详详细细写封信去,并拿救一县无辜良民的话打动他,自然他就肯来了。况

他与我交情甚厚，我若劝他，一定肯的。因为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天下将来一定有大乱，所以极力留心将才，谈兵的朋友颇多。此人当年在河南时，我们是莫逆之交，相约倘若国家有用我辈的日子，凡我同人，俱要出来相助为理的。其时讲舆地[1]，讲阵图[2]，讲制造[3]，讲武功的，各样朋友都有，此公便是讲武功的巨擘[4]。后来大家都明白了：治天下的又是一种人才，若是我辈所讲所学，全是无用的，故尔各人都弄个谋生之道，混饭吃去，把这雄心便抛入东洋大海去了。虽如此说，然当时的交情义气，断不会败坏的，所以我写封信去，一定肯来的。"

东造听了，连连作揖道谢，说："我自从挂牌[5]委署斯缺，未尝一夜安眠，今日得闻这番议论，如梦初醒，如病初愈，真是万千之幸！但是这封信是派个何等样人送去方妥呢？"老残道："必须有个亲信朋友吃这一趟辛苦才好。若随便叫个差人送去，便有轻慢他的意思，他一定不肯出来，那就连我都要遭怪了。"

东造连连说："是的，是的。我这里有个族弟，明天就到的，可以让他去一趟。先生信几时写呢？就费心写起来最好。"老残道："明日一天不出门。我此刻正写一长函致张宫保，托姚云翁转呈，为细述玉太尊政迹的，大约也要明天写完；并此信一总写起，我后天就要动身了。"东造问："后天往那里去？"老残答说：

---

① 舆地——这里指军事地理。

② 阵图——军队作战时队形排列、变化的图形。

③ 制造——这里指军械的制造。

④ 巨擘——大拇指；一般借指才能出众的首要人物。

⑤ 挂牌——旧时地方官员自知府以下的任免，由各省布政使在衙前悬牌公布，叫"挂牌"。

"先往东昌府访柳小惠[1]家的收藏,想看看他的宋、元板书,随后即回济南省城过年。再后的行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今日夜已深了,可以睡罢。"立起身来。东造叫家人:"打个手照[2],送铁老爷回去。"揭起门帘来,只见天地一色,那雪已下的混混沌沌价白,觉得照的眼睛发胀似的。那阶下的雪已有了七八寸深,走不过去了。只有这上房到大门口的一条路,常有人来往,所以不住的扫。那到厢房里的一条路已看不出路影,同别处一样的高了。东造叫人赶忙铲出一条路来,让老残回房。推开门来,灯已灭了。上房送下一个烛台,两支红烛,取火点起,再想写信,那里笔砚竟违抗万分,不遵调度,只好睡了。

到了次日,雪虽已止,寒气却更甚于前,起来喊店家秤了五斤木炭,升了一个大火盆,又叫买了几张桑皮纸,把那破窗户糊了。顷刻之间,房屋里暖气阳回,非昨日的气象了。遂把砚池烘化,将昨日未曾写完的信,详细写完封好,又将致刘仁甫的信亦写毕,一总送到上房,交东造收了。

东造一面将致姚云翁的一函,加个马封[3],送往驿站;一面将刘仁甫的一函,送入枕头箱内。厨房也开了饭来。二人一同吃过,又复清谈片时,只见家人来报:"二老爷同师爷们都到了,住在西边店里呢,洗完脸,就过来的。"

停了一会,只见门外来了一个不到四十岁模样的人,尚未留

---

① 柳小惠——前人研究:柳小惠是影射杨绍和。杨绍和是清朝东昌府聊城县人,自其父以增起,收藏很多遗书,曾记录宋、元刻本古书的行式、印款、题跋订成一书,名《楹书隅录》,下文的《纳书楹》,当即指此书。下文所称之柳凤仪,影射绍和子保彝(号凤阿)。

② 手照——手持的照亮物。如灯笼、风灯等,口语中都泛称"手照"。

③ 马封——旧时交由驿站邮寄文书的封套。

须,穿了件旧宁绸二蓝的大毛皮袍子,元色[①]长袖皮马褂,蹬了一双绒靴,已经被雪泥漫了帮子了,慌忙走进堂屋,先替乃兄作了个揖。东造就说:"这就是舍弟,号子平。"回过脸来说:"这是铁补残先生。"申子平走近一步,作了个揖,说声:"久仰的很。"东造便问:"吃过饭了没有?"子平说:"才到,洗了脸就过来的,吃饭不忙呢。"东造说:"分付厨房里做二老爷的饭。"子平道:"可以不必。停一刻,还是同他们老夫子[②]一块吃罢。"家人上来回说:"厨房里已经分付,叫他们送一桌饭去,让二老爷同师爷们吃呢。"那时又有一个家人揭了门帘,拿了好几个大红全帖[③]进来。老残知道是师爷们来见东家的,就趁势走了。

到了晚饭之后,申东造又将老残请到上房里,将那如何往桃花山访刘仁甫的话对着子平详细问了一遍。子平又问:"从那里去最近?"老残道:"从此地去怎样走法,我却不知道。昔年是从省城顺黄河到平阴县,出平阴县向西南三十里地,就到了山脚下了。进山就不能坐车,最好带个小驴子,到那平坦的地方就骑驴,稍微危险些就下来走两步。进山去有两条大路。西峪里走进有十几里的光景,有座关帝庙。那庙里的道士与刘仁甫常相往来的,你到庙里打听,就知道详细了。那山里关帝庙有两处:集东一个,集西一个。这是集西的一个关帝庙。"申子平问得明白,遂各自归房安歇去了。

---

① 元色——即玄色,黑色。避清圣祖玄烨讳,改"玄"作"元"。
② 老夫子——对幕宾的尊称。
③ 大红全帖——旧时表示郑重礼节的红柬。用梅红纸折成帖式,共十面,故称"全帖"。第一面中央书"正"字,第二面署姓名。这里是师爷受聘后第一次谒见主人,故用此帖。

次日早起，老残出去雇了一辆骡车，将行李装好，候申东造上衙门去禀辞，他就将前晚送来的那件狐裘，加了一封信，交给店家，说："等申大老爷回店的时候，送上去。此刻不必送去，恐有舛错。"

店里掌柜的慌忙开了柜房里的木头箱子，装了进去，然后送老残动身上车，径往东昌府去了。无非是风餐露宿，两三日工夫已到了东昌城内，找了一家干净车店住下。当晚安置停妥，次日早饭后便往街上寻觅书店。寻了许久，始觅着一家小小书店，三间门面，半边卖纸张笔墨，半边卖书。遂走到卖书这边柜台外坐下，问问此地行销是些什么书籍。

那掌柜的道："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最著名的。所管十县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图'，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户户弦歌。所有这十县用的书，皆是向小号来贩。小号店在这里，后边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你老贵姓？来此有何贵干？"老残道："我姓铁，来此访个朋友的。你这里可有旧书吗？"掌柜的道："有，有，有。你老要什么罢？我们这儿多着呢。"一面回过头来指着书架子上白纸条儿数道："你老瞧！这里《崇辨堂墨选》[1]、《目耕斋》初二三集。再古的还有那《八铭塾钞》呢。这都是讲正经学问的。要是讲杂学的，还有《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再要高古点，还有《古文

---

[1] 《崇辨堂墨选》——此书和《目耕斋》初二三集、《八铭塾钞》，都是八股文的选集。下文《古唐诗合解》系唐诗和唐以前古诗的合选集，《唐诗三百首》系唐诗的简要选本，两书都有较详明的注释，是当时学诗的通俗入门书；《古文释义》是加注释的散文选本；《性理精义》是康熙御制的讲理学的书；《阳宅三要》讲房屋风水，《鬼撮脚》讲坟地风水，《渊海子平》是算命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都是幼童初入村塾的启蒙读物。

释义》。还有一部宝贝书呢，叫做《性理精义》，这书看得懂的，可就了不得了！"

老残笑道："这些书我都不要。"那掌柜的道："还有，还有。那边是《阳宅三要》、《鬼撮脚》、《渊海子平》，诸子百家，我们小号都是全的。济南省城，那是大地方，不用说，若要说黄河以北，就要算我们小号是第一家大书店了。别的城池里都没有专门的书店，大半在杂货铺里带卖书。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

老残道："贵处行销这'三百千千'，我到没有见过。是部什么书？怎样销得这们多呢？"掌柜的道："嗳，别哄我罢！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连这个也不知道。这不是一部书，'三'是《三字经》，'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个'千'字呢，是《千家诗》。这《千家诗》还算一半是冷货，一年不过销百把部；其余《三》、《百》、《千》，就销的广了。"

老残说："难道《四书》《五经》都没有人买吗？"他说："怎么没有人买呢，《四书》小号就有。《诗》、《书》、《易》三经也有。若是要《礼记》、《左传》呢，我们也可以写信到省城里捎去。你老来访朋友，是那一家呢？"

老残道："是个柳小惠家。当年他老太爷做过我们的漕台[①]，听说他家收藏的书极多。他刻了一部书，名叫《纳书楹》，都是宋、元板书。我想开一开眼界，不知道有法可以看得见吗？"掌柜的道："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怎么不知道呢！只

---

① 漕台——即漕运总督，专管运河水道上钱粮的收齐、上缴、监押、运输的政令，地位与总督同，职掌专一。杨以增官至漕运总督。

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们少爷叫柳凤仪，是个两榜[1]，那一部的主事[2]。听说他家书多的很，都是用大板箱装着，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堆在个大楼上，永远没有人去问他。有近房柳三爷，是个秀才，长到我们这里来坐坐。我问过他：'你们家里那些书是些什么宝贝？可叫我们听听罢咧。'他说：'我也没有看见过是什么样子。'我说：'难道就那们收着，不怕蛀虫吗？'"

掌柜的说到此处，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拉了拉老残，说："赶紧回去罢，曹州府里来的差人，急等着你老说话呢，快点走罢。"老残听了，说道："你告诉他等着罢，我略停一刻就回去了。"那人道："我在街上找了好半天了。俺掌柜的着急的了不得，你老就早点回店罢。"老残道："不要紧的。你既找着了我，你就没有错儿了，你去罢。"

店小二去后，书店掌柜的看了看他去的远了，慌忙低声向老残说道："你老店里行李值多少钱？此地有靠得住的朋友吗？"老残道："我店里行李也不值多钱，我此地亦无靠得住的朋友。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掌柜的道："曹州府现是个玉大人。这人很惹不起的：无论你有理没理，只要他心里觉得不错，就上了站笼了。现在既是曹州府里来的差人，恐怕不知是谁扳上你老了，我看是凶多吉少，不如趁此逃去罢。行李既不值多钱，就舍去了的好，还是性命要紧。"老残道："不怕的。他能拿我当强盗吗？这事我很放心。"说着，点点头，出了店门。

---

① 两榜——科举时代，乡试中式的榜示叫乙榜，会试中式的榜示叫甲榜，由举人而考中进士，叫两榜进士，简称"两榜"。

② 那一部的主事——清朝中央政府，以行政性质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叫尚书，次官叫侍郎，部下又分若干司。主事是司里的官，正六品衔。杨保彝于清末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外务部）主事。

街上迎面来了一辆小车，半边装行李，半边坐人。老残眼快，看见喊道："那车上不是金二哥吗？"即忙走上前去。那车上人也就跳下车来，定了定神，说道："嗳呀，这不是铁二哥吗？你怎样到此地，来做什么的？"老残告诉了原委，就说："你应该打尖了，就到我住的店里去坐坐谈谈罢。你从那里来？往那里去？"那人道："这是什么时候，我已打过尖了，今天还要赶路程呢。我是从直隶回南，因家下有点事情，急于回家，不能耽搁了。"老残道："既是这们说，也不留你。只是请你略坐一坐，我要寄封信给刘大哥，托你捎去罢。"说过，就向书店柜台对面，那卖纸张笔墨的柜台上，买了一枝笔，几张纸，一个信封，借了店里的砚台，草草的写了一封，交给金二。大家作了个揖，说："恕不远送了。山里朋友见着都替我问好。"那金二接了信，便上了车。老残也就回店去了。不知那曹州府来的差人究竟是否捉拿老残，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　回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

话说老残听见店小二来，告说曹州府有差人来寻，心中甚为诧异："难道玉贤竟拿我当强盗待吗？"及至步回店里，见有一个差人，赶上前来请了一个安，手中提了一个包袱，提着放在旁边椅子上，向怀内取出一封信来，双手呈上，口中说道："申大老爷请铁老爷安。"

老残接过信来一看，原来是申东造回寓，店家将狐裘送上，东造甚为难过，继思狐裘所以不肯受，必因与行色不符，因在估衣铺内，选了一身羊皮袍子、马褂，专差送来，并写明如再不收，便是绝人太甚了。

老残看罢，笑了一笑，就向那差人说："你是府里的差吗？"差人回说："是曹州府城武县里的壮班。"老残遂明白，方才店小二是漏吊下三字了。当时写了一封谢信，赏了来差二两银子盘费，打发去后，又住了两天，方知这柳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内，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提起笔来，在墙上题一绝[1]道：

---

① 一绝——一首绝句。绝句是旧诗的一种体式，每首四句；每句七字的叫七言绝句，五字的叫五言绝句。

“沧苇遵王士礼居[1],艺芸精舍[2] 四家书,

一齐归入东昌府[3],深锁嫏嬛[4] 饱蠹鱼!”

题罢,唏嘘了几声,也就睡了。暂且放下。

却说那日东造到府署禀辞,与玉公见面,无非勉励些“治乱世用重刑”的话头。他姑且敷衍几句,也就罢了。玉公端茶送出[5]。东造回到店里,掌柜的恭恭敬敬将袍子一件、老残信一封,双手奉上。东造接来看过,心中悒悒不乐。适申子平在旁边,问道:“大哥何事不乐?”东造便将看老残身上着的仍是棉衣,故赠以狐裘,并彼此辩论的话述了一遍,道:“你看,他临走到底将这袍子留下,未免太矫情了!”子平道:“这事大哥也有点失于检点。我看他不肯,有两层意思:一则嫌这裘价值略重,未便遽受;二则他受了也实无用处,断无穿狐皮袍子配上棉马褂的道理。大哥既想略尽情谊,宜叫人去觅一套羊皮袍子、马褂,或布面子,或茧细面子均可,差人送去,他一定肯收。我看此人并非矫饰作伪的人。不知大哥以为何如?”东造说:“很是,很是。你

---

① 沧苇遵王士礼居——沧苇即季振宜,士礼居是黄丕烈的厅名,均见第27页注①。钱曾,字遵王,清初江苏常熟人,藏书家,撰有《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等。

② 艺芸精舍——汪士钟的室名。汪字阆源,清朝江苏长洲(今吴县)人,藏书家。

③ 归入东昌府——指归入杨绍和(柳小惠)家。旧时的私家藏书,主人死后多辗转散失,或流归别的藏书家,杨绍和的父亲杨以增,曾搜罗得在先藏书家的藏书几十万卷,筑海源阁以贮藏,后来又得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藏书家。

④ 嫏嬛——神话传说中的天帝藏书处。一般用作对藏书室的美称。

⑤ 端茶送出——清朝官场套例:官员会客时,对地位较己低下的来客,谈话告一段落,不愿对方久坐,即端茶略饮,这时仆人就高呼“送客”,来客就得立刻告辞。

就叫人照样办去。”

子平一面办妥，差了个人送去，一面看着乃兄动身赴任。他就向县里要了车，轻车简从的向平阴进发。到了平阴，换了两部小车，推着行李，在县里要了一匹马骑着，不过一早晨，已经到了桃花山脚下。再要进去，恐怕马也不便。幸喜山口有个村庄，只有打地铺的小店，没法，暂且歇下。向村户人家雇了一条小驴，将马也打发回去了。打过尖，吃过饭，向山里进发。才出村庄，见面前一条沙河，有一里多宽，却都是沙，惟有中间一线河身，土人架了一个板桥，不过丈数长的光景。桥下河里虽结满了冰，还有水声，从那冰下潺潺的流，听着像似环佩摇曳的意思，知道是水流带着小冰，与那大冰相撞击的声音了。过了沙河，即是东峪。原来这山从南面迤逦北来，中间龙脉[1]起伏，一时虽看不到，只是这左右两条大峪，就是两批长岭，冈峦重沓，到此相交。除中峰不计外，左边一条大溪河，叫东峪；右边一条大溪河，叫西峪。两峪里的水，在前面相会，并成一溪，左环右转，湾了三湾，才出溪口。出口后，就是刚才所过的那条沙河了。

子平进了山口，抬头看时，只见不远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风似的，迎面竖起，土石相间，树木丛杂。却当大雪之后，石是青的，雪是白的，树上枝条是黄的，又有许多松柏是绿的，一丛一丛，如画上点的苔[2]一样。骑着驴，玩着山景，实在快乐得极，思想做两句诗，描摹这个景象。正在凝神，只听壳铎一声，觉得腿胻里一软，身子一摇，竟滚下山涧去了。幸喜这路本在涧旁走

① 龙脉——旧时讲地学的术语。山势像龙，山势起伏绵亘的形态就叫“龙脉”。

② 画上点的苔——“点苔”是中国画的术语。“苔”系画笔点上的错杂墨点，多用于山水画，近处表示丛草，远处表示树木。

的，虽滚下去，尚不甚深。况且涧里两边的雪本来甚厚，只为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做了个雪的包皮。子平一路滚着，那薄冰一路破着，好像从有弹簧的褥子上滚下来似的。滚了几步，就有一块大石将他拦住，所以一点没有碰伤。连忙扶着石头立起身来，那知把雪倒戳了两个一尺多深的窟窿。看那驴子在上面，两只前蹄已经立起，两只后蹄还陷在路旁雪里，不得动弹，连忙喊跟随的人。前后一看，并那推行李的车子，影响俱无。

你道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这山路行走的人本来不多，故那路上积的雪，比旁边稍为浅些，究竟还有五六寸深，驴子走来，一步步的不甚吃力；子平又贪看山上雪景，未曾照顾后面的车子，可知那小车轮子是要压倒地上往前推的，所以积雪的阻力显得很大，一人推着，一人挽着，尚走得不快，本来去驴子已落后有半里多路了。

申子平陷在雪中，不能举步，只好忍着性子，等小车子到。约有半顿饭工夫，车子到了，大家歇下来想法子。下头人固上不去，上头的人也下不来。想了半天，说："只好把捆行李的绳子解下两根，接续起来。"将一头放了下去，申子平自己系在腰里；那一头，上边四五个人齐力收绳，方才把他吊了上来。跟随人替他把身上雪扑了又扑，然后把驴子牵来，重复骑上，慢慢的行。这路虽非羊肠小道，然忽而上高，忽而下低，石头路径，冰雪一冻，异常的滑，自饭后一点钟起身，走到四点钟，还没有十里地。心里想道："听村庄上人说，到山集不过十五里地，然走了三个钟头，才走了一半。"冬天日头本容易落，况又是个山里，两边都有岭子遮着，愈黑得快。一面走着，一面的算，不知不觉，那天已黑下来了，勒住了驴缰，同推车子商议道："看看天已黑下来了，大约还有六七里地呢，路又难走，车子又走不快，怎么好呢？"车夫

道："那也没有法子，好在今儿是个十三日，月亮出得早，不管怎么，总要赶到集上去。大约这荒僻山径，不会有强盗，虽走晚些，到也不怕他。"子平道："强盗虽没有，倘或有了，我也无多行李，很不怕他，拿就拿去，也不要紧。实在可怕的是豺狼虎豹，天晚了，倘若出来个把，我们就坏了。"车夫说："这山里虎到不多，有神虎管着，从不伤人，只是狼多些。听见他来，我们都拿根棍子在手里，也就不怕他了。"

说着，走到一条横涧跟前，原是本山的一支小瀑布，流归溪河的。瀑布冬天虽然干了，那冲的一条山沟，尚有两丈多深，约有二丈多宽，当面隔住，一边是陡山，一边是深峪，更无别处好绕。

子平看见如此景象，心里不禁作起慌来，立刻勒住驴头，等那车子走到，说："可了不得！我们走差了路，走到死路上了！"那车夫把车子歇下，喘了两口气，说："不能，不能！这条路影一顺来的，并无第二条路，不会差的。等我前去看看，该怎么走。"朝前走了几十步，回来说："路到是有，只是不好走，你老下驴罢。"

子平下来，牵了驴，依着走到前面看时，原来转过大石，靠里有人架了一条石桥。只是此桥仅有两条石柱，每条不过一尺一二寸宽，两柱又不紧相粘靠，当中还罅着几寸宽一个空当儿，石上又有一层冰，滑溜滑溜的。子平道："可吓煞我了！这桥怎么过法？一滑脚就是死。我真没有这个胆子走。"车夫大家看了说："不要紧，我有法子。好在我们穿的都是蒲草毛窝[1]，脚下很把滑的，不怕他。"一个人道："等我先走一趟试试。"遂跳窜跳窜

[1] 蒲草毛窝——一种蒲草编成的深帮圆头鞋子，里面杂有鸡毛、芦花等物，宜于雪地行走。

的走过去了，嘴里还喊着："好走，好走！"立刻又走回来说："车子却没法推，我们四个人抬一辆，作两趟抬过去罢。"

申子平道："车子抬得过去，我却走不过去。——那驴子又怎样呢？"车夫道："不怕的，且等我们先把你老扶过去，别的你就不用管了。"子平道："就是有人扶着，我也是不敢走。告诉你说罢，我两条腿已经软了，那里还能走路呢！"车夫说："那们也有办法：你老大总[1]睡下来，我们两个人抬头，两个人抬脚，把你老抬过去何如？"子平说："不妥，不妥。"又一个车夫说："还是这样罢：解根绳子，你老拴在腰里，我们伙计，一个在前头挽着一个绳头，一个伙计在后头挽着一个绳头。这个样走，你老胆子一壮，腿就不软了。"子平说："只好这样。"于是先把子平照样扶掖过去，随后又把两辆车子抬了过去，到是一个驴死不肯走，费了许多事，仍是把他眼睛蒙上，一个人牵，一个人打，才混了过去。等到忙定归了，那满地已经都是树影子，月光已经很亮的了。

大家好容易将危桥走过，歇了一歇，吃了袋烟，再望前进。走了不过三四十步，听得远远呜呜的两声。车夫道："虎叫！虎叫！"一头走着，一头留神听着。又走了数十步，车夫将车子歇下，说："老爷，你别骑驴了，下来罢。听那虎叫，从西边来，越叫越近了，恐怕是要到这路上来，我们避一避罢。倘到了跟前，就避不及了。"说着，子平下了驴。车夫说："咱们舍吊这个驴子喂他罢。"路旁有个小松，他把驴子缰绳拴在小松树上，车子就放在驴子旁边，人却倒回走了数十步，把子平藏在一处石壁缝里。车夫有躲在大石脚下，用些雪把身子遮了的，有两个车夫盘在山坡高树枝上的，都把眼睛朝西面看着。

---

① 大总——打总，索性的意思。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西边岭上月光之下,窜上一个物件来,到了岭上,又是呜的一声。只见把身子往下一探,已经到了西涧边了,又是呜的一声。这里的人,又是冷,又是怕,止不住格格价乱抖,还用眼睛看着那虎。那虎既到西涧,却立住了脚,眼睛映着月光,灼亮灼亮,并不朝着驴子看,却对着这几个人,又呜的一声,将身子一缩,对着这边扑过来了。这时候,山里本来无风,却听得树梢上呼呼地响,树上残叶瀚瀚地落,人面上冷气棱棱地割。这几个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

大家等了许久,却不见虎的动静。还是那树上的车夫胆大,下来喊众人道:"出来罢,虎去远了。"车夫等人次第出来,方才从石壁缝里把子平拉出,已经吓得呆了。过了半天,方能开口说话,问道:"我们是死的是活的哪?"车夫道:"虎过去了。"子平道:"虎怎样过去的?一个人没有伤么?"那在树上的车夫道:"我看他从涧西沿过来的时候,只是一穿,仿佛像鸟儿似的,已经到了这边了。他落脚的地方,比我们这树梢还高着七八丈呢。落下来之后,又是一纵,已经到了这东岭上边,呜的一声向东去了。"

申子平听了,方才放下心来,说:"我这两只脚还是稀软稀软,立不起来,怎样是好?"众人道:"你老不是立在这里呢吗?"子平低头一看,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坐着,也笑了,说道:"我这身子真不听我调度了。"于是众人搀着,勉强移步,走了约数十步,方才活动,可以自主,叹了一口气道:"命虽不送在虎口里,这夜里若再遇见刚才那样的桥,断不能过!肚里又饥,身上又冷,活冻也冻死了。"说着,走到小树旁边看那驴子,也是伏在地下,知是被那虎叫吓的如此。跟人把驴子拉起,把子平扶上驴子,慢慢价走。

转过一个石嘴,忽见前面一片灯光,约有许多房子,大家喊道:

"好了,好了！前面到了集镇了!"只此一声,人人精神震动。不但人行,脚下觉得轻了许多,即驴子亦不似从前畏难苟安的行动。

那消片刻工夫,已到灯光之下,原来并不是个集镇,只有几家人家,住在这山坡之上。因山有高下,故看出如层楼叠榭一般。到此大家商议,断不再走,硬行敲门求宿,更无他法。

当时走近一家,外面系虎皮石砌的墙,一个墙门,里面房子看来不少,大约总有十几间的光景。于是车夫上前扣门。扣了几下,里面出来一个老者,须发苍然,手中持了一枝烛台,燃了一枝白蜡烛,口中问道:"你们来做什么的?"

申子平急上前,和颜悦色的把原委说了一遍,说道:"明知并非客店,无奈从人万不能行,要请老翁行个方便。"那老翁点点头道:"你等一刻,我去问我们姑娘去。"说着,门也不关,便进里面去了。子平看了,心下十分诧异:"难道这家人家竟无家主吗?何以去问姑娘?难道是个女孩儿当家吗?"既而想道:"错了,错了。想必这家是个老太太做主。这个老者想必是他的侄儿。姑娘者,姑母之谓也。理路甚是,一定不会错了。"

霎时,只见那老者随了一个中年汉子出来,手中仍拿烛台,说声"请客人里面坐"。原来这家,进了墙门,就是一平五间房子,门在中间,门前台阶约十余级。中年汉子手持烛台,照着申子平上来。子平分付车夫等:"在院子里略站一站,等我进去看了情形,再招呼你们。"

子平上得台阶,那老者立于堂中,说道:"北边有个坦坡,叫他们把车子推了,驴子牵了,由坦坡进这房子来罢。"原来这是个朝西的大门。众人进得房来,是三间厂屋。两头各有一间,隔断了的。这厂屋北头是个炕,南头空着,将车子同驴安置南头,一众五人安置在炕上,然后老者问了子平名姓,道:"请客人里边坐。"

于是过了穿堂，就是台阶，上去有块平地，都是栽的花木，映着月色，异常幽秀。且有一阵阵幽香，清沁肺腑。向北乃是三间朝南的精舍①，一转俱是回廊，用带皮杉木做的阑柱。进得房来，上面挂了四盏纸灯，斑竹扎的，甚为灵巧。两间厂着，一间隔断，做个房间的样子。桌椅几案，布置极为妥协。房间挂了一幅褐色布门帘。

老者到房门口，喊了一声："姑娘，那姓申的客人进来了。"却看门帘掀起，里面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穿了一身布服，二蓝褂子，青布裙儿，相貌端庄莹静，明媚闲雅，见客福②了一福，子平慌忙长揖答礼。女子说："请坐。"即命老者："赶紧的做饭，客人饿了。"老者退去。

那女子道："先生贵姓？来此何事？"子平便将奉家兄命特访刘仁甫的话说了一遍。那女子道："刘先生当初就住这集东边的，现在已搬到柏树峪去了。"子平问："柏树峪在什么地方？"那女子道："在集西有三十多里的光景。那边路比这边更僻，愈加不好走了。家父前日退值回来，告诉我们说：今天有位远客来此，路上受了点虚惊，分付我们迟点睡，预备些酒饭，以便款待。并说：简慢了尊客，千万不要见怪。"子平听了，惊讶之至："荒山里面，又无衙署，有什么值日退值？何以前天就会知道呢？这女子何以如此大方？岂古人所谓有林下风范③的，就是这样吗？

① 精舍——读书、讲学或供佛、诵经的屋子，都称"精舍"。
② 福——即万福。古代妇女敛衽致敬时，口称"万福"，表示祝福对方；后来妇女行礼，只虚拢两手在胸旁向下摆动，不致敬词，也叫"福"。
③ 林下风范——态度闲雅大方，服饰朴素整洁，古人用来品目不慕富贵的贤女、才女。林下，山林之间，退休归隐的地方；风范，风格、风度。语见《世说新语·贤媛》。

到要问个明白。"不知申子平能否察透这女子形迹，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　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

话说申子平正在凝思，此女子举止大方，不类乡人，况其父在何处退值。正欲诘问，只见外面帘子动处，中年汉子已端进一盘饭来。那女子道："就搁在这西屋炕桌上罢。"

这西屋靠南窗原是一个砖砌的暖炕，靠窗设了一个长炕几，两头两个短炕几，当中一个正方炕桌，桌子三面好坐人的。西面墙上是个大圆月洞窗子，正中镶了一块玻璃，窗前设了一张书案。中堂虽未隔断，却是一个大落地罩。那汉子已将饭食列在炕桌之上，却只是一盘馒头，一壶酒，一罐小米稀饭，到有四肴小菜，无非山蔬野菜之类，并无荤腥。女子道："先生请用饭，我少停就来。"说着，便向东房里去了。

子平本来颇觉饥寒，于是上炕先饮了两杯酒，随后吃了几个馒头。虽是蔬菜，却清香满口，比荤菜更为适用。吃过馒头，喝了稀饭，那汉子舀了一盆水来，洗过脸，立起身来，在房内徘徊徘徊，舒展肢体。抬头看见北墙上挂着四幅大屏，草书写得龙飞凤舞，出色惊人，下面却是双款：上写着"西峰柱史正非"，下写着"黄龙子呈稿"。草字虽不能全识，也可十得八九。仔细看去，原来是六首七绝诗，非佛非仙，咀嚼起来，到也有些意味。既不是

寂灭虚无，又不是铅汞龙虎①。看那月洞窗下，书案上有现成的纸笔，遂把几首诗抄下来，预备带回衙门去，当新闻纸看。你道是怎样个诗？请看，诗曰②：

---

① 寂灭虚无，铅汞龙虎——寂灭虚无，代表佛教教义的术语。寂灭，下文也作涅槃，佛家认为：成佛的人（死了的修道的人）身体寂静，灵魂脱离一切色相（体质、形相），返本归真，永无生死，叫做"寂灭"。虚无，虚空无为，无形质、无障碍的意思。铅汞龙虎，代表道教教义的术语。道家主张水火相济烧铅炼汞，以求长生不死。龙虎，指水火。

② 这里的七言绝句六首，含义闪烁、隐晦，故作神秘，不便注释，现在只将诗中的典故、名物略作交代：第一首：瑶池是西王母住的地方。九品莲，九品莲台，成佛的人托身莲台的九种不同等第。希夷，即陈抟，宋初的道士，道家说他后来成仙；《指元篇》是他所著的道书，共八十一章。沧桑，沧海桑田的变迁，喻世事变化无常。　第二首：紫阳，宋朝道士张伯端的法号。《翠虚吟》，即《罗浮翠虚吟》，宋朝道士陈楠所著《翠虚篇》中的一篇。霹雳琴，用雷火焚烧过的枯桐所做的琴。人我相，人相我相，佛家语，相信在一切知觉与沉思中皆有我存在，相信外界感觉的对象也存在，且与我有分别，相对待，就是"未除人我相"，真正解脱必须破除人我相。天花黏满护身云，出《维摩经·问疾品》："会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悉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去，天女曰：'结习未尽，故花著身。'"可参看二集第五回。　第三首：情天欲海，情像天样的大，欲像海般的深。爱河，爱欲像河似的陷溺人，故称"爱河"。功德水，西方极乐世界八个功德池中的圣水。曼陀罗，佛教的圣花。以上四语都是佛家的术语。　第四首：石破天惊，用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比喻震惊人心的议论、主张。一鹤飞，不详所指。黑漫漫夜五更雷，雷声震醒迷梦的意思。三宿，意即淹留，较长期的停留。空桑，古地名，传说是孔子诞生地，又说是伊尹诞生地。佛家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之说（《后汉书·襄楷传》，出《四十二章经》），此处将不愿久留生爱恋变用为接近某个高明人物因得闻道之意。不见人间有是非，意即大彻大悟。　第五首：野马，游气，即大地上蒸发出的水气。五虫，鳞虫（如蛇）、羽虫（如鸟雀）、倮虫（如虎豹）、毛虫（如猿猴）、介虫（如蚌蛤）的合称。百卉，草的总称。鹫岭，灵鹫山，佛家的圣地。壶公，即壶子，名林，列子的老师；杜德机，意即闭塞道德之机，使所谓道德的想法无可萌发，出《庄子·应帝王》。　第六首：菩提，菩提树，佛教的圣树。《法华》，即《妙法莲华经》，是佛家最精深的要典。传灯，佛家语，即传法，因为佛法能破人昏暗，

"曾拜瑶池九品莲,希夷授我《指元篇》。
光阴荏苒真容易,回首沧桑五百年。"
"紫阳属和《翠虚吟》,传响空山霹雳琴。
刹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黏满护身云。"
"情天欲海足风波,渺渺无边是爱河。
引作园中功德水,一齐都种曼陀罗。"
"石破天惊一鹤飞,黑漫漫夜五更雷。
自从三宿空桑后,不见人间有是非。"
"野马尘埃昼夜驰,五虫百卉互相吹。
偷来鹫岭涅槃乐,换取壶公杜德机。"
"菩提叶老《法华》新,南北同传一点灯。
五百天童齐得乳,香花供奉小夫人。"

子平将诗抄完,回头看那月洞窗外,月色又清又白,映着那层层叠叠的山,一步高一步的上去,真是仙境,迥非凡俗。此时觉得并无一点倦容,何妨出去上山闲步一回,岂不更妙。才要动脚,又想道:"这山不就是我们刚才来的那山吗?这月不就是刚才踏的那月吗?为何来的时候,便那样的阴森惨淡,令人怵魄动

犹如灯能照明。"五百天童"两句,故事见《杂宝藏经》:小夫人即鹿女,是雌鹿舐吃了仙人的小便感孕生的女子,长大了嫁给乌提延王,一次产下五百个卵,被乌提延王的大妻将面团掉换了。卵被萨耽菩王拾去,裂开后原来是五百个童子,长大了个个都是大力士。后来萨耽菩王与乌提延王打仗,因为五百力士的缘故,乌提延王非常害怕。这时仙人飞在空中告诉五百力士,乌提延王和小夫人就是他们的父母;同时小夫人挤自己的双乳,每只乳房流出二百五十股乳水,流入每个儿子的口中,儿子们即向父母忏悔。两王也都觉悟了,不再打仗,大家都成了佛。

心？此刻山月依然，何以令人心旷神怡呢？”就想到王右军[①]说的：“情随境迁，感慨系之矣。”真正不错。低徊了一刻，也想做两首诗，只听身后边娇滴滴的声音说道：“饭用过了罢？怠慢得很。”慌忙转过头来，见那女子又换了一件淡绿印花布棉袄，青布大脚裤子，愈显得眉似春山，眼如秋水；两腮酥厚，如帛裹朱，从白里隐隐透出红来，不似时下南北的打扮，用那胭脂涂得同猴子屁股一般；口颊之间若带喜笑，眉眼之际又颇似振矜，真令人又爱又敬。女子说道：“何不请炕上坐，暖和些。”于是彼此坐下。

那老苍头[②]进来问姑娘道：“申老爷行李放在什么地方呢？”姑娘说：“太爷前日去时，分付就在这里间太爷榻上睡，行李不用解了。跟随的人都吃过饭了吗？你叫他们早点歇罢。驴子喂了没有？”苍头一一答应说：“都齐备妥协了。”姑娘又说：“你煮茶来罢。”苍头连声应是。

子平道：“尘俗身体，断不敢在此地下榻。来时见前面有个大炕，就同他们一道睡罢。”女子说：“无庸过谦，此是家父分付的。不然，我一个山乡女子，也断不擅自迎客。”子平道：“蒙惠过分，感谢已极。只是还不曾请教贵姓，尊大人是做何处的官？在何处值日？”女子道：“敝姓涂氏。家父在碧霞宫上值，五日一班。合计半月在家，半月在宫。”

子平问道：“这屏上诗是何人做的？看来只怕是个仙家罢？”女子道：“是家父的朋友，常来此地闲谈，就是去年在此地写的。

---

① 王右军——即王羲之，晋代著名的书法家，官至右军将军，后人因称“王右军”。王羲之有一篇名文《兰亭集序》，其中有两句是：“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② 苍头——男仆。

这个人也是个不衫不履[①]的人，与家父最为相契。"子平道："这人究竟是个和尚，还是个道士？何以诗上又像道家的话，又有许多佛家的典故呢？"女子道："既非道士，又非和尚，其人也是俗装。他常说：'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又说：'凡道总分两层：一个叫道面子，一个叫道里子。道里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别了。如和尚剃了头，道士挽了个髻，叫人一望而知，那是和尚、那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头，也挽个髻子，披件鹤氅[②]；道士剃了发，着件袈裟：人又要颠倒呼唤起来了。难道眼耳鼻舌不是那个用法吗？'又说：'道面子有分别，道里子实是一样的。'所以这黄龙先生，不拘三教，随便吟咏的。"

子平道："得闻至论，佩服已极。只是既然三教道里子都是一样，在下愚蠢得极，到要请教这同处在什么地方，异处在什么地方？何以又有大小之分？儒教最大，又大在什么地方？敢求指示。"女子道："其同处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惟儒教公到极处。你看，孔子一生遇了多少异端！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③]等类，均不十分佩服孔子，而孔子反赞扬他们不置：是其公处，是其大处。

---

① 不衫不履——字面意思是衣履（鞋子）不整，不修边幅的样子。小说隐含着不能用世俗的贤愚贵贱、三教九流的概念来确定他的身份和才德，有"君子不器"之意。

② 鹤氅——本来是鸟羽编制成的外衣，后来用作道袍的代称。

③ 荷蓧丈人——荷，即担负；蓧，也作莜，耘田的竹器；丈人是对老人的尊称，因为不知他的姓名，所以就称之为"荷蓧丈人"。他对像孔子这样的不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不满意，孔子却称他为"隐者"，并且给这一类的隐者以一定的好评。见《论语·微子》。

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①]若佛道两教，就有了褊心：惟恐后世人不崇奉他的教，所以说出许多天堂地狱的话来吓唬人。这还是劝人行善，不失为公。甚则说崇奉他的教，就一切罪孽消灭；不崇奉他的教，就是魔鬼入宫，死了必下地狱等辞，这就是私了。至于外国一切教门，更要为争教兴兵接战，杀人如麻。试问，与他的初心合不合呢？所以就愈小了。若回回教说，为教战死的血光如玫瑰紫的宝石一样，更骗人到极处！只是儒教可惜失传已久，汉儒拘守章句，反遗大旨；到了唐朝，直没人提及。韩昌黎[②]是个通文不通道的脚色，胡说乱道！他还要做篇文章，叫做《原道》，真正原到道反面去了！他说：'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民不出粟、米、丝、麻，以奉其上，则诛。'如此说去，那桀纣[③]很会出令的，又很会诛民的，然则桀纣之为君是，而桀纣之民全非了，岂不是是非颠倒吗？他却又要辟佛老，倒又与和尚做朋友。所以后世学儒的人，觉得孔孟的道理太费事，不如弄两句辟

①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语出《论语・为政》。传统的解说都是把"异端"当贬义词，指与儒家"正道"相对立的学说和教派，文字训诂则有二说：一是训"攻"为"治"、为"习"(何晏、朱熹)，意即不该学习"异端"，学了只会有害；一是"攻"作"抨击"、"排斥"解，"已"作"终止"解(孙奕)，意即必须排除"异端"，祸害才能终止。小说里作了别出心裁的理解，联系下文来揣摸，它的意思是：攻击"异端"(不带贬义)，那种行为本身就是祸害。成为孔子告诫人不该反对"异端"了。

② 韩昌黎——韩愈，字退之，唐朝人，祖籍昌黎，宋元丰中追赠昌黎伯，故世称"韩昌黎"，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主张"文以载道"，自命为继承儒家正统的人。下文引《原道》的话，原文是："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③ 桀纣——夏桀和商纣，历史上有名的两个暴君。

佛老的口头禅，就算是圣人之徒，岂不省事。弄的朱夫子[1]也出不了这个范围，只好据韩昌黎的《原道》去改孔子的《论语》，把那'攻乎异端'的'攻'字，百般扭捏，究竟总说不圆，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

子平听说，肃然起敬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真是闻所未闻！只是还不懂：长沮、桀溺倒是异端，佛老倒不是异端，何故？"女子道："皆是异端。先生要知'异'字当不同讲，'端'字当起头讲。'执其两端'[2]是说执其两头的意思。若'异端'当邪教讲，岂不'两端'要当杆杈教讲？'执其两端'便是抓住了他个杆杈教呢，成何话说呀？圣人意思，殊途不妨同归，异曲不妨同工。只要他为诱人为善，引人为公起见，都无不可。所以叫做'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3]若只是为攻讦起见，初起尚只攻佛攻老，后来朱陆异同[4]，遂操同室之戈，并是祖孔孟的，何以朱之子孙要攻陆，陆之子孙要攻朱呢？此之谓'失其本心'，反被孔子'斯害也已'四个字定成铁案！"

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今日幸见姑娘，如对明师。但是宋儒错会圣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诚'等字，虽皆是古圣之

---

① 朱夫子——即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他曾为《论语》作注，下文"改孔子的《论语》"，意思是说他的注释对《论语》原义多所曲解。

② "执其两端"——语出《中庸》，原文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③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大的德行不能越出规范，细行有些出入，却没有关系。语出《论语·子张》，系孔子弟子子夏所说。闲，规范。

④ 朱陆异同——朱，朱熹；陆，陆九渊，两人都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理学是自宋迄清的一种极有影响的唯心论哲学思想，朱熹代表客观唯心论，陆九渊代表主观唯心论，当时即互有驳难，后世弟子各执一派学说，斗争得很激烈。异同，同乎陆异于朱，同乎朱异于陆，即意见分歧的意思。

言,一经宋儒提出,后世实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风俗由此而醇。”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觉得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阵幽香,沁人肌骨,不禁神魂飘荡。那女子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棉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①的时候何如?”子平默无以对。

女子又道:“凭良心说,你此刻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②孔子说:‘好德如好色。’③孟子说:‘食色,性也。’④子夏说:‘贤贤易色。’⑤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删《诗》以《关雎》为首⑥,试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于‘辗转反侧’,难道可以说这是天理,不是人欲吗?举此可见圣人决不欺人处。《关雎》序上说道:‘发

---

① “扑作教刑”——用责打来教人守礼。语出《尚书·舜典》。旧时私塾教育通行体罚制,常以此语作为权威的理论根据。

②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语出《大学》。上面的“恶”、“好”二字读去声,作动词解。

③ “好德如好色”——语出《论语·子罕》,原句是“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又见于《礼记·坊记》:“子云:‘好德如好色。’”两个“好”字都读去声,作动词解。

④ “食色,性也”——意思是:食欲和性欲,是人的本能。语出《孟子·告子上》,系孟子的弟子告子所说。

⑤ “贤贤易色”——上一个“贤”字作动词解;意即学习别人的美德来改变自己的爱好美色之心。语出《论语·学而》。

⑥ 删《诗》以《关雎》为首——《诗》即《诗经》。传统说法认为《诗经》是孔子亲手删定的。《关雎》为《诗经》的第一篇,是歌唱男女爱情的诗。

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宾惠临，我不能不喜，发乎情也。先生来时，甚为困惫，又历多时，宜更惫矣，乃精神焕发，可见是很喜欢，如此，亦发乎情也。以少女中男[1]，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处；若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2]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

话言未了，苍头送上茶来，是两个旧瓷茶碗，淡绿色的茶，才放在桌上，清香已竟扑鼻。只见那女子接过茶来，漱了一回口，又漱一回，都吐向炕池之内去，笑道："今日无端谈到道学先生，令我腐臭之气沾污牙齿，此后只许谈风月矣。"子平连声诺诺，却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觉得清爽异常，咽下喉去，觉得一直清到胃脘里，那舌根左右，津液汩汩价翻上来，又香又甜；连喝两口，似乎那香气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说不出来的好受，问道："这是什么茶叶？为何这们好吃？"女子道："茶叶也无甚出奇，不过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亏了这水，是汲的东山顶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尊处吃的都是外间卖的茶叶，无非种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

只听窗外有人喊道："玙姑，今日有佳客，怎不招呼我一声？"女子闻声，连忙立起，说："龙叔，怎样这时候会来？"说着，只见那人已经进来，着了一件深蓝布百衲大棉袄，科头，不束带亦不着

① 中男——十八到二十二岁的青年男子。

② 乡愿——外表忠厚老实，实际看风转舵、同流合污的人。孔子曾说过"乡原（同愿），德之贼也"的话，见《论语·阳货》。孟子又加以阐释发挥，见《孟子·尽心下》。

马褂，有五十来岁光景，面如渥丹[1]，须髯漆黑。见了子平，拱一拱手，说："申先生，来了多时了？"子平道："到有两三个钟头了。请问先生贵姓？"那人道："隐姓埋名，以黄龙子为号。"子平说："万幸，万幸！拜读大作，已经许久。"女子道："也上炕来坐罢。"黄龙子遂上炕，至炕桌里面坐下，说："玙姑，你说请我吃笋的呢。笋在何处？拿来我吃。"玙姑道："前些时到想挖去的，偶然忘记，被滕六公占去了。龙叔要吃，自去找滕六公商量罢。"黄龙子仰天大笑。

子平向女子道："不敢冒犯，这'玙姑'二字想必是大名罢？"女子道："小名叫仲玙，家姊叫伯璠，故叔伯辈皆自小喊惯的。"

黄龙子向子平道："申先生困不困？如其不困，今夜良会，可以不必早睡，明天迟迟起来最好。柏树峪地方，路极险峻，很不好走，又有这场大雪，路影看不清楚，跌下去有性命之忧。刘仁甫今天晚上检点行李，大约明日午牌时候，可以到集上关帝庙。你明天用过早饭动身，正好相遇了。"子平听说大喜，说道："今日得遇诸仙，三生有幸。请教上仙诞降之辰，还是在唐在宋？"黄龙子又大笑道："何以知之？"答："尊作明说'回首沧桑五百年'，可知断不止五六百岁了。"黄龙子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2]此鄙人之游戏笔墨耳，公直当《桃花源记》读可矣。"就举起茶杯，品那新茶。

玙姑见子平杯内茶已将尽，就持小茶壶代为斟满。子平连连欠身道："不敢。"亦举起杯来详细品量。却听窗外远远唔了一

① 渥丹——犹如俗语说的"喷朱"，形容面色深红而有光泽。《诗·秦风·终南》："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②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语见《孟子·尽心下》。系孟子所说。

声，那窗纸微觉飒飒价动，屋尘簌簌价落。想起方才路上光景，不觉毛骨森竦，勃然色变。黄龙道："这是虎啸，不要紧的。山家看着此种物事，如你们城市中人看骡马一样，虽知他会踢人，却不怕他。因为相习已久，知他伤人也不是常有的事。山上人与虎相习，寻常人固避虎，虎也避人，故伤害人也不是常有的事，不必怕他。"

子平道："听这声音，离此尚远，何以窗纸竟会震动，屋尘竟会下落呢？"黄龙道："这就叫做虎威。因四面皆山，故气常聚，一声虎啸，四山皆应。在虎左右，二三十里皆是这样。虎若到了平原，就无这个威势了。所以古人说：龙若离水，虎若离山，便要受人狎侮的。即如朝廷里做官的人，无论为了什么难，受了什么气，只是回家来对着老婆孩子发发标[1]，在外边决不敢发半句硬话，也是不敢离了那个官。同那虎不敢去山，龙不敢失水的道理，是一样的。"

子平连连点头，说："不错，是的。只是我还不明白，虎在山里，为何就有这大的威势，是何道理呢？"黄龙子道："你没有念过《千字文》么？这就是'空谷传声，虚堂习听'的道理。虚堂就是个小空谷，空谷就是个大虚堂。你在这门外放个大爆竹，要响好半天呢。所以山城的雷，比平原的响好几倍，也是这个道理。"说完，转过头来对女子道："玙姑，我多日不听你弹琴了，今日难得有嘉客在此，何妨取来弹一曲？连我也沾光听一回。"玙姑道："龙叔，这是何苦来！我那琴如何弹得，惹人家笑话。申公在省

---

[1] 发标——发威风。

城里，弹好琴的多着呢，何必听我们这个乡里迓鼓[①]！到是我去取瑟来，龙叔鼓一调瑟罢，还稀罕点儿。”黄龙子说：“也罢，也罢。就是我鼓瑟，你鼓琴罢。搬来搬去，也很费事，不如竟到你洞房[②]里去弹罢。好在山家女儿，比不得衙门里小姐，房屋是不准人到的。”说罢，便走下炕来，穿了鞋子，持了烛，对子平挥手说：“请里面去坐。玙姑引路。”

玙姑果然下了炕，接烛先走，子平第二，黄龙第三。走过中堂，揭开了门帘，进到里间，是上下两个榻：上榻设了衾枕，下榻堆积着书画。朝东一个窗户，窗下一张方桌。上榻面前有个小门。玙姑对子平道：“这就是家父的卧室。”进了榻旁小门，仿佛回廊似的，却有窗轩，地下驾空铺的木板。向北一转，又向东一转，朝北朝东俱有玻璃窗。北窗看着离山很近，一片峭壁穿空而上，朝下看，像甚深似的。正要前进，只听砰硼霍落几声，仿佛山倒下来价响，脚下震震摇动，子平吓得魂不附体。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① 乡里迓鼓——即“村里迓鼓”，元曲曲牌名。“迓鼓”原义当是“衙鼓”，意思是乡里人仿效官衙排场，不伦不类，此处用来自谦音乐的俚俗，将为人见笑。

② 洞房——深邃、幽静犹如山洞的房间。这里不作新婚的房间解。

第　十　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箜篌

话说子平听得天崩地塌价一声，脚下震震摇动，吓得魂不附体，怕是山倒下来。黄龙子在身后说道："不怕的。是这山上的冻雪被泉水漱空了，滚下一大块来，夹冰夹雪，所以有这大的声音。"说着，又朝向北一转，便是一个洞门。这洞不过有两间房大，朝外半截窗台，上面安着窗户，其余三面俱斩平雪白，顶是圆的，像城门洞的样子。洞里陈设甚简，有几张树根的坐具，却是七大八小的不匀，又都是磨得绢光。几案也全是古藤天生的，不方不圆，随势制成。东壁横了一张枯槎独睡榻子，设着衾枕。榻旁放了两三个黄竹箱子，想必是盛衣服什物的了。洞内并无灯烛，北墙上嵌了两个滴圆夜明珠，有巴斗大小，光色发红，不甚光亮。地下铺着地毯，甚厚软，微觉有声。榻北立了一个曲尺形书架，放了许多书，都是草订，不曾切过书头的。双夜明珠中间挂了几件乐器，有两张瑟、两张琴是认得的，还有些不认得的。

玙姑到得洞里，将烛台吹息，放在窗户台上，方才坐下，只听外面唔唔价七八声，接连又许多声，窗纸却不震动。子平说道："这山里怎样这们多的虎?"玙姑笑道："乡里人进城，样样不识得，被人家笑话；你城里人下乡，却也是样样不识得，恐怕也有人笑你。"子平道："你听，外面唔唔价叫的，不是虎吗?"玙姑说："这是狼嗥，虎那有这们多呢？虎的声音长，狼的声音短，所以虎名

为'啸',狼名为'嗥'。古人下字眼都是有斟酌的。"

黄龙子移了两张小长几,摘下一张琴、一张瑟来。玙姑也移了三张凳子,让子平坐了一张。彼此调了一调弦,同黄龙各坐了一张凳子。弦已调好,玙姑与黄龙商酌了两句,就弹起来了。初起不过轻挑漫剔[①],声响悠柔;一段以后,散泛[②]相错,其声清脆;两段以后,吟揉渐多。那瑟之勾挑夹缝中,与琴之绰注[③]相应,粗听若弹琴鼓瑟,各自为调,细听则如珠鸟一双,此唱彼和,问来答往。四五段以后,吟揉渐少,杂以批拂,苍苍凉凉,磊磊落落,下指甚重,声韵繁兴。六七八段,间以曼衍[④],愈转愈清,其调愈逸。

子平本会弹十几调琴,所以听得入彀[⑤];因为瑟是未曾听过,格外留神。那知瑟的妙用,也在左手,看他右手发声之后,那左手进退揉颤,其余音也就随着猗猗靡靡[⑥],真是闻所未闻。初听还在算计他的指法、调头,既而便耳中有音,目中无指。久之,耳目俱无,觉得自己的身体飘飘荡荡,如随长风浮沉于云霞之际。久之又久,心身俱忘,如醉如梦。于恍惚杳冥之中,铮鏦数声,琴瑟俱息,乃通见闻,人亦警觉,欠身而起,说道:"此曲妙到极处!小子也曾学弹过两年,见过许多高手。从前听过孙琴秋先生弹琴,有《汉宫秋》一曲,以为绝非凡响,与世俗的不同。不

---

① 挑、剔及下文的吟、揉,勾、挑、批、拂,都是弹奏琴、瑟的指法。

② 散泛——散,散声,弹奏琴、瑟时,手指不按丝弦所发出的声音;泛,泛声,弹琴者将手指轻点琴弦所发出的声音。

③ 绰注——琴声自下而上叫绰,自上而下叫注,琴的绰注约略相当于现代音乐的节奏。

④ 曼衍——变化。

⑤ 入彀——此处是精神进入乐声中,听得入神的意思。

⑥ 猗猗靡靡——形容乐声的丰富、美好。

想今日得闻此曲，又高出孙君《汉宫秋》数倍。请教叫什么曲名？有谱没有？”玙姑道：“此曲名叫《海水天风之曲》，是从来没有谱的。不但此曲为尘世所无，即此弹法亦山中古调，非外人所知。你们所弹的皆是一人之曲，如两人同弹此曲，则彼此宫商皆合而为一。如彼宫，此亦必宫，彼商，此亦必商，断不敢为羽为徵。即使三四人同鼓，也是这样，实是同奏，并非合奏。我们所弹的曲子，一人弹与两人弹迥乎不同。一人弹的，名‘自成之曲’；两人弹，则为‘合成之曲’。所以此宫彼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圣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①，就是这个道理。‘和’之一字，后人误会久矣。”

当时玙姑立起身来，向西壁有个小门，开了门，对着大声喊了几句，不知甚话，听不清楚。看黄龙子亦立起身，将琴瑟悬在壁上。

子平于是也立起，走到壁间，仔细看那夜明珠到底什么样子，以便回去夸耀于人。及走至珠下，伸手一摸，那夜明珠却甚热，有些烙手，心里诧异道：“这是什么道理呢？”看黄龙子琴瑟已俱挂好，即问道：“先生，这是什么？”笑答道：“骊龙之珠，你不认得吗？”问：“骊珠怎样会热呢？”答：“这是火龙所吐的珠，自然热的。”子平说：“火龙珠那得如此一样大的一对呢？虽说是火龙，难道永远这们热么？”笑答道：“然则我说的话，先生有不信的意思了。既不信，我就把这热的道理开给你看。”说着，便向那夜明珠的旁边有个小铜鼻子一拔，那珠子便像一扇门似的张开来了。

① “君子和而不同”——见《论语·子路》。原句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旧注解为“心和”、“心无乖戾”，书里作具体意见虽不同，总的原则一致，故能相配合、相协调解，所以说“后人误会久矣”。

原来是个珠壳,里面是很深的油池,当中用棉花线卷的个灯心,外面用千层纸做的个灯筒,上面有个小烟囱,从壁子上出去,上头有许多的黑烟,同洋灯的道理一样,却不及洋灯精致,所以不免有黑烟上去。看过也就笑了。再看那珠壳,原来是用大螺蚌壳磨出来的,所以也不及洋灯光亮。

子平道:"与其如此,何不买个洋灯,岂不省事呢?"黄龙子道:"这山里那有洋货铺呢?这油就是前山出的,与你们点的洋油是一样物件。只是我们不会制造,所以总嫌他浊,光也不足,所以把他嵌在壁子里头。"说过便将珠壳关好,依旧是两个夜明珠。

子平又问:"这地毯是什么做的呢?"答:"俗名叫做'蓑草'。因为可以做蓑衣用,故名。将这蓑草半枯时,采来晾干,劈成细丝,和麻织成的。这就是玙姑的手工。山地多潮湿,所以先用云母铺了,再加上这蓑毯,人就不受病了。这壁上也是云母粉和着红色胶泥涂的,既御潮湿,又避寒气,却比你们所用的石灰好得多呢。"

子平又看,壁上悬着一物,像似弹棉花的弓,却安了无数的弦,知道必是乐器,就问:"叫甚名字?"黄龙子道:"名叫'箜篌'。"用手拨拨,也不甚响,说道:"我们从小读诗,题目里就有《箜篌引》①,却不知道是这个样子。请先生弹两声,以广见闻,何如?"黄龙道:"单弹没有什么意味。我看时候何如,再请一个客来,就行了。"走至窗前,朝外一看月光,说:"此刻不过亥正,恐怕桑家姊妹还没有睡呢,去请一请看。"遂向玙姑道:"申公要听箜篌,不

① 《箜篌引》——汉乐府诗的曲名,原诗是:"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是一种凄惨哀伤的调子。

知桑家阿扈能来不能?”玙姑道:“苍头送茶来,我叫他去问声看。”于是又各坐下。苍头捧了一个小红泥炉子,外一个水瓶子,一个小茶壶,几个小茶杯,安置在矮脚几上。玙姑说:“你到桑家,问扈姑、胜姑能来不能。”苍头诺声去了。

此时三人在靠窗个梅花几旁坐着。子平靠窗台甚近,玙姑取茶布与二人,大家静坐吃茶。子平看窗台上有几本书,取来一看,面子上题了四个大字,曰“此中人语”。揭开来看,也有诗,也有文,惟长短句子的歌谣最多,俱是手录,字迹娟好。看了几首,都不甚懂。偶然翻得一本,中有张花笺,写着四首四言诗,是个单张子,想要抄下,便向玙姑道:“这纸我想抄去,可以不可以?”玙姑拿过去看了看,说:“你喜欢,拿去就是了。”子平接过来,再细看,上写道:

银鼠谚①

东山乳虎,迎门当户;明年食獐,悲生齐鲁。——一解

残骸狼籍,乳虎乏食;飞腾上天,立豕当国。——二解

---

① 小说写于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这里的四首谣谚却故作神秘地写成对义和团事件的预言:我国过去用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代表五方(东、南、中、西、北),配合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红、黄、白、黑),西方属庚辛金,白色,白金即“银”;又用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属十二生肖,子肖“鼠”,“银鼠谚”即隐“庚子谚”。东山,即山东;乳虎,哺乳期中的母老虎,本指汉代酷吏宁成,此处指毓贤(书中作玉贤),字佐臣,曾任山东巡抚,利用义和团仇杀教民、盲目排外的顽固派。食獐,指侵害教民;齐鲁,泛指山东地方;飞腾上天,指毓贤调北京;立豕,指刚毅(毅字之偏旁拆为立豕二字),慈禧太后(那拉氏)的宠信,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头子;雄据西山,指毓贤被派为山西省巡抚;亚当孙子,指基督教的教士和教徒;四邻震怒,指八国联军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天眷西顾,指慈禧及光绪(载湉)帝向西逃离北京;毙豕殪虎,指刚颜的死和毓贤的被杀。

乳虎斑斑，雄据西山；亚当孙子，横被摧残。——三解

四邻震怒，天眷西顾；斃豕殪虎，黎民安堵。——四解

子平看了又看，说道："这诗仿佛古歌谣，其中必有事迹，请教一二。"黄龙子道："既叫做'此中人语'，必'不能为外人道'[①]可知矣。阁下静候数年便会知悉。"玙姑道："'乳虎'就是你们玉太尊，其余你慢慢的揣摹，也是可以知道的。"

子平会意，也就不往下问了。其时远远听有笑语声。一息工夫，只听回廊上格登格登，有许多脚步儿响，顷刻已经到了面前。苍头先进，说："桑家姑娘来了。"黄、玙皆接上前去。子平亦起身植立。只见前面的一个约有二十岁上下，著的是紫花袄子，紫地黄花，下著燕尾青的裙子，头上倒梳云髻，挽了个坠马妆[②]；后面的一个约有十三四岁，著了个翠蓝袄子，红地白花的裤子，头上正中挽了髻子，插了个慈菇叶子似的一枝翠花，走一步颤巍巍的。进来彼此让了坐。

玙姑介绍，先说："这是城武县申老父台的令弟，今日赶不上集店，在此借宿，适值龙叔也来，彼此谈得高兴，申公要听箜篌，所以有劳两位芳驾。搅破清睡，罪过得很！"两人齐道："岂敢，岂敢。只是《下里》之音[③]不堪入耳。"黄龙说："也无庸过谦了。"

玙姑随又指着年长著紫衣的，对子平道："这位是扈姑姐姐。"指着年幼著翠衣的道："这位是胜姑妹子。都住在我们这紧

---

① "不能为外人道"——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有句："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意思是：隐居在桃源中的人，叮嘱渔夫不要对外面人说起桃源。这里因书名"此中人语"，故套用作谈话的机锋。

② 坠马妆——斜绾在一边的一种发髻。

③ 《下里》之音——《下里》，即《下里巴人》，古时最低俗的歌曲名。这里是自谦的话。

邻，平常最相得的。”子平又说了两句客气的套话，却看那扈姑，丰颊长眉，眼如银杏，口辅双涡，唇红齿白，于艳丽之中有股英俊之气；那胜姑幽秀俊俏，眉目清爽。苍头进前，取水瓶将茶壶注满，将清水注入茶瓶，即退出去。玙姑取了两个盏子，各敬了茶。黄龙子说：“天已不早了，请起手罢。”

玙姑于是取了箜篌递给扈姑，扈姑不肯接手，说道：“我弹箜篌，不及玙妹。我却带了一枝角来，胜妹也带得铃来了。不如竟是玙妹弹箜篌，我吹角，胜妹摇铃，岂不大妙？”黄龙道：“甚善，甚善。就是这们办。”扈姑又道：“龙叔做什么呢？”黄龙道：“我管听。”扈姑道：“不害臊，稀罕你听！龙吟虎啸，你就吟罢。”黄龙道：“水龙才会吟呢。我这个田里的龙，只会潜而不用。”[①]玙姑说：“有了法子了。”即将箜篌放下，跑到靠壁几上，取过一架特磬[②]来，放在黄龙面前，说：“你就半啸半击磬，帮衬帮衬音节罢。”

扈姑遂从襟底取出一枝角来，光彩夺目，如元玉[③]一般，先缓缓的吹起。原来这角上面有个吹孔，旁边有六七个小孔，手指可以按放，亦复有宫商徵羽，不似巡街兵吹的海螺只是呜呜价叫。听那角声，吹得呜咽顿挫，其声悲壮。

当时玙姑已将箜篌取在膝上，将弦调好，听那角声的节奏。

---

① “水龙才会吟呢”三句——我国古典诗歌往往将清幽的流水声，比作水底龙吟，如杜甫诗：“泓下亦龙吟”，有一种词牌的名字就叫《水龙吟》，“水龙才会吟”是据此说的玩笑话。《易经·乾卦》中有“九二，见龙在田”和“初九，潜龙勿用”语。潜是隐藏的意思，“潜龙勿用”是指有道德的人隐藏起来，不为世用。下面两句即据此引申、借喻。

② 特磬——古代的敲击乐器。为一石制的曲尺形物，每架悬一枚，故称“特磬”。

③ 元玉——即玄玉，黑色的玉。避康熙帝（玄烨）讳改字。

胜姑将小铃取出，左手撒了四个，右手撒了三个，亦凝神看着扈姑。只见扈姑角声一阕将终，胜姑便将两手七铃同时取起，商商价乱摇。

铃起之时，玙姑已将箜篌举起，苍苍凉凉，紧钩漫摘，连批带拂。铃声已止，箜篌丁东断续，与角声相和，如狂风吹沙，屋瓦欲震。那七个铃便不一齐都响，亦复参差错落，应机赴节。

这时黄龙子隐几[①]仰天，撮唇齐口，发啸相和。尔时，喉声，角声，弦声，铃声，俱分辨不出。耳中但听得风声，水声，人马蹙踏声，旌旗熠耀声，干戈击轧声，金鼓薄伐声。约有半小时，黄龙举起磬击子来，在磬上铿铿锵锵的乱击，协律谐声，乘虚蹈隙。其时箜篌渐稀，角声渐低，惟余清磬，铮鏦未已。少息，胜姑起立，两手笔直，乱铃再摇，众乐皆息。子平起立拱手道："有劳诸位，感戴之至。"众人俱道："见笑了。"子平道："请教这曲叫什么名头，何以颇有杀伐之声？"黄龙道："这曲叫《枯桑引》，又名《胡马嘶风曲》，乃军阵乐也。凡箜篌所奏，无和平之音，多半凄清悲壮，其至急者，可令人泣下。"

谈心之顷，各人已将乐器送还原位，复行坐下。扈姑对玙姑道："璠姊怎样多日未归？"玙姑道："大姐姐因外甥子不舒服，闹了两个多月了，所以不曾来得。"胜姑说："小外甥子什么病？怎么不赶紧治呢？"玙姑道："可不是么，小孩子淘气，治好了，他就乱吃，所以又发，已经发了两次了。何尝不替他治呢。"又说了许多家常话，遂立起身来，告辞去了。子平也立起身来，对黄龙说："我们也前面坐罢，此刻怕有子正的光景，玙姑娘也要睡了。"

说着，同向前面来，仍从回廊行走。只是窗上已无月光，窗

① 隐（yin）几——凭几。

外峭壁，上半截雪白烁亮，下半截已经乌黑，是十三日的月亮，已经大歪西了。走至东房，玙姑道："二位就在此地坐罢，我送扈胜姐姐出去。"到了堂屋，扈胜也说："不用送了，我们也带了个苍头来，在前面呢。"听他们又喁喁哝哝了好久，玙姑方回。黄龙说："你也回罢，我还坐一刻呢。"玙姑也就告辞回洞，说："申先生就在榻上睡罢，失陪了。"

玙姑去后，黄龙道："刘仁甫却是个好人，然其病在过真，处山林有余，处城市恐不能久。大约一年的缘分，你们是有的。过此一年之后，局面又要变动了。"子平问："一年之后是什么光景？"答："小有变动。五年之后，风潮渐起；十年之后，局面就大不同了。"子平问："是好是坏呢？"答："自然是坏。然坏即是好，好即是坏；非坏不好，非好不坏。"子平道："这话我真正不懂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像先生这种说法，岂不是好坏不分了吗？务请指示一二。不才往常见人读佛经，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无理之口头禅，常觉得头昏脑闷。今日遇见先生，以为如拨云雾见了青天，不想又说出这套懵懂话来，，岂不令人闷煞？"

黄龙子道："我且问你：这个月亮，十五就明了，三十就暗了，上弦下弦就明暗各半了，那初三四里的月亮只有一牙，请问他怎么便会慢慢地长满了呢？十五以后怎么慢慢地又会烂吊了呢？"子平道："这个理容易明白：因为月球本来无光，受太阳的光，所以朝太阳的半个是明的，背太阳的半个是暗的。初三四，月身斜对太阳，所以人眼看见的正是三分明，七分暗，就像一牙似的；其实，月球并无分别，只是半个明，半个暗，盈亏圆缺，都是人眼睛现出来的景相，与月球毫不相干。"

黄龙子道："你既明白这个道理，应须知道好即是坏，坏即是

好，同那月球的明暗是一个道理。"子平道："这个道理实不能同。月球虽无圆缺，实有明暗。因永远是半个明的，半个暗的，所以明的半边朝人，人就说月圆了；暗的半边朝人，人就说月黑了。初八、二十三，人正对他侧面，所以觉得半明半暗，就叫做上弦、下弦。因人所看的方面不同，唤做个盈亏圆缺。若在二十八九，月亮全黑的时候，人若能飞到月球上边去看，自然仍是明的。这就是明暗的道理，我们都懂得的。然究竟半个明的，半个暗的，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半个明的终久是明，半个暗的终久是暗。若说暗即是明，明即是暗，理性总不能通。"

正说得高兴，只听背后有人道："申先生，你错了。"毕竟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猘犬流灾化毒龙[①]

却说申子平正与黄龙子辩论，忽听背后有人喊道："申先生，你错了。"回头看时，却原来正是玙姑，业已换了装束，仅穿一件花布小袄，小脚裤子，露出那六寸金莲，著一双灵芝头扱鞋，愈显得聪明俊俏。那一双眼珠儿，黑白分明，都像透水似的。

申子平连忙起立，说："玙姑还没有睡吗？"玙姑道："本待要睡，听你们二位谈得高兴，故再来听二位辨论，好长点学问。"子平道："不才那敢辨论。只是性质愚鲁，一时不能澈悟，所以有劳黄龙先生指教。方才姑娘说我错了，请指教一二。"

玙姑道："先生不是不明白，是没有多想一想。大凡人都是听人家怎样说，便怎样信，不能达出自己的聪明。你方才说月球半个明的，终久是明的。试思月球在天，是动的呢？是不动的呢？月球绕地是人人都晓得的。既知道他绕地，则不能不动，即不能不转，是很明显的道理了。月球既转，何以对着太阳的一面

① 疫鼠传殃成害马，猘(zhì)犬流灾化毒龙——上句指"北拳"(义和团)，下句指"南革"(革命党)。正文中有"北拳之乱，起于戊子，成于甲午"的话，戊子是鼠年，甲午是马年；又有"南革之乱，起于戊戌，成于甲辰"的话，戊戌是犬年，甲辰是龙年，猘(同瘈)犬即疯狗。两句隐括了本回的内容，对义和团和革命党作了反动的咒詈。

永远明呢？可见月球全身都是一样的质地，无论转到那一面，凡对太阳的总是明的了。由此可知，无论其为明为暗，其于月球本体，毫无增减，亦无生灭。其理本来易明，都被宋以后的三教子孙挟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经注，把那三教圣人的精义都注歪了。所以天降奇灾，北拳南革，要将历代圣贤一笔抹煞。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为奇的事。不生不死，不死不生；即生即死，即死即生，那里会错过一丝毫呢？”

申子平道：“方才月球即明即暗的道理，我方有二分明白，今又被姑娘如此一说，又把我送到酱糊缸里去了。我现在也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了，请二位将那五年之后风潮渐起，十年之后就大不同的情形，开示一二。”

黄龙子道：“三元甲子[①]之说，阁下是晓得的。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阁下想必也是晓得的？”子平答应一声道：“是。”黄龙子又道：“此一个甲子与以前三个甲子不同，此名为‘转关甲子’。此甲子，六十年中要将以前的事全行改变：同治十三年，甲戌，为第一变；光绪十年，甲申，为第二变；甲午，为第三变；甲辰，为第四变；甲寅，为第五变：五变之后，诸事俱定。若是咸丰甲寅生人的人，活到八十岁，这六甲变态都是亲身阅历，到也是个极有意味的事。”

子平道：“前三甲的变动，不才大概也都见过了：大约甲戌穆宗毅皇帝上升[②]，大局为之一变；甲申为法兰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役，大局又为之一变；甲午为日本侵我东三省，俄德出为调停，

① 三元甲子——我国旧时纪年，用十干和十二支依次轮配，每六十年轮转一次，叫甲子。术数家又以一百八十年算作一周，其中第一个六十年叫上元甲子，第二个叫中元甲子，第三个叫下元甲子，合称“三元甲子”。

② 上升——升天。讳言皇帝的死，故称“上升”。

借收渔翁之利，大局又为之一变：此都已知道了。请问后三甲的变动如何？”黄龙子道：“这就是北拳南革了。北拳之乱，起于戊子，成于甲午，至庚子，子午一冲而爆发。其兴也勃然，其灭也忽然，北方之强也。其信从者，上自宫闱，下至将相而止，主义为压汉。南革之乱，起于戊戌，成于甲辰，至庚戌，辰戌一冲而爆发。然其兴也渐进，其灭也潜消，南方之强也。其信从者，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将相而止，主义为逐满。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北拳之乱所以渐渐逼出甲辰之变法；南革之乱所以逼出甲寅之变法。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销灭。魏真人《参同契》[①]所说，‘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属土，万物生于土，故甲辰以后为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拆甲，如笋之解箨。其实，满目所见者皆木甲竹箨也，而真苞已隐藏其中矣。十年之间，箨甲渐解，至甲寅而齐。寅属木，为花萼之象。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②]之世，虽灿烂可观，尚不足与他国齐趋并驾。直至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③]旧文明，骎骎进于大同之世矣。——然此事尚远，非三五十年事也。”

子平听得欢欣鼓舞，因又问道：“像这北拳南革，这些人究竟

---

① 魏真人《参同契》——魏真人，即魏伯阳，东汉时人，道家神话传说他曾烧丹成功，服食成仙，故称“真人”。他著有《参同契》，又名《周易参同契》，是一本专讲道家修炼的书，历来有许多玄虚附会的注解。“元年乃芽滋”句，见《周易参同契正义》卷上，注文说：“《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以表君道始立，而治化由此萌蘖。”本书这里引证，当即这个意思。

② 华敷——花开。文明华敷，即文明开花的意思。

③ 三皇五帝——都是传说中的上古圣皇，有几种说法，其中较普遍的一种是以遂人、伏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封建复古主义者认为那个时代是物阜民丰、风俗淳朴的理想世界。

是何因缘？天为何要生这些人？先生是明道之人，正好请教。我常是不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既好生，又是世界之主宰，为什么又要生这些恶人做什么呢？俗语话岂不是'瞎倒乱'吗？"黄龙子点头长叹，默无一言。稍停，问子平道："你莫非以为上帝是尊无二上之神圣吗？"子平答道："自然是了。"黄龙摇头道："还有一位尊者，比上帝还要了得呢！"

子平大惊，说道："这就奇了！不但中国自有书籍以来未曾听得有比上帝再尊的，即环球各国亦没有人说上帝之上更有那一位尊神的。——这真是闻所未闻了！"黄龙子道："你看过佛经，知道阿修罗王与上帝争战之事吗？"子平道："那却晓得，然我实不信。"

黄龙子道："这话不但佛经上说，就是西洋各国宗教家也知道有魔王之说。那是丝毫不错的。须知阿修罗隔若干年便与上帝争战一次，末后总是阿修罗败，再过若干年，又来争战。试问，当阿修罗战败之时，上帝为什么不把他灭了呢，等他过若干年，又来害人？不知道他害人，是不智也；知道他害人而不灭之，是不仁也。岂有个不仁不智之上帝呢？足见上帝的力量是灭不动他，可想而知了。譬如两国相战，虽有胜败之不同，彼一国即不能灭此一国，又不能使此一国降伏为属国，虽然战胜，则两国仍为平等之国，这是一定的道理。上帝与阿修罗亦然。既不能灭之，又不能降伏之，惟吾之命是听，则阿修罗与上帝便为平等之国。而上帝与阿修罗又皆不能出这位尊者之范围，所以晓得这位尊者位分实在上帝之上。"

子平忙问道："我从未听说过！请教这位尊者是何法号呢？"黄龙子道："法号叫做'势力尊者'。势力之所至，虽上帝亦不能违拗他。我说个比方给你听：上天有好生之德，由冬而春，由春而夏，由夏而秋，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你试想，若夏天之树木，百草，

百虫，无不满足的时候，若由着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这地球便容不得了，又到那里去找块空地容放这些物事呢？所以就让这霜雪寒风出世，拚命的一杀，杀得干干净净的，再让上天来好生，这霜雪寒风就算是阿修罗的部下了。又可知这一生一杀都是'势力尊者'的作用。——此尚是粗浅的比方，不甚的确；要推其精义，有非一朝一夕所能算得尽的。”

玙姑听了，道：“龙叔，今朝何以发出这等奇辟的议论？不但申先生未曾听说，连我也未曾听说过。究竟还是真有个'势力尊者'呢，还是龙叔的寓言？”黄龙子道：“你且说是有一个上帝没有？如有一个上帝，则一定有一个'势力尊者'。要知道上帝同阿修罗都是'势力尊者'的化身。”玙姑拍掌大笑道：“我明白了！'势力尊者'就是儒家说的个'无极'①，上帝同阿修罗王合起来就是个'太极'！对不对呢？”黄龙子道：“是的，不错。”申子平亦欢喜起立道：“被玙姑这一讲，连我也明白了！”

黄龙子道：“且慢。是却是了，然而被你们这一讲，岂不上帝同阿修罗都成了宗教家的寓言了吗？若是寓言，就不如竟说'无极''太极'的妥当。要知上帝同阿修罗乃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且等我慢慢讲与你听。——不懂这个道理，万不能明白那北拳南革的根源。将来申先生庶几不至于搅到这两重恶障②里去。就是玙姑，道根尚浅，也该留心的为是。

“我先讲这个'势力尊者'，即主持太阳宫者是也。环绕太阳之行星皆凭这个太阳为主动力。由此可知，凡属这个太阳部下

① “无极”——和下面的“太极”，是我国古典哲学的两个抽象的术语，各派哲学家的解释有不同，这里是唯心论的解释，“无极”指物质世界之先、无所不包的“道”，“太极”指整个世界的总和。

② 恶障——恶业、罪障，佛家语；指人世间的贪欲、杀害等罪孽。

的势力总是一样,无有分别。又因这感动力所及之处与那本地的应动力相交,生出种种变相,莫可纪述。所以各宗教家的书总不及儒家的《易经》为最精妙。《易经》一书专讲爻象。何以谓之爻象?你且看这'爻'字:"乃用手指在桌上画道:"一撇一捺,这是一交;又一撇一捺,这又是一交:天上天下一切事理尽于这两交了。初交为正,再交为变,一正一变,互相乘除,就没有纪极了。这个道理甚精微,他们算学家略懂得一点。算学家说同名相乘为'正',异名相乘为'负',无论你加减乘除,怎样变法,总出不了这'正''负'两个字的范围。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①,孔子说'再思可矣',只有个再,没有个三。

"话休絮聒,我且把那北拳南革再演说一番。这拳譬如人的拳头,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罢了,没甚要紧。然一拳打得巧时,也会送了人的性命。倘若躲过去,也就没事。将来北拳的那一拳,也几乎送了国家的性命,煞是可怕!然究竟只是一拳,容易过的。若说那革呢,革是个皮,即如马革牛革,是从头到脚无处不包着的。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只是发作的慢,若留心医治,也不致于有害大事。惟此'革'字上应卦象,不可小觑了他。诸位切忌:若搅入他的党里去,将来也是跟着溃烂,送了性命的!

"小子且把'泽火革'卦演说一番。先讲这'泽'字。山泽通气,泽就是溪河。溪河里不是水吗?《管子》说:'泽下尺,升上

①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语出《论语·公冶长》。季文子,名行父,鲁国的大夫,据说他凡事三思而后行,孔子认为只要"再思"就可以了。据宋人程颐解说,人做坏事就因为不思考,但正反思考两次已经够了,如思考第三遍,又将被自己的私欲所惑乱。

尺。'[①]常云:'恩泽下于民。'这'泽'字不明明是个好字眼吗?为什么'泽火革'便是个凶卦呢?偏又有个'水火既济'的个吉卦放在那里,岂不令人纳闷?要知这两卦的分别就在'阴''阳'二字上。坎水是阳水,所以就成个'水火既济',吉卦;兑水是阴水,所以成了个'泽火革',凶卦。坎水阳德,从悲天悯人上起的,所以成了个既济之象;兑水阴德,从愤懑嫉妒上起的,所以成了个革象。你看,《彖辞》[②]上说道:'泽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你想,人家有一妻一妾,互相嫉妒,这个人家会兴旺吗?初起总想独据一个丈夫,及至不行,则破败主义就出来了。因爱丈夫而争,既争之后,虽损伤丈夫也不顾了;再争,则破丈夫之家也不顾了;再争,则断送自己性命也不顾了:这叫做妒妇之性质。圣人只用'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两句,把这南革诸公的小像直画出来,比那照像照的还要清爽。

"那些南革的首领,初起都是官商人物,并都是聪明出众的人才,因为所秉的是妇女阴水嫉妒性质,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开了。由愤懑生嫉妒,由嫉妒生破坏。这破坏岂是一人做得的事呢?于是同类相呼,'水流湿,火就燥'[③],渐渐的越聚越多,钩连上些人家的败类子弟,一发做得如

① "泽下尺,升上尺"——语见《管子·君臣上》,原文是:"如天雨然,泽下尺,升上尺。"意思说,好比天下雨,天下降一尺雨露,地上的禾苗就上长一尺。用来譬喻君主赐给臣民恩泽,臣民就拥戴君主。

② 《彖辞》——《易经》是一部古代的占卜书,内共六十四卦(上文"泽火革"、"水火既济"都是卦名),这里的《彖辞》,又名《彖传》,是统论每卦含义、旨趣的文字,据说是孔子所作。下面所引原文是:"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③ "水流湿,火就燥"——见《易经·乾卦·文言》。意思是水性湿,故流向湿处;火性燥,故奔向燥处。

火如荼。其已得举人、进士、翰林、部曹[①] 等官的呢，就谈朝廷革命；其读书不成，无着子弟，就学两句爱皮西提衣或阿衣乌爱窝，便谈家庭革命。一谈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国法人情的拘束，岂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痛快，伤食；饮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国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这种痛快，不有人灾，必有鬼祸，能得长久吗？”

玙姑道：“我也常听父亲说起，现在玉帝失权，阿修罗当道。然则这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了？”黄龙子道：“那是自然，圣贤仙佛谁肯做这些事呢？”

子平问道：“上帝何以也会失权？”黄龙子道：“名为‘失权’，其实只是‘让权’，并‘让权’二字还是假名；要论其实在，只可以叫做‘伏权’。譬如秋冬的肃杀，难道真是杀吗？只是将生气伏一伏，蓄点力量，做来年的生长。道家说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②]又云：‘取已陈之刍狗而卧其下，必眯。’[③]春夏所生之物，当秋冬都是已陈之刍狗了，不得不洗刷一番：我所以说是‘势力尊者’的作用。上自三十三天，下至七十二地，人非人等，共总只有两派：一派讲公利的，就是上帝

---

① 进士、翰林、部曹——科举最高一级考试——会试取中了的称“进士”，中了进士很快就可以分派到官职；翰林院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机构，掌管草拟皇帝的制诰、编撰文史，所属职官如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统称“翰林”；六部各司的属官，如郎中、员外郎、主事等，统称“部曹”。参阅第 72 页注②。

② “天地不仁”四句——语出《老子》。不仁，意即无所谓仁爱；刍狗，草扎成的狗，古代祭祀鬼神的祭品，用过了就丢弃；“以万物为刍狗”，即对万物无爱无憎，任其自生自灭的意思。

③ “取已陈之刍狗而卧其下，必眯”——语出《庄子·天运》，原文是：“及其（刍狗）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陈，指祭祀时的陈列；眯，梦魇。

部下的圣贤仙佛;一派讲私利的,就是阿修罗部下的鬼怪妖魔。”

申子平道:“南革既是破败了天理国法人情,何以还有人信服他呢?”黄龙子道:“你当天理国法人情是到南革的时代才破败吗?久已亡失的了!《西游记》是部传道的书,满纸寓言。他说那乌鸡国王现坐着的是个假王,真王却在八角琉璃井内。现在的天理国法人情就是坐在乌鸡国金銮殿上的个假王,所以要借着南革的力量,把这假王打死,然后慢慢地从八角琉璃井内把真王请出来。等到真天理国法人情出来,天下就太平了。”

子平又问:“这真假是怎样个分别呢?”黄龙子道:“《西游记》上说着呢:叫太子问母后,便知道了。母后说道:‘三年之前温又暖,三年之后冷如冰。’这‘冷’‘暖’二字便是真假的凭据。其讲公利的人,全是一片爱人的心,所以发出来是口暖气;其讲私利的人,全是一片恨人的心,所以发出来是口冷气。

“还有一个秘诀,我尽数奉告,请牢牢记住,将来就不至入那北拳南革的大劫数了。北拳以有鬼神为作用,南革以无鬼神为作用。说有鬼神,就可以装妖作怪,鼓惑乡愚,其志不过如此而已。若说无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第一条,说无鬼就可以不敬祖宗,为他家庭革命的根源;说无神则无阴谴,无天刑[1],一切违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又可以掀动破败子弟的兴头。他却必须住在租界或外国,以骋他反背国法的手段;必须痛诋人说有鬼神的,以骋他反背天理的手段;必须说叛臣贼子是豪杰,忠臣良吏为奴性,以骋他反背人情的手段。大都皆有辩才,以文其说。就如那妒妇破坏人家,他却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说出来,可

[1] 阴谴、天刑——迷信说法:阴谴是罪人死后在阴世蒙受的谴责,如入地狱之类;天刑是罪人活着受到天降的刑罚,如雷火焚殛之类。

知道家也却被他破了。南革诸君的议论也有惊采绝艳的处所，可知道世道却被他搅坏了。

“总之，这种乱党，其在上海、日本的容易辨别，其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难以辨别。但牢牢记住：事事托鬼神便是北拳党人，力辟无鬼神的便是南革党人。若遇此等人，敬而远之，以免杀身之祸，要紧，要紧！”

申子平听得五体投地佩服。再要问时，听窗外晨鸡已经喔喔的啼了。玙姑道：“天可不早了，真要睡了。”遂道了一声“安置”，推开角门进去。黄龙子就在对面榻上取了几本书做枕头，身子一欹，已经齁声雷起。申子平把将才的话又细细的默记了两遍，方始睡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 二 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

话说申子平一觉睡醒，红日已经满窗，慌忙起来，黄龙子不知几时已经去了。老苍头送进热水洗脸，少停又送进几盘几碗的早饭来。子平道："不用费心，替我姑娘行道谢，我还要赶路呢。"说着，玙姑已走出来，说道："昨日龙叔不说吗，傅早去也是没用，刘仁甫午牌时候方能到关帝庙呢，用过饭去不迟。"

子平依话用饭，又坐了一刻，辞了玙姑，径奔山集上。看那集上，人烟稠密，店面虽不多，两边摆地摊，售卖农家器具及乡下日用物件的，不一而足。问了乡人，才寻着了关帝庙。果然刘仁甫已到，相见叙过寒温，便将老残书信取出。

仁甫接了，说道："在下粗人，不懂衙门里规矩，才具又短，恐怕有累令兄知人之明，总是不去的为是。因为接着金二哥捎来铁哥的信，说一定叫去，又恐住的地方，柏树峪难走，觅不着，所以迎候在此面辞。一切总请二先生代为力辞方好。不是躲懒，也不是拿乔[①]，实在恐不胜任，有误尊事，务求原谅。"子平说："不必过谦。家兄恐别人请不动先生，所以叫小弟专诚敦请的。"

---

① 拿乔——对别人的请托、要求，故意装腔做势，表示刁难，搭架子，抬高身价。

刘仁甫见辞不掉，只好安排了自己私事，同申子平回到城武。申东造果然待之以上宾之礼，其余一切均照老残所嘱付的办理。初起也还有一两起盗案，一月之后，竟到了“犬不夜吠”的境界了。这且不表。

却说老残由东昌府动身，打算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齐河县城南门觅店，看那街上，家家客店都是满的，心里诧异道：“从来此地没有这们热闹，这是什么缘故呢？”正在踌躇，只见门外进来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约明日一早晨就可以过去了！”

老残也无暇访问，且找了店家，问道：“有屋子没有？”店家说：“都住满了，请到别家去罢。”老残说：“我已走了两家，都没有屋子，你可以对付一间罢，不管好歹。”店家道：“此地实在没法了。东隔壁店里，午后走了一帮客，你老赶紧去，或者还没有住满呢。”

老残随即到东边店里，问了店家，居然还有两间屋子空着，当即搬了行李进去。店小二跑来打了洗脸水，拿了一枝燃着了的线香放在桌上，说道：“客人抽烟。”老残问：“这儿为什么热闹？各家店都住满了。”店小二道：“刮了几天的大北风，打大前儿，河里就淌凌[①]，凌块子有间把屋子大，摆渡船不敢走，恐怕碰上凌，船就要坏了。到了昨日，上湾子凌插住了，这湾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被河边上的凌，把几只渡船都冻的死死的。昨儿晚上，东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见抚台回话，走到此地，过不去，急的什么似的，住在县衙门里，派了河夫、地保打冻。今儿打了一天，看看

① 凌——堆积着的冰块叫“凌”。

可以通了，只是夜里不要歇手，歇了手，还是冻上。你老看，客店里都满着，全是过不去河的人。我们店里今早晨还是满满的。因为有一帮客，内中有个年老的，在河沿上看了半天，说是'冻是打不开的了，不必在这里死等，我们赶到雒口，看有法子想没有，到那里再打主意罢。'午牌时候才开车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直没有屋子住。"店小二将话说完，也就去了。

老残洗完了脸，把行李铺好，把房门锁上，也出来步到河堤上，看见那黄河从西南上下来，到此却正是个湾子，过此便向正东去了。河面不甚宽，两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论，也不过百把丈宽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叠叠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见那上流的冰，还一块一块的漫漫价来，到此地，被前头的阑住，走不动就站住了。那后来的冰赶上他，只挤得嗤嗤价响。后冰被这溜水逼的紧了，就窜到前冰上头去；前冰被压，就渐渐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过百十丈宽，当中大溜约莫不过二三十丈，两边俱是平水。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结满，冰面却是平的，被吹来的尘土盖住，却像沙滩一般。中间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腾澎湃，有声有势，将那走不过去的冰挤的两边乱窜。那两边平水上的冰，被当中乱冰挤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挤到岸上有五六尺远。许多碎冰被挤的站起来，像个小插屏[1]似的。看了有点把钟工夫，这一截子的冰又挤死不动了。老残复行往下游走去。过了原来的地方，再往下走，只见有两只船。船上有十来个人都拿着木杵打冰，望前打些时，又望后打。河的对岸，也有两只船，也是这们打。看看天

---

① 小插屏——以小块大理石版或彩绘瓷版插入座架，形如屏风，用作几案上的摆设。

色渐渐昏了，打算回店。再看那堤上柳树，一棵一棵的影子，都已照在地下，一丝一丝的摇动，原来月光已经放出光亮来了。

回到店里，开了门，喊店小二来点上了灯，吃过晚饭，又到堤上闲步。这时北风已息，谁知道冷气逼人，比那有风的时候还利害些。幸得老残早已换上申东造所赠的羊皮袍子，故不甚冷，还支撑得住。只见那打冰船还在那里打。每个船上点了一个小灯笼，远远看去，仿佛一面是“正堂”二字，一面是“齐河县”三字，也就由他去了。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什么来了。

老残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起谢灵运[①]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两句，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那里知道“北风劲且哀”的个“哀”字下的好呢。这时月光照的满地灼亮，抬起头来，天上的星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北边北斗七星，开阳摇光，像几个淡白点子一样，还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②]的西

① 谢灵运——南朝宋诗人，以咏写山水诗著名。下面两句引自《岁暮》诗，原句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② 紫微垣——星座名。十五颗星组成，位在北斗七星的东北角。

边上面，杓在上，魁[1]在下。心里想道："岁月如流，眼见斗杓又将东指了，人又要添一岁了。一年一年的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又想到《诗经》上说的"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2]——"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3]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也就无心观玩景致，慢慢回店去了。一面走着，觉得脸上有样物件附着似的，用手一摸，原来两边着了两条滴滑的冰。初起不懂什么缘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来就是方才流的泪，天寒，立刻就冻住了，地下必定还有几多冰珠子呢。闷闷的回到店里，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再到堤上看看，见那两只打冰船，在河边上已经冻实在了。问了堤旁的人，知道昨儿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后面冻上；往后打去，前面冻上。所以今儿歇手不打了，大总等冰结牢壮了，从冰上过罢。因此老残也就只有这个法子了。闲着无事，到城里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几家铺面，其余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个荒凉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看了也不甚诧异。回到房中，打开书箧，随手取本书看，却好拿着一本《八代诗选》，记得是在省城里替一个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当谢仪的，省城里忙，未得细看，随手就收在书箱子里了，趁今天无事，

① 杓(biāo)、魁——北斗七星的形状像把舀水的勺子，柄上的三颗星叫"杓"，头上的四颗星叫"魁"。因为星空是流转的，人们看北斗的位置就随着一天的时间和一年的季节而不同，斗杓指向东，是交春的时令。

② "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见《诗·小雅·大东》。斗，盛酒的器具。诗言天上的北斗星高高在上，虚有"斗"名，却并无舀酒舀浆的实际效用。这是意在讽刺的双关语，故下文联想到"王公大臣"的做大官不办事。

③ 国是——国家大事。

何妨仔细看他一遍？原来是二十卷书：头两卷是四言，卷三至十一是五言，十二至十四是新体诗，十五至十七是杂言，十八是乐章，十九是歌谣，卷二十是杂著。再把那细目翻来看看，见新体里选了谢朓[1]二十八首，沈约[2]十四首；古体里选了谢朓五十四首，沈约三十七首。心里很不明白，就把那第十卷与那十二卷同取出来对着看看，实看不出新体古体的分别处来。心里又想："这诗是王壬秋闿运[3]选的。这人负一时盛名，而《湘军志》一书做的委实是好，有目共赏，何以这诗选的未惬人意呢？"既而又想："沈归愚[4]选的《古诗源》，将那歌谣与诗混杂一起，也是大病；王渔洋[5]《古诗选》，亦不能有当人意。算来还是张翰风[6]的《古诗录》差强人意。莫管他怎样呢，且把古人的吟咏消遣闲愁罢了。"看了半日，复到店门口闲立。立了一会，方要回去，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家人，走近面前，打了一个千儿，说："铁老爷，几时来的？"老残道："我昨日到的。"嘴里说着，心里只想不起这是谁的家人。

那家人见老残楞着，知道是认不得了，便笑说道："家人叫黄升。敝上是黄应图黄大老爷。"老残道："哦！是了，是了。我的记性真坏！我常到你们公馆里去，怎么就不认得你了呢！"黄升道："你老贵人多忘事罢咧。"老残笑道："人虽不贵，忘事到实在多的。你们贵上是几时来的？住在什么地方呢？我也正闷的

---

① 谢朓——字玄晖，南朝齐诗人。
② 沈约——字休文，南朝齐梁时诗人。
③ 王壬秋闿运——王闿运，字壬秋，清末诗人、文人。
④ 沈归愚——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清乾隆时诗人。
⑤ 王渔洋——王士禛，字贻上，号"渔洋山人"，清初诗人。
⑥ 张翰风——张琦，字翰风，清道光时人，古文家。

慌，找他谈天去。"黄升道："敝上是总办[1]张大人委的，在这齐河上下买八百万料。现在料也买齐全了，验收委员[2]也验收过了，正打算回省销差呢。刚刚这河又插上了，还得等两天才能走呢。你老也住在这店里吗？在那屋里？"老残用手向西指道："就在这西屋里。"黄升道："敝上也就住在上房北屋里，前儿晚上才到。前些时都在工上，因为验收委员过去了，才住到这儿的。此刻是在县里吃午饭，吃过了李大人请着说闲话，晚饭还不定回来吃不吃呢。"老残点点头，黄升也就去了。

原来此人名黄应图，号人瑞，三十多岁年纪，系江西人氏。其兄由翰林转了御史[3]，与军机达拉密[4]至好，故这黄人瑞捐了个同知，来山东河工投效。有军机的八行[5]，抚台是格外照应的，眼看大案保举出奏，就是个知府大人了。人到也不甚俗，在省城时，与老残亦颇来往过数次，故此认得。

老残又在店门口立了一刻，回到房中，也就差不多黄昏的时候。到房里又看了半本诗，看不见了，点上蜡烛。只听房门口有人进来，嘴里喊道："补翁，补翁！久违的很了！"

老残慌忙立起来看，正是黄人瑞。彼此作过了揖，坐下，各

---

① 总办——不属正常行政系统，为某项特殊事务临时设置的机构负责人。

② 验收委员——为某项公事临时委派的人员，称委员。验收委员，即专管验收的委员。

③ 御史——清朝都察院的属官，职责是监督、纠劾内外官员。

④ 军机达拉密——清朝自雍正开始，设立军机处，由皇帝直接领导，处理军国要务、官员任免及一切重要奏章；除军机大臣外，下设有军机章京（办理文书的官职），满、汉各十六人，共分四班，每班八人，领班的章京叫"军机达拉密"。

⑤ 八行——旧时信笺每张八行，一般称人情请托的信件就叫"八行书"，或"八行"。

自谈了些别后的情事。黄人瑞道："补翁还没有用过晚饭罢？我那里虽然有人送了个一品锅[1]，几个碟子，恐怕不中吃，到是早起我叫厨子用口蘑燉了一只肥鸡，大约还可以下饭，请你到我屋子里去吃饭罢。古人云：'最难风雨故人来。'这冻河的无聊，比风雨更难受，好友相逢，这就不寂寞了。"老残道："甚好，甚好。既有嘉肴，你不请我，也是要来吃的。"

人瑞看桌上放的书，顺手揭起来一看，是《八代诗选》，说："这诗总还算选得好的。"也随便看了几首，丢下来说道："我们那屋里坐罢。"

于是两个人出来。老残把书理了一理，拿把锁把房门锁上，就随着人瑞到上房里来。看是三间屋子：一个里间，两个明间。堂屋门上挂了一个大呢夹板门帘，中间安放一张八仙桌子，桌子上铺了一张漆布。人瑞问："饭得了没有？"家人说："还须略等一刻，鸡子还不十分烂。"人瑞道："先拿碟子来吃酒罢。"

家人应声出去，一霎时转来，将桌子架开，摆了四双筷子，四只酒杯。老残问："还有那位？"人瑞道："停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杯筷安置停妥，只有两张椅子，又出去寻椅子去。人瑞道："我们炕上坐坐罢。"明间西首本有一个土炕，炕上铺满了芦席，炕的中间人瑞铺了一张大老虎绒毯，毯子上放了一个烟盘子，烟盘两旁两条大狼皮褥子，当中点着明晃晃的个太谷灯。

怎样叫做"太谷灯"呢？因为山西人财主最多，却又人人吃烟，所以那里烟具比别省都精致。太谷是个县名，这县里出的灯，样式又好，火力又足，光头又大，五大洲数他第一。可惜出在

---

[1] 一品锅——一种里面杂放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的"砂锅"。一品是最高的官阶，"一品锅"是对这类砂锅的美称。

中国，若是出在欧美各国，这第一个造灯的人，各报上定要替他扬名，国家就要给他专利的凭据了。无奈中国无此条例，所以叫这太谷第一个造灯的人，同那寿州第一个造斗[①]的人，虽能使器物利用，名满天下，而自己的声名埋没。虽说择术不正，可知时会使然。

闲话少说。那烟盘里摆了几个景泰蓝的匣子，两枝广竹烟枪，两边两个枕头。人瑞让老残上首坐了，他就随手躺下，拿了一枝烟签子，挑烟来烧，说："补翁，你还是不吃吗？其实这样东西，倘若吃得废时失业的，自然是不好；若是不上瘾，随便消遣消遣，到也是个妙品。你何必拒绝的这们利害呢？"老残道："我吃烟的朋友很多，为求他上瘾吃的一个也没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进去了。及至上瘾以后，不但不足以消遣，反成了个无穷之累。我看你老哥，也还是不消遣的为是。"人瑞道："我自有分寸，断不上这个当的。"

说着，只见门帘一响，进来了两个妓女：前头一个有十七八岁，鸭蛋脸儿；后头一个有十五六岁，瓜子脸儿。进得门来，朝炕上请了两个安。人瑞道："你们来了？"朝里指道："这位铁老爷，是我省里的朋友。翠环，你就伺候铁老爷，坐在那边罢。"只见那个十七八岁的就挨着人瑞在炕沿上坐下了。那十五六岁的，却立住，不好意思坐。老残就脱了鞋子，挪到炕里边去盘膝坐了，让他好坐。他就侧着身，趔趄着坐下了。

老残对人瑞道："我听说此地没有这个的，现在怎样也有了？"人瑞道："不然，此地还是没有。他们姐儿两个，本来是平原

---

① 斗——即鸦片烟斗。横装在鸦片烟枪一端的陶质壶形物，吸食时烟泡即安在上端的壶口上。

二十里铺做生意的。他爹妈就是这城里的人，他妈同着他姐儿俩在二十里铺住。前月他爹死了，他妈回来，因恐怕他们跑了，所以带回来的，在此地不上店。这是我闷极无聊，叫他们找了来的。这个叫翠花，你那个叫翠环。都是雪白的皮肤，很可爱的。你瞧他的手呢，包管你合意。”老残笑道：“不用瞧，你说的还会错吗。”

翠花倚住人瑞对翠环道：“你烧口烟给铁老爷吃。”人瑞道：“铁爷不吃烟，你叫他烧给我吃罢。”就把烟签子递给翠环。翠环鞠拱着腰烧了一口，上在斗上，递过去。人瑞呼呼价吃完。翠环再烧时，那家人把碟子、一品锅均已摆好，说：“请老爷们用酒罢。”

人瑞立起身来说：“喝一杯罢，今天天气很冷。”遂让老残上坐，自己对坐，命翠环坐在上横头，翠花坐下横头。翠花拿过酒壶，把各人的酒加了一加，放下酒壶，举箸来先布老残的菜。老残道：“请歇手罢，不用布了。我们不是新娘子，自己会吃的。”随又布了黄人瑞的菜。人瑞也替翠环布了一箸子菜。翠环慌忙立起身来说：“儜那[①]歇手。”又替翠花布了一箸。翠花说：“我自己来吃罢。”就用勺子接了过来，递到嘴里，吃了一点，就放下来了。

人瑞再三让翠环吃菜，翠环只是答应，总不动手。人瑞忽然想起，把桌子一拍，说：“是了，是了！”遂直着嗓子喊了一声：“来啊！”只见门帘外走进一个家人来，离席六七尺远，立住脚。人瑞点点头，叫他走进一步，遂向他耳边低低说了两句话。只见那家

---

① 儜那——儜，即您。儜那，犹言您老人家。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十三：“都中称所尊敬者曰‘你那’，即是‘你老人家’，则‘那’者又‘老人家’三字之合音也。”

人连声道："喳，喳。"回过头就去了。

过了一刻，门外进来一个著蓝布棉袄的汉子，手里拿了两个三弦子，一个递给翠花，一个递给翠环，嘴里向翠环说道："叫你吃菜呢，好好的伺候老爷们。"翠环仿佛没听清楚，朝那汉子看了一眼。那汉子道："叫你吃菜，你还不明白吗？"翠环点头道："知道了。"当时就拿起筷子来布了黄人瑞一块火腿，又夹了一块布给老残。老残说："不用布最好。"人瑞举杯道："我们干一杯罢。让他们姐儿两个唱两曲，我们下酒。"

说着，他们的三弦子已都和好了弦，一递一段的唱了一支曲子。人瑞用筷子在一品锅里捞了半天，看没有一样好吃的，便说道："这一品锅里的物件，都有徽号，傳知道不知道？"老残说："不知道。"他便用筷子指着说道："这叫'怒发冲冠'的鱼翅。这叫'百折不回'的海参。这叫'年高有德'的鸡。这叫'酒色过度'的鸭子。这叫'恃强拒捕'的肘子。这叫'臣心如水'的汤。"说着，彼此大笑了一回。

他们姐儿两个，又唱了两三个曲子，家人捧上自己燉的鸡来。老残道："酒很够了，就趁热盛饭来吃罢。"家人当时端进四个饭来。翠花立起，接过饭碗，送到各人面前，泡了鸡汤，各自饱餐。饭后，擦过脸，人瑞说："我们还是炕上坐罢。"家人来撤残肴，四人都上炕去坐。老残躺在上首，人瑞躺在下首，翠花倒在人瑞怀里，替他烧烟。翠环坐在炕沿上，无事做，拿着弦子，崩儿崩儿价拨弄着顽。

人瑞道："老残，我多时不见你的诗了，今日总算'他乡遇故知'，傳也该做首诗，我们拜读拜读。"老残道："这两天我看见冻河，很想做诗，正在那里打主意，被你一阵胡搅，把我的诗也搅到那'酒色过度'的鸭子里去了！"人瑞道："你快别'恃强拒捕'，我

可就要‘怒发冲冠’了!”说罢,彼此呵呵大笑。老残道:“有,有,有。明天写给你看。”人瑞道:“那不行! 你瞧,这墙上有斗大一块新粉的,就是为你题诗预备的。”老残摇头道:“留给你题罢。”人瑞把烟枪望盘子里一放,说:“稍缓即逝,能由得你吗?”就立起身来,跑到房里,拿了一枝笔,一块砚台,一锭墨出来,放在桌上,说:“翠环,你来磨墨。”翠环当真倒了点冷茶,磨起墨来。

霎时间,翠环道:“墨得了,傳写罢。”人瑞取了个布掸子,说道:“翠花掌烛,翠环捧砚,我来掸灰。”把枝笔递到老残手里,翠花举着蜡烛台,人瑞先跳上炕,立到新粉的一块底下,把灰掸了。翠花、翠环也都立上炕去,站在左右。人瑞招手道:“来,来,来。”老残笑说道:“你真会乱!”也就站上炕去,将笔在砚台上蘸好了墨,呵了一呵,就在墙上七歪八扭的写起来了。翠环恐怕砚上墨冻,不住的呵,那笔上还是裹了细冰,笔头越写越肥。顷刻写完,看是:

“地裂北风号,长冰蔽河下。
后冰逐前冰,相陵复相亚。
河曲易为塞,嵯峨银桥架。
归人长咨嗟,旅客空叹咤。
盈盈一水间,轩车不得驾。
锦筵招妓乐,乱此凄其夜。”

人瑞看了,说道:“好诗,好诗! 为甚不落款呢?”老残道:“题个江右黄人瑞罢。”人瑞道:“那可要不得! 冒了个会做诗的名,担了个挟妓饮酒革职的处分,有点不合算。”老残便题了“补残”二字,跳下炕来。

翠环姐妹放下砚台烛台,都到火盆边上去烘手,看炭已将烬,就取了些生炭添上。老残立在炕边,向黄人瑞拱拱手,道:

"多扰,多扰!我要回屋子睡觉去了。"人瑞一把拉住,说道:"不忙,不忙!我今儿听见一件惊天动地的案子,其中关系着无限的性命,有夭矫离奇的情节,正要与你商议,明天一黑早就要复命的。你等我吃两口烟,长点精神,说给你听。"老残只得坐下。未知究竟是段怎样的案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娟娟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1]

话说老残复行坐下，等黄人瑞吃几口烟，好把这惊天动地的案子说给他听，随便也就躺下来了。

翠环此刻也相熟了些，就倚在老残腿上，问道："铁老，你贵处是那里？这诗上说的是什么话？"老残一一告诉他听。他便凝神想了一想道："说的真是不错。但是诗上也兴说这些话吗？"老残道："诗上不兴说这些话，更说什么话呢？"翠环道："我在二十里铺的时候，过往客人见的很多，也常有题诗在墙上的，我最喜欢请他们讲给我听。听来听去，大约不过两个意思：体面些的人总无非说自己才气怎么大，天下人都不认识他；次一等的人呢，就无非说那个姐儿长的怎么好，同他怎么样的恩爱。

"那老爷们的才气大不大呢，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只是过来过去的人怎样都是些大才，为啥想一个没有才的看看都看不着呢？我说一句傻话：既是没才的这们少，俗语说的好，'物以稀为贵'，岂不是没才的到成了宝贝了吗？这且不去管他。

"那些说姐儿们长得好的，无非却是我们眼面前的几个人，

---

[1] 观察嘉谟——明代设有各道观察使，清无此官，而有道员与之相当，观察就成了道员的别称。嘉谟，好计划、好主意。这里有意用反语来嘲讽主张掘开民埝的候补道。

有的连鼻子眼睛还没有长的周全呢，他们不是比他西施，就是比他王嫱；不是说他沉鱼落雁，就是说他闭月羞花。王嫱俺不知道他老是谁，有人说，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难道都是这种乏样子[1]吗？一定靠不住了。

"至于说姐儿怎样跟他好，恩情怎样重，我有一回发了傻性子，去问了问，那个姐儿说：'他住了一夜就麻烦了一夜。天明问他要讨个两数银子的体己，他就抹下脸来，直着脖儿梗乱嚷说：我正账昨儿晚上就开发了，还要什么体己钱！'那姐儿哩，再三央告着说：'正账的钱呢，店里伙计扣一分，掌柜的又扣一分，剩下的全是领家的妈拿去，一个钱也放不出来。俺们的胭脂花粉，跟身上穿的小衣裳，都是自己钱买。光听听曲子的老爷们，不能问他要，只有这留住的老爷们，可以开口讨两个伺候辛苦钱。'再三央告着，他给了二百钱，一个小串子，望地下一摔，还要撇着嘴说：'你们这些强盗婊子，真不是东西！混帐忘八旦！'你想有恩情没有？因此，我想，做诗这件事是很没有意思的，不过造些谣言罢了。你老的诗，怎么不是这个样子呢？"老残笑说道："'各师父各传授，各把戏各变手。'我们师父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个传法，所以不同。"

黄人瑞刚才把一筒烟吃完，放下烟枪，说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做诗不过是造些谣言，这句话真被这孩子说着了呢！从今以后，我也不做诗了，免得造些谣言，被他们笑话。"翠环道："谁敢笑话你老呢！俺们是乡下没见过世面的孩子，胡说乱道，你老爷可别怪着我，给你老磕个头罢。"就侧着身

[1] 乏样子——乏，差劲，北方口语中凡无能、不美都用"乏"作状词。乏样子，即难看的样子。

子朝黄人瑞把头点了几点。黄人瑞道："谁怪着你呢，实在说的不错，倒是没有人说过的话！可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老残道："这也罢了，只是你赶紧说你那稀奇古怪的案情罢。既是明天一黑早要复命的，怎么还这们慢腾斯礼的呢？"人瑞道："不用忙，且等我先讲个道理你听，慢慢的再说那个案子。——我且问你，河里的冰明天能开不能开？"答道："不能开。"问："冰不能开，冰上你敢走吗？明日能动身吗？"答："不能动身。"问："既不能动身，明天早起有什么要事没有？"答："没有。"

黄人瑞道："却又来，既然如此，你慌着回屋子去干什么？当此沉闷寂寥的时候，有个朋友谈谈，也就算苦中之乐了。况且他们姐儿两个，虽比不上牡丹、芍药，难道还及不上牵牛花、淡竹叶花吗？剪烛斟茶，也就很有趣的。我对你说：在省城里，你忙我也忙，总想畅谈，总没有个空儿，难得今天相遇，正好畅谈一回。我常说：人生在世，最苦的是没地方说话。你看，一天说到晚的话，怎么说没地方说话呢？大凡人肚子里，发话有两个所在：一个是从丹田①底下出来的，那是自己的话；一个是从喉咙底下出来的，那是应酬的话。省城里那们些人，不是比我强的，就是不如我的。比我强的，他瞧不起我，所以不能同他说话；那不如我的，又要妒忌我，又不能同他说话。难道没有同我差不多的人吗？境遇虽然差不多，心地却就大不同了。他自以为比我强，就瞧不起我；自以为不如我，就妒我；所以直没有说话的地方。像你老哥总算是圈子外的人，今日难得相逢，我又素昔佩服你的，我想你应该怜惜我，同我谈谈，你偏急着要走，怎么教人不难受

① 丹田——道家语。人身上有上、中、下三处丹田，中丹田在心之下。这里的意思，从丹田底下出来的话，才是真心话。

呢?"

老残道:"好,好,好!我就陪你谈谈。我对你说罢:我回屋子也是坐着,何必矫强呢?因为你已叫了两个姑娘,正好同他们说说情义话,或者打两个皮科儿[1],嘻笑嘻笑,我在这里不便。——其实我也不是道学先生想吃冷猪肉[2]的人,作什么伪呢!"人瑞道:"我也正为他们的事情,要同你商议呢。"站起来,把翠环的袖子抹上去,露出臂膊来,指给老残看,说:"你瞧,这些伤痕教人可惨不可惨呢?"老残看时,有一条一条青的,有一点一点紫的。人瑞又道:"这是膀子上如此,我想身上更可怜了。翠环,你就把身上解开来看看。"

翠环这时两眼已搁满了汪汪的泪,只是忍住不叫他落下来,被他手这们一拉,却滴滴的连滴了许多泪。翠环道:"看什么,怪臊的!"人瑞道:"你瞧,这孩子傻不傻?看看怕什么呢?难道做了这项营生,你还害臊吗?"翠环道:"怎不害臊!"翠花这时眼眶子里也搁着泪,说道:"傳别叫他脱了。"回头朝窗外一看,低低向人瑞耳中不知说了两句什么话,人瑞点点头,就不作声了。

老残此刻敧在炕上,心里想着:"这都是人家好儿女,父母养他的时候,不知费了几多的精神,历了无穷的辛苦,淘气碰破了块皮,还要抚摩的;不但抚摩,心里还要许多不受用。倘被别家孩子打了两下,恨得什么似的。那种痛爱怜惜,自不待言。谁知

---

① 皮科儿——趣语,打趣、调侃人的话。

② 吃冷猪肉——古时每年仲春(二月)、仲秋(八月),各州县都要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礼毕,将祭祀的肉(胙肉)分给参加祭典的儒生。陪孔子受祭的,还有经皇帝批准"从祀孔庙"的历代名儒。胙肉是冷的,"圣贤"受祭和儒生分吃胙肉,俗语都叫"吃冷猪肉"。道学先生是想死后"从祀孔庙"的,"想吃冷猪肉"就成了对道学先生的讥诮。下文"别吃冷猪肉了",意即"别道学气了"。

抚养成人,或因年成饥馑,或因其父吃鸦片烟,或好赌钱,或被打官司拖累,逼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就糊里糊涂将女儿卖到这门户人家,被鸨儿残酷,有不可以言语形容的境界。"因此触动自己的生平所见所闻,各处鸨儿的刻毒,真如一个师父传授,总是一样的手段,又是愤怒,又是伤心,不觉眼睛角里也自有点潮丝丝的起来了。

此时大家默无一言,静悄悄的。只见外边有人掮了一卷行李,由黄人瑞家人带着,送到里间房里去了。那家人出来向黄人瑞道:"请老爷要过铁老爷的房门钥匙来,好送翠环行李进去。"老残道:"自然也掮到你们老爷屋里去。"人瑞道:"得了,得了,别吃冷猪肉了,把钥匙给我罢!"老残道:"那可不行,我从来不干这个的。"人瑞道:"我早分付过了,钱已经都给了。你这是何苦呢?"老残道:"钱给了不要紧,该多少我明儿还你就截了。既已付过了钱,他老鸨子也没有什么说的,也不会难为了他,怕什么呢?"翠花道:"你当真的教他回去,跑不了一顿饱打,总说他是得罪了客。"老残道:"我还有法子:今儿送他回去,告诉他,明儿仍旧叫他,这也就没事了。况且他是黄老爷叫的人,干我什么事呢?我情愿出钱,岂不省事呢?"黄人瑞道:"我原是为你叫的。我昨儿已经留了翠花,难道今儿好叫翠花回去吗?不过大家解解闷儿,我也不是一定要你如此云云。昨晚翠花在我屋里讲了一夜,坐到天明,不过我们借此解个闷,也让他少挨两顿打,那儿不是积功德呢。我先是因为他们的规矩,不留下是不准动筷子的,倘若不黑就来,坐到半夜里饿着肚子,碰巧还省不了一顿打。因为老鸨儿总是说:客人既留你到这时候,自然是喜欢你的,为什么还会叫你回来?一定是应酬不好。碰的不巧,就是一顿。所以我才叫他们告诉说:都已留下了。你不看见他那伙计叫翠

环吃菜么？那就是个暗号。”

说到此处，翠花向翠环道：“你自己央告央告铁爷，可怜可怜你罢。”老残道：“我也不为别的，钱是照数给。让他回去，他也安静，我也安静些。”翠花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安静是实，他可安静不了的！”翠环歪过身子，把脸儿向着老残道：“铁爷，我看你老的样子怪慈悲的，怎么就不肯慈悲我们孩子一点吗？你老屋里的炕，一丈二尺长呢，你老铺盖不过占三尺宽，还多着九尺地呢，就舍不得赏给我们孩子避一宿难吗？倘若赏脸，要我孩子伺候呢，装烟倒茶，也还会做；倘若恶嫌的很呢，求你老包涵些，赏个炕畸角混一夜，这就恩典得大了！”

老残伸手在衣服袋里将钥匙取出，递与翠花，说：“听你们怎么搅去罢，只是我的行李可动不得的。”翠花站起来，递与那家人，说：“劳傳驾，看他伙计送进去，就出来，请傳把门就锁上。劳驾，劳驾！”那家人接着钥匙去了。

老残用手抚摩着翠环的脸，说道：“你是那里人？你鸨儿姓什么？你是几岁卖给他的？”翠环道：“俺这妈姓张。”说了一句就不说了，袖子内取出一块手巾来擦眼泪，擦了又擦，只是不作声。老残道：“你别哭呀。我问你老底子家里事，也是替你解闷的，你不愿意说，就不说也行，何苦难受呢？”翠环道：“我原底子没有家。”

翠花道：“你老别生气，这孩子就是这脾气不好，所以常挨打。其实，也怪不得他难受。二年前，他家还是个大财主呢，去年才卖到俺妈这儿来。他为自小儿没受过这个折蹬[①]，所以就种种的不讨好。其实，俺妈在这里头算是顶善和的哩。他到了

① 折蹬——挫折，蹉跌。“受折蹬”，意即“受折磨”、“受罪”。

明年，恐怕要过今年这个日子也没有了！”说到这里，那翠环竟掩面呜咽起来。翠花喊道：“嘿！这孩子可是不想活了！你瞧，老爷们叫你来为开心的，你可哭开自己咧！那不得罪人吗？快别哭咧！”

老残道：“不必，不必。让他哭哭很好。你想，他鳖了一肚子的闷气，到那里去哭？难得遇见我们两个没有脾气的人，让他哭个够，也算痛快一回。”用手拍着翠环道：“你就放声哭也不要紧，我知道黄老爷是没忌讳的人。只管哭，不要紧的。”黄人瑞在旁大声嚷道：“小翠环，好孩子，你哭罢！劳你驾，把你黄老爷肚里鳖的一肚子闷气，也替我哭出来罢！”

大家听了这话，都不禁发了一笑，连翠环抚着脸也扑嗤的笑了一声。原来翠环本来知道在客人面前万不能哭的，只因老残问到他老家的事，又被翠花说出他二年前还是个大财主，所以触起他的伤心，故眼泪不由的直穿出来，要强忍也忍不住。及至听到老残说他受了一肚子闷气，到那里去哭，让他哭个够，也算痛快一回，心里想道：“自从落难以来，从没有人这样体贴过他，可见世界上男子并不是个个人都是拿女儿家当粪土一般作践的。只不知道像这样的人世界上多不多，我今生还能遇见几个？想既能遇见一个，恐怕一定总还有呢。”心里只顾这们盘算，倒把刚才的伤心盘算的忘记了，反侧着耳朵听他们再说什么。忽然被黄人瑞喊着要托他替哭，怎样不好笑呢？所以含着两包眼泪，扑嗤的笑了一声，并抬起头来看了人瑞一眼。那知被他们看了这个形景，越发笑个不止。翠环此刻心里一点主意没有，看看他们傻笑，只好糊里糊涂陪着他们嘻嘻的傻了一回。

老残便道：“哭也哭过了，笑也笑过了，我还要问你：怎么二年前他还是个大财主？翠花，你说给我听听。”翠花道：“他是俺

这齐东县的人，他家姓田，在这齐东县南门外有二顷多地，在城里还有个杂货铺子。他爹妈只养活了他，还有他个小兄弟，今年才五六岁呢。他还有个老奶奶。俺们这大清河边上的地，多半是棉花地，一亩地总要值一百多吊钱呢。他有二顷多地，不就是两万多吊钱吗？连上铺子，就够三万多了。俗说‘万贯家财’，一万贯家财就算财主，他有三万贯钱，不算个大财主吗？”

老残道：“怎么样就会穷呢？”翠花道：“那才快呢！不消三天，就家破人亡了！这就是前年的事情。俺这黄河不是三年两头的倒口子吗？张抚台为这个事焦的了不得似的。听说有个什么大人，是南方有名的才子，他就拿了一本什么书给抚台看，说这个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宽了不能安静，必得废了民埝，退守大堤。

“这话一出来，那些候补大人个个说好。抚台就说：‘这些堤里百姓怎样好呢？须得给钱，叫他们搬开才好。’谁知道这些总办候补道王八旦大人们说：‘可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这堤埝中间五六里宽，六百里长，总有十几万家，一被他们知道了，这几十万人守住民埝，那还废的掉吗？’张抚台没法，点点头，叹了口气，听说还落了几点眼泪呢。这年春天就赶紧修了大堤，在济阳县南岸又打了一道隔堤。这两样东西就是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可怜俺们这小百姓那里知道呢！

“看看到了六月初几里，只听人说：‘大汛到咧！大汛到咧！’那埝上的队伍不断的两头跑。那河里的水一天长一尺多，一天长一尺多，不到十天工夫，那水就比埝顶低不很远了，比着那埝里的平地，怕不有一两丈高！到了十三四里，只见那埝上的报马，来来往往，一会一匹，一会一匹。到了第二天晌午时候，各营盘里，掌号齐人，把队伍都开到大堤上去。

“那时就有急玲[1]人说:‘不好! 恐怕要出乱子,俺们赶紧回去预备搬家罢!’谁知道那一夜里,三更时候,又赶上大风大雨,只听得稀里花拉,那黄河水就像山一样的倒下去了。那些村庄上的人,大半都还睡在屋里,呼的一声,水就进去,惊醒过来,连跑是跑,水已经过了屋檐。天又黑,风又大,雨又急,水又猛,——你老想,这时候有什么法子呢?”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急玲——急玲二字急读,切音“精”,意即机灵。

第十四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

话说翠花接着说道："到了四更多天，风也息了，雨也止了，云也散了，透出一个月亮，湛明湛明。那村庄里头的情形是看不见的了，只有靠民埝近的，还有那抱着门板或桌椅板凳的，飘到民埝跟前，都就上了民埝。还有那民埝上住的人，拿竹竿子赶着捞人，也捞起来的不少。这些人得了性命，喘过一口气来，想一想，一家人都没有了，就剩了自己，没有一个不是号啕痛哭。喊爹叫妈的，哭丈夫的，疼儿子的，一条哭声，五百多里路长，你老看惨不惨呢！"

翠环接着道："六月十五这一天，俺娘儿们正在南门铺子里，半夜里听见人嚷说：'水下来了！'大家听说，都连忙起来。这一天本来很热，人多半是穿着褂裤，在院子里睡的。雨来的时候，才进屋子去；刚睡了一矇矇觉，就听外边嚷起来了，连跑到街上看，城也开了，人都望城外跑。城圈子外头，本有个小埝，每年倒口子用的，埝有五尺多高，这些人都出去守小埝。那时雨才住，天还阴着。

"一霎时，只见城外人拚命价望城里跑；又见县官也不坐轿子，跑进城里来，上了城墙。只听一片声嚷说：'城外人家不许搬东西！叫人赶紧进城，就要关城，不能等了！'俺们也都扒到城墙上去看，这里许多人用蒲包装泥，预备堵城门。县大老爷在城上

喊：'人都进了城了，赶紧关城！'城厢里头本有预备的土包，关上城，就用土包把门后头垒上了。

"俺有个齐二叔住在城外，也上了城墙。这时候，云彩已经回了山，月亮很亮的。俺妈看见齐二叔，问他：'今年怎正[①]利害？'齐二叔说：'可不是呢！往年倒口子，水下来，初起不过尺把高；正水头到了，也不过二尺多高，没有过三尺的；总不到顿把饭的工夫，水头就过去，总不过二尺来往水。今年这水，真霸道！一来就一尺多，一霎就过了二尺！县大老爷看势头不好，恐怕小埝守不住，叫人赶紧进城罢。那时水已将近有四尺的光景了。大哥这两天没见，敢是在庄子上么？可担心的很呢！'俺妈就哭了，说：'可不是呢！'

"当时只听城上一片嘈嚷，说：'小埝漫咧！小埝漫咧！'城上的人呼呼价往下跑。俺妈哭着就地一坐，说：'俺就死在这儿不回去了！'俺没法，只好陪着在旁边哭。只听人说：'城门缝里过水！'那无数人就乱跑，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铺子，抓着被褥就是被褥，抓着衣服就是衣服，全拿去塞城门缝子。一会儿把咱街上估衣铺的衣服，布店里的布，都拿去塞了城门缝子。渐渐听说：'不过水了！'又听嚷说：'土包单弱，恐怕挡不住！'这就看着多少人到俺店里去搬粮食口袋，望城门洞里去填。一会看着搬空了；又有那纸店里的纸，棉花店里的棉花，又是搬个干尽。

"那时天也明了，俺妈也哭昏了，俺也没法，只好坐地守着。耳朵里不住的听人说：'这水可真了不得！城外屋子已经过了屋

① 正——这么。作者用口语写作，指示代词的"这么"写作"这们"，"这们"两字说快了就成"正"的音。

檐。这水头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吗！从来没听说有过这们大的水！'后来还是店里几个伙计，上来把俺妈同俺架了回去。回到店里，那可不象样子了。听见伙计说：'店里整布袋的粮食都填满了城门洞，囤子里的散粮被乱人抢了一个精光。只有泼洒在地下的，扫了扫，还有两三担粮食。"店里原有两个老妈子，他们家也在乡下，听说这们大的水，想必老老小小也都是没有命的，直哭的想死不想活。

"一直闹到太阳大歪西，伙计们才把俺妈灌醒了。大家喝了两口小米稀饭。俺妈醒了，睁开眼看看，说：'老奶奶呢？'他们说：'在屋里睡觉呢，不敢惊动他老人家。'俺妈说：'也得请他老人家起来吃点么呀！'待得走到屋里，谁知道他老人家不是睡觉，是吓死了。摸了摸鼻子里，已经没有气。俺妈看见，哇的一声，吃的两口稀饭，跟着一口血块子一齐呕出来，又昏过去了。亏得个老王妈在老奶奶身上尽自摩挲，忽然嚷道：'不要紧！心口里滚热的呢。'忙着嘴对嘴的呋气，又喊快拿姜汤来。到了下午时候，奶奶也过来了，俺妈也过来了，这算是一家平安了。

"有两个伙计，在前院说话：'听说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了，这个多年的老城，恐怕守不住；倘若是进了城，怕一个活的也没有！'又一个伙计道：'县大老爷还在城里，料想是不要紧的。'"

老残对人瑞道："我也听说，究竟是谁出的这个主意，拿的是什么书，你老哥知道么？"人瑞道："我是庚寅年来的，这是己丑年的事，我也是听人说，未知确否。据说是史钧甫史观察创的议，拿的就是贾让的《治河策》。他说当年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

"那天司道[①]都在院上，他将这几句指与大家看，说：'可见战国时两堤相距是五十里地了，所以没有河患。今日两民埝相距不过三四里，即两大堤相距尚不足二十里，比之古人，未能及半，若不废民埝，河患断无已时。'宫保说：'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只是这夹堤里面尽是村庄，均属膏腴之地，岂不要破坏几万家的生产吗？'

"他又指《治河策》给宫保看，说：'请看这一段说："难者将曰：若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贾让说："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砥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尚且为之，况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且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宫保以为夹堤里的百姓，庐墓生产可惜，难道年年决口就不伤人命吗？此一劳永逸之事。所以贾让说："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汉朝方制，不过万里，尚不当与水争地；我国家方制数万里，若反与水争地，岂不令前贤笑后生吗？'又指储同人[②]批评云：'"三策遂成不刊之典，然自汉以来，治河者率下策也。悲夫！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读书人无不知贾让《治河策》等于圣经贤传，惜治河者无读书人，所以大功不立也。"宫保若能行此上策，岂不是贾让二千年后得一知己？功垂竹帛，万世不朽！'宫保皱着眉头道：'但是一件要紧的事，只是我舍不得这十几万百姓现在的身家。'两司道：'如果可以一劳永逸，何不

① 司道——巡抚的主要属官。司即下文的"两司"，指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即藩司)和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即臬司)；道即道员，除负守土之职的守道(如前文的济东泰武临道)外，也包括有专门政务职掌、不负守土之责的巡道，如河工道、粮储道等。

② 储同人——储欣，字同人，清朝康熙时人，古文家。

另酬一笔款项，把百姓迁徙出去呢?’宫保说：‘只有这个办法，尚属较妥。’后来听说筹了三十万银子，预备迁民。至于为什么不迁，我却不知道了。”

人瑞对着翠环说道：“后来怎么样呢？你说呀。”翠环道：“后来我妈拿定主意，听他去，水来，俺就淹死去！”翠花道：“那一年我也在齐东县，俺住在北门。俺三姨家北门离民埝挺近，北门外大街铺子又整齐，所以街后两个小埝都不小，听说是一丈三的顶。那边地势又高，所以北门没有漫过来。十六那天，俺到城墙上，看见那河里漂的东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桌椅板凳，也有窗户门扇。那死人，更不待说，漂的满河都是，不远一个，不远一个，也没人顾得去捞。有有钱的打算搬家，就是雇不出船来。”

老残道：“船呢？上那里去了?”翠花道：“都被官里拿了差，送馒头去了。”老残道：“送馒头给谁吃？要这些船干啥?”翠花道：“馒头功德可就大了！那庄子上的人，被水冲的有一大半，还有一少半呢，都是急玲点的人，一见水来就上了屋顶，所以每一个庄子里屋顶上总有百把几十人，四面都是水，到那儿摸吃的去呢？有饿急了，重行跳到水里自尽的。亏得有抚台派的委员，驾着船各处去送馒头，大人三个，小孩两个；第二天又有委员驾着空船，把他们送到北岸。这不是好极的事吗？谁知这些浑蛋还有许多蹲在屋顶上不肯下来呢！问他为啥，他说在河里有抚台给他送馍馍，到了北岸就没人管他吃，那就饿死了。其实抚台送了几天就不送了，他们还是饿死。俺说这些人浑不浑呢?”

老残向人瑞道：“这事真正荒唐！是史观察不是，虽未可知，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已私见在内，只因但会

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又问翠环道："后来你爹找着了没有？还是就被水冲去了呢？"翠环收泪道："那还不是跟水去了吗。要是活着，能不回家来吗？"大家叹息了一回。

老残又问翠花道："你才说他，到了明年，只怕要过今年这个日子也没有了，这话是个什么缘故？"翠花道："俺这个爹不是死了吗？丧事里多花了一百几十吊钱；前日俺妈赌钱——掷骰子——又输了二三百吊钱。共总亏空四百多吊，今年的年是万过不去的了。所以前儿打算把环妹卖给蒯二秃子家。这蒯二秃子出名的利害，一天没有客，就要拿火筷子烙人。俺妈要他三百银子，他给了六百吊钱，所以没有说妥。你老想，现在到年，还能有多少天？这日子眼看着越过越紧，倘若到了年下，怕他不卖吗？这一卖，翠环可就够他难受了。"

老残听了，默无一言；翠环却只揩泪。黄人瑞道："残哥，我才说，为他们的事情要同你商议，正是这个缘故。我想，眼看着一个老实孩子送到鬼门关里头去，实在可怜。算起不过三百银子的事情，我愿意出一半，那一半找几个朋友凑凑，你老哥也随便出几两，不拘多少。但是这个名我却不能担，倘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这事就容易办了。你看好不好？"老残道："这事不难。银子呢，既你老哥肯出一半，那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罢。再要跟人家化缘，就不妥当了。只是我断不能要他，还得再想法子。"

翠环听到这里，慌忙跳下炕来，替黄、铁二公磕了两个头，说道："两位老爷菩萨，救命恩人，舍得花银子把我救出火坑，不管做什么，丫头老妈子，我都情愿。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禀明在前：

我所以常挨打，也不怪俺这妈，实在是俺自己的过犯①。俺妈当初，因为实在饿不过了，所以把我卖给俺这妈，得了二十四吊钱，谢犒②中人等项，去了三四吊，只落了二十吊钱。接着去年春上，俺奶奶死了，这钱可就光了。俺妈领着俺个小兄弟讨饭吃，不上半年，连饿带苦，也就死了，只剩了俺一个小兄弟，今年六岁。亏了俺有个旧街坊李五爷，现在也住在这齐河县，做个小生意，他把他领了去，随便给点吃吃。只是他自顾还不足的人，那里能管他饱呢？穿衣服是更不必说了。所以我在二十里铺的时候，遇着好客，给个一吊八百的呢，我就一两个月攒个三千两吊的给他寄来。现在蒙两位老爷救我出来，如在左近二三百里的地方呢，那就不说了，我总能苦几个钱给他寄来；倘要远去呢，请两位恩爷总要想法，许我把这个孩子带着，或寄放在庵里庙里，或找个小户人家养着。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做鬼都感激二位爷的恩典，结草衔环③，一定会报答你二位的！可怜俺田家就这一线的根苗！……”说到这里，便又号啕痛哭起来。

人瑞道：“这又是一点难处。”老残道：“这也没有什么难，我自有个办法。”遂喊道：“田姑娘，你不用哭了，包管你姊儿两个一辈子不离开就是了。你别哭，让我们好替你打主意；你把我们哭

① 过犯——大意同“过失”，自己的行为违犯了别人的意愿和规矩叫“过犯”，此指下文私下存一点钱救赡小兄弟。

② 谢犒——酬谢、犒劳。

③ 结草衔环——两个感恩报德的故事：春秋时晋国的将军魏颗，没有听从他父亲杀妾殉葬的遗命，将这个女子改嫁了，在一次战争中，这个女子父亲的鬼魂出现，将地上的草结了起来，绊倒了敌方的大将，使魏颗取得胜利；汉朝的杨宝，小时救活了一只受伤的黄雀，夜里梦见黄衣童子衔了四枚白环来祝福他，后来祖孙四代都做了大官。

昏了，就出不出好主意来了。快快别哭罢。"翠环听罢，赶紧忍住泪，骨咚骨咚替他们每人磕了几个响头。老残连忙将他搀起。谁知他磕头的时候，用力太猛，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苞，苞又破了，流血呢。

老残扶他坐下，说："这是何苦来呢！"又替他把额上血轻轻揩了，让他在炕上躺下，这就来同人瑞商议说："我们办这件事，当分个前后次第：以替他赎身为第一步，以替他择配为第二步。赎身一事又分两层：以私商为第一步，公断为第二步。此刻别人出他六百吊，我们明天把他领家的叫来，也先出六百吊，随后再添。此种人不宜过于爽快；你过爽快，他就觉得奇货可居了。此刻银价每两换两吊七百文，三百两可换八百一十吊，连一切开销，一定足用的了。看他领家的来，口气何如：倘不执拗，自然私了的为是；如怀疑刁狡呢，就托齐河县替他当堂公断一下，仍以私了结局。人翁以为何如？"人瑞道："极是，极是。"老残又道："老哥固然万无出名之理，兄弟也不能出全名，只说是替个亲戚办的就是了。等到事情办妥，再揭明择配的宗旨；不然，领家的是不肯放的。"人瑞道："很好。这个办法，一点不错。"老残道："银子是你我各出一半，无论用多少，皆是这个分法。但是我行箧中所有，颇不敷用，要请你老哥垫一垫，到了省城，我就还你。"人瑞道："那不要紧，赎两个翠环，我这里的银子都用不了呢。只要事情办妥，老哥还不还都不要紧的。"老残道："一定要还的，我在有容堂还存着四百多银子呢。你不用怕我出不起，怕害的我没饭吃。你放心罢。"

人瑞道："就是这们办。明天早起，就叫他们去喊他领家的去。"翠花道："早起傳别去喊。明天早起，我们姐儿俩一定要回去的。你老早起一喊，倘若被他们知道这个意思，他一定把环妹

妹藏到乡下去,再讲盘子①,那就受他的拿捏②了。况且他们抽鸦片烟的人,也起不早。不如下午,你老先着人叫我们姐儿俩来,然后去叫俺妈,那就不怕他了。只是一件:这事千万别说我说的。环妹妹是超升了的人,不怕他,俺还得在火坑里过活两年呢。”人瑞道:“那自然,还要你说吗!明天我先到县衙门里,顺便带个差人来。倘若你妈作怪,我先把翠环交给差人看管,那就有法制他了。”说着,大家都觉得喜欢得很。

老残便对人瑞道:“他们事已议定,大概如此,只是你先前说的那个案子呢?我到底不放心。你究竟是真话是假话?说了我好放心。”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① 讲盘子——讲价钱、讨价还价。

② 拿捏——要挟。

第十五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

话说老残与黄人瑞,方将如何拔救翠环之法商议停妥,老残便向人瑞道:"你适才说,有个惊天动地的案子,其中关系着无限的人命,又有夭矫离奇的情节,到底是真是假?我实实的不放心。"人瑞道:"别忙,别忙。方才为这一个毛丫头的事,商议了半天。——正经勾当,我的烟还没有吃好。让我吃两口烟,提提神,告诉你。"

翠环此刻心里蜜蜜的高兴,正不知如何是好,听人瑞要吃烟,赶紧拿过签子来,替人瑞烧了两口吃着。人瑞道:"这齐河县东北上,离城四十五里,有个大村镇,名叫齐东镇,就是周朝齐东野人[1]的老家。这庄上有三四千人家,有条大街,有十几条小街。路南第三条小街上,有个贾老翁。这老翁年纪不过五十望岁[2],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时,有三十多岁了,二十岁上娶了本村魏家的姑娘。魏、贾这两家都是靠庄田吃饭,每人家有四五十顷地。魏家没有儿子,只有这个女儿,却承继了一

---

① 齐东野人——齐东,齐国东面的偏鄙地方;野人,乡下人。有人问孟子:舜受尧的禅让做了皇帝后,是否尧和他的父亲都要向他朝拜?孟子回答说:这是齐东野人的话。意即不可凭信的无稽之谈。见《孟子·万章》。这里故意将"齐东野人"当作专名,是穿插进去的玩笑话。

② 五十望岁——将近五十岁。俗语约计年龄,以不到某个足数谓"望"。

个远房侄儿在家，管理一切事务。只是这个承继儿子不甚学好，所以魏老儿很不喜欢他，却喜欢这个女婿如同珍宝一般。谁知这个女婿去年七月，感了时气[1]，到了八月半边，就一命呜呼哀哉死了。过了百日，魏老头恐怕女儿伤心，常常接回家来过个十天半月的，解解他的愁闷。

“这贾家呢，第二个儿子今年廿四岁，在家读书，人也长的清清秀秀的，笔下也还文从字顺。贾老儿既把个大儿子死了，这二儿子便成了个宝贝，恐怕他劳神，书也不教他念了。他那女儿今年十九岁，像貌长的如花似玉，又加之人又能干，家里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他起了个浑名，叫做‘贾探春’[2]。老二娶的也是本村一个读书人家的女儿，性格极其温柔，轻易不肯开口，所以人越发看他老实没用，起他个浑名叫‘二呆子’。

“这贾探春长到一十九岁，为何还没有婆家呢？只因为他才貌双全，乡庄户下，那有那们俊俏男子来配他呢？只有邻村一个吴二浪子，人却生得倜傥不群，像貌也俊，言谈也巧，家道也丰富，好骑马射箭，同这贾家本是个老亲，一向往来，彼此女眷都是不回避的，只有这吴二浪子曾经托人来求亲。贾老儿掂量这个亲事倒还做得；只是听得人说，这吴二浪子乡下已经偷上了好几个女人，又好赌，又时常好跑到省城里去顽耍，动不动一两个月的不回来。心里算计，这家人家虽算乡下的首富，终久家私要保不住，因此就没有应许。以后却是再要找个人材家道相平的，总找不着，所以把这亲事就平搁下了。

---

① 时气——即时疫。一时流行甚广的急性传染病，如伤寒、霍乱等。

② 贾探春——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女主角之一，是一个精明强干、善于理家的少女。

“今年八月十三是贾老大的周年，家里请和尚拜了三天谶，是十二、十三、十四三天。经谶拜完，魏老儿就接了姑娘回家过节。谁想当天下午，陡听人说，贾老儿家全家丧命。这一慌真就慌的不成话了！连忙跑来看时，却好乡约、里正[①]俱已到齐。全家人都死尽，止有贾探春和他姑妈来了，都哭的泪人似的。顷刻之间，魏家姑奶奶——就是贾家的大娘子——也赶到了；进得门来，听见一片哭声，也不晓得青红皂白，只好号啕大哭。

“当时里正前后看过，计门房死了看门的一名，长工二名，厅房堂屋倒在地下死了书童一名，厅房里间贾老儿死在炕上，二进上房，死了贾老二夫妻两名，旁边老妈子一名，炕上三岁小孩子一名，厨房里老妈子一名，丫头一名，厢房里老妈子一名，前厅厢房里管帐先生一名：大小男女，共死了一十三名口。当时具禀，连夜报上县来。

“县里次日一清早，带同仵作[②]下乡一一相验，没有一个受伤的人，骨节不硬，皮肤不发青紫，既非杀伤，又非服毒，这没头案子就有些难办。一面贾家办理棺敛，一面县里具禀申报抚台。县里正在序稿[③]，突然贾家遣个抱告[④]，言已查出被人谋害形迹。”

方说到这里，翠环抬起头来喊道：“傳瞧！窗户怎样这们红呀？”一言未了，只听得必必剥剥的声音，外边人声嘈杂，大声喊叫说：“起火！起火！”几个连忙跑出上房门来，才把帘子一掀，只

---

① 里正——这里即指地保，参阅第36页注②。

② 仵作——旧时官衙中检验尸体的差役。

③ 序稿——起稿、拟稿。

④ 抱告——清朝通例：乡绅或妇女进行诉讼，可以派遣家中仆役或亲属代表投状和出庭对质，叫“抱告”。

见那火正是老残住的厢房后身。老残连忙身边摸出钥匙去开房门上的锁，黄人瑞大声喊道："多来两个人帮铁老爷搬东西！"

老残刚把铁锁开了，将门一推，只见房内一大团黑烟，望外一扑，那火舌已自由窗户里冒出来了。老残被那黑烟冲来，赶忙望后一退，却被一块砖头绊住，跌了一交。恰好那些来搬东西的人，正自赶到，就势把老残扶起，搀过东边去了。

当下看那火势，怕要连着上房，黄人瑞的家人就带着众人，进上房去抢搬东西。黄人瑞站在院心里，大叫道："赶先把那帐箱搬出，别的却还在后！"说时，黄升已将帐箱搬出。那些人多手杂的，已将黄人瑞箱笼行李都搬出来放在东墙脚下。店家早已搬了几条长板凳来，请他们坐。人瑞检点物件，一样不少，却还多了一件，赶忙叫人搬往柜房里去。

看官，你猜多的一件是何物事？原来正是翠花的行李。人瑞知道县官必来看火，倘若见了，有点难堪，所以叫人搬去。并对二翠道："你们也往柜房里避一避去，立刻县官就要来的。"二翠听说，便顺墙根走往前面去了。

且说火起之时，四邻人等及河工夫役，都寻觅了水桶水盆之类，赶来救火，无奈黄河两岸俱已冻得实实的，当中虽有流水之处，人却不能去取。店后有个大坑塘，却早冻得如平地了。城外只有两口井里有水，你想，慢慢一桶一桶打起，中何用呢？这些人人急智生，就把坑里的冰凿开，一块一块的望火里投。那知这冰的力量比水还大，一块冰投下去，就有一块地方没了火头。这坑正在上房后身，有七八个人立在上房屋脊上，后边有数十个人运冰上屋，屋上人接着望火里投，一半投到火里，一半落在上房屋上，所以火就接不到上房这边来。

老残与黄人瑞正在东墙看人救火，只见外面一片灯笼火把，

县官已到，带领人夫，手执挠钩长杆等件，前来救火。进得门来，见火势已衰，一面用挠钩将房扯倒，一面饬人取黄河浅处薄冰抛入火里，以压火势，那火也就渐渐的熄了。

县官见黄人瑞立在东墙下，步上前来，请了一个安，说道："老宪台[①]受惊不小！"人瑞道："也还不怎样，但是我们补翁烧得苦点。"因向县官道："子翁，我介绍你会个人。此人姓铁，号补残，与你颇有关系，那个案子上要倚赖他才好办。"县官道："嗳呀呀！铁补翁在此地吗？快请过来相会。"人瑞即招手大呼道："老残，请这边来。"

老残本与人瑞坐在一条凳上，因见县官来，踱过人丛里，借看火为回避。今闻招呼，遂走过来，与县官作了个揖，彼此道些景慕的话头。县官有马扎子[②]，老残与人瑞仍坐长凳子上。原来这齐河县姓王，号子谨，也是江南人，与老残同乡。虽是个进士出身，倒不糊涂。

当下人瑞对王子谨道："我想阁下齐东村一案，只有请补翁写封信给宫保，须派白子寿来，方得昭雪；那个绝物[③]也不敢过于倔强。我辈都是同官，不好得罪他的；补翁是方外人，无须忌讳。尊意以为何如？"子谨听了，欢喜非常，说："贾魏氏活该有救星了！好极，好极！"老残听得没头没脑，答应又不是，不答应又不是，只好含糊唯诺。

当时火已全熄，县官要扯二人到衙门去住。人瑞道："上房

---

① 宪台——下官对上官的尊称。
② 马扎子——一种可以折叠的坐具。便于出行时在马上携带，故称。
③ 绝物——语出《孟子·离娄上》："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原意为自绝于人，极端孤立。口语用来指斥人时，"绝"有"少有"、"到顶"义，"物"为"东西"、"货色"，"绝物"即天下少有的坏家伙。

既未烧着，我仍可以搬人去住，只是铁公未免无家可归了。"老残道："不妨，不妨！此时夜已深，不久便自天明；天明后，我自会上街置办行李，毫不碍事。"县官又苦苦的劝老残到衙门里去。老残说："我打搅黄兄是不妨的，请放心罢。"县官又殷勤问："烧些什么东西？未免大破财了。但是敝县购办得出的，自当稍尽绵薄。"老残笑道："布衾一方，竹笥一只，布衫裤两件，破书数本，铁串铃一枚，如此而已。"县官笑道："不确罢？"也就笑着。

正要告辞，只见地保同着差人，一条铁索锁了一个人来，跪在地下，像鸡子签米似的，连连磕头，嘴里只叫："大老爷天恩！大老爷天恩！"那地保跪一条腿在地下，喊道："火就是这个老头儿屋里起的，请大老爷示：还是带回衙门去审，还是在这里审？"县官便问道："你姓什么？叫什么？那里人？怎么样起的火？"只见那地下的人又连连磕头，说道："小的姓张，叫张二，是本城里人，在这隔壁店里做长工。因为昨儿从天明起来，忙到晚上二更多天，才稍为空闲一点，回到屋里睡觉，谁知小衫裤汗湿透了，刚睡下来，冷得异样，越冷越打战战，就睡不着了。小的看这屋里放着好些粟秸，就抽了几根，烧着烤一烤。又想起窗户台上有上房客人吃剩下的酒，赏小的吃的，就拿在火上煨热了，喝了几钟。谁知道一天乏透的人，得了点暖气，又有两杯酒下了肚，糊里糊涂，坐在那里就睡着了。刚睡着，一霎儿的工夫，就觉得鼻子里烟呛的难受，慌忙睁开眼来，身上棉袄已经烧着了一大块，那粟秸打的壁子已通着了，赶忙出来找水来泼，那火已自出了屋顶，小的也没有法子了。所招是实，求大老爷天恩！"县官骂了一声"浑蛋"，说："带到衙门里办去罢！"说罢，立起身来，向黄、铁二公告辞；又再三叮嘱人瑞，务必设法玉成那一案，然后的匆匆去了。

那时火已熄尽，只冒白气。人瑞看着黄升带领众人，又将物

件搬人,依旧陈列起来。人瑞道:“屋子里烟火气太重,烧盒万寿香来薰薰。”人瑞笑向老残道:“铁公,我看你还忙着回屋去不回呢!”老残道:“都是被你一留再留的。倘若我在屋里,不至于被他烧得这们干净。”人瑞道:“咦!不害臊!要是让你回去,只怕连你还烧死在里头呢!你不好好的谢我,反来埋怨我,真是不识好歹。”老残道:“难道我是死人吗?你不赔我,看我同你干休吗!”

说着,只见门帘揭起,黄升领了一个戴大帽子的进来,对着老残打了一个千儿,说:“敝上说给铁大老爷请安。送了一副铺盖来,是敝上自己用的,腌臜点,请大老爷不要嫌弃,明天叫裁缝赶紧做新的送过来,今夜先将就点儿罢。又狐皮袍子马褂一套,请大老爷随便用罢。”老残立起来道:“累你们贵上费心。行李暂且留在这里,借用一两天,等我自己买了就缴还。衣裳我都已经穿在身上,并没有烧掉,不劳贵上费心了。回去多多道谢。”那家人还不肯把衣服带去。仍是黄人瑞说:“衣服,铁老爷决不肯收的。你就说我说的,你带回去罢。”家人又打了个千儿去了。

老残道:“我的烧去也还罢了,总是你瞎倒乱,平白的把翠环的一卷行李也烧在里头,你说冤不冤呢?”黄人瑞道:“那才更不要紧呢!我说他那铺盖总共值不到十两银子,明日赏他十五两银子,他妈要喜欢的受不得呢。”翠环道:“可不是呢,大约就是我这个倒瘸的人,一卷铺盖害了铁爷许多好东西都毁掉了。”老残道:“物件到没有值钱的,只可惜我两部宋板书,是有钱没处买的,未免可惜。然也是天数,只索听他罢了。”人瑞道:“我看宋板书到也不稀奇,只是可惜你那摇的串铃子也毁掉,岂不是失了你的衣饭碗了吗?”老残道:“可不是呢。这可应该你赔了罢,还有什么说的?”人瑞道:“罢,罢,罢!烧了他的铺盖,烧了你的串铃,

大吉大利，恭喜，恭喜！"对着翠环作了个揖，又对老残作了个揖，说道："从今以后，他也不用做卖皮的婊子，你也不要做说嘴的郎中了！"

老残大叫道："好，好，骂的好苦！翠环，你还不去拧他的嘴！"翠环道："阿弥陀佛！总是两位的慈悲！"翠花点点头道："环妹由此从良，铁老由此做官，这把火到也实在是把大吉大利的火，我也得替二位道喜。"老残道："依你说来，他却从良，我却从贱了？"黄人瑞道："闲话少讲，我且问你：是说话是睡？如睡，就收拾行李；如说话，我就把那奇案再告诉你。"随即大叫了一声："来啊！"

老残道："你说，我很愿意听。"人瑞道："不是方才说到贾家遣丁抱告，说查出被人谋害的情形吗？原来这贾老儿桌上有吃残了的半个月饼，一大半人房里都有吃月饼的痕迹。这月饼却是前两天魏家送得来的。所以贾家新承继来的个儿子——名叫贾幹——同了贾探春告说是他嫂子贾魏氏与人通奸，用毒药谋害一家十三口性命。

"齐河县王子谨就把这贾幹传来，问他奸夫是谁，却又指不出来。食残的月饼，只有半个，已经擘碎了，馅子里却是有点砒霜。

"王子谨把这贾魏氏传来问这情形。贾魏氏供：'月饼是十二日送来的。我还在贾家。况当时即有人吃过，并未曾死。'又把那魏老儿传来。魏老儿供称：'月饼是大街上四美斋做的，有毒无毒，可以质证了。'及至把四美斋传来，又供月饼虽是他家做的，而馅子却是魏家送得来的。就是这一节，却不得不把魏家父女暂且收管。虽然收管，却未上刑具，不过监里的一间空屋，听他自己去布置罢了。子谨心里觉得仵作相验，实非中毒；自己又

亲身细验，实无中毒情形。即使月饼中有毒，未必人人都是同时吃的，也没有个毒轻毒重的分别吗？

“苦主家催求讯断得紧，就详了抚台，请派员会审。前数日，齐巧派了刚圣慕来。此人姓刚，名弼，是吕谏堂①的门生，专学他老师，清廉得格登登的。一跑得来，就把那魏老儿上了一夹棍，贾魏氏上了一拶子。两个人都晕绝过去，却无口供。那知冤家路儿窄：魏老儿家里的管事的却是愚忠老实人，看见主翁吃这冤枉官司，遂替他筹了些款，到城里来打点，一投投到一个乡绅胡举人家。……”

说到此处，只见黄升揭开帘子走进来，说：“老爷叫呀？”人瑞道：“收拾铺盖。”黄升道：“铺盖怎样放法？”人瑞想了一想，说：“外间冷，都睡到里边去罢。”就对老残道：“里间炕很大，我同你一边睡一个，叫他们姐儿俩打开铺盖卷睡当中，好不好？”老残道：“甚好，甚好。只是你孤栖了。”人瑞道：“守着两个，还孤栖个什么呢？”老残道：“管你孤栖不孤栖，赶紧说，投到这胡举人家怎么样呢？”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吕谏堂——疑影射李秉衡。李字鉴堂，光绪年间任永平府知府，时称“北直廉吏第一”；后升任山东巡抚，重用酷吏毓贤，顽固自是，草菅人命，民间称之谓“李二铜锤”。刚弼，或说影射刚毅，情事不合，似即谐音“刚愎”，无专指。

第十六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①]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话说老残急忙要问他投到胡举人家便怎样了。人瑞道："你越着急，我越不着急。我还要抽两口烟呢！"老残急于要听他说，就叫："翠环，你赶紧烧两口，让他吃了好说。"翠环拿着签子便烧。黄升从里面把行李放好，出来回道："他们的铺盖，叫他伙计来放。"人瑞点点头。一刻，见先来的那个伙计跟着黄升进去了。

原来马头上规矩：凡妓女的铺盖，必须他伙计自行来放，家人断不肯替他放的；又兼之铺盖之外还有什么应用的物事，他伙计知道放在什么所在，妓女探手便得，若是别人放的，就无处寻觅了。

却说伙计放完铺盖出来，说道："翠环的烧了，怎么样呢？"人瑞道："那你就不用管罢。"老残道："我知道。你明天来，我赔你二十两银子，重做就是了。"伙计说："不是为银子，老爷请放心，为的是今儿夜里。"人瑞道："叫你不要管，你还不明白吗？"翠花也道："叫你不要管，你就回去罢。"那伙计才低着头出去。

人瑞对黄升道："天很不早了，你把火盆里多添点炭，坐一壶

---

① 凌迟罪——凌迟的罪名。"凌迟"是处死罪犯的一种封建酷刑，先碎剐全身，支解四肢，然后斩头。据《大清律例》的规定，杀死直系亲属的长辈，就要判处凌迟。

开水在旁边，把我墨盒子笔取出来，取几张红格子白八行书同信封子出来，取两枝洋蜡，都放在桌上，你就睡去罢。"黄升答应了一声"是"，就去照办。

这里人瑞烟也吃完。老残问道："投到胡举人家怎样呢？"人瑞道："这个乡下糊涂老儿，见了胡举人，扒下地就磕头，说：'如能救得我主人的，万代封侯！'胡举人道：'封侯不济事，要有钱才能办事呀。这大老爷，我在省城里也与他同过席，是认得的。你先拿一千银子来，我替你办。我的酬劳在外。'那老儿便从怀里摸出个皮靴页儿①来，取出五百一张的票子两张，交与胡举人，却又道：'但能官司了结无事，就再花多少，我也能办。'胡举人点点头，吃过午饭，就穿了衣冠来拜老刚。"

老残拍着炕沿道："不好了！"人瑞道："这浑蛋的胡举人来了呢，老刚就请见，见了略说了几句套话。胡举人就把这一千银票子双手捧上，说道：'这是贾魏氏那一案，魏家孝敬老公祖的，求老公祖格外成全。'"

老残道："一定翻了呀！"人瑞道："翻了倒还好，却是没有翻。"老残道："怎么样呢？"人瑞道："老刚却笑嘻嘻的双手接了，看了一看，说道：'是谁家的票子？可靠得住吗？'胡举人道：'这是同裕的票子，是敝县第一个大钱庄，万靠得住。'老刚道：'这们大个案情，一千银子那能行呢？'胡举人道：'魏家人说，只要早早了结，没事，就再花多些，他也愿意。'老刚道：'十三条人命，一千银子一条，也还值一万三呢。——也罢，既是老兄来，兄弟情愿减半算，六千五百两银子罢。'胡举人连声答应道：'可以行得，可

① 皮靴页儿——又作"皮靴掖儿"，这里即皮夹子。因为可以放于靴筒内，所以叫"靴掖儿"。

以行得！'

"老刚又道：'老兄不过是个介绍人，不可专主，请回去切实问他一问，也不必开票子来，只须老兄写明云：减半六五之数，前途[1]愿出。兄弟凭此，明日就断结了。'胡举人欢喜的了不得，出去就与那乡下老儿商议。乡下老儿听说官司可以了结无事，就擅专一回，谅多年宾东，不致遭怪，况且不要现银子，就高高兴兴的写了个五千五百两的凭据交与胡举人。又写了个五百两的凭据，为胡举人的谢仪。

"这浑蛋胡举人写了一封信，并这五千五百两凭据，一并送到县衙门里来。老刚收下，还给个收条。等到第二天升堂，本是同王子谨会审的。这些情节，子谨却一丝也不知道。坐上堂去，喊了一声'带人'。那衙役们早将魏家父女带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样子。两人跪到堂上，刚弼便从怀里摸出那个一千两银票并那五千五百两凭据和那胡举人的书子，先递给子谨看了一遍。子谨不便措辞，心中却暗暗的替魏家父女叫苦。

"刚弼等子谨看过，便问魏老儿道：'你认得字吗？'魏老儿供：'本是读书人，认得字。'又问贾魏氏：'认得字吗？'供：'从小上过几年学，认字不多。'老刚便将这银票、笔据叫差人送与他父女们看。他父女回说：'不懂这是什么原故。'刚弼道：'别的不懂，想必也是真不懂；这个凭据是谁的笔迹，下面注着名号，你也不认得吗？'叫差人：'你再给那个老头儿看！'魏老儿看过，供道：'这凭据是小的家里管事的写的，但不知他为什么事写的。'

"刚弼哈哈大笑说：'你不知道，等我来告诉你，你就知道了！

---

[1] 前途——也作前路、前路前，市语切口，即文言的"彼"，口语的"他"，贸易说合、官司关节中代指当事人。

昨儿有个胡举人来拜我，先送一千两银子，说你们这一案，叫我设法儿开脱；又说如果开脱，银子再要多些也肯。我想你们两个穷凶极恶的人，前日颇能熬刑，不如趁势讨他个口气罢，我就对胡举人说：“你告诉他管事的去，说害了人家十三条性命，就是一千两银子一条，也该一万三千两。”胡举人说：“恐怕一时拿不出许多。”我说：“只要他心里明白，银子便迟些日子不要紧的。如果一千银子一条命不肯出，就是折半五百两银子一条命，也该六千五百两，不能再少。”胡举人连连答应。我还怕胡举人孟浪，再三叮嘱他，叫他把这折半的道理告诉你们管事的，如果心服情愿，叫他写个凭据来，银子早迟不要紧的。第二天，果然写了这个凭据来。我告诉你，我与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陷害你们呢？你要摸心想一想，我是个朝廷家的官，又是抚台特特委我来帮着王大老爷来审这案子，我若得了你们的银子，开脱了你们，不但辜负抚台的委任，那十三条冤魂肯依我吗？我再详细告诉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谋害的，你家为什么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呢？这是第一据。在我这里花的是六千五百两，在别处花的且不知多少，我就不便深究了。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诉他照五百两一条命计算，也应该六千五百两，你那管事的就应该说：“人命实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员代为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两的数目却不敢答应。”为什么他毫无疑义，就照五百两一条命算帐呢？是第二据。——我劝你们早迟总得招认，免得饶上许多刑具的苦楚。’

“那父女两个连连叩头说：‘青天大老爷！实在是冤枉！’刚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这样开导你们，还是不招，再替我夹拶起来！’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应了一声“嗄”，夹棍拶子望堂上一摔，惊魂动魄价响。

“正要动刑，刚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来，我对你讲。’几个差役走上几步，跪一条腿，喊道：‘请大老爷示。’刚弼道：‘你们伎俩我全知道：你看那案子是不要紧的呢，你们得了钱，用刑就轻些，让犯人不甚吃苦；你们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过来的了，你们得了钱，就猛一紧，把那犯人当堂治死，成全他个整尸首，本官又有个严刑毙命的处分：我是全晓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贾魏氏，只不许拶得他发昏，但看神色不好，就松刑，等他回过气来再拶。预备十天工夫，无论你什么好汉，也不怕你不招！’

“可怜一个贾魏氏，不到两天，就真熬不过了，哭得一丝半气的，又忍不得老父受刑，就说道：‘不必用刑，我招就是了！人是我谋害的，父亲委实不知情！’刚弼道：‘你为什么害他全家？’魏氏道：‘我为妯娌不和，有心谋害。’刚弼道：‘妯娌不和，你害他一个人很够了，为什么毒他一家子呢？’魏氏道：‘我本想害他一人，因没有法子，只好把毒药放在月饼馅子里。因为他最好吃月饼，让他先毒死了，旁人必不至再受害了。’刚弼问：‘月饼馅子里，你放的什么毒药呢？’供：‘是砒霜。’‘那里来的砒霜呢？’供：‘叫人药店里买的。’‘那家药店里买的呢？’‘自己不曾上街，叫人买的，所以不晓得那家药店。’问：‘叫谁买的呢？’供：‘就是婆家被毒死了的长工王二。’问：‘既是王二替你买的，何以他又肯吃这月饼受毒死了呢？’供：‘我叫他买砒的时候，只说为毒老鼠，所以他不知道。’问：‘你说你父亲不知情，你岂有个不同他商议的呢？’供：‘这砒是在婆家买的，买得好多天了。正想趁个机会放在小婶吃食碗里，值几日都无隙可乘，恰好那日回娘家，看他们做月饼馅子，问他们何用，他们说送我家节礼，趁无人的时候，就把砒霜搅在馅子里了。’刚弼点点头道：‘是了，是了。’又问道：‘我看你人很直爽，所招的一丝不错。只是我听人说，你公公平常待你极为

刻薄，是有的罢？'魏氏道：'公公待我如待亲身女儿一般恩惠，没有再厚的了。'刚弼道：'你公公横竖已死，你何必替他回护呢？'魏氏听了，抬起头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大叫道：'刚大老爷！你不过要成就我个凌迟的罪名！现在我已遂了你的愿了，既杀了公公，总是个凌迟！你又何必要坐成个故杀呢？——你家也有儿女呀！劝你退后些罢！'刚弼一笑道：'论做官的道理呢，原该追究个水尽山穷；然既已如此，先让他把这个供画了。'"

再说黄人瑞道："这是前两天的事，现在他还要算计那个老头子呢。昨日我在县衙门里吃饭，王子谨气得要死，憋得不好开口，一开口，仿佛得了魏家若干银子似的。李太尊在此地，也觉得这案情不妥当，然也没有法想，商议除非能把白太尊白子寿弄来才行。这瘟刚是以清廉自命的，白太尊的清廉，恐怕比他还靠得住些。白子寿的人品学问，为众所推服，他还不敢藐视，舍此更无能制伏他的人了。只是一两天内就要上详，宫保的性子又急，若奏出去就不好设法了。只是没法通到宫保面前去，凡我们同寅[①]都要避点嫌疑。昨日我看见老哥，我从心眼里欢喜出来，请你想个什么法子。"

老残道："我也没有长策。不过这种事情，其势已迫，不能计出万全的。只有就此情形，我详细写封信禀宫保，请宫保派白太尊来覆审。至于这一炮响不响，那就不能管了。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碰在我辈眼目中，尽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罢了。"人瑞道："佩服，佩服。事不宜迟，笔墨纸张都预备好了，请你老人家就此动笔。——翠环，你去点蜡烛，泡茶。"

老残凝了一凝神，就到人瑞屋里坐下。翠环把洋烛也点着

① 同寅——同僚、同官。同在一处做官、官职相仿的人，互称"同寅"。

了。老残揭开墨盒，拔出笔来，铺好了纸，拈笔便写，那知墨盒子已冻得像块石头，笔也冻得像个枣核子，半笔也写不下去。翠环把墨盒子捧到火盆上烘，老残将笔拿在手里，向着火盆一头烘，一头想。半霎功夫，墨盒里冒白气，下半边已烊了，老残蘸墨就写，写两行，烘一烘，不过半个多时辰，信已写好，加了个封皮，打算问人瑞，信已写妥，交给谁送去，对翠环道："你请黄老爷进来。"

翠环把房门帘一揭，格格的笑个不止，低低喊道："铁老，你来瞧！"老残望外一看，原来黄人瑞在南首，双手抱着烟枪，头歪在枕头上，口里拖三四寸长一条口涎，腿上却盖了一条狼皮褥子；再看那边，翠花睡在虎皮毯上，两只脚都缩在衣服里头，两只手超在袖子里，头却不在枕头上，半个脸缩在衣服大襟里，半个脸靠着袖子，两个人都睡得实沉沉的了。

老残看了说："这可要不得，快点喊他们起来！"老残就去拍人瑞，说："醒醒罢，这样要受病的！"人瑞惊觉，懵里懵懂的，睁开眼说道："呵，啊！信写好了吗？"老残说："写好了。"人瑞挣扎着坐起，只见口边那条涎水，由袖子上滚到烟盘里，跌成几段，原来久已化作一条冰了。老残拍人瑞的时候，翠环却到翠花身边，先向他衣服摸着两只脚，用力往外一扯。翠花惊醒，连喊："谁，谁，谁？"连忙揉揉眼睛，叫道："可冻死我了！"

两人起来，都奔向火盆就暖，那知火盆无人添炭，只剩一层白灰，几星余火，却还有热气。翠环道："屋里火盆旺着呢，快向屋里烘去罢。"四人遂同到里边屋来。翠花看铺盖，三分俱已摊得齐楚，就去看他县里送来的，却是一床蓝湖绉被，一床红湖绉被，两条大呢褥子，一个枕头。指给老残道："俸瞧这铺盖好不好？"老残道："太好了些。"便向人瑞道："信写完了，请你看看。"

人瑞一面烘火，一面取过信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说："很切实的。我想总该灵罢。"老残道："怎样送去呢？"人瑞腰里摸出表来一看，说："四下钟，再等一刻天亮了，我叫县里专个人去。"老残道："县里人都起身得迟，不如天明后，同店家商议，雇个人去更妥。——只是这河难得过去。"人瑞道："河里昨晚就有人跑凌，单身人过河很便当的。"大家烘着火，随便闲话。

两三点钟工夫，极容易过，不知不觉东方已自明了。人瑞喊起黄升，叫他向店家商议，雇个人到省城送信，说："不过四十里地，如晌午以前送到，下午取得收条来，我赏银十两。"停了一刻，只见店伙同了一个人来说："这是我兄弟，如大老爷送信，他可以去。他送过几回信，颇在行，到衙门里也敢进去，请大老爷放心。"当时人瑞就把上抚台的禀交给他，自收拾投递去了。

这里人瑞道："我们这可该睡了。"黄、铁睡在两边，二翠睡在当中，不多一刻都已齁齁睡着。一觉醒来，已是午牌时候。翠花家伙计早已在前面等候，接了他姊妹两个回去，将铺盖卷了，一并掮着就走。人瑞道："傍晚就送他们姐儿俩来，我们这儿不派人去叫了。"伙计答应着"是"，便同两人前去。翠环回过头来眼泪汪汪的道："您别忘了阿！"人瑞、老残俱笑着点点头。

二人洗脸。歇了片刻就吃午饭。饭毕，已两下多钟，人瑞自进县署去了，说："倘有回信，喊我一声。"老残说："知道，你请罢。"

人瑞去后，不到一个时辰，只见店家领那送信的人，一头大汗，走进店来，怀里取出一个马封，紫花大印，拆开，里面回信两封：一封是张宫保亲笔，字比核桃还大；一封是内文案上袁希明的信，言："白太尊现署泰安，即派人去代理，大约五七天可到。"

并云:"宫保深盼阁下少候两日,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

老残看了,对送信人说:"你歇着罢,晚上来领赏。喊黄二爷来。"店家说:"同黄大老爷进衙门去了。"老残想:"这信交谁送去呢?不如亲身去走一遭罢。"就告店家,锁了门,竟自投县衙门来。进了大门,见出出进进人役甚多,知有堂事。进了仪门,果见大堂上阴气森森,许多差役两旁立着。凝了一凝神,想道:"我何妨上去看看,什么案情?"立在差役身后,却看不见。

只听堂上嚷道:"贾魏氏,你要明白!你自己的死罪已定,自是无可挽回,你却极力开脱你那父亲,说他并不知情,这是你的一片孝心,本县也没有个不成全你的。但是你不招出你的奸夫来,你父亲的命就保全不住了。你想,你那奸夫出的主意,把你害得这样苦法,他到躲得远远的,连饭都不替你送一碗,这人的情义也就很薄的了,你却抵死不肯招出他来,反令生身老父替他担着死罪。圣人云:'人尽夫也,父一而已。'[①]原配丈夫,为了父亲尚且顾不得他,何况一个相好的男人呢!我劝你招了的好。"只听底下只是嘤嘤啜泣。又听堂上喝道:"你还不招吗?不招我又要动刑了!"

又听底下一丝半气的说了几句,听不出什么话来。只听堂上嚷道:"他说什么?"听一个书吏上去回道:"贾魏氏说,是他自己的事,大老爷怎样分付,他怎样招;叫他捏造一个奸夫出来,实实无从捏造。"

---

① "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语见《左传》桓公十五年。郑国的国君命令雍纠去谋杀他的岳父祭仲,雍纠的妻子知道了,就问她的母亲:父亲重要还是丈夫重要?她母亲说:男人都可以做女人的丈夫,父亲却只有一个。于是她就向父亲告了密,结果雍纠反被祭仲杀了。下文"原配丈夫,为了父亲尚且顾不得他",就是据这个故事说的。

又听堂上把惊堂一拍，骂道："这个淫妇，真正刁狡！拶起来！"堂下无限的人大叫了一声"嗄"，只听跑上几个人去，把拶子往地下一摔，霍绰的一声，惊心动魄。

老残听到这里，怒气上冲，也不管公堂重地，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开，大叫一声："站开！让我过去！"差人一闪。老残走到中间，只见一个差人一手提着贾魏氏头发，将头提起，两个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拶子。老残走上，将差人一扯，说道："住手！"便大摇大摆走上暖阁①，见公案上坐着两人，下首是王子谨，上首心知就是这刚弼了，先向刚弼打了一躬。

子谨见是老残，慌忙立起。刚弼却不认得，并不起身，喝道："你是何人？敢来搅乱公堂！——拉他下去！"未知老残被拉下去，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暖阁——官衙大堂上，设置公座的阁子。为一左右斜向前包的屏障，公案即安设在这中间的木座上。

第十七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

话说老残看贾魏氏正要上刑，急忙抢上堂去，喊了“住手”。刚弼却不认得老残为何许人，又看他青衣小帽，就喝令差人拉他下去。谁知差人见本县大老爷早经站起，知道此人必有来历，虽然答应了一声“嗄”，却没一个人敢走上来。

老残看刚弼怒容满面，连声吆喝，却有意呕着他顽，便轻轻的说道：“你先莫问我是什么人，且让我说两句话。如果说的不对，堂下有的是刑具，你就打我几板子，夹我一两夹棍，也不要紧。我且问你：一个垂死的老翁，一个深闺的女子，案情我却不管，你上他这手铐脚镣是什么意思？难道怕他越狱走了吗？这是制强盗的刑具，你就随便施于良民，天理何存？良心安在？”

王子谨想不到抚台回信已来，恐怕老残与刚弼堂上较量起来，更下不去，连忙喊道：“补翁先生，请厅房里去坐，此地公堂，不便说话。”刚弼气得目瞪口呆，又见子谨称他补翁，恐怕有点来历，也不敢过于抢白。

老残知子谨为难，遂走过西边来，对着子谨也打了一躬。子谨慌忙还揖，口称：“后面厅房里坐。”老残说道：“不忙。”却从袖子里取出张宫保的那个覆书来，双手递给子谨。

子谨见有紫花大印，不觉喜逐颜开，双手接过，拆开一看，便高声读道：“示悉。白守耆札到便来，请即传谕王、刚二令，不得

滥刑。魏谦父女取保回家，候白守覆讯。弟耀顿首。”一面递给刚弼去看，一面大声喊道：“奉抚台传谕，叫把魏谦父女刑具全行松放，取保回家，候白大人来再审！”底下听了，答应一声“嘎”，又大喊道：“当堂松刑啰！当堂松刑啰！”却早七手八脚，把他父女手铐脚镣，项上的铁链子，一松一个干净，教他上来磕头，替他喊道：“谢抚台大人恩典！谢刚大老爷、王大老爷恩典！”那刚弼看信之后，正自敢怒而不敢言；又听到谢刚大老爷、王大老爷恩典，如同刀子戳心一般，早坐不住，退往后堂去了。

子谨仍向老残拱手道：“请厅房里去坐。兄弟略为交代此案，就来奉陪。”老残拱一拱手道：“请先生治公，弟尚有一事，告退。”遂下堂，仍自大摇大摆的走出衙门去了。这里王子谨分付了书吏，叫魏谦父女赶紧取保，今晚便要叫他们出去才好。书吏一一答应，击鼓退堂。

却说老残回来，一路走着，心里十分高兴，想道：“前日闻得玉贤种种酷虐，无法可施；今日又亲目见了一个酷吏，却被一封书便救活了两条性命，比吃了人参果心里还快活！”一路走着，不知不觉已出了城门，便是那黄河的堤埝了。上得堤去，看天色欲暮，那黄河已冻得同大路一般，小车子已不断的来往行走，心里想来：“行李既已烧去，更无累赘，明日便可单身回省，好去置办行李。”转又念道：“袁希明来信，叫我等白公来，以便商酌，明知白公办理此事，游刃有余，然倘有未能周知之处，岂不是我去了害的事吗？只好耐心等待数日再说。”一面想着，已到店门，顺便踱了回去，看有许多人正在那里刨挖火里的烬余，堆了好大一堆，都是些零绸碎布，也就不去看他，回到上房，独自坐地。

过了两个多钟头，只见人瑞从外面进来，口称：“痛快，痛

快!"说:"那瘟刚退堂之后,随即命家人检点行李回省。子谨知道宫保耳软,恐怕他回省,又出汊子,故极力留他,说:'宫保只有派白太尊覆审的话,并没有叫阁下回省的示谕,此案未了,断不能走。你这样去销差,岂不是同宫保呕气吗?恐不合你主敬存诚的道理。'他想想也只好忍耐着了。子谨本想请你进去吃饭,我说:'不好,倒不如送桌好好的饭去,我替你陪客罢。'我讨了这个差使来的。你看好不好?"老残道:"好!你吃白食,我担人情,你倒便宜!我把他辞掉,看你吃什么!"人瑞道:"你只要有本事辞,只管辞,我就陪你挨饿。"

说着,门口已有一个戴红缨帽儿的拿了一个全帖,后面跟着一个挑食盒的进来,直走到上房,揭起暖帘进来,对着人瑞望老残说:"这位就是铁老爷罢?"人瑞说:"不错。"那家人便抢前一步,请了一个安,说:"敝上说:小县分没有好菜,送了一桌粗饭,请大老爷包含点。"老残道:"这店里饭很便当,不消贵上费心,请挑回去,另送别位罢。"家人道:"主人分付,总要大老爷赏脸。家人万不敢挑回去,要挨骂的。"

人瑞在桌上拿了一张笺纸,拔开笔帽,对着那家人道:"你叫他们挑到前头灶屋里去。"那家人揭开盒盖,请老爷们过眼。原来是一桌甚丰的鱼翅席。老残道:"便饭就当不起。这酒席太客气,更不敢当了。"人瑞用笔在花笺上已经写完,递与那家人,说:"这是铁老爷的回信,你回去说谢谢就是了。"又叫黄升赏了家人一吊钱,挑盒子的二百钱。家人打了两个千儿。

这里黄升掌上灯来。不消半个时辰,翠花、翠环俱到。他那伙计不等分付,已掮了两个小行李卷儿进来,送到里房去。人瑞道:"你们铺盖真做得快,半天工夫就齐了吗?"翠花道:"家里有的是铺盖,对付着就够用了。"

黄升进来问，开饭不开饭。人瑞说："开罢。"停了一刻，已先将碟子摆好。人瑞道："今日北风虽然不刮，还是很冷，快温酒来吃两杯。今天十分快乐，我们多喝两杯。"二翠俱拿起弦子来唱两个曲子侑酒。人瑞道："不必唱了，你们也吃两杯酒罢。"

翠花看二人非常高兴，便问道："儜能这们高兴，想必抚台那里送信的人回来了吗？"人瑞道："岂但回信来了，魏家爷儿俩这时候怕都回到了家呢！"便将以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二翠。他姊儿两个也自喜欢的了不得，自不消说。

却说翠环听了这话，不住的迷迷价笑，忽然又将柳眉双锁，默默无言。你道什么缘故？他因听见老残一封书去，抚台便这样的信从，若替他办那事，自不费吹灰之力，一定妥当的，所以就迷迷价笑。又想他们的权力虽然够用，只不知昨晚所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倘若随便说说就罢了的呢，这个机会错过，便终身无出头之望，所以双眉又锁起来了。又想到他妈今年年底一定要转卖他，那蒯二秃子凶恶异常，早迟是个死，不觉脸上就泛了死灰的气色。又想到自己好好一个良家女子，怎样流落得这等下贱形状，倒不如死了的干净，眉宇间又泛出一种英毅的气色来。又想到自己死了，原无不可，只是一个六岁的小兄弟有谁抚养，岂不也是饿死吗？他若饿死，不但父母无人祭供，并祖上的香烟从此便绝。这们想去，是自己又死不得了。想来想去，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不知不觉那泪珠子便扑簌簌的滚将下来，赶紧用手绢子去擦。

翠花看见道："你这妮子！老爷们今天高兴，你又发什么昏？"人瑞看着他，只是憨笑。老残对他点了点头，说："你不用胡思乱想，我们总要替你想法子的。"人瑞道："好，好！有铁老爷一手提拔你，我昨晚说的话可是不算数的了。"翠环听了大惊，愈觉得他

自己虑的是不错。正要向人瑞诘问,只见黄升同了一个人进来,朝人瑞打了一千儿,递过一个红纸封套去。人瑞接过来,撑开封套口,朝里一窥,便揣到怀里去,说声"知道了",更不住的嘻嘻价笑。只见黄升说:"请老爷出来说两句话。"人瑞便走出去。

约有半个时辰,进来,看着三个人俱默默相对,一言不发,人瑞愈觉高兴。又见那县里的家人进来向老残打了个千儿,道:"敝上说,叫把昨儿个的一卷旧铺盖取回去。"老残一楞,心里想道:"这是什么道理呢?你取了去,我睡什么呢?"然而究竟是人家的物件,不便强留,便说:"你取了去罢。"心里却是纳闷。看着那家人进房取将去了。只见人瑞道:"今儿我们本来很高兴的,被这翠环一个人不痛快,惹的我也不痛快了。酒也不吃了,连碟子都撤下去罢。"又见黄升来当真把些碟子都撤了下去。

此时不但二翠摸不着头脑,连老残也觉得诧异的很。随即黄升带着翠环家伙计,把翠环的铺盖卷也搬走了。翠环忙问:"啥事?啥事?怎么不教我在这里吗?"伙计说:"我不知道,光听说叫我取回铺盖卷去。"

翠环此时按捺不住,料到一定凶多吉少,不觉含泪跪到人瑞面前,说:"我不好,你是老爷们呢,难道不能包含点吗?你老一不喜欢,我们就活不成了!"人瑞道:"我喜欢的很呢。我为啥不喜欢?只是你的事,我却管不着。你慢慢的求铁老爷去。"

翠环又跪向老残面前,说:"还是你老救我!"老残道:"什么事,我救你呢?"翠环道:"取回铺盖,一定是昨儿话走了风声,俺妈知道,今儿不让我在这儿,早晚要逼我回去,明天就远走高飞了。他敢同官斗吗?就只有走是个好法子。"老残道:"这话也说的是。人瑞哥,你得想个法子,挽留住他才好。一被他妈接回去,这事就不好下手了。"人瑞道:"那是何消说!自然要挽留他。

你不挽留他，谁能挽留他呢?”

老残一面将翠环拉起，一面向人瑞道：“你的话我怎么不懂?难道昨夜说的话，当真不算数了吗?”人瑞道：“我已彻底想过，只有不管的一法。你想：拔一个姐儿从良，总也得有个辞头。你也不承认，我也不承认，这话怎样说呢?把他弄出来，又望那里安置呢?若是在店里，我们两个人都不承认，外人一定说是我弄的，断无疑义。我刚才得了个好点的差使，忌妒的人很多，能不告诉宫保吗?以后我就不用在山东混了，还想什么保举呢?所以是断乎做不得的。”

老残一想，话也有理，只是因此就见死不救，于心实也难忍，加着翠环不住的啼哭，实在为难，便向人瑞道：“话虽如此，也得想个万全的法子才好。”人瑞道：“就请你想，如想得出，我一定助力。”

老残想了想，实无法子，便道：“虽无法子，也得大家想想。”人瑞道：“我倒有个法子，你又做不到，所以只好罢休。”老残道：“你说出来，我总可以设法。”人瑞道：“除非你承认了要他，才好措辞。”老残道：“我就承认，也不要紧。”人瑞道：“空口说白话，能行吗?事是我办，我告诉人，说你要，谁信呢?除非你亲笔写封信给我，那我就有法办了。”老残道：“信是不好写的。”人瑞道：“我说你做不到，是不是呢?”

老残正在踌躇，却被二翠一齐上来央告，说：“这也不要紧的事，你老就担承一下子罢。”老残道：“信怎样写?写给谁呢?”人瑞道：“自然写给王子谨。你就说，见一妓女某人，本系良家，甚为可悯，弟拟拔出风尘，纳为簉室[1]，请兄鼎力维持，身价若干，

[1] 簉室——即妾，下文“如夫人”是客气的称呼。“簉”是副的意思，“簉室”指妾，相对于“正室”指妻而言。

如数照缴云云。我拿了这信就有办法，将来任凭你送人也罢，择配也罢，你就有了主权，我也不遭声气。不然，那有办法？"

正说着，只见黄升进来说："翠环姑娘出来，你家里人请你呢。"翠环一听，魂飞天外，一面说就去，一面拼命央告老残写信。翠花就到房里取出纸笔墨砚来，将笔蘸饱，递到老残手里。老残接过笔来，叹口气，向翠环道："冤不冤？为你的事，要我亲笔画供呢！"翠环道："我替你老磕一千个头！你老就为一回难，胜造七级浮图①！"老残已在纸上如说写就，递与人瑞，说："我的职分已尽，再不好好的办，罪就在你了。"人瑞接过信来，递与黄升，说："停一会送到县里去。"

当老残写信的时刻，黄人瑞向翠花耳中说了许多的话。黄升接过信来，向翠环道："你妈等你说话呢，快去罢。"翠环仍泥着不肯去，眼看着人瑞，有求救的意思。人瑞道："你去，不要紧的。诸事有我呢。"翠花立起来，拉了翠环的手，说："环妹，我同你去，你放心罢，——你大大的放心罢！"翠环无法，只得说声"告假"，走出去了。

这里人瑞却躺到烟炕上去烧烟，嘴里七搭八搭的同老残说话。约计有一点钟工夫，人瑞烟也吃足了。只见黄升戴着簇新的大帽子进来，说："请老爷们那边坐。"人瑞说："啊！"便站起来拉了老残，说："那边坐罢。"老残诧异道："几时有个那边出来？"人瑞说："这个那边，是今天变出来的。"

原来这店里的上房一排，本是两个三间，人瑞住的是西边三间，还有东边的个三间，原有别人住着，今早动身过河去了，所以

---

① 七级浮图——七层的宝塔。造塔是为了埋藏佛骨（和尚的骨灰），信佛的人认为是很有功德的事情。

空下来。

黄、铁二人携手走到东上房前，上了台阶，早有人打起暖帘。只见正中方桌上挂着桌裙，桌上点了一对大红蜡烛，地下铺了一条红毡。走进堂门，见东边一间摆了一张方桌，朝南也系着桌裙，上首平列两张椅子，两旁一边一张椅子，都搭着椅披。桌上却摆了满满一桌的果碟，比方才吃的还要好看些。西边是隔断的一间房，挂了一条红大呢的门帘。

老残诧异道："这是什么原故?"只听人瑞高声嚷道："你们搀新姨奶奶出来参见他们老爷。"只见门帘揭处，一个老妈子在左，翠花在右，搀着一个美人出来，满头戴着都是花，穿着一件红青外褂，葵绿袄子，系一条粉红裙子，却低着头走到红毡子前。

老残仔细一看，原来就是翠环，大叫道："这是怎么说? 断乎不可!"人瑞道："你亲笔字据都写了，还狡狯什么?"不由分说，拉老残往椅子上去坐。老残那里肯坐。这里翠环早已磕下头去了。老残没法，也只好回了半礼。又见老妈子说："黄大老爷请坐。谢大媒。"翠环却又磕下头去。人瑞道："不敢当，不敢当。"也还了一礼。当将新人送进房内。翠花随即出来磕头道喜。老妈子等人也都道完了喜。人瑞拉老残到房里去。

原来房内新铺盖已陈设停妥，是红绿湖绉被各一床，红绿大呢褥子各一条，枕头两个。炕前挂了一个红紫鲁山绸的幔子。桌上铺了红桌毡，也是一对红蜡烛。墙上却挂了一副大红对联，上写着：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老残却认得是黄人瑞的笔迹，墨痕还没有甚干呢，因笑向人瑞道："你真会淘气！ 这是西湖上月老祠的对联，被你偷得来

的。”人瑞道：“对题便是好文章。你敢说不切当吗？”

人瑞却从怀中把刚才县里送来的红封套递给老残，说：“你瞧，这是贵如夫人原来的卖身契一纸，这是新写的身契一纸，总共奉上。你看愚弟办事周到不周到？”老残说：“既已如此，感激的很。你又何苦把我套在圈子里做什么呢？”人瑞道：“我不对你说‘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吗？我为翠环计，救人须救彻，非如此总不十分妥当；为你计，亦不吃亏。天下事就该这们做法，是不错的。”说过，呵呵大笑。又说：“不用费话罢，我们肚子饿的了不得，要吃饭了。”人瑞拉着老残，翠花拉着翠环，要他们两个上坐。老残决意不肯，仍是去了桌裙，四方两对面坐的。这一席酒，不消说，各人有各人快乐处，自然是尽欢而散。以后无非是送房睡觉，无庸赘述。

却说老残被人瑞逼成好事，心里有点不痛快，想要报复；又看翠花昨日自己冻着，却拿狼皮褥子替人瑞盖腿，为翠环事，他又出了许多心，冷眼看去，也是个有良心的，须得把他也拔出来才好，且等将来再作道理。

次日，人瑞跑来，笑向翠环道：“昨儿炕畸角睡得安稳罢？”翠环道：“都是黄老爷大德成全，慢慢供傅的长生禄位牌[①]。”人瑞道：“岂敢，岂敢。”说着，便向老残道：“昨日三百银子是子谨垫出来的，今日我进署替你还帐去。这衣服衾枕是子谨送的，你也不用客气了。想来送钱，他也是不肯收的。”老残道：“这从那里说起，叫人家花这许多钱。也只好你先替我道谢，再图补报罢。”说着，人瑞自去县里。

---

① 长生禄位牌——一种迷信的报恩方式：牌位上写恩人姓名，烧香供奉，祈祷神佛保佑恩人福寿双全，富贵荣华。

老残因翠环的名字太俗，且也不便再叫了，遂替他颠倒一下，换做"环翠"，却算了一个别号，便雅得多呢。午后命人把他兄弟找得来，看他身上衣服过于蓝缕，给了他几两银子，仍叫李五领去买几件衣服给他穿。

光阴迅速，不知不觉，已经五天过去。那日，人瑞已进县署里去，老残正在客店里教环翠认字，忽听店中伙计报道："县里王大老爷来了。"

霎时，子谨轿子已到阶前下轿，老残迎出堂屋门口。子谨入来，分宾主坐下，说道："白太尊立刻就到，兄弟是来接差的，顺便来此与老哥道喜，并闲谈一刻。"老残说："前日种种承情，已托人瑞兄代达谢忱。因刚君在署，不便亲到拜谢，想能曲谅。"子谨谦逊道："岂敢。"随命新人出来拜见了。子谨又送了几件首饰，作拜见之礼。忽见外面差人飞奔也似的跑来报："白大人已到，对岸下轿，从冰上走过来了。"子谨慌忙上轿去接。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

话说王子谨慌忙接到河边，其时白太尊已经由冰上走过来了。子谨递上手版[①]，赶到面前请了个安，道声"大人辛苦"。白公回了个安，说道："何必还要接出来？兄弟自然要到贵衙门请安去的。"子谨连称"不敢"。

河边搭着茶棚，挂着彩绸，当时让到茶棚小坐。白公问道："铁君走了没有？"子谨回道："尚未。因等大人来到，恐有话说。卑职适才在铁公处来。"白公点点头道："甚善。我此刻不便去拜，恐惹刚君疑心。"吃了一口茶，县里预备的轿子执事早已齐备，白公便坐了轿子，到县署去。少不得升旗放炮，奏乐开门等事。进得署去，让在西花厅住。

刚弼早穿好了衣帽，等白公进来，就上手本请见。见面之后，白公就将魏贾一案，如何问法，详细问了一遍。刚弼一一诉说，颇有得意之色，说到"宫保来函，不知听信何人的乱话，此案情形，据卑职看来，已成铁案，决无疑义。但此魏老颇有钱文，送卑职一千银子，卑职未收，所以买出人来到宫保处搅乱黑白。听说有个什么卖药的郎中，得了他许多银子，送信给宫保的。这个

① 手版——下官谒见上官时专用的名帖，上写姓名、籍贯、官阶、履历等项。下文也写作"手本"。

郎中因得了银子,当时就买了个妓女,还在城外住着。闻听说这个案子如果当真翻过来,还要谢他几千银子呢,所以这郎中不走,专等谢仪。似乎此人也该提了来讯一堂。讯出此人赃证,又多添一层凭据了。”白公说:“老哥所见甚是。但是兄弟今晚须将全案看过一遍,明日先把案内人证提来,再作道理。或者竟照老哥的断法,也未可知,此刻不敢先有成见。像老哥聪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无不利。兄弟资质甚鲁,只好就事论事,细意推求,不敢说无过,但能寡过,已经是万幸了。”说罢,又说了些省中的风景闲话。

吃过晚饭,白公回到自己房中,将全案细细看过两遍,传出一张单子去,明日提人。第二天巳牌时分,门口报称:“人已提得齐备。请大人示下:是今天下午后坐堂,还是明天早起?”白公道:“人证已齐,就此刻坐大堂。堂上设三个坐位就是了。”刚、王二君连忙上去请了个安,说:“请大人自便,卑职等不敢陪审,恐有不妥之处,理应回避。”白公道:“说那里的话。兄弟鲁钝,精神照应不到,正望两兄提撕①。”二人也不敢过谦。

停刻,堂事已齐,稿签门上来请升堂。三人皆衣冠而出,坐了大堂。白公举了红笔,第一名先传原告贾干。差人将贾干带到,当堂跪下。

白公问道:“你叫贾干?”底下答着:“是。”白公问:“今年十几岁了?”答称:“十七岁了。”问:“是死者贾志的亲生,还是承继?”答称:“本是嫡堂的侄儿,过房承继的。”问:“是几时承继的?”答称:“因亡父被害身死,次日入殓,无人成服,由族中公议入继成服的。”

① 提撕——提醒。

白公又问:“县官相验的时候,你已经过来了没有?”答:“已经过来了。”问:“入殓的时候,你亲视含殓了没有?”答称:“亲视含殓的。”问:“死人临入殓时,脸上是什么颜色?”答称:“白支支的,同死人一样。”问:“有青紫斑没有?”答:“没有看见。”问:“骨节僵硬不僵硬?”答称:“并不僵硬。”问:“既不僵硬,曾摸胸口有无热气?”答:“有人摸的,说没有热气了。”问:“月饼里有砒霜,是几时知道的?”答:“是入殓第二天知道的。”问:“是谁看出来的?”答:“是姐姐看出来的。”问:“你姐姐何以知道里头有砒霜?”答:“本不知道里头有砒霜,因疑心月饼里有毛病,所以揭开来细看,见有粉红点点子,就托出问人。有人说是砒霜,就找药店人来细瞧,也说是砒霜,所以知道是中了砒毒了。”

白公说:“知道了。下去!”又用朱笔一点,说:“传四美斋来。”差人带上。白公问道:“你叫什么?你是四美斋的什么人?”答称:“小人叫王辅庭,在四美斋掌柜。”问:“魏家定做月饼,共做了多少斤?”答:“做了二十斤。”问:“馅子是魏家送来的吗?”答称:“是。”问:“做二十斤,就将将的不多不少吗?”说:“定的是二十斤,做成了八十三个。”问:“他定做的月饼,是一种馅子?是两种馅子?”答:“一种,都是冰糖芝麻核桃仁的。”问:“你们店里卖的是几种馅子?”答:“好几种呢。”问:“有冰糖芝麻核桃仁的没有?”答:“也有。”问:“你们店里的馅子比他家的馅子那个好点?”答:“是他家的好点。”问:“好处在什么地方?”答:“小人也不知道。听做月饼的司务说,他家的材料好,味道比我们的又香又甜。”白公说:“然则你店里司务先尝过的,不觉得有毒吗?”回称:“不觉得。”

白公说:“知道了。下去!”又将朱笔一点,说:“带魏谦。”魏谦走上来,连连磕头说:“大人哪!冤枉哟!”白公说:“我不问你

冤枉不冤枉！你听我问你的话！我不问你的话，不许你说！”两旁衙役便大声“嗄”的一声。

看官，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凡官府坐堂，这些衙役就要大呼小叫的，名叫“喊堂威”，把那犯人吓昏了，就可以胡乱认供了，不知道是那一朝代传下来的规矩，却是十八省都是一个传授。今日魏谦是被告正凶，所以要喊个堂威，吓唬吓唬他。

闲话休题，却说白公问魏谦道：“你定做了多少个月饼？”答称：“二十斤。”问：“你送了贾家多少斤？”答：“八斤。”问：“还送了别人家没有？”答：“送了小儿子的丈人家四斤。”问：“其余的八斤呢？”答：“自己家里人吃了。”问：“吃过月饼的人有在这里的没有？”答：“家里人人都分的，现在同了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吃月饼的。”白公向差人说：“查一查，有几个人跟魏谦来的，都传上堂来。”

一时跪上一个有年纪的，两个中年汉子，都跪下。差人回禀道：“这是魏家的一个管事，两个长工。”白公问道：“你们都吃月饼么？”同声答道：“都吃的。”问：“每人吃了几个，都说出来。”管事的说：“分了四个，吃了两个，还剩两个。”长工说：“每人分了两个，当天都吃完了。”白公问管事的道：“还剩的两个月饼，是几时又吃的？”答称：“还没有吃，就出了这件案子，说是月饼有毒，所以就没敢再吃，留着做个见证。”白公说：“好，带来了没有？”答：“带来，在底下呢。”白公说：“很好。”叫差人同他取来。又说：“魏谦同长工全下去罢。”又问书吏：“前日有砒的半个月饼呈案了没有？”书吏回：“呈案在库。”白公说：“提出来。”

霎时差人带着管事的，并那两个月饼，都呈上堂来，存库的半个月饼也提到。白公传四美斋王辅庭，一面将这两种月饼详细对校了，送刚、王二公看，说：“这两起月饼，皮色确是一样，二

公以为何如?"二公皆连忙欠身答应着:"是。"

其时四美斋王辅庭已带上堂,白公将月饼掰开一个交下,叫他验看,问:"是魏家叫你定做的不是?"王辅庭仔细看了看,回说:"一点不错,就是我家定做的。"白公说:"王辅庭叫他具结回去罢。"

白公在堂上把那半个破碎月饼仔细看了,对刚弼道:"圣慕兄,请仔细看看。这月饼馅子是冰糖芝麻核桃仁做的,都是含油性的物件,若是砒霜做在馅子里的,自然同别物黏合一气。你看这砒显系后加入的,与别物绝不黏合。况四美斋供明,只有一种馅子,今日将此两种馅子细看,除加砒外,确系表里皆同。既是一样馅子,别人吃了不死,则贾家之死不由月饼可知。若是有汤水之物,还可将毒药后加入内;月饼之为物,面皮干硬,断无加入之理。二公以为何如?"俱欠身道:"是。"

白公又道:"月饼中既无毒药,则魏家父女即为无罪之人,可以令其具结了案。"王子谨即应了一声:"是。"刚弼心中甚为难过,却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好随着也答应了一声"是"。

白公即分付带上魏谦来,说:"本府已审明月饼中实无毒药,你们父女无罪,可以具结了案,回家去罢。"魏谦磕了几个头去了。

白公又叫带贾幹上来。贾幹本是个无用的人,不过他姊姊支使他出面,今日看魏家父女已结案释放,心里就有点七上八下;听说传他去,不但已前人教导他说的话都说不上,就是教他的人也不知此刻从那里教起了。

贾幹上得堂来,白公道:"贾幹,你既是承继了你亡父为子,就该细心研究,这十三个人怎样死的;自己没有法子,也该请教别人。为甚的把月饼里加进砒霜去,陷害好人呢?必有坏人挑

唆你。从实招来，是谁教你诬告的？你不知道律例上有反坐的一条吗？”贾斡慌忙磕头，吓的只格格价抖，带哭说道：“我不知道！都是我姐姐叫我做的！饼里的砒霜，也是我姐姐看出来告诉我的，其余概不知道。”白公说：“依你这们说起来，非传你姐姐到堂，这砒霜的案子是究不出来的了？”贾斡只是磕头。

白公大笑道：“你幸儿遇见的是我，倘若是个精明强干的委员，这月饼案子才了，砒霜案子又该闹得天翻地覆了。我却不喜欢轻易提人家妇女上堂，你回去告诉你姐姐，说本府说的，这砒霜一定是后加进去的。是谁加进去的，我暂时尚不忙着追究呢，因为你家这十三条命，是个大大的疑案，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因此，加砒一事倒只好暂行缓究了。你的意下何如？”贾斡连连磕头道：“听凭大人天断。”

白公道：“既是如此，叫他具结，听凭替他查案。”临下去时，又喝道：“你再胡闹，我就要追究你们加砒诬控的案子了！”贾斡连说：“不敢，不敢！”下堂去了。

这里白公对王子谨道：“贵县差人有精细点的吗？”子谨答应：“有个许亮还好。”白公说：“传上来。”只见下面走上一个差人，四十多岁，尚未留须，走到公案前跪下，道：“差人许亮叩头。”白公道：“差你往齐东村明查暗访，这十三条命案是否服毒？有什么别样案情？限一个月报命，不许你用一点官差的力量。你若借此招摇撞骗，可要置你于死地！”许亮叩头道：“不敢。”

当时王子谨即标了牌票[1]，交给许亮。白公又道：“所有以前一切人证，无庸取保，全行释放。”随手翻案，检出魏谦笔据两

---

① 标了牌票——“牌票”是旧时差役执行公务的凭照，多印就固定格式。“标”是在这上面填写指令的人役姓名、任务、期限等项。

纸，说："再传魏谦上来。"

白公道："魏谦，你管事的送来的银票，你要不要？"魏谦道："职员沉冤，蒙大人昭雪，所有银子，听凭大人发落。"白公道："这五千五百凭据还你。这一千银票，本府却要借用，却不是我用，暂且存库，仍为查贾家这案，不得不先用资斧①。俟案子查明，本府回明了抚台，仍旧还你。"魏谦连说："情愿，情愿。"当将笔据收好，下堂去了。

白公将这一千银票交给书吏，"到该钱庄将银子取来，凭本府公文支付。"回头笑向刚弼道："圣慕兄，不免笑兄弟当堂受贿罢？"刚弼连称："不敢。"于是击鼓退堂。

却说这起大案，齐河县人人俱知，昨日白太尊到，今日传人，那贾、魏两家都预备至少住十天半个月，那知道未及一个时辰，已经结案，沿路口碑啧啧称赞。

却说白公退至花厅，跨进门槛，只听当中放的一架大自鸣钟，正当当的敲了十二下，仿佛像迎接他似的。王子谨跟了进来，说："请大人宽衣用饭罢。"白公道："不忙。"看着刚弼也跟随进来，便道："二位且请坐一坐，兄弟还有话说。"二人坐下。白公向刚弼道："这案兄弟断得有理没理？"刚弼道："大人明断，自是不会错的。只是卑职总不明白：这魏家既无短处，为什么肯花钱呢？卑职一生就没有送过人一个钱。"

白公呵呵大笑道："老哥没有送过人的钱，何以上台也会契重你？可见天下人不全是见钱眼开的哟。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

① 资斧——用费、资金。

兄也犯这个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于魏家花钱，是他乡下人没见识处，不足为怪也。”又向子谨道：“此刻正案已完，可以差个人拿我们两个名片，请铁公进来坐坐罢。”又笑向刚弼道：“此人圣慕兄不知道吗？就是你才说的那个卖药郎中。姓铁，名英，号补残，是个肝胆男子，学问极其渊博，性情又极其平易，从不肯轻慢人的。老哥连他都当做小人，所以我说未免过分了。”

刚弼道：“莫非就是省中传的老残、老残，就是他吗？”白公道：“可不是呢！”刚弼道：“听人传说，宫保要他搬进衙门去住，替他捐官，保举他，他不要，半夜里逃走了的，就是他吗？”白公道：“岂敢。阁下还要提他来讯一堂呢。”刚弼红胀了脸道：“那真是卑职的卤莽了。此人久闻其名，只是没有见过。”子谨又起身道：“大人请更衣罢。”白公道：“大家换了衣服，好开怀畅饮。”

王、刚二公退回本屋，换了衣服，仍到花厅。恰好老残也到，先替子谨作了一个揖，然后替白公、刚弼各人作了一揖，让到炕上上首坐下，白公作陪。老残道：“如此大案，半个时辰了结，子寿先生何其神速！”白公道：“岂敢。前半截的容易差使我已做过了，后半截的难题目可要着落在补残先生身上了。”老残道：“这话从那里说起！我又不是大人老爷，我又不是小的衙役，关我甚事呢？”白公道：“然则宫保的信是谁写的？”老残道：“我写的。应该见死不救吗？”白公道：“是了。未死的应该救，已死的不应该昭雪吗？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1]呢。”老残笑道：“我没有这们大的能耐。你要我去也不难，请王大老爷先补了我的快班头儿，再标一张牌

[1] 福尔摩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小说《福尔摩斯探案》的主角，是一个机智百出的私家侦探。

票，我就去。”

说着，饭已摆好。王子谨道：“请用饭罢。”白公道：“黄人瑞也不在这里么？为甚不请过来？”子谨道：“已请去了。”话言未了，人瑞已到，作了一遍揖。子谨提了酒壶，正在为难。白公道：“自然补公首坐。”老残道：“我断不能占。”让了一回，仍是老残坐了首座，白公二座。吃了一回酒，行了一回令，白公又把虽然差了许亮去，是个面子，务请老残辛苦一趟的话，再三敦嘱。子谨、人瑞又从旁怂恿，老残只好答应。

白公又说：“现有魏家的一千银子，你先取去应用。如其不足，子谨兄可代为筹画，不必惜费，总要破案为第一要义。”老残道：“银子可以不必，我省城里四百银子已经取来，正要还子谨兄呢，不如先垫着用。如果案子查得出呢，再向老张讨还；如查不出，我自远走高飞，不在此地献丑了。”白公道：“那也使得。只是要用便来取，切不可顾小节误大事为要。”老残答应：“是了。”霎时饭罢，白公立即过河，回省销差。次日，黄人瑞、刚弼也俱回省去了。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

却说老残当日受了白公之托，下午回寓，盘算如何办法。店家来报："县里有个差人许亮求见。"老残说："叫他进来。"

许亮进来，打了个千儿，上前回道："请大老爷的示：还是许亮在这里伺候老爷的分付，还是先差许亮到那里去？县里一千银子已拨出来了，也得请示：还是送到此地来，还是存在庄上听用？"老残道："银子还用不着，存在庄上罢。但是这个案子真不好办：服毒一定是不错的，只不是寻常毒药；骨节不硬，颜色不变，这两节最关紧要。我恐怕是西洋什么药，怕是印度草[①]等类的东西。我明日先到省城里去，有个中西大药房，我去调查一次。你却先到齐东村去，暗地里一查，有同洋人来往的人没有。能查出这个毒药来历，就有意思了。只是我到何处同你会面呢？"许亮道："小的有个兄弟叫许明，现在带来，就叫他伺候老爷。有什么事，他人头儿也很熟，分付了，就好办的了。"老残点头说："甚好。"

许亮朝外招手，走进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抢前打了一个千儿。许亮说："这是小的兄弟许明。"就对许明道："你不用走了，

---

① 印度草——即印度大麻，一种有毒的植物，可以与糖合用做成甜食或饮料，也可以当作麻醉品吸食，其危害性略同鸦片。

就在这里伺候铁大老爷罢。"许亮又说："求见姨太太。"老残揭帘一看，环翠正靠着窗坐着，即叫二人见了，各人请了一安，环翠回了两拂[1]。许亮即带了许明回家搬行李去了。

待到上灯时候，人瑞也回来了，说："我前两天本要走的，因这案子不放心，又被子谨死命的扣住。今日大案已了，我明日一早进省销差去了。"老残道："我也要进省去呢。一则要往中西大药房等处去调查毒药；二则也要把这个累坠安插一个地方，我脱开身子，好办事。"人瑞道："我公馆里房子甚宽绰，你不如暂且同我住。如嫌不好，再慢慢的找房，如何呢？"老残道："那就好得很了。"

伺候环翠的老妈子不肯跟进省，许明说："小的女人可以送姨太太进省，等到雇着老妈子再回来。"一一安排妥帖。环翠少不得将他兄弟叫来，付了几两银子，姊弟对哭了一番。车子等类自有许明照料。

次日一早，大家一齐动身。走到黄河边上，老残同人瑞均不敢坐车，下车来预备步行过河。那知河边上早有一辆车子等着，看见他们来了，车中跳下一个女人，拉住环翠，放声大哭。

你道是谁？原来人瑞因今日起早动身，故不曾叫得翠花，所有开销叫黄升送去。翠花又怕客店里有官府来送行，晚上亦不敢来，一夜没睡，黎明即雇了挂车子在黄河边伺候，也是十里长亭送别的意思。

哭了一会，老残同人瑞均安慰了他几句，踏冰过河去了。过河到省，不过四十里地，一下钟后，已到了黄人瑞东箭道的公馆

---

[1] 拂——即"福"，见第82页注②。因为妇女行礼时，两手好像拂拭的动作，所以也叫"拂"。

面前，下车进去。黄人瑞少不得尽他主人家的义务，不必赘述。

老残饭后一面差许明去替他购办行李，一面自己却到中西大药房里，找着一个掌柜的，细细的考较了一番。原来这药房里只是上海贩来的各种瓶子里的熟药，却没有生药。再问他些化学名目，他连懂也不懂，知道断不是此地去的了。心中纳闷，顺路去看看姚云松。恰好姚公在家，留着吃了晚饭。

姚公说："齐河县的事，昨晚白子寿到，已见了宫保，将以上情形都说明白，并说托你去办，宫保喜欢的了不得，却不晓得你进省来。明天你见宫保不见？"老残道："我不去见，我还有事呢。"就问："曹州的信，你怎样对宫保说的？"姚公道："我把原信呈宫保看的。宫保看了，难受了好几天，说今以后，再不明保他了。"老残道："何不撤他回省来？"云松笑道："你究竟是方外人。岂有个才明保了的就撤省的道理呢？天下督抚谁不护短？这宫保已经是难得的了。"老残点点头。又谈了许久，老残始回。

次日，又到天主堂去拜访了那个神甫，名叫克扯斯。原来这个神甫，既通西医，又通化学。老残得意已极，就把这个案子前后情形告诉了克扯斯，并问他是吃的什么药。克扯斯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又查了一会书，还是没有同这个情形相对的，说："再替你访问别人罢。我的学问尽于此矣。"

老残听了，又大失所望。在省中已无可为，即收拾行装，带着许明，赴齐河县去。因想到齐东村怎样访查呢？赶忙仍旧制了一个串铃，买了一个旧药箱，配好了许多药材，却叫许明不须同往，都到村相遇，作为不识的样子，许明去了。却在齐河县雇了一个小车，讲明包月，每天三钱银子；又怕车夫漏泄机关，连这个车夫都瞒却，便道："我要行医，这县城里已经没什么生意了，左近有什么大村镇么？"车夫说："这东北上四十五里有大村镇，

叫齐东村，热闹着呢，每月三八大集，几十里的人都去赶集。你老去那里找点生意罢。”老残说：“很好。”第二天，便把行李放在小车上，自己半走半坐的，早到了齐东村。原来这村中一条东西大街，甚为热闹；往南往北，皆有小街。

老残走了一个来回，见大街两头都有客店，东边有一家店，叫三合兴，看去尚觉干净，就去赁了一间西厢房住下。房内是一个大炕，叫车夫睡一头，他自己睡一头。次日，睡到巳初方才起来，吃了早饭，摇个串铃上街去了，大街小巷乱走一气。未刻时候，走到大街北一条小街上，有个很大的门楼子，心里想着：“这总是个大家。”就立住了脚，拿着串铃尽摇。只见里面出来一个黑胡子老头儿，问道：“你这先生会治伤科么？”老残说：“懂得点子。”那老头儿进去了，出来说：“请里面坐。”进了大门，就是二门，再进就是大厅。行到耳房里，见一老者坐在炕沿上，见了老残，立起来，说：“先生，请坐。”

老残认得就是魏谦，却故意问道：“你老贵姓？”魏谦道：“姓魏。先生，你贵姓？”老残道：“姓金。”魏谦道：“我有个小女，四肢骨节疼痛，有什么药可以治得？”老残道：“不看症，怎样发药呢？”魏谦道：“说的是。”便叫人到后面知会。

少停，里面说：“请。”魏谦就同了老残到厅房后面东厢房里。这厢房是三间，两明一暗。行到里间，只见一个三十余岁妇人，形容憔悴，倚着个炕几子，盘腿坐在炕上，要勉强下炕，又有力不能支的样子。老残连喊道：“不要动，好把脉。”魏老儿却让老残上首坐了，自己却坐在凳子上陪着。

老残把两手脉诊过，说：“姑奶奶的病是停了瘀血。请看看两手。”魏氏将手伸在炕几上，老残一看，节节青紫，不免肚里叹了一口气，说：“老先生，学生有句放肆的话不敢说。”魏老道：“但

说不妨。"老残道:"你别打嘴,这样,像是受了官刑的病。若不早治,要成残废的。"魏老叹口气道:"可不是呢。请先生照证施治,如果好了,自当重谢。"老残开了一个药方子去了,说:"倘若见效,我住三合兴店里,可以来叫我。"

从此每天来往,三四天后,人也熟了,魏老留在前厅吃酒。老残便问:"府上这种大户人家,怎会受官刑的呢?"魏老道:"金先生,你们外路人,不知道。我这女儿许配贾家大儿子,谁知去年我这女婿死了。他有个姑子,贾大妮子,同西村吴二浪子眉来眼去,早有了意思。当年说亲,是我这不懂事的女儿打破了的,谁知贾大妮子就恨我女儿入了骨髓。今年春天,贾大妮子在他姑妈家里,就同吴二浪子勾搭上了,不晓得用什么药,把贾家全家药死,却反到县里告了我的女儿谋害的。又遇见了千万剐、万刀剁的个姓刚的,一口咬定了,说是我家送的月饼里有砒霜,可怜我这女儿不晓得死过几回了。听说凌迟案子已经定了,好天爷有眼,抚台派了个亲戚来私访,就住在南关店里,访出我家冤枉,报了抚台。抚台立刻下了公文,叫当堂松了我们父女的刑具。没到十天,抚台又派了个白大人来。真是青天大人!一个时辰就把我家的冤枉全洗刷净了!听说又派了什么人来这里访查这案子呢。吴二浪子那个王八羔子,我们在牢里的时候,他同贾大妮子天天在一块儿。听说这案翻了,他就逃走了。"

老残道:"你们受这们大的屈,为什么不告他呢?"魏老儿说:"官司是好打的吗?我告了他,他问凭据呢?'拿奸拿双',拿不住双,反咬一口,就受不得了。——天爷有眼,总有一天报应的!"

老残问:"这毒药究竟是什么?你老听人说了没有?"魏老道:"谁知道呢!因为我们家有个老妈子,他的男人叫王二,是个

挑水的。那一天，贾家死人的日子，王二正在贾家挑水，看见吴二浪子到他家里去说闲话。贾家正煮面吃，王二看见吴二浪子用个小瓶往面锅里一倒就跑了。王二心里有点疑惑，后来贾家厨房里让他吃面，他就没敢吃。不到两个时辰，就吵嚷起来了。王二到底没敢告诉一个人，只他老婆知道，告诉了我女儿。及至我把王二叫来，王二又一口咬定，说：'不知道。'再问他老婆，他老婆也不敢说了。听说老婆回去被王二结结实实的打了一顿。你老想，这事还敢告到官吗?"老残随着叹息了一番。当时出了魏家，找着了许亮，告知魏家所闻，叫他先把王二招呼了来。

次日，许亮同王二来了。老残给了他二十两银子安家费，告诉他跟着做见证："一切吃用都是我们供给，事完，还给你一百银子。"王二初还极力抵赖，看见桌上放着二十两银子，有点相信是真，便说道："事完，倘不给我一百银子，我敢怎样?"老残说："不妨。就把一百银子交给你，存个妥当铺子里，写个笔据给我，说：'吴某倒药水确系我亲见的，情愿作个干证。事毕，某字号存酬劳银一百两，即归我支用。两相情愿，决无虚假。'好不好呢?"

王二尚有点犹疑。许亮便取出一百银子交给他，说："我不怕你跑掉，你先拿去，何如? 倘不愿意，就扯倒罢休。"王二沉吟了一晌，到底舍不得银子，就答应了。老残取笔照样写好，令王二先取银子，然后将笔据念给他听，令他画个十字，打个手模。你想，乡下挑水的几时见过两只大元宝呢，自然欢欢喜喜的打了手印。

许亮又告诉老残："探听切实，吴二浪子现在省城。"老残说："然则我们进省罢。你先找个眼线，好物色他去。"许亮答应着"是"，说："老爷，我们省里见罢。"

次日，老残先到齐河县，把大概情形告知子谨，随即进省。

赏了车夫几两银子，打发回去。当晚告知姚云翁，请他转禀宫保，并饬历城县派两个差人来，以备协同许亮。

次日晚间，许亮来禀："已经查得。吴二浪子现同按察司街南胡同里，张家土娼，叫小银子的，打得火热。白日里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赌钱，夜间就住在小银子家。"老残问道："这小银子家还是一个人，还是有几个人？共有几间房子？你查明了没有？"许亮回道："这家共姊妹两个，住了三间房子。西厢两间是他爹妈住的。东厢两间：一间做厨房，一间就是大门。"老残听了，点点头，说："此人切不可造次动手。案情太大，他断不肯轻易承认。只王二一个证据，镇不住他。"于是向许亮耳边说了一番详细办法，无非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许亮去后，姚云松来函云："宫保酷愿一见，请明日午刻到文案为要。"老残写了回书，次日上院，先到文案姚公书房；姚公着家人通知宫保的家人，过了一刻，请入签押房内相会。张宫保已迎至门口，迎入屋内，老残长揖坐定。

老残说："前次有负宫保雅意，实因有点私事，不得不去。想宫保必能原谅。"宫保说："前日捧读大札，不料玉守残酷如此，实是兄弟之罪，将来总当设法。但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老残说："救民即所以报君，似乎也无所谓不可。"宫保默然。又谈了半点钟功夫，端茶告退。

却说许亮奉了老残的擘画[①]，就到这土娼家，认识了小金子，同嫖共赌，几日工夫同吴二扰得水乳交融。初起，许亮输了四五百银子给吴二浪子，都是现银。吴二浪子直拿许亮当做个

① 擘(bò)画——布置、筹画。

老土。谁知后来渐渐的被他捞回去了,倒赢了吴二浪子七八百银子,付了一二百两现银,其余全是欠帐。

一日,吴二浪子推牌九,输给别人三百多银子,又输给许亮二百多两,带来的钱早已尽了,当场要钱。吴二浪子说:"再赌一场,一统算帐。"大家不答应,说:"你眼前输的还拿不出,若再输了,更拿不出。"吴二浪子发急道:"我家里有的是钱,从来没有赖过人的帐。银子成总了,我差人回家取去!"众人只是摇头。

许亮出来说道:"吴二哥,我想这们办法:你几时能还?我借给你。但是我这银子,三日内有个要紧用处,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吴二浪子急于要赌,连忙说:"万不会误的!"许亮就点了五百两票子给他,扣去自己赢的二百多,还余二百多两。

吴二看仍不够还帐,就央告许亮道:"大哥,大哥!你再借我五百,我翻过本来立刻还你。"许亮问:"若翻不过来呢?"吴二说:"明天也一准还你。"许亮说:"口说无凭,除非你立个明天期的期票。"吴二说:"行,行,行!"当时找了笔,写了笔据,交给许亮。又点了五百两银子,还了三百多的前帐,还剩四百多银子,有钱胆就壮,说:"我上去推一庄!"见面连赢了两条,甚为得意。那知风头好,人家都缩了注子;心里一恨,那牌就倒下霉来了,越推越输,越输越气,不消半个更头,四百多银子又输得精光。

座中有个姓陶的,人都喊他陶三胖子。陶三说:"我上去推一庄。"这时吴二已没了本钱,干看着别人打。

陶三上去,第一条拿了个一点,赔了个通庄;第二条拿了个八点,天门是地之八,上下庄是九点,又赔了一个通庄。看看比吴二的庄还要倒霉。吴二实在急得直跳,又央告许亮:"好哥哥,好亲哥哥!好亲爷!你再借给我二百银子罢!"许亮又借给他二百银子。

吴二就打了一百银子的天上角[①]，一百银子的通[②]。许亮说："兄弟，少打点罢。"吴二说："不要紧的！"翻过牌来，庄家却是一个毙十。吴二得了二百银子，非常欢喜，原注不动。第四条，庄家赔了天门、下庄，吃了上庄，吴二的二百银子不输不赢。换第二方，头一条，庄家拿了个天杠，通吃，吴二还剩二百银子。

那知从此庄家大掀起来，不但吴二早已输尽，就连许亮也输光了。许亮大怒，拿出吴二的笔据来往桌上一搁，说："天门孤丁[③]！你敢推吗？"陶三说："推倒敢推，就是不要这种取不出钱来的废纸。"许亮说："难道吴二爷骗你，我许大爷也会骗你吗？"两人几至用武。

众人劝说："陶三爷，你赢的不少了，难道这点交情不顾吗？我们大家作保：如你赢了去，他二位不还，我们众人还！"陶三仍然不肯，说："除非许大写上保中[④]。"

许亮气极，拿笔就写一个保，并注明实系正用情借，并非闲帐。陶三方肯推出一条来，说："许大，听你挑一副去，我总是赢你！"许亮说："你别吹了！你掷你的倒霉骰子罢！"一掷是个七出。许亮揭过牌来是个天之九，把牌望桌上一放，说："陶三小子！你瞧瞧你父亲的牌！"陶三看了看，也不出声，拿两张牌看了一张，那一张却慢慢的抽，嘴里喊道："地！地！地！"一抽出来，望桌上一放，说："许家的孙子！瞧瞧你爷爷的牌！"原来是副人

---

① 天上角——天门（庄家对面的一门）与上庄（庄家左手的一门）搭角，两门都比庄家大算赢，比庄家小算输，一门大、一门小算和。

② 通——一笔赌注押三门，以三门的全负或全胜为输赢，二门胜一门负、一门胜二门负，都算和局。

③ 天门孤丁——孤丁即孤注。天门孤丁，即一笔赌注独押天门一门。

④ 保中——在债务契约上，居间的中人负有担保负债人如期偿还的责任，所以叫"保中"。

地相宜的地杠。把笔据抓去,嘴里还说道:“许大!你明天没银子,我们历城县衙门里见!”

当时大家钱尽,天时又有一点多钟,只好散了。许、吴二人回到小银子家,敲门进去,说:“赶紧拿饭来吃!饿坏了!”小金子房里有客坐着,就同到小银子房里去坐。小金子捱到许亮脸上,说:“大爷,今儿赢了多少钱?给我几两花罢。”许亮说:“输了一千多了!”小银子说:“二爷赢了没有?”吴二说:“更不用提了!”

说着,端上饭来,是一碗鱼,一碗羊肉,两碗素菜,四个碟子,一个火锅,两壶酒。许亮说:“今天怎么这们冷?”小金子说:“今天刮了一天西北风,天阴得沉沉的,恐怕要下雪呢。”

两人闷酒一替一杯价灌,不知不觉都有了几分醉。只听门口有人叫门,又听小金子的妈张大脚出去开了门,跟着进来说:“三爷,对不住,没屋子啰,俺请明儿来罢。”又听那人嚷道:“放你妈的狗屁!三爷管你有屋子没屋子!什么王八旦的客?有胆子的出来跟三爷碰碰,没胆子的替我四个爪子一齐望外扒!”听着就是陶三胖子的声音。许亮一听,气从上出,就要跳出去,这里小金子、小银子姊妹两个拼命的抱住。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却说小金子、小银子拚命把许亮抱住。吴二本坐近房门，就揭开门帘一个缝儿，偷望外瞧。只见陶三已走到堂屋中间，醉醺醺的一脸酒气，把上首小金子的门帘往上一摔，有五六尺高，大踏步进去了。小金子屋里先来的那客用袖子掩着脸，嗤溜的一声，跑出去了。张大脚跟了进去。陶三问："两个王八羔子呢？"张大脚说："三爷请坐，就来，就来。"张大脚连忙跑过来说："傅二位别只声。这陶三爷是历城县里的都头，在本县红的了不得，本官面前说一不二的，没人惹得起他。傅二位可别怪，叫他们姊儿俩赶快过去罢。"许亮说："咱老子可不怕他！他敢怎么样咱？"

说着，小金子、小银子早过去了。吴二听了，心中捏一把汗，自己借据在他手里，如何是好？只听那边屋里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说："小金子呀，爷赏你一百银子！小银子呀，爷也赏你一百银子！"听他二人说："谢三爷的赏。"又听陶三说："不用谢，这都是今儿晚上我几个孙子孝敬我的，共孝敬了三千多银子呢。我那吴二孙子还有一张笔据在爷爷手里，许大孙子做的中保，明天到晚不还，看爷爷要他们命不要！"

这许大却向吴二道："这个东西实在可恶！然听说他武艺很高，手底下能开发五六十个人呢，我们这口闷气咽得下去吗？"吴二说："气还是小事，明儿这一千银子笔据怎样好呢？"许大说：

"我家里虽有银子，只是派人去，至少也得三天，远水救不着近火！"

又听陶三嚷道："今儿你们姐儿俩都伺候三爷，不许到别人屋里去。动一动，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小金子道："不瞒三爷说，我们俩今儿都有客。"只听陶三爷把桌子一拍，茶碗一摔，珧琊价一声响，说："放狗屁！三爷的人，谁敢住？问他有脑袋没有？谁敢在老虎头上打苍蝇？三爷有的是孙子们孝敬的银子！预备打死一两个，花几千银子就完事了。放你去，你去问问那两个孙子敢来不敢来？"

小金子连忙跑过来把银票给许大看，正是许大输的银票，看着更觉难堪。小银子也过来低低的说道："大爷，二爷！偺两位多抱屈，让我们姊儿俩得二百银子。我们长这们大，还没有见过整百的银子呢。你们二位都没有银子了，让我们挣两百银子，明儿买酒菜请你们二位。"

许大气急了，说："滚你的罢！"小金子道："大爷别气，偺多抱屈，偺二位就在我炕上歪一宿。明天他走了，大爷到我屋里赶热被窝去；妹妹来陪二爷，好不好？"许大连连说道："滚罢，滚罢！"小金子出了房门，嘴里还嘟哝道："没有了银子，还做大爷呢！不害个臊！"

许大气白了脸，呆呆的坐着，歇了一刻，扯过吴二来说："兄弟，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议。我们都是齐河县人，跑到这省里，受他们这种气，真受不住！我不想活了！你想，你那一千银子还不出来，明儿被他拉到衙门里去，官儿见不着，私刑就要断送了你的命了。不如我们出去找两把刀子，进来把他剁掉了，也不过是个死。你看好不好？"

吴二正在沉吟，只听对房陶三嚷道："吴二那小子是齐河县

里犯了案，逃得来的个逃凶！爷爷明儿把他解到齐河县去，看他活得成活不成！许大那小子是个帮凶，谁不知道的。两个人一路逃得来的凶犯！”

许大站起来就要走。吴二浪子扯住道：“我到有个法子，只是你得对天发个誓，我才能告诉你。”许大道：“你瞧，你多们酸呀！你倘若有好法子，我们弄死了他，主意是我出的，倘若犯了案，我是个正凶，你还是个帮凶，难道我还跟你过不去吗？”

吴二想了想，理路到不错，加之明天一千银子一定要出乱子，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便说道：“我的亲哥！我有一种药水，给人吃了，脸上不发青紫，随你神仙也验不出毒来。”许亮诧异道：“我不信。真有这们好的事吗？”吴二道：“谁还骗你呢！”许亮道：“在那里买？我快买去！”吴二道：“没处买。是我今年七月里在泰山洼子里打从一个山里人家得来的。只是我给你，千万可别连累了我！”许亮道：“这个容易。”随即拿了张纸来写道：“许某与陶某呕气，起意将陶某害死。知道吴某有得来上好药水，人吃了立刻致命，再三央求吴某分给若干。此案与吴某毫无干涉。”写完，交给吴二，说：“倘若犯了案，你有这个凭据，就与你无干了。”

吴二看了，觉得甚为妥当。许亮说：“事不宜迟，你药水在那里呢？我同你取去。”吴二说：“就在我枕头匣子里，存在他这里呢。”就到炕里边取出个小皮箱来，开了锁，拿出个磁瓶子来，口上用蜡封好了的。

许亮问：“你在泰山怎样得的？”吴二道：“七月里，我从垫台这条西路上的山，回来从东路回来，尽是小道。一天晚了，住了一家子小店，看他炕上有个死人，用被窝盖的好好的。我就问他们：‘怎把死人放在炕上？’那老婆子道：‘不是死人，这是我当家的。前日在山上看见一种草，香得可爱，他就采了一把回来，泡

碗水喝。谁知道一喝，就仿佛是死了，我们自然哭的了不得的了。活该有救，这内山石洞里住了一个道人，叫青龙子。他那天正从这里走过，见我们哭，他来看看，说："你老儿是啥病死的？"我就把草给他看。他拿去，笑了笑说："这不是毒药，名叫'千日醉'①，可以有救的。我去替你寻点解救药草来罢。你可看好了身体，别叫坏了。我再过四十九天送药来，一治就好。"算计目下也有二十多天了。'我问他：'那草还有没有？'他就给了我一把子，我就带回来，熬成水，弄瓶子装起顽的。今日正好用着了！"

许亮道："这水灵不灵？倘若药不倒他，我们就毁了呀。你试验过没有？"吴二说："百发百中的。我已……"说到这里，就嗌住了。许亮问："你已怎么样？你已试过吗？"吴二说："不是试过，我已见那一家被药的人的样子是同死的一般，若没有青龙子解救，他早已埋掉了。"

二人正在说得高兴，只见门帘子一揭，进来一个人，一手抓住了许亮，一手捺住了吴二，说："好，好！你们商议谋财害命吗？"一看，正是陶三。许亮把药水瓶子紧紧握住，就挣扎逃走，怎禁陶三气力如牛，那里挣扎得动。吴二酒色之徒，更不必说了。只见陶三窝起嘴唇，打了两个胡哨，外面又进来两三个大汉，将许、吴二人都用绳子缚了。陶三押着，解到历城县衙门口来。

陶三进去告知了稿签门上，传出话来："今日夜已深了，暂且交差看管，明日辰刻过堂。"押到官饭店里，幸亏许大身边还有几

---

① 千日醉——《博物志》："刘玄石曾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千日酒饮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为死，葬之。后酒家计向千日，往视之，云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千日醉"和下文的"九曲珠"、"返魂香"，都是小说作者借传说中神异事物的名称，以自寓己意。

两银子，拿出来打点了官人，到也未曾吃苦。

明日早堂在花厅问案，是个发审委员。差人将三人带上堂去，委员先问原告。陶三供称："小人昨夜在土娼张家住宿，因多带了几百银子，被这许大、吴二两人看见，起意谋财，两人商议要害小人性命。适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听见，进去捉住，扭禀到堂，求大老爷究办。"

委员问许大、吴二："你二人为什么要谋财害命?"许大供："小的许亮，齐河县人。陶三欺负我二人，受气不过，所以商同害他性命。吴二说，他有好药，百发百中，已经试过，很灵验的。小人们正在商议，被陶三捉住。"吴二供："监生吴省干，齐河县人。许大被陶三欺负，实与监生无干。许大决意要杀陶三，监生恐闹出事来，原为缓兵之计，告诉他有种药水，名'千日醉'，容易醉倒人的，并不害性命。实系许大起意，并有笔据在此。"从怀中取出呈堂。

委员问许大："昨日你们商议时，怎样说的? 从实告知，本县可以开脱你们。"许大便将昨晚的话一字不改说了一遍。委员道："如此说来，你们也不过气忿话，那也不能就算谋杀呀。"许大磕头说："大老爷明见! 开恩!"

委员又问吴二："许大所说各节是否切实?"吴二说："一字也不错的。"委员说："这件事，你们很没有大过。"分付书吏照录全供，又问许大："那瓶药水在那里呢?"许大从怀中取出呈上。委员打开蜡封一闻，香同兰麝，微带一分酒气，大笑说道："这种毒药，谁都愿意吃的!"就交给书吏，说："这药水收好了。将此二人并全案分别解交齐河县去。"

只此"分别"二字，许大便同吴二拆开两处了。当晚许亮就

拿了药水来见老残。老残倾出看看，色如桃花，味香气浓；用舌尖细试，有点微甜，叹道："此种毒药怎不令人久醉呢！"将药水用玻璃漏斗仍灌入瓶内，交给许亮："凶器人证俱全，却不怕他不认了。但是据他所说的情形，似乎这十三个人并不是死，仍有复活的法子。那青龙子，我却知道，是个隐士；但行踪无定，不易觅寻。你先带着王二回去禀知贵上，这案虽经审定，不可上详[1]。我明天就访青龙子去，如果找着此公，能把十三人救活，岂不更妙？"许亮连连答应着"是"。

次日，历城县将吴二浪子解到齐河县。许亮同王二两人作证，自然一堂就讯服了，暂且收监，也不上刑具，静听老残的消息。

却说老残次日雇了一匹驴，驮了一个被搭子，吃了早饭，就往泰山东路行去。忽然想到舜井旁边有个摆命课摊子的，招牌叫"安贫子知命"，此人颇有点来历，不如先去问他一声，好在出南门必由之路。一路想着，早已到了安贫子的门首，牵了驴，在板凳上坐下。

彼此序了几句闲话，老残就问："听说先生同青龙子长相往来，近来知道他云游何处吗？"安贫子道："嗳呀，你要见他吗？有啥事体？"老残便将以上事告知安贫子。安贫子说："太不巧了。他昨日在我这里坐了半天，说今日清晨回山去，此刻出南门怕还不到十里路呢。"老残说："这可真不巧了！只是他回什么山？"安贫子道："里山玄珠洞。他去年住灵岩山，因近来香客渐多，常有到他茅篷里的，所以他厌烦，搬到里山玄珠洞去了。"老残问："玄

[1] 上详——向上级呈报。详，旧时下行上的文书。

珠洞离此地有几十里？”安贫子道：“我也没去过，听他说，大约五十里路不到点。此去一直向南，过黄芽嘴子，向西到白雪坞，再向南，就到玄珠洞了。”

老残道了“领教，谢谢”，跨上驴子，出了南门，由千佛山脚下往东，转过山坡，竟向南去。行了二十多里，有个村庄，买了点饼吃吃，打听上玄珠洞的路径。那庄家老说道：“过去不远，大道旁边就是黄芽嘴。过了黄芽嘴往西九里路便是白雪坞，再南十八里便是玄珠洞。只是这路很不好走，会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会走，那可就了不得了！石头七大八小，更有无穷的荆棘，一辈子也走不到的。不晓得多少人送了性命！”老残笑道：“难不成比唐僧取经还难吗？”庄家老作色道：“也差不多。”

老残一想，人家是好意，不可简慢了他，遂恭恭敬敬的道：“老先生恕我失言。还要请教先生：怎样走就容易，怎样走就难？务求指示。”庄家老道：“这山里的路，天生成九曲珠[①]似的，一步一曲。若一直向前，必走入荆棘丛了。却又不许有意走曲路，有意曲便陷入深阱，永出不来了。我告诉你个诀窍罢：你这位先生颇虚心，我对你讲，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

老残听了，连连打恭，说：“谨领指示。”当时拜辞了庄家老，依说去走，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见一老者，长须过腹，进前施了一礼，口称：“道长莫非是青龙子吗？”那老者慌忙回礼，说：

---

① 九曲珠——《冲波传》：“孔子去卫适陈，途中见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长。’答曰：‘夫子游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得，着来问我采桑娘。’夫子至陈，大夫发兵围之，令穿九曲珠，乃释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赐返问之。……（女）语曰：‘用蜜涂珠，丝将系蚁，蚁将系丝，如不肯过，用烟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绝粮七日。”

“先生从何处来？到此何事？”老残便将齐东村的一桩案情说了一遍。青龙子沉吟了一会，说：“也是有缘。且坐下来，慢慢地讲。”

原来这洞里并无桌椅家具，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头。青龙子与老残分宾主坐定。青龙子道：“这‘千日醉’力量很大，少吃了便醉一千日才醒，多吃就不得活了。只有一种药能解，名叫‘返魂香’[①]，出在西岳华山太古冰雪中，也是草木精英所结。若用此香将文火慢慢的炙起来，无论你醉到怎样田地，都能复活。几月前，我因泰山坳里一个人醉死，我亲自到华山找一个故人处，讨得些来，幸儿还有些子在此。大约也敷衍够用了。”遂从石壁里取出一个大葫芦来，内中杂用物件甚多，也有一个小瓶瓶子，不到一寸高，递给老残。

老残倾出来看看，有点像乳香[②]的样子，颜色黑黯，闻了闻，像似臭支支的。老残问道：“何以色味俱不甚佳？”青龙子道：“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闻的！”老残恭敬领悟，恐有舛错，又请问如何用法。青龙子道：“将病人关在一室内，必须门窗不透一点儿风，将此香炙起，也分人体质善恶：如质善的，一点便活；如质恶的，只好慢慢价熬，终久也是要活的。”

老残道过谢，沿着原路回去。走到吃饭的小店前，天已黑透了，住得一宿，清晨回省，仍不到巳牌时分。遂上院将详细情形禀知了张宫保，并说明带着家眷亲往齐东村去。宫保说：“宝眷去有何用处？”老残道：“这香治男人，须女人炙；治女人，须男人

---

① 返魂香——《十洲记》：“西海聚窟州有返魂树，状如枫柏，花叶香闻百里。采其根于釜中，水煮取汁，炼之如漆，乃香成也。凡有疫死者，烧豆许熏之再活，故曰返魂。”

② 乳香——一种树脂，颜色黯黑，可作调制膏药等用。

炙，所以非带小妾去不能应手。”宫保说：“既如此，听凭尊便。但望早去早回，不久封印[1]，兄弟公事稍闲，可以多领些教。”

老残答应着“是”，赏了黄家家人几两银子，带着环翠先到了齐河县，仍住在南关外店里，却到县里会着子谨，亦甚为欢喜。子谨亦告知：“吴二浪子一切情形俱已服认。许亮带去的一千银子也缴上来。接白太尊的信，叫交还魏谦。魏谦抵死不肯收，听其自行捐入善堂[2]了。”

老残说：“前日托许亮带来的三百银子，还阁下，收到了吗？”子谨道：“岂但收到，我已经发了财了！宫保听说这事，专差送来三百两银子，我已经收了；过了两日，黄人瑞又送了代阁下还的三百两来；后来许亮来，阁下又送三百两来，共得了三分，岂不是发财吗？宫保的一分是万不能退的，人瑞同阁下的都当奉缴。”

老残沉吟了一会，说道：“我想人瑞也有个相契的，名叫翠花，就是同小妾一家子的。其人颇有良心，人瑞客中也颇寂寞，不如老哥竟一不做二不休，将此两款替人瑞再挥一斧罢。”子谨拍掌叫好，说：“我明日要同老哥到齐东村去，奈何呢？”想了想，说：“有了！”立刻叫差门来告知此事，叫他明天就办。

次日，王子谨同老残坐了两乘轿子，来到齐东村，早有地保同首事[3]备下了公馆。到公馆用过午饭，踏勘贾家的坟茔，不远恰有个小庙。老残选了庙里小小两间房子，命人连夜裱糊，不让

[1] 封印——清朝官场制度：在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前后三天中，选定吉日，封存官印，叫“封印”，至正月二十日前后三天中，选定吉日开封，叫“开印”。在这期间官员休息，不处理日常公务。

[2] 善堂——社会慈善救济机构，如孤老院、育婴堂等，统称“善堂”。

[3] 首事——本来指称某桩事情的发起人，这里指地方上领头管事的士绅、耆老之类。

透风。次日清晨，十三口棺柩都起到庙里，先打开一个长工的棺木看看，果然尸身未坏，然后放心，把十三个尸首全行取出，安放在这两间房内，焚起“返魂香”来，不到两个时辰，俱已有点声息。老残调度着，先用温汤，次用稀粥，慢慢的等他们过了七天，方遣各自送回家去。

王子谨三日前已回城去。老残各事办毕，方欲回城，这时魏谦已知前日写信给宫保的就是老残，于是魏、贾两家都来磕头，苦苦挽留。两家各送了三千银子，老残丝毫不收。两家没法，只好请听戏罢，派人到省城里招呼个大戏班子来，并招呼北柱楼的厨子来，预备留老残过年。

那知次日半夜里，老残即溜回齐河县了。到城不过天色微明，不便往县署里去，先到自己住的店里来看环翠。把堂门推开，见许明的老婆睡在外间未醒。再推开房门，望炕上一看，见被窝宽大，枕头上放着两个人头，睡得正浓呢，吃了一惊；再仔细一看，原来就是翠花。不便惊动，退出房门，将许明的老婆唤醒，自己却无处安身，跑到院子里徘徊徘徊，见西上房里，家人正搬行李装车，是远处来的客，要动身的样子，就立住闲看。只见一人出来分付家人说话。

老残一见，大叫道：“德慧生兄！从那里来？”那人定神一看，说：“不是老残哥吗？怎样在此地？”老残便将以上二十卷书述了一遍，又问：“慧兄何往？”德慧生道：“明年东北恐有兵事，我送家眷回扬州去。”老残说：“请留一日，何如？”慧生允诺。此时二翠俱已起来洗脸，两家眷属先行会面。

巳刻，老残进县署去，知魏家一案，宫保批吴二浪子监禁三年。翠花共用了四百二十两银子，子谨还了三百银子，老残收了一百八十两，说：“今日便派人送翠花进省。”子谨将详细情形写

了一函。

老残回寓，派许明夫妇送翠花进省去，夜间托店家雇了长车，又把环翠的兄弟带来。老残携同环翠并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妇天明开车，结伴江南去了。

却说许明夫妇送翠花到黄人瑞家，人瑞自是欢喜。拆开老残的信来一看，上写道：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附　　录

老残游记二集

自　　序

人生如梦耳。人生果如梦乎？抑或蒙叟之寓言乎？吾不能知。趋而质诸蜉蝣子，蜉蝣子不能决。趋而质诸灵椿子，灵椿子亦不能决。还而叩之昭明，昭明曰："昨日之我如是，今日之我复如是。观我之室，一榻，一几，一席，一灯，一砚，一笔，一纸。昨日之榻、几、席、灯、砚、笔、纸若是，今日之榻、几、席、灯、砚、笔、纸仍若是。固明明有我，并有此一榻，一几，一席，一灯，一砚，一笔，一纸也。非若梦为鸟而厉乎天，觉则鸟与天俱失也。非若梦为鱼而没于渊，觉则鱼与渊俱无也。更何所谓厉与没哉？顾我之为我，实有其物，非若梦之为梦，实无其事也。然则人生如梦，固蒙叟之寓言也夫！"

吾不敢决，又以质诸杳冥。杳冥曰："子昨日何为者？"对曰："晨起洒扫，午餐而夕寐，弹琴读书，晤对良朋，如是而已。"杳冥曰："前月此日，子何为者？"吾略举以对。又问去年此月此日子何为者，强忆其略，遗忘过半矣。十年前之此月此日子何为者，则茫茫然矣。推之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五十年前，此月此日，子何为者，缄口结舌无以应也。杳冥曰："前此五十年之子，固已随风驰云卷、雷奔电激以去，可知后此五十年间之子，亦必应随风驰云卷、雷奔电激以去。然则与前日之梦，昨日之梦，其人、其物、其事之同归于无者，又何以别乎？前此五十年间之日月，既已渺不知其何之，今日之子固俨然其犹存也。以俨然犹存之子，

尚不能保前此五十年间之日月,使之暂留;则后此五十年后之子,必且与物俱化,更不能保其日月之暂留,断断然矣。谓之如梦,蒙叟岂欺我哉?”

夫梦之情境,虽已为幻为虚,不可复得,而叙述梦中情境之我,固俨然其犹在也。若百年后之我,且不知其归于何所,虽有此如梦之百年之情境,更无叙述此情境之我而叙述之矣。是以人生百年,比之于梦,犹觉百年更虚于梦也!呜呼!以此更虚于梦之百年,而必欲孜孜然,斤斤然,骎骎然,狺狺然,何为也哉?虽然,前此五十年间之日月固无法使之暂留,而其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业,固历劫而不可以忘者也。夫此如梦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既不能忘,而此五十年间之梦,亦未尝不有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亦同此而不忘也。同此而不忘,世间于是乎有《老残游记二集》。

鸿都百炼生自序

第　一　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

话说老残在齐河县店中，遇着德慧生携眷回扬州去，他便雇了长车，结伴一同起身。当日清早，过了黄河，眷口用小轿搭过去，车马经从冰上扯过去。过了河不向东南往济南府那条路走，一直向正南奔垫台而行。到了午牌时分，已到垫台，打过了尖，晚间遂到泰安府南门外下了店。因德慧生的夫人要上泰山烧香，说明停车一日，故晚间各事自觉格外消停了。

却说德慧生名修福，原是个汉军旗人。祖上姓乐，就是那燕国大将乐毅的后人，在明朝万历末年，看着朝政日衰，知道难期振作，就搬到山海关外锦州府去住家。崇祯年间，随从太祖入关，大有功劳，就赏了他个汉军旗籍。从此一代一代的便把原姓收到荷包里去，单拿那名字上的第一字做了姓了。这德慧生的父亲，因做扬州府知府，在任上病故的，所以家眷就在扬州买了花园，盖一所中等房屋住了家。德慧生二十多岁上中进士，点了翰林院庶吉士，因书法不甚精，朝考散馆散了一个吏部主事，在京供职。当日在扬州与老残会过几面，彼此甚为投契，今日无意碰着，同住在一个店里，你想他们这朋友之乐，尽有不言而喻了。

老残问德慧生道："你昨日说明年东北恐有兵事，是从那里看出来的？"慧生道："我在一个朋友座中，见一张东三省舆地图，非常精细，连村庄地名俱有。至于山川险隘，尤为详尽。图末有

'陆军文库'四字。你想日本人练陆军把东三省地图当作功课，其用心可想而知了。我把这话告知朝贵，谁想朝贵不但毫不惊慌，还要说：'日本一个小国，他能怎样？'大敌当前，全无准备，取败之道，不待智者而决矣。况闻有人善望气者云'东北杀气甚重'，恐非小小兵戈蠢动呢！"老残点头会意。

慧生问道："你昨日说的那青龙子，是个何等样人？"老残道："听说是周耳先生的学生。这周耳先生号柱史，原是个隐君子，住在西岳华山里头人迹不到的地方。学生甚多。但是周耳先生不甚到人间来。凡学他的人，往往转相传授，其中误会意旨的地方，不计其数。惟这青龙子等兄弟数人，是亲炙周耳先生的，所以与众不同。我曾经与黄龙子盘桓多日，故能得其梗概。"慧生道："我也久闻他们的大名，据说决非寻常炼气士的蹊径，学问都极渊博的。也不拘拘专言道教，于儒教、佛教，亦都精通。但有一事，我不甚懂：以他们这种高人，何以取名又同江湖术士一样呢？既有了青龙子、黄龙子，一定又有白龙子、黑龙子、赤龙子了。这等道号实属讨厌。"老残道："你说得甚是，我也是这们想。当初曾经问过黄龙子，他说道：'你说我名字俗，我也知道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雅？雅有怎么好处？卢杞、秦桧名字并不俗；张献忠、李自成名字不但不俗，"献忠"二字可称纯臣，"自成"二字可配圣贤。然则可能因他名字好就算他是好人呢？老子《道德经》说："世人皆有以，我独愚且鄙。"鄙还不俗吗？所以我辈大半愚鄙，不像你们名士，把个"俗"字当做毒药，把个"雅"字当做珍宝。推到极处，不过想借此讨人家的尊敬。要知这个念头，到比我们的名字，实在俗得多呢。我们当日，原不是拿这个当名字用。因为我是己巳年生的，青龙子是乙巳年生的，赤龙子是丁巳年生的，当年朋友随便呼唤着顽儿。不知不觉日子久了，

人家也这们呼唤，难道好不答应人家么？譬如你叫老残，有这们一个老年的残废人，有什么可贵？又有什么雅致处？只不过也是被人叫开了，随便答应罢了。怕不是呼牛应牛，呼马应马的道理吗？'"德慧生道："这话也实在说得有理。佛经说人不可以着相，我们总算着了雅相，是要输他一筹哩！"

慧生道："人说他们有前知，你曾问过他没有？"老残道："我也问过他的。他说叫做有也可，叫做没有也可。你看儒教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是不错的。所以叫做有也可。若像起课先生，琐屑小事，言之凿凿，应验的原也不少，也是那只叫做术数小道，君子不屑言。邵尧夫人颇聪明，学问也极好，只是好说术数小道，所以就让朱晦庵越过去的远了。这叫做谓之没有也可。"

德慧生道："你与黄龙子相处多日，曾问天堂地狱究竟有没有呢？还是佛经上造的谣言呢？"老残道："我问过的。此事说来真正可笑了。那日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先问你，有人说你有个眼睛可以辨五色，耳朵可以辨五声，鼻能审气息，舌能别滋味，又有前后二阴，前阴可以撒溺，后阴可以放粪。此话确不确呢？'我说：'这是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何用问呢？'他说：'然则你何以教瞎子能辨五色？你何以能教聋子能辨五声呢？'我说：'那可没有法子。'他就说：'天堂地狱的道理，同此一样。天堂如耳目之效灵，地狱如二阴之出秽，皆是天生成自然之理，万无一毫疑惑的。只是人心为物欲所蔽，失其灵明，如聋盲之不辨声色，非其本性使然。若有虚心静气的人，自然也会看见的。只是你目下要我给个凭据与你，让你相信，譬如拿了一幅吴道子的画给瞎子看，要他深信真是吴道子画的，虽圣人也没这个本领。你若要想看见，只要虚心静气，日子久了，自然有看见的一天。'我又问：'怎样便可以看见？'他说：'我已对你讲过，只要虚心静气，总有

看见的一天。你此刻着急,有什么法子呢?慢慢的等着罢。'"德慧生笑道:"等你看见的时候,务必告诉我知道。"老残也笑道:"恐怕未必有这一天。"两人谈得高兴,不知不觉,已是三更时分,同说道:"明日还要起早,我们睡罢。"德慧生同夫人住的西上房,老残住的是东上房,与齐河县一样的格式。各自回房安息。

次日黎明,女眷先起,梳头洗脸。雇了五肩山轿。泰安的轿子像个圈椅一样,就是没有四条腿。底下一块板子,用四根绳子吊着,当个脚踏子。短短的两根轿杠,杠头上拴一根挺厚挺宽的皮条,比那轿车上驾骡子的皮条稍为软和些。轿夫前后两名,后头的一名先趱到皮条底下,将轿子抬起一头来,人好坐上去。然后前头的一个轿夫再趱进皮条去,这轿子就抬起来了。当时两个女眷,一个老妈子,坐了三乘山轿前走。德慧生同老残坐了两乘山轿,后面跟着。进了城,先到岳庙里烧香。

庙里正殿九间,相传明朝盖的时候,同北京皇宫是一样的。德夫人带着环翠正殿上烧过了香,走着看看正殿四面墙上画的古画。因为殿深了,所以殿里的光总不大十分够,墙上的画年代也很多,所以看不清楚,不过是些花里胡绍的人物便了。小道士走过来,向德夫人:"请到西院里用茶。还有块温凉玉,是这庙里的镇山之宝,请过去看看。"德夫人说:"好。只是耽搁时候太多了,恐怕赶不回来。"环翠道:"听说上山四十五里地哩,来回九十里。现在天光又短,一霎就黑天,还是早点走罢!"老残说:"依我看来,泰山是五岳之一,既然来到此地,索兴痛痛快快的逛一下子。今日上山,听说南天门里有个天街,两边都是香铺,总可以住人的。"小道士说:"香铺是有的,他们都预备干净被褥,上山的客人在那儿住的多着呢。老爷太太们今儿尽可以不下山,明天

回来，消停得多，还可以到日观峰去看出太阳。”德慧生道：“这也不错。我们今日竟拿定主意，不下山罢。”德夫人道：“使也使得。只是香铺子里被褥，什么人都盖，肮脏得了不得，怎么盖呢？若不下山，除非取自己行李去，我们又没有带家人来，叫谁去取呢？”老残道：“可以写个纸条儿，叫道士着个人送到店里，叫你的管家雇人送上山去，有何不可？”慧生道：“可以不必。横竖我们都有皮斗篷在小轿上，到了夜里披着皮斗篷，歪一歪就算了。谁还当真睡吗？”德夫人道：“这也使得。只要我瞧铁二叔他们二位，都没有皮斗篷，便怎么好？”老残笑道：“这可多虑了。我们走江湖的人，比不得你们做官的，我们那儿都可以混。不要说他山上有被褥，就是没被褥，我们也混得过去。”慧生说：“好，好。我们就去看温凉玉去罢。”说着就随了小道士走到西院。

老道士迎接出来，深深施了一礼，各人回了一礼。走进堂屋，看见收拾得甚为干净。道士端出茶盒，无非是桂圆、栗子、玉带糕之类。大家吃了茶，要看温凉玉。道士引到里间，一个半桌上放着，还有个锦幅子盖着。道士将锦幅揭开，原来是一块青玉，有三尺多长，六七寸宽，一寸多厚，上半截深青，下半截淡青。道士说：“傺用手摸摸看，上半多冻扎手，下半截一点不凉，仿佛有点温温的似的。上古传下来是我们小庙里镇山之宝。”德夫人同环翠都摸了，诧异的很。老残笑道：“这个温凉玉，我也会做。”大家都怪问道：“怎么？这是做出来假的吗？”老残道：“假却不假，只是块带半璞的玉：上半截是玉，所以甚凉；下半截是璞，所以不凉。”德慧生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稍坐了一刻，给了道人的香钱，道士道了谢，又引到东院去看汉柏。有几棵两人合抱的大柏树，状貌甚是奇古，旁边有块小小石碣，上刻“汉柏”两个大字。诸人看过走回正殿，前面二门里边山轿具已在此伺

候。

老残忽抬头，看见西廊有块破石片嵌在壁上，心知必有一个古碣，问那道士说："西廊下那块破石片是什么古碑？"道士回说："就是秦碣，俗名唤做'泰山十字'。此地有拓片卖，老爷们要不要？"慧生道："早已有过的了。"老残笑道："我还有廿九字呢。"道士说："那可就宝贵的了不得了。"说着各人上了轿，看看搭连里的表已经十点过了。轿子抬着出了北门，斜插着向西北走；不到半里多路，道旁有大石碑一块立着，刻了六个大字："孔子登泰山处"。慧生指与老残看，彼此相视而笑。此地已是泰山跟脚，从此便一步一步的向上行了。

老残在轿子上看泰安城西南上有一座圆陀陀的山，山上有个大庙，四面树木甚多，知道必是个有名的所在。便问轿夫道："你瞧城西南那个有庙的山，你总知道叫什么名字罢？"轿夫回道："那叫蒿里山，山上是阎罗王庙，山下有金桥、银桥、奈河桥，人死了都要走这里过的，所以人活着的时候多烧几回香，死后占大便宜呢！"老残诙谐道："多烧几回香，譬如多请几回客，阎王爷也是人做的，难道不讲交情吗？"轿夫道："你老真明白，说的一点不错。"

这时已到真山脚，路渐湾曲，两边都是山了。走有点把钟的时候，到了一座庙宇，轿子在门口歇下。轿夫说："此地是斗姥宫，里边全是姑子，太太们在这里吃饭很便当的。但凡上等客官，上山都是在这庙里吃饭。"德夫人说："既是姑子庙，我们就在这里歇歇罢。"又问轿夫："前面没有卖饭的店吗？"轿夫说："老爷太太们都是在这里吃。前面有饭篷子，只买大饼咸菜，没有别的，也没地方坐，都是蹲着吃，那是俺们吃饭的地方。"慧生说："也好，我们且进去再说。"走进客堂，地方却极干净。有两个老

姑子接出来，一个约五六十岁，一个四十多岁。大家坐下谈了几句，老姑子问："太太们还没有用过饭罢？"德夫人说："是的。一清早出来的，还没吃饭呢。"老姑子说："我们小庙里粗饭是常预备的，但不知太太们上山烧香，是用荤菜是素菜？"德夫人道："我们吃素吃荤到也不拘，只是他们爷们家恐怕素吃不来，还是吃荤罢。可别多备，吃不完可惜了的。"老姑子说："荒山小庙，要多也备不出来。"又问："太太们同老爷们是一桌吃两桌吃呢？"德夫人道："都是自家爷们，一桌吃罢，可得劳驾快点。"老姑子问："今儿还下山吗？恐来不及哩。"德夫人说："虽不下山，恐赶不上山可不好。"老姑子道："不要紧的，一霎就到山顶了。"

当这说话之时，那四十多岁的姑子早已走开，此刻才回，向那老姑子耳边咕咕了一阵，老姑子又向四十多岁姑子耳边咕咕了几句。老姑子回头便向德夫人道："请南院里坐罢。"便叫四十多岁的姑子前边引道，大家让德夫人同环翠先行，德慧生随后，老残打末。出了客堂的后门，向南拐湾，过了一个小穿堂，便到了南院。这院子朝南，五间北屋甚大，朝北却是六间小南屋，穿堂东边三间，西边两间。那姑子引着德夫人出了穿堂，下了台阶，望东走到三间北屋跟前。看那北屋中间是六扇窗格，安了一个风门，悬着大红呢的夹板棉门帘。两边两间，却是砖砌的窗台；台上一块大玻璃，掩着素绢书画玻璃挡子；玻璃上面系两扇纸窗，冰片梅的格子眼儿。当中三层台阶，那姑子抢上那台阶，把板帘揭起，让德夫人及诸人进内。走进堂门，见是个两明一暗的房子，东边两间敞着，正中设了一个小圆桌，退光漆漆得灼亮，围着圆桌六把海梅八行书小椅子，正中靠墙设了一个窄窄的佛柜，佛柜上正中供了一尊观音像。走近佛柜细看，原来是尊康熙五彩御窑鱼篮观音，十分精致。观音的面貌，又美丽，又庄严，约

有一尺五六寸高。龛子前面放了一个宣德年制的香炉，光彩夺目，从金子里透出朱砂斑来。龛子上面墙上挂了六幅小屏，是陈章侯画的马鸣、龙树等六尊佛像。佛柜两头放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经卷。再望东看，正东是一个月洞大玻璃窗，正中一块玻璃，足足有四尺见方。四面也是冰片梅格子眼儿，糊着高丽白纸。月洞窗下放了一张古红木小方桌，桌子左右两张小椅子，椅子两旁却是一对多宝橱，陈设各样古玩。圆洞窗两旁挂了一副对联，写的是：

“靓妆艳比莲花色；

云幕香生贝叶经。”

上款题“靓云道友法鉴”，下款写“三山行脚僧醉笔”。屋中收拾得十分干净。再看那玻璃窗外，正是一个山涧，涧里的水花喇花喇价流，带着些乱冰，玎玲玳瑯价响，煞是好听。又见对面那山坡上一片松树，碧绿碧绿，衬着树根下的积雪，比银子还要白些，真是好看。

德夫人一面看，一面赞叹，回头笑向德慧生道：“我不同你回扬州了，我就在这儿做姑子罢，好不好？”慧生道：“很好。——可是此地的姑子是做不得的。”德夫人道：“为什么呢？”慧生道：“稍停一会，你就知道了。”老残说道：“傳别贪看景致，傳闻闻这屋里的香，恐怕你们旗门子里虽阔，这香到未必有呢！”德夫人当真用鼻子细细价嗅了会子说：“真是奇怪，又不是芸香、麝香，又不是檀香、降香、安息香，怎么这们好闻呢？”只见那两个老姑子上前打了一个稽首说：“老爷太太们请坐，恕老僧不陪，叫他们孩子们过来伺候罢。”德夫人连称：“请便，请便。”老姑子出去后，德夫人道：“这种好地方给这姑子住，实在可惜。”老残道：“老姑子去了，小姑子就来的，但不知可是靓云来？如果他来，可妙极了。这人

名声很大，我也没见过，很想见见。倘若沾大嫂的光，今儿得见靓云，我也算得有福了。”未知来者可是靓云，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

话说老残把个靓云说得甚为郑重，不由德夫人听得诧异，连环翠也听得傻了，说道："这屋子想必就是靓云的罢？"老残道："可不是呢，你不见那对子上落的款吗？"环翠把脸一红说："我要认得对子上的款，敢是好了！"老残道："你看这屋子好不好呢？"环翠道："这屋子里让我住一天，死也甘心。"老残道："这个容易，今儿我们大家上山，你不要去，让你在这儿住一夜，明天山上下来再把你捎回店去，你不算住了一天了吗？"大家听了都呵呵大笑。德夫人说："这地不要说他羡慕，连我都舍不得去哩。"说着，只见门帘开处，进来了两个人，一色打扮：穿着二蓝摹本缎羊皮袍子，元色摹本皮坎肩，剃了小半个头，梳作一个大辫子，搽粉点胭脂，穿的是挖云子镶鞋，进门却不打稽首，对着各人请了一个双安。看那个大些的，约有三十岁光景；二的有二十岁光景。大的长长鸭蛋脸儿，模样倒还不坏，就是脸上粉重些，大约有点烟色，要借这粉盖下去的意思；二的团团面孔，淡施脂粉，却一脸的秀气，眼睛也还有神。各人还礼已毕，让他们坐下。

大家心中看去，大约第二个是靓云，因为觉得他是靓云，便就越看越好看起来了。只见大的问慧生道："这位老爷贵姓是德罢？儜是到那里上任去吗？"慧生道："我是送家眷回扬州，路过此地上山烧香，不是上任的官。"他又问老残道："儜是到那儿上

任，还是有差使？”老残道：“我一不上任，二不当差，也是送家眷回扬州。”只见那二的说道：“俸二位府上都是扬州吗？”慧生道：“都不是扬州人，都在扬州住家。”二的又道：“扬州是好地方，六朝金粉，自古繁华，不知道隋堤杨柳现在还有没有？”老残道：“早没有了。世间那有一千几百年的柳树吗？”二的又道：“原是这个道理。不过我们山东人性拙，古人留下来的名迹都要点缀，如果隋堤在我们山东，一定有人补种些杨柳，算一个风景。譬如这泰山上的五大夫松，难道当真是秦始皇封的那五棵松吗？不过既有这个名迹，总得种五棵松在那地方，好让那游玩的人看了，也可以助点诗兴；乡下人看了，也多知道一件故事。”

大家听得此话，都吃了一惊。老残也自悔失言，心中暗想看此吐属，一定是靓云无疑了。又听他问道：“扬州本是名士的聚处，像那‘八怪’的人物，现在总还有罢？”慧生道：“前几年还有几个，如词章家的何莲舫，书画家的吴让之，都还下得去，近来可就一扫光了。”慧生又道：“请教法号，想必就是靓云罢？”只见他答道：“不是，不是。靓云下乡去了，我叫逸云。”指那大的道：“他叫青云。”老残插口问道：“靓云为什么下乡？几时来？”逸云道：“没有日子来。不但靓云师弟不能来，恐怕连我这样的乏人，只好下乡去哩！”老残忙问：“到底什么缘故？请你何妨直说呢。”只见逸云眼圈儿一红，停了一停说：“这是我们的丑事，不便说，求老爷们不用问罢。”

当时只见外边来了两个人，一个安了六双杯箸，一个人托着盘子，取出八个菜碟，两把酒壶，放在桌上，青云立起身来说：“太太老爷们请坐罢。”德慧生道：“怎样坐呢？”德夫人道：“你们二位坐东边，我们姐儿俩坐西边，我们对着这月洞窗儿，好看景致。下面两个坐位，自然是他们俩的主位了。”说完，大家依次坐下。

青云持壶斟了一遍酒,逸云道:"天气寒,俺多用一杯罢,越往上走越冷哩。"德夫人说:"是的,当真我们喝一杯罢。"大家举杯替二云道了谢,随便喝了两杯。

德夫人惦记靓云,向逸云道:"俺才说靓云为什么下乡?咱娘儿们说说不要紧的。"逸云叹口气道:"俺别笑话。我们这个庙是从前明就有的,历年以来都是这样。俺看我们这样打扮,并不是像那倚门卖笑的娼妓,当初原为接待上山烧香的上客:或是官,或是绅,大概全是读书的人居多,所以我们从小全得读书,读到半通就念经典,做功课,有官绅来陪着讲讲话,不讨人嫌。又因为尼姑的装束颇犯人的忌讳,若是上任,或有甚喜事,大概俗说看见尼姑不吉祥,所以我们三十岁以前全是这个装束,一过三十就全剃了头了。虽说一样的陪客,饮酒行令,间或有喜欢风流的客,随便诙谐两句,也未尝不可对答。倘若停眠整宿的事情,却说是犯着祖上的清规,不敢妄为的。"德夫人道:"然则你们这庙里人,个个都是处女身体到老的吗?"逸云道:"也不尽然。老子说的好:'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若是过路的客官,自然没有相干的了。若本地绅衿,常来起坐的,既能夹以诙谐,这其中就难说了。男女相爱,本是人情之正,被情丝系缚,也是有的。但其中十个人里,一定总有一两个守身如玉,始终不移的。"

德夫人道:"俺说的也是。但是靓云究竟为什么下乡呢?"逸云又叹一口气道:"近来风气可大不然了,到是做买卖的生意人还顾点体面,若官幕两途,牛鬼蛇神,无所不有。比那下等还要粗暴些!俺这靓云师弟,今年才十五岁,模样长得本好,人也聪明,有说有笑,过往客官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又好修饰,俺瞧他这屋子,就可略见一斑了。前日,这里泰安县宋大老爷的少爷,带着两位师爷来这里吃饭,也是庙里常有的事。谁知他同靓云

闹的很不像话。靓云起初为他是本县少爷，不敢得罪，只好忍耐着；到后来，万分难忍，就逃到北院去了。这少爷可就发了脾气，大声嚷道：'今儿晚上如果靓云不来陪我睡觉，明天一定来封庙门。'老师父没了法了，把两师爷请出去，再三央求，每人送了他二十两银子，才算免了那一晚上的难星。昨儿下午，那个张师爷好意特来送信说：'你们不要执意，若不教靓云陪少爷睡，庙门一定要封的。'昨日我们劝了一晚上，他决不肯依。——你们想想看罢。——老师父听了没有法想，哭了一夜，说：'不想几百年的庙，在我手里断送掉了！'今天早起才把靓云送下乡去，我明早也要走了，只留青云、素云、紫云三位师兄在此等候封门。"

说完，德夫人气的摇头，对慧生道："怎么外官这们利害，咱们在京里看御史们的折子，总觉言过其实，若像这样，还有天日吗？"慧生本已气得脸上发白，说："宋次安还是我乡榜同年呢，怎么没家教到这步田地！"这时外间又端进两个小碗来，慧生说："我不吃了。"向逸云要了笔砚同信纸，说："我先写封信去，明天当面见他，再为详说。"

当时逸云在佛柜抽屉内取出纸笔，慧生写过，说："叫人立刻送去，我们明天下山，还在你这里吃饭。"重新入座。德夫人问："信上怎样写法？"慧生道："我只说今日在斗姥宫，风闻因得罪世兄，明日定来封门。弟明日下山，仍须借此地一饭，因偕同女眷，他处不便。请缓封一日，俟弟与阁下面谈后，再封何如？鹄候玉音。"逸云听了笑吟吟的提了酒壶满斟了一遍酒，搞了青云袖子一下，起身离座，对德公夫妇请了两个双安，说："替斗姥娘娘谢傅的恩惠。"青云也跟着请了两个双安。德夫人慌忙道："说那儿话呢，还不定有用没有用呢。"二人坐下，青云楞着个脸说道："这信要不着劲，恐怕他更要封的快了。"逸云道："傻小子，他敢得罪

京官吗？你不知道像我们这种出家人，要算下贱到极处的，可知那娼妓比我们还要下贱，可知那州县老爷们比娼妓还要下贱！遇见驯良百姓，他治死了还要抽筋剥皮，锉骨扬灰。遇见有权势的人，他装王八给人家踹在脚底下，还要昂起头来叫两声，说我唱个曲子儜听听罢。——他怕京官老爷们写信给御史参他。你瞧着罢！明天我们这庙门口，又该挂一条彩绸、两个宫灯哩！”大家多忍不住的笑了。

说着，小碗大碗俱已上齐，催着拿饭吃了好上山。霎时饭已吃毕，二云退出，顷刻青云捧了小妆台进来，让德夫人等匀粉。老姑子亦来道谢，为写信到县的事。德慧生问：“山轿齐备了没有？”青云说：“齐备了。”于是大家仍从穿堂出去，过客堂，到大门，看轿夫俱已上好了板；又见有人挑了一肩行李。轿夫代说是客店里家人接着信，叫送来的。慧生道：“你跟着轿子走罢。”老姑子率领了青云、紫云、素云三个小姑子，送到山门外边，等轿子走出，打了稽首送行，口称：“明天请早点下山。”

轿子次序仍然是德夫人第一，环翠第二，慧生第三，老残第四。出了山门，向北而行，地甚平坦，约数十步始有石级数层而已。行不甚远，老残在后，一少年穿库灰搭连，布棉袍，青布坎肩，头上戴了一顶新褐色毡帽，一个大辫子，漆黑漆黑拖在后边，辫穗子有一尺长，却同环翠的轿子并行。后面虽看不见面貌，那个雪白的颈项，却是很显豁的。老残心里诧异，山路上那有这种人？留心再看，不但与环翠轿子并行，并且在那与环翠谈心。山轿本来离地甚近，走路的人比坐轿子的人，不过低一头的光景，所以走着说话甚为便当。又见那少年指手画脚，一面指，一面说；又见环翠在轿子上也用手指着，向那少年说话，仿佛像同他很熟似的。心中正在不解什么缘故，忽见前面德夫人也回头用

手向东指着，对那少年说话；又见那少年赶走了几步，到德夫人轿子跟前说了两句，见那轿子就渐渐走得慢了。

老残正在纳闷，想不出这个少年是个何人，见前面轿子已停，后面轿子也一齐放下。慧生、老残下轿，走上前去，见德夫人早已下轿，手搀着那少年，朝东望着说话呢。老残走到跟前，把那少年一看，不觉大笑，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哟！你怎么不坐轿子，走了来吗？快回去罢。"环翠道："他师父说，教他一直送我们上山呢。"老残道："那可使不得，几十里地，跑得了吗？"只见逸云笑说道："俺们乡下人，没有别的能耐，跑路是会的。这山上别说两天一个来回，就一天两个来回也累不着。"

德夫人向慧生、老残道："儜见那山涧里一片红吗？刚才听逸云师兄说，那就是经石峪，在一块大磐石上，北齐人刻的一部《金刚经》。我们下去瞧瞧好不好？"慧生说："啷！"逸云说："下去不好走，儜走不惯，不如上这块大石头上，就都看见了。"大家都走上那路东一块大石上去，果然一行一行的字，都看得清清楚楚，连那"我相人相众生相"等字，都看得出来。德夫人问："这经全吗？"逸云说："本来是全的，历年被山水冲坏的不少，现在存的不过九百多字了。"德夫人又问道："那北边有个亭子干什么的？"逸云说："那叫晾经亭，仿佛说这一部经晾在这石头上似的。"

说罢，各人重复上轿，再往前行。不久到了柏树洞，两边都是古柏交柯，不见天日。这柏树洞有五里长，再前是水流云在桥了。桥上是一条大瀑布冲下来，从桥下下山去。逸云对众人说："若在夏天大雨之后，这水却不从桥下过，水从山上下来力量过大，径射到桥外去。人从桥上走，就是从瀑布底下钻过去，这也是一有趣的奇景。"说完，又往前行，见面前有"回马岭"三个字，山从此就险峻起来了。再前，过二天门，过五大夫松，过百丈崖，

到十八盘。

在十八盘下仰看南天门,就如直上直下似的,又像从天上挂下一架石梯子似的。大家看了都有些害怕,轿夫到此也都要吃袋烟歇歇脚力。环翠向德夫人道:“太太,儜怕不怕?”德夫人道:“怎么不怕呢?儜瞧那南天门的门楼子,看着像一尺多高,你想这够多们远,都是直上直下的路。倘若轿夫脚底下一滑,我们就成了肉浆了,想做了肉饼子都不成。”逸云笑道:“不怕的,有娘娘保佑,这里自古没闹过乱子,儜放心罢。儜不信我走给儜瞧。”说着放开步,如飞似的去了。走得一半,只见逸云不过有个三四岁小孩子大,看他转过身来,面朝下看,两只手乱招。德夫人大声喊道:“小心着,别栽下来。”那里听得见呢?看他转身,又望上去了。

这里轿夫脚力已足,说:“太太们请上轿罢。”德夫人袖中取出块花绢子来对环翠道:“我教你个好法子,你拿手绢子把眼掩上,死活存亡,听天由命去罢。”环翠说:“只好这样。”当真也取块帕子将眼遮上,听他去了。顷刻工夫已到南天门里,听见逸云喊道:“德太太,到了平地啦,儜把手帕子去了罢。”德夫人等惊魂未定,并未听见。直至到了元宝店门口停了轿,逸云来搀德夫人,替他把绢子除下。德夫人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见两头都是平地,同街道一样,方敢挪步。老残也替环翠把绢子除下,环翠回了一口气说:“我没摔下去罢?”老残说:“你要摔下去早死了,还会说话吗?”两人笑了笑,同进店去。原来逸云先到此地,分付店家将后房打扫干净,他复往南天门等候轿子,所以德夫人来时,诸事俱已齐备。

这元宝店外面三间临街,有柜台发卖香烛元宝等件,里边三间专备香客住宿的。各人进到里间,先在堂屋坐下,店家婆送水

来洗了脸。天时尚早，一角斜阳还未沉山。坐了片刻，挑行李的也到了。逸云叫挑夫搬进堂屋内，说："你去罢。"逸云问："怎样铺法?"老残说："我同慧哥两人住一间，他们三人住一间何如?"慧生说："甚好。"就把老残的行李放在东边，慧生的放在西边。逸云将东边行李送过去，就来拿西边行李，环翠说："我来罢，不敢劳傅驾。"其时逸云已将行李提到西房打开，环翠帮着搬铺盖，德夫人说："怎好要你们动手，我来罢。"其实已经铺陈好了。那边一付，老残等两人亦布置停妥。逸云赶过来说道："我可误了差使了，怎么傅已经归置好了吗?"慧生说："不敢当，你请坐一会歇歇好不好?"逸云说声："不累，歇什么!"又往西房去了。慧生对老残说："你看逸云何如?"老残说："实在好。我又是喜爱，又是佩服，倘若在我们家左近，我必得结交这个好友。"慧生说："谁不是这们想呢!"

慢提慧生、老残这边议论，却说德夫人在庙里就契重逸云，及至一路同行，到了一个古迹，说一个古迹，看他又风雅，又泼辣，心里想："世间那里有这样好的一个文武双全的女人? 若把他弄来做个帮手，白日料理家务，晚上灯下谈禅；他若肯嫁慧生，我就不要他认嫡庶，姊妹称呼我也是甘心的。"自从打了这个念头，越发留心去看逸云，看他肤如凝脂，领如蝤蛴，笑起来一双眼又秀又媚，却是不笑起来又冷若冰霜。趁逸云不在眼前时，把这意思向环翠商量，环翠喜的直蹦说："傅好歹成就这件事罢，我替傅磕一个头谢谢傅。"德夫人笑道："你比我还着急吗? 且等今晚试试他的口气，他若肯了，不怕他师父不肯。"究竟慧生姻缘能否成就，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　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

却说德夫人因爱惜逸云，有收做个偏房的意思，与环翠商量。那知环翠看见逸云，比那宋少爷想靓云还要热上几分，正算计明天分手，不知何时方能再见，忽听德夫人这番话，以为如此便可以常常相见，所以欢喜的了不得，几乎真要磕下头去。被德夫人说要试试口气，意在不知逸云肯是不肯，心想到也不错，不觉又冷了一段。说时，看逸云带着店家婆子摆桌子，搬椅子，安杯筯，忙了个够，又帮着摆碟子。摆好，斟上酒说："请太太们老爷们坐罢，今儿一天乏了，早点吃饭，早点安歇。"大家走出来说："山顶上那来这些碟子？"逸云笑说："不中吃，是俺师父送来的。"德夫人说："这可太费事了。"

闲话休提，晚饭之后，各人归房。逸云少坐一刻，说："二位太太早点安置，我失陪了。"德夫人说："你上那儿去？不是咱三人一屋子睡吗？"逸云说："我有地方睡，憧放心罢。这家元宝店，就是婆媳两个，很大的炕，我同他们婆媳一块儿睡，舒服着呢。"德夫人说："不好，我要同你讲话呢。这里炕也很大，你怕我们三个人同睡不暖和，你就抱副铺子里预备香客的铺盖，来这儿睡罢。你不在这儿，我害怕，我不敢睡。"环翠也说："你若不来，就是恶嫌咱娘儿们，你快点来罢。"逸云想了想，笑道："不嫌脏，我就来。我有自己带来的铺盖，我去取来。"说着便走出去，取进一

个小包袱来，有尺半长，五六寸宽，三四寸高。环翠急忙打开一看，不过一条薄羊毛毯子，一个活脚竹枕而已。看官，怎样叫活脚竹枕？乃是一片大毛竹，两头安两片短毛竹，有枢轴，支起来像个小儿，放下来只是两片毛竹，不占地方：北方人行路常用的，取其便当。且说德夫人看了说："嗳呀！这不冷吗？"逸云道："不要他也不冷，不过睡觉不盖点不像个样子，况且这炕在墙后头烧着火呢，一点也不冷。"德夫人取表一看，说："才九点钟还不曾到，早的很呢。你要不困，我们随便胡说乱道好不好呢？"逸云道："即便一宿不睡，我也不困，谈谈最好。"德夫人叫环翠："劳驾傅把门关上，咱们三人上炕谈心去，这底下坐着怪冷的。"

说着，三人关门上炕。炕上有个小炕几儿，德夫人同环翠对面坐，拉逸云同自己并排坐，小小声音问道："这儿说话，他们爷儿们听不着，咱们胡说行不行？"逸云道："有什么不行的？傅爱怎么说都行。"德夫人道："你别怪我，我看青云、紫云他们姐妹三，同你不一样，大约他们都常留客罢？"逸云说："留客是有的，也不能常留。究竟庙里比不得住家，总有点忌讳。"德夫人又问："我瞧傅没有留过客，是罢？"逸云笑说："傅何以见得我没有留过客呢？"德夫人说："我那们想。然则你留过客吗？"逸云道："却真没留过客。"德夫人说："你见了标致的爷们，你爱不爱呢？"逸云说："那有不爱的呢！"德夫人说："既爱，怎么不同他亲近呢？"逸云笑吟吟的说道："这话说起来很长。傅想一个女孩儿家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什么都知道了，又在我们这个庙里，当的是应酬客人的差使。若是疤麻歪嘴呢，自不必说；但是有一二分姿色，搽粉抹胭脂，穿两件新衣裳，客人见了自然人人喜欢，少不得甜言蜜语的灌两句。我们也少不得对人家瞧瞧，朝人家笑笑，人家就说我们飞眼传情了，少不得更亲近点。这时候傅想，倘若是个

平常人到也没啥,倘若是个品貌又好,言语又有情意的人,你一句我一句,自然而然的那个心就到了这人身上了。可是咱们究竟是女孩儿家,一半是害羞,一半是害怕,断不能像那天津人的话,'三言两语成夫妻',毕竟得避忌点儿。

"记得那年有个任三爷,一见就投缘,两三面后别提多好。那天晚上睡了觉,这可就胡思乱想开了。初起想这个人跟我怎么这们好,就起了个感激他的心,不能不同他亲近;再想他那模样,越想越好看;再想他那言谈,越想越有味。闭上眼就看见他,睁开眼还是想着他,这就着上了魔,这夜觉可就别想睡得好了!到了四五更的时候,脸上跟火烧的一样,飞热起来。用个镜子照照,真是面如桃花。那个样子,别说爷们看了要动心,连我自己看了都动心。那双眼珠子,不知为了什么,就像有水泡似的,拿个手绢擦擦,也真有点湿渌渌的。奇怪!到天明,头也昏了,眼也涩了,勉强睡一霎儿,刚睡不大工夫,听见有人说话,一骨碌就坐起来了。心里说:'是我那三爷来了罢?'再定神听听,原来是打粗的火工清晨扫地呢。歪下头去再睡,这一觉可就到了晌午了。等到起来,除了这个人没第二件事听见,人说什么马褂子颜色好,花样新鲜,冒冒失失的就问:'可是说三爷的那件马褂不是?'被人家瞅一眼笑两笑,自己也觉得失言,臊得脸通红的。停不多大会儿,听人家说谁家兄弟中了举了,又冒失问:'是三爷家的五爷不是?'被人家说:'你敢是迷了罢!'又臊得跑开去。等到三爷当真来了,就同看见自己的魂灵似的,那一亲热,就不用问了。可是闺女家头一回的大事,那儿那们容易呢?自己固然不能启口,人家也不敢轻易启口,不过干亲热亲热罢哩!

"到了几天后,这魔着的更深了,夜夜算计,不知几时可以同他亲近。又想他要住下这一夜,有多少话都说得了;又想在爹妈

跟前说不得的话,对他都可以说得,想到这里,不知道有多欢喜。后来又想,我要他替我做什么衣裳,我要他替我做什么帐幔子,我要他替我做什么被褥,我要他买什么木器,我要问师父要那南院里那三间北屋,这屋子我要他怎么收拾,各式长桌、方桌,上头要他替我办什么摆饰,当中桌上、旁边墙上要他替我办坐钟、挂钟;我大襟上要他替我买个小金表,——我们虽不用首饰,这手胳膊上实金镯子是一定要的,万不能少;甚至妆台、粉盒,没有一样不曾想到。这一夜又睡不着了。又想知道他能照我这样办不能?又想任三爷昨日亲口对我说:'我真爱你,爱极了。倘若能成就咱俩人好事,我就破了家,我也情愿;我就送了命,我也愿意。古人说得好:"牧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只是不知你心里有我没有?'我当时怪臊的,只说了一句:'我心同你心一样。'我此刻想来要他买这些物件,他一定肯的。又想我一件衣服,穿久了怪腻的,我要大毛做两套,是什么颜色,什么材料;中毛要两套;小毛要两套;棉、夹、单、纱要多少套,颜色花纹不要有犯重的。想到这时候,仿佛这无限若干的事物,都已经到我手里似的。又想正月香市,初一我穿什么衣裳,十五我穿什么衣裳;二月二龙抬头,我穿什么衣裳;清明我穿什么衣裳;四月初八佛爷生日,各庙香火都盛,我应该穿什么衣裳;五月节,七月半,八月中秋,九月重阳,十月朝,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腊,我穿什么衣裳;某处大会,我得去看,怎么打扮;某处小会,我也得去,又应该怎样打扮。青云、紫云他们没有这些好装饰,多寒蠢,我多威武。又想我师父从七八岁抚养我这们大,我该做件什么衣服酬谢他;我乡下父母,我该买什么东西叫他二老欢喜欢喜,他必叫着我的名儿说:'大妞儿,你今儿怎么穿得这们花绍?真好看煞人!'又想二姨娘、大姑姑,我也得买点啥送他,还没有盘算得完,那四面

的鸡子,胶胶角角,叫个不住。我心里说这鸡真正浑蛋,天还早着呢！再抬头看,窗户上已经白洋洋的了。这算我顶得意的一夜。

“过了一天,任三爷又到庙里来啦。我抽了个空儿,把三爷扯到一个小屋子里,我说:‘咱俩说两句话。’到了那屋子里,我同三爷并肩坐在炕沿上,我说:‘三爷,我对你说……’这句才吐出口,我想那有这们不害臊的人呢？人家没有露口气,咱们女孩儿家倒先开口了,这一想把我臊的真没有地洞好钻下去,那脸登时飞红,拔开腿就往外跑。三爷一见,心里也就明白一大半了,上前一把把我抓过来望怀里一抱,说:‘心肝宝贝,你别跑,你的话我知道一半啦。这有什么害臊呢？人人都有这一回的。这事该怎么办法？你要什么物件？我都买给你,你老老实实说罢！’”

逸云说:“我那心勃腾勃腾的乱跳,跳了会子,我就把前儿夜里想的事都说出来了。说了一遍,三爷沉吟了一沉吟说:‘好办,我今儿回去就禀知老太太商量,老太太最疼爱我的,没那个不依。俺三奶奶暂时不告诉他,娘们没有不吃醋的,恐怕在老太太跟前出坏。就是这们办,妥当,妥当。’话说完了,恐怕别人见疑,就走出来了。我又低低嘱咐一句:‘越快越好,我听俸的信儿。’三爷说:‘那还用说。’也就匆匆忙忙下山回家去了。我送他到大门口,他还站住对我说:‘倘若老太太允许了,我这两天就不来,我托朋友来先把你师父的盘子讲好了,我自己去替你置办东西。’我说:‘很好,很好,盼望着哩！’

“从此有两三夜也没睡好觉,可没有前儿夜里快活,因为前儿夜里只想好的一面。这两夜,却是想到好的时候,就上了火焰山;想到不好的时候,就下了北冰洋:一霎热,一霎凉,仿佛发连环疟子似的。一天两天还好受,等到第三天,真受不得了！怎么

还没有信呢？俗语说的好，真是七窍里冒火、五脏里生烟。又想他一定是慢慢的制买物件，同作衣裳去了。心里埋怨他：'你买东西忙什么呢？先来给我送个信儿多不是好，叫人家盼望的不死不活的干么呢？'到了第四天，一会儿到大门上去看看，没有人来；再一会儿又到大门口看看，还没有人来！腿已跑酸啦，眼也望穿啦。到得三点多钟，只见大南边老远的一肩山轿来了，其实还隔着五六里地呢，不知道我眼怎么那们尖，一见就认准了一点也不错，这一喜欢可就不要说了！可是这四五里外的轿子，走到不是还得一会子吗？忽然想起来，他说倘若老太太允许，他自己不来，先托个朋友来跟师父说妥他再来。今儿他自己来，一定事情有变！这一想，可就是仿佛看见阎罗王的勾死鬼似的，两只脚立刻就发软，头就发昏，万站不住，飞跑进了自己屋子，悔上脸就哭。

"哭了一小会，只听外边打粗的小姑子喊道：'华云，三爷来啦！快去罢！'——二位太太，傅知道为什么叫华云呢？因为这逸云是近年改的，当年我本叫华云。——我听打粗的姑子喊，赶忙起来，擦擦眼，匀匀粉，自己怪自己：这不是疯了吗？谁对你说不成呢？自言自语的，又笑起来了。脸还没匀完，谁知三爷已经走到我屋子门口，揭起门帘说：'你干什么呢？'我说：'风吹砂子迷了眼啦，我洗脸的。'我一面说话，偷看三爷脸神，虽然带着笑，却气象冰冷，跟那冻了冰的黄河一样。我说：'三爷请坐。'三爷在炕沿上坐下，我在小条桌旁边小椅上坐下，小姑子揭着门帘，站着支着牙在那里瞅。我说：'你还不泡茶去！'小姑子去了，我同三爷两个人脸对脸，白瞪了有半个时辰，一句话也没有说。等到小姑子送进茶来，吃了两碗，还是无言相对。我耐不住了，我说：'三爷，今儿怎么着啦，一句话也没有？'

"三爷长叹一口气,说:'真急死人,我对你说罢! 前儿不是我从你这里回去吗? 当晚得空,我就对老太太说了个大概。老太太问得多少东西,我还没敢全说,只说了一半的光景,老太太拿算盘一算,说:"这不得上千的银子吗?"我就不敢言语了。老太太说:"你这孩子,你老子千辛万苦挣下这个家业,算起来不过四五万银子家当,你们哥儿五个,一年得多少用项? 你五弟还没有成家,你平常喜欢在山上跑跑,我也不禁止。你今儿想到这种心思,一下子就得用上千的银子,还有将来呢? 就不花钱了吗? 况且你的媳妇模样也不寒蠢,你去年才成的家,你们两口子也怪好的,去年我看你小夫妇很热,今年就冷了好些,不要说是为这华云,所以变了心了。我做婆婆的为疼爱儿子,拿上千的银子给你干这事,你媳妇不敢说什么,他倘若说:'赔嫁的衣服不时样了。'要我给他做三二百银子衣服,明明是挤我这个短儿,我怎么发付他呢? 你大嫂子、二嫂子都来赶罗我,我又怎么样? 我不给他们做,他们当面不说,背后说:'我们制买点物件,姓任的买的还在姓任的家里,老太太就不愿意了;老三花上千的银子,给别人家买东西,三天后就不姓任了,老太太倒愿意。也不知道是护短呢,是老昏了!'这话要传到我耳朵里,我受得受不得呢? 你是我心疼的儿子,你替我想想,你在外边快乐,我在家里受气,你心里安不安呢? 倘若你媳妇是不贤慧的,同你吵一回,闹一回,也还罢了;倘若竟仍旧的同你好,格外的照应你,你就过意得去吗? 倘若依你做了去,还是永远就住在山上,不回家呢? 还是一边住些日子呢? 倘若你久在山上,你不要媳妇,你连老娘都不要了,你成什么人呢? 你一定在山上住些时,还得在家里住些时,是不用说的了。你在家里住的时候,人家山上又来了别的客,少不得也要留人家住。你花钱买的衣裳真好看,穿起来给别人看;你买

的器皿，给别人用；你买的帐幔，给别人遮盖；你买的被褥，给人家盖；你心疼心爱心里怜惜的人，陪别人睡；别人脾气未必有你好，大概还要闹脾气；睡的不乐意还要骂你心爱的人，打你心爱的人，你该怎么样呢？好孩子！你是个聪明孩子，把你娘的话仔细想想，错是不错？依我看，你既爱他，我也不拦你，你把这第一个傻子让给别人做，你做第二个人去，一样的称心，一样的快乐，却不用花这们多的冤钱，这是第一个办法。你若不以为然，还有第二个办法：你说华云模样长得十分好，心地又十分聪明，对你又是十二分的恩爱，你且问他是为爱你的东西，是为爱你的人？若是为爱你的东西，就是为你的钱财了，你的钱财几时完，你的恩爱就几时断绝；你算花钱租恩爱，你算算你的家当，够租几年的恩爱？倘若是爱你的人，一定要这些东西吗？你正可以拿这个试试他的心，若不要东西，真是爱你；要东西，就是假爱你。人家假爱你，你真爱人家，不成了天津的话：'剃头挑子一头想'吗？我共总给我一百银子，够不够你自己斟酌办理去罢！"'"

逸云追述任三爷当日叙他老太太的话到此已止，德夫人对着环翠伸了一伸舌头说："好个利害的任太太，真会管教儿子！"环翠说："这时候虽是逸云师兄，也一点法子没有吧？"德夫人向逸云道："你这一番话，真抵得上一卷书呢。任三爷说完这话，倷怎么样呢？"逸云说："我怎么呢？哭罢咧！哭了会子，我就发起狠来了，我说：'衣服我也不要了，东西我也不要了，什么我都不要了！倷跟师父商议去罢！'任三爷说：'这话真难出口，我是怕你着急，所以先来告诉你，我还得想法子，就这样是万不行！倷别难受，缓两天我再向朋友想法子去。'我说：'倷别找朋友想法子了，借下钱来，不还是老太太给吗？到成了个骗上人的事，更不妥了，我更对不住倷老太太了。'那一天就这们，我们俩人就分

手了。”逸云便向二人道：“二位太太如果不嫌絮烦，愿意听，话还长着呢。”德夫人道：“愿意听，愿意听，你说下去罢。”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　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

却说逸云又道:“到了第二天,三爷果然托了个朋友来跟师父谈论,把以前的情节述了一遍,问师父肯成就这事不肯。并说华云已经亲口允许什么都不要,若是师父肯成就,将来补报的日子长呢。老师父说道:‘这事听华云自主。我们庙里的规矩可与窑子里不同:窑子里妓女到了十五六岁,就要逼令他改装,以后好做生意;庙里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传下来,年轻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应酬客人。其中便有难于严禁之处,恐怕伤犯客人面子。前几十年还是暗的,渐渐的近来就有点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还是个半暗的事。儜只可同华云商量着办,倘若自己愿意,我们断不过问的。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说,在先也是本庙里传下来的规矩,因为这比邱尼本应该是童贞女的事,不应该沾染红尘。在别的庙里犯了这事,就应逐出庙去,不再收留。惟我们这庙不能打这个官话欺人,可是也有一点分别: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庙里供给,别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别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尘事,他就算犯规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项,俱得自己出钱制买,并且每月还须津贴庙里的用项。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须摊在他们几个染尘人的身上。因为庙里本没有香火田,又没有缘簿,但凡人家写缘簿的,自然都写在那清修的庙里去,谁肯写在这半清不浑的庙里呢?儜还不知

道吗？况且初次染尘，必须大大的写笔功德钱。这钱谁也不能得，收在公帐上应用。傅才说的一百银子，不知算功德钱呢？还是给他置买衣服同那动用器皿呢？若是功德钱，任三爷府上也是本庙一个施主，断不计较；若是置办衣物，这功德钱指那一项抵用呢？所以这事我们不便与闻，傅请三爷自己同华云斟酌去罢。况且华云现在住的是南院的两间北屋，屋里的陈设，箱子里的衣服，也就不大离值两千银子。要是做那件事，就都得交出来。照他这一百银子的牌子，那一间屋子也不称，只好把厨房旁边堆柴火的那一间小屋腾出来给他，不然别人也是不服的。傅瞧是不是呢？'

"那朋友听了这番话，就来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想师父这话也确是实情，没法驳回。我就对那朋友说：'叫我无论怎么寒蠢，怎么受罪，我为着三爷都没有什么不肯。只是关着三爷面子，恐怕有些不妥。不必着急，等过一天三爷来，我们再商议罢。'

"那个朋友去了，我就仔细的盘算了两夜。我起初想，同三爷这们好，管他有衣服没衣服，比要饭的叫化子总强点。就算那间厨房旁边的小房子，也怪暖和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瞧那戏上王三姐抛彩毬打着了薛平贵，是个讨饭的，他舍掉了相府小姐不做，去跟那薛平贵，落后做了西凉国王，何等荣耀，有何不可！又想人家那是做夫妻，嫁了薛平贵，我这算什么呢？就算我苦守了十七年，任三爷做了西凉国王，他家三奶奶自然去做娘娘，我还不是斗姥宫的穷姑子吗？况且皇上家恩典，虽准其貤封，也从没有听见有人说过，谁做了官貤封到他相好的女人的，何况一个姑子呢！《大清会典》上有貤封尼姑的一条吗？想到这里可就凉了半截了。又想我现在身上穿的袍子是马五爷做的，

马褂是牛大爷做的，还有许多物件都是客人给的；若同任三爷落了交情，这些衣物都得交出去。马五爷、牛大爷来的时候不问吗？不告诉他不行，若告诉他，被他们损两句呢？说：'你贪图小白脸，把我们东西都断送了！把我们待你的好意，都摔到东洋大海里去，真没良心！真没出息！'那时我说什么呢？况且既没有好衣服穿，自然上不了台盘，正经客来，立刻就是青云他们应酬了，我只好在厨房里端菜，送到门帘子外头，让他们接进去，这是什么滋味呢？等到吃完了饭，刷洗锅碗是我的差使。这还罢了，顶难受是清早上扫屋子里的地！院子里地是火工扫，上等姑子屋里地是我们下等姑子扫。倘若师兄们同客人睡在炕上，我进去扫地，看见帐幔外两双鞋，心里知道：这客当初何等契重我，我还不愿意理他，今儿我倒来替他扫地！心里又应该是什么滋味呢？如是又想：在这儿是万不行的了，不如跟任三爷逃走了罢。又想逃走，我没有什么不行，可是任三爷人家有老太太，有太太，有哥哥，有兄弟，人家怎能同我逃走呢？这条计又想左了。

"翻来复去，想不出个好法子来。后来忽然间得了一条妙计：我想这衣服不是马五爷同牛大爷做的吗？马五爷是当铺的东家，牛大爷是汇票庄掌柜的。这两个人待我都不错，要他们拿千把银子不吃力的，况且这两个人从去年就想算计我，为我不喜欢他们，所以吐不出口来，眼前我只要略为撩拨他们下子，一定上钩。待他们把冤钱花过了，我再同三爷慢慢的受用，正中了三爷老太太的第一策，岂不大妙？想到这里，把前两天的愁苦都一齐散尽，很是喜欢。

"停了一会子，我想两个人里头找谁好呢？牛大爷汇票庄，钱便当，找他罢。又想老西儿的脾气，不卡住脖儿梗是不花钱的；花过之后，还要肉疼：明儿将来见了衣裳，他也说是他做的；

见了物件,也要说是他买的,唧唧咕咕,絮叨的没有完期。况且醋心极大,知道我同三爷真好,还不定要唧咕出什么样子来才罢呢! 又抽鸦片,一嘴的烟味,比粪还臭,教人怎么样受呢? 不用顾了眼前,以后的罪不好受。算了罢,还是马五爷好得多呢。又想马五爷是个回子,专吃牛羊肉。自从那年县里出告示,禁宰耕牛,他们就只好专吃羊肉了。吃的那一身的羊膻气,五六尺外,就教人作恶心,怎样同他一被窝里睡呢? 也不是主意! 又想除了这两个呢,也有花得起钱的,大概不像个人样子;像个人的呢,都没有钱。

“我想到这里,可就有点醒悟了。大概天老爷看着钱与人两样都很重的,所以给了他钱,就不教他像人;给了他个人,就不教他有钱:这也是不错的道理。后来又想任三爷人才极好,可也并不是没有钱,只是拿不出来,不能怨他。这心可就又迷回任三爷了。既迷回了任三爷,想想还是刚才的计策不错,管他马呢牛呢,将就几天,让他把钱花够了,我还是跟任三爷快乐去。看银子同任三爷面上,就受几天罪也不要紧的。这又喜欢起来了,睡不着,下炕剔明了灯,没有事做,拿把镜子自己照照,觉得眼如春水,面似桃花,同任三爷配过对儿,真正谁也委曲不了谁。

“我正在得意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倚在桌子上,又盘算盘算,想道:这事还有不妥当处,前儿任三爷的话不知真是老太太的话呢? 还是三爷自家使的坏呢? 他有一句话很可疑的,他说老太太说,‘你正可以拿这个试试他的心’,直怕他是用这个毒着儿来试我的心的罢? 倘若是这样,我同牛爷、马爷落了交,他一定来把我痛骂一顿,两下绝交。嗳呀险呀! 我为三爷含垢忍污的同牛马落交,却又因亲近牛马得罪了三爷,岂不大失算吗? 不好,不好! 再想看三爷的情形,断不忍用这个毒着下我的手,一

定是他老太太用这个着儿破三爷的迷。既是这样，老太太有第二条计预备在那里呢！倘若我与牛爷、马爷落了交情，三爷一定装不知道，拿二千银票来对我说：'我好容易千方百计的凑了这些银子来践你的前约，把银子交给你，自己去采办罢。'这时候我才死不得活不得呢！逼到临了，他总得知道真情，他就把那二千银票扯个粉碎，赌气走了，请教我该怎么样呢？其实他那二千的票子，老早挂好了失票，虽然扯碎票子，银子一分也损伤不了；只是我可就没法做人，活臊也就把我臊死了！这们说，以前那个法子可就万用不得了！

"又想，这是我的过虑，人家未必这们利害。又想，就算他下了这个毒手，我也有法制他。什么法子呢？我先同牛马商议，等有了眉目，我推说我还得跟父母商议，不忙作定，然后把三爷请来，光把没有钱不能办的苦处告诉他，再把为他才用这忍垢纳污的主意说给他，请他下个决断。他说办得好，以后他无从挑眼；他说不可以办，他自然得给我个下落，不怕他不想法子去，我不赚个以逸待劳吗？这法好的。又想，还有一事，不可不虑，倘若三爷竟说：'我实在筹不出款来，你就用这个法子，不管他牛也罢，马也罢，只要他拿出这宗冤钱来，我就让他一头地也不要紧。'自然就这们办了。可是还有那朱六爷、荀八爷，当初也花过几个钱，你没有留过客，他没有法想；既有人打过头客，这朱爷、荀爷一定也是要住的了，你敢得罪谁呢？不要说，这打头客的一住，无论是马是牛，他要住多少天，得陪他多少天，他要住一个月两个月，也得陪他一个月两个月；剩下来日子，还得应酬朱荀。算起来一个月里的日子，被牛马朱荀占去二十多天，轮到任三爷不过三两天的空儿，再算到我自己身上，得忍八九夜的难受，图了一两夜的快乐，这事还是不做的好。又想，嗳呀，我真昏了呀！

不要说别人打头客，朱苟牛马要来，就是三爷打头客，不过面子大些，他可以多住些时，没人敢撵他。可是他能常年在山上吗？他家里三奶奶就不要了吗？少不得还是在家的时候多，我这里还是得陪着朱苟牛马睡。

"想到这里，我就把镜子一摔，心里说：都是这镜子害我的！我要不是镜子骗我，搽粉抹胭脂，人家也不来撩我，我也惹不了这些烦恼。我是个闺女，何等尊重，要起什么凡心？堕的什么孽障？从今以后，再也不与男人交涉，剪了辫子，跟师父睡去。到这时候，我仿佛大澈大悟了不是？其实天津落子馆的话，还有题目呢。

"我当时找剪子去剪辫子，忽然想这可不行，我们庙里规矩过三十岁才准剪辫子呢！我这时剪了，明天怕不是一顿打，还得做几个月的粗工。等辫子养好了，再上台盘，这多们丢人呢！况且辫子碍着我什么事，有辫子的时候糊涂难过，剪了辫子得会明白吗？我也见过多少剪辫子的人，比那不剪辫子的时候还要糊涂呢！只要自己拿得稳主意，剪辫子不剪辫子一样的事。那时我仍旧上炕去睡，心里又想，从今以后无论谁我都不招惹就完了。

"谁知道一面正在那里想斩断葛藤，一面那三爷的模样就现在眼前，三爷的说话就存在耳朵里，三爷的情意就卧在心坎儿上，到底舍不得，转来转去，忽然想到我真糊涂了！怎么这们些天数，我眼前有个妙策，怎么没想到呢？你瞧，任老太太不是说吗：花上千的银子，给别人家买东西，三天后就不姓任的，可见得不是老太太不肯给钱，为的这样用法，过了几天，东西也是人家的，人还是人家的，岂不是人财两空吗？我本没有第二个人在心上，不如我径嫁了三爷，岂不是好？这个主意妥当，又想有五百

银子给我家父母，也很够欢喜的；有五百银子给我师父，也没有什么说的。我自己的衣服，有一套眼面前的就行了，以后到他家还怕没得穿吗？真正妙计，巴不得到天明着人请三爷来商量这个办法。谁知道往常天明的很快，今儿要他天明，越看那窗户越不亮，真是恨人！

“又想我到他家，怎样伺候老太太，老太太怎样喜欢我；我又怎样应酬三奶奶，三奶奶又怎样喜欢我；我又怎样应酬大奶奶、二奶奶，他们又怎样喜欢我。将来生养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他念书，读文章，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点状元，放八府巡按，做宰相。我做老太太，多威武。二儿子叫他出洋，做留学生，将来放外国钦差。我再跟他出洋，逛那些外国大花园，岂不快乐死了我吗？咳！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可是我听说七八年前，我们师叔嫁了李四爷，是个做官的，做过那里的道台，去的时候多们耀武扬威。末后听人传说，因为被正太太凌虐不过，喝生鸦片烟死了。又见我们彩云师兄嫁了南乡张三爷，也是个大财主。老爷在家的时候，待承的同亲姊妹一样。老爷出了门，那磨折就说不上口了，身上烙的一个一个的疮疤。老爷回来，自然先到太太屋里了。太太对老爷说：‘你们这姨太太，不知道同谁偷上了，着了一身的杨梅疮，我好容易替他治好了，你明儿瞧瞧他身上那疮疤子，怕人不怕人？你可别上他屋里去，你要着上杨梅疮，可就了不得啦！’把个老爷气的发抖，第二天清早起，气狠狠的拿着马鞭子，叫他脱衣裳看疤，他自然不肯。老爷更信太太说的不错，扯开衣服，看了两处，不问青红皂白，举起鞭子就打，打了二三百鞭子，教人锁到一间空屋子里去，一天给两碗冷饭，吃到如今，还是那们半死不活的呢！再把那有姨太太的人盘算盘算：十成里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了的；十成里也有两成是姨太太

把正太太鳖闷死了的；十成里有五成是唧唧咕咕，不是斗口就是淘气：一百里也没有一个太太平平的。我可不知道任三奶奶怎么，听说也很利害。然则我去到他家，也是死多活少。况且就算三奶奶人不利害，人家结发夫妻过的太太平平和和气气的日子，要我去扰得人家六畜不安，末后连我也把个小命儿送掉了，图着什么呢？嗳！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如睡我的觉罢。

"刚闭上眼，梦见一个白发白须的老翁对我说道：'逸云，逸云！你本是有大根基的人，只因为贪恋利欲，埋没了你的智慧，生出无穷的魔障。今日你命光发露，透出你的智慧，还不趁势用你本来具足的慧剑，斩断你的邪魔吗？'我听了连忙说：'是，是！'我又说：'我叫华云，不叫逸云。'那老者道：'迷时叫华云，悟时就叫逸云了。'我惊了一身冷汗，醒来可就把那些胡思乱想一扫帚扫清了，从此改为逸云的。"

德夫人道："看你年纪轻轻的真好大见识，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且问你：譬如现在有个人，比你任三爷还要好点，他的正太太又爱你，又契重你的，说明了同你姊妹称呼，把家务全交给你一个人管，永远没有那咭咭咕咕的事，你还愿意嫁他，不愿意呢？"逸云道："我此刻且不知道我是女人，教我怎样嫁人呢？"德夫人大惊道："我不解你此话怎讲？"未知逸云说出甚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　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彻

话说德夫人听逸云说：他此刻且不知道他是女人，怎样嫁人呢？慌忙问道："此话怎讲？"逸云道："《金刚经》云：'无人相，无我相。'世间万事皆坏在有人相我相。《维摩诘经》：维摩诘说法的时候，有天女散花，文殊菩萨以下诸大菩萨花不着身，只有须菩提花着其身，是何故呢？因为众人皆不见天女是女人，所以花不着身；须菩提不能免人相我相，即不能免男相女相，所以见天女是女人，花立刻便着其身。推到极处，岂但天女不是女身，维摩诘空中那得会有天女？因须菩提心中有男女相，故维摩诘化天女身而为说法。我辈种种烦恼，无穷痛苦，都从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人这一念上生出来的，若看明白了男女本无分别，这就入了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了。"

德夫人道："你说了一段佛法，我还不能甚懂，难道你现在无论见了何等样的男子，都无一点爱心吗？"逸云道："不然，爱心怎能没有！只是不分男女，却分轻重。譬如见了一个才子，美人，英雄，高士，却是从钦敬上生出来的爱心；见了寻常人却与我亲近的，便是从交感上生出来的爱心；见了些下等愚蠢的人，又从悲悯上生出爱心来。总之，无不爱之人，只是不管他是男是女。"德夫人连连点头说："师兄不但是师兄，我真要认你做师父了。"又问道："你是几时澈悟到这步田地的呢？"逸云道："也不过这一

二年。"德夫人道:"怎样便会证明到这地步呢?"逸云道:"只是一个变字。《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天下没有个不变会通的人。"

德夫人道:"请你把这一节一节怎样变法,可以指示我们罢?"逸云道:"两位太太不嫌烦琐,我就说说何妨。我十二三岁时什么都不懂,却也没有男女相。到了十四五岁,初开知识,就知道喜欢男人了,却是喜欢的美男子。怎样叫美男子呢?像那天津捏的泥人子,或者戏子唱小旦的,觉得他实在是好。到了十六七岁,就觉得这一种人真是泥捏的绢糊的,外面好看,内里一点儿没有,必须有点斯文气,或者有点英武气,才算个人,这就是同任三爷要好的时候了。再到十七八岁,就变做专爱才子、英雄,看那报馆里做论的人,下笔千言,天下事没有一件不知道的,真是才子!又看那出洋学生,或者看人两国打仗要去观战,或者自己请赴前敌,或者借个题目自己投海而死,或者一洋枪把人打死,再一洋枪把自己打死,真是英雄!后来细细察看,知道那发议论的,大都知一不知二,为私不为公,不能算个才子。那些借题目自尽的,一半是发了疯痰病,一半是受人家愚弄,更不能算个英雄。只有像曾文正,用人也用得好,用兵也用得好,料事也料得好,做文章也做得好,方能算得才子;像曾忠襄,自练一军,救兄于祁门,后来所向无敌,困守雨花台,毕竟克复南京而后已,是个真英雄!再到十八九岁又变了,觉得曾氏弟兄的才子英雄,还有不足处,必须像诸葛武侯才算才子,关公、赵云才算得英雄;再后觉得管仲、乐毅方是英雄,庄周、列御寇方是才子;再推到极处,除非孔圣人、李老君、释迦牟尼才算得大才子、大英雄呢!推到这里,世间就没有我中意的人了。既没有我中意的,反过来又变做没有我不中意的人,这就是屡变的情形。近来,我的主意把

我自己分做两个人：一个叫做住世的逸云，既做了斗姥宫的姑子，凡我应做的事都做，不管什么人，要我说话就说话，要我陪酒就陪酒，要搂就搂，要抱就抱，都无不可，只是陪他睡觉做不到；又一个我呢，叫做出世的逸云，终日里但凡闲暇的时候，就去同那儒释道三教的圣人顽耍，或者看看天地日月变的把戏，很够开心的了。”

德夫人听得喜欢异常，方要再往下问，那边慧生过来说：“天不早了，睡罢！还要起五更等着看日出呢。”德夫人笑道：“不睡也行，不看日出也行，儜没有听见逸云师兄谈的话好极了，比一卷书还有趣呢！我真不想睡，只是愿意听。”慧生说：“这们好听，你为什么不叫我来听听呢？”德夫人说：“我听入了迷，什么都不知道了，还顾得叫你呢！可是好多时没有喝茶了。王妈，王妈！咦！这王妈怎么不答应人呢？”

逸云下了炕说：“我去倒茶去。”就往外跑。慧生说：“你真听迷了，那里有王妈呢？”德夫人说：“不是出店的时候，他跟着的吗？”慧生又大笑。环翠说：“德太太，儜忘记了，不是我们出岳庙的时候，他嚷头疼的了不得，所以打发他回店去，就顺便叫人送行李来的吗？不然，这铺盖怎样会知道送来呢？”德夫人说：“可不是，我真听迷糊了。”慧生又问：“你们谈的怎么这们有劲？”德夫人说：“我告诉你罢，我因为这逸云有文有武，又能干，又谦和，真爱极了！我想把他……”

说到这里，逸云笑嘻嘻的提了一壶茶进来说：“我真该死！饭后冲了一壶茶，搁在外间桌上，我竟忘了取进来，都凉透了！这新泡来的，儜喝罢。”左手拿了几个茶碗，一一斟过。逸云既来，德夫人适才要说的话，自然说不下去，略坐一刻，就各自睡了。

天将欲明，逸云先醒，去叫人烧了茶水、洗脸水，招呼各人起来，煮了几个鸡蛋，烫了一壶热酒，说："外边冷的利害，吃点酒挡寒气。"各人吃了两杯，觉得腹中和暖。其时东方业已发白，德夫人、环翠坐了小轿，披了皮斗篷，——环翠本没有，是慧生不用借给他的。——慧生、老残步行，不远便到了日观峰亭子等日出。

看那东边天脚下已通红，一片朝霞，越过越明，见那地下冒出一个紫红色的太阳牙子出来。逸云指道："僔瞧！那地边上有一条明的，跟一条金丝一样的，相传那就是海水。"只说了两句话，那太阳已半轮出地了。只可恨地皮上面，有条黑云像带子一样横着，那太阳才出地，又钻进黑带子里去；再从黑带子里出来，轮脚已离了地，那一条金线也看不见了。

德夫人说："我们去罢。"回头向西，看了丈人峰、舍身岩、玉皇顶，到了秦始皇没字碑上，摩挲了一会儿。原来这碑并不是个石片子，竟是叠角斩方的一枝石柱，上面竟半个字也没有。再往西走，见一个山峰，仿佛劈开的半个馒头，正面磨出几丈长一块平面，刻了许多八分书。逸云指着道："这就是唐太宗的《纪泰山铭》。"旁边还有许多本朝人刻的斗大字，如栲栳一般，用红油把字画里填得鲜明照眼，书法大都学洪钧殿试策子的，虽远不及洪钧的饱满，也就肥大的可爱了。又向西走，回到天街，重入元宝店里，吃了逸云预备下的汤面，打了行李，一同下山。出天街，望南一拐，就是南天门了；出得南天门，便是十八盘。谁知下山比上山更属可怕，轿夫走的比飞还快，一霎时十八盘已走尽，不到九点钟，已到了斗姥宫门首。慧生抬头一看，果然挂了大红彩绸，一对宫灯。其时大家已都下了轿子，老残把嘴对慧生向彩绸一努，慧生说："早已领教了。"彼此相视而笑。

两个老姑子迎在门口，打过了稽首。进得客堂，只见一个杏

仁脸儿，面若桃花，眼如秋水，琼瑶鼻子，樱桃口儿，年纪十五六岁光景，穿一件出炉银颜色的库缎袍子，品蓝坎肩，库金镶边有一寸多宽，满脸笑容赶上来替大家请安，明知一定是靓云了。正要问话，只见旁边走上一个戴薰貂皮帽沿没顶子的人，走上来向德慧生请了一安，又向众人略为打了个千儿，还对慧生手中举着"年愚弟宋琼"的帖子，说："敝上给德大人请安，说昨儿不知道大人驾到，失礼的很。接大人的信，敝上很怒，叫了少爷去问，原来都是虚诳，没有的事。已把少爷申斥了几句，说请大人万安，不要听旁人的闲话，今儿晚上请在衙门里便饭，这里挑选了几样菜来，先请大人胡乱吃点。"

慧生听了，大不悦意，说："请你回去替你贵上请安，说送菜吃饭，都不敢当，谢谢罢。既说都是虚诳，不用说就是我造的谣言了，明天我们动身后，怕不痛痛快快奈何这斗姥宫姑子一顿吗？既不准我情，我自有道理就是了。你回去罢！"那家人也把脸沉下来说："大人不要多心，敝上不是这个意思。"回过脸对老姑子说："你们说实话，有这事吗？"慧生说："你这不是明明当我面逞威风吗？我这穷京官，你们主人瞧不起，你这狗才也敢这样放肆！我摇你主人不动，难道办你这狗才也办不动吗？今天既是如此，我下午拜泰安府，请他先把你这狗才打了，递解回籍，再同你们主人算帐。子弟不才，还要这们护短！"回头对老残说："好好的一个人，怎样做了知县就把天良丧到这步田地！"那家人看势头不好，赶忙跪在地下磕头。德夫人说："我们里边去罢。"慧生把袖子一拂，竟往里走，仍在靓云房里去坐。泰安县里家人知道不妥，忙向老姑子托付了几句，飞也似的下山去了。暂且不题。

却说德夫人看靓云长的实在是俊，把他扯在怀里，仔细抚摩

了一回，说："你也认得字吗？"靓云说："不多几个。"问："念经不念经？"答："经总是要念的。"问："念的什么经？"答："无非是眼面前几部：《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等罢了。"问："经上的字，都认得吗？"答："那几个眼面前的字，还有不认的吗？"德夫人又一惊，心里想，以为他年纪甚小，大约认不多几个字，原来这些经都会念了，就不敢怠慢他，又问："你念经，懂不懂呢？"靓云答："略懂一二分。"德夫人说："你要有不懂的，问这位铁老爷，他都懂得。"老残正在旁边不远坐，接上说："大嫂不用冤人，我那里懂得什么经呢！"又因久闻靓云的大名，要想试他一试，就兜过来说了一句道："我虽不懂什么，靓云，你如要问也不妨问问看，碰得着，我就说；碰不着，我就不说。"

靓云正待要问，只见逸云已经换了衣服，搽上粉，点上胭脂，走将进来；穿得一件粉红库缎袍子，却配了一件元色缎子坎肩，光着个头，一条乌金丝的辫子。靓云说："师兄偏劳了。"逸云说："岂敢，岂敢。"靓云说："师兄，这位铁老爷佛理精深，德太太叫我有不懂的问他老人家呢。"逸云说："好，你问，我也沾光听一两句。"靓云遂立向老残面前，恭恭敬敬问道："《金刚经》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其福德多不如以四句偈语为他人说，其福胜彼。'请问那四句偈本经到底没有说破。有人猜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老残说："问的利害！一千几百年注《金刚经》的都注不出来，你问我，我也是不知道。"逸云笑道："你要那四句，就是那四句，只怕你不要。"靓云说："为么不要呢？"逸云一笑不语。老残肃然起敬的立起来，向逸云唱了一个大肥喏，说："领教得多了！"靓云说："你这话铁老爷倒懂了，我还是不懂，为么我不要呢？三十二分我都要，别说四句。"逸云说："为的你三十二分都要，所以这四句偈语

就不给你了。"靓云说："我更不懂了。"老残说："逸云师兄佛理真通达！你想，六祖只要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两句，就得了五祖的衣钵，成了活佛，所以说'只怕你不要'。真正生花妙舌！"

老残因见逸云非凡，便问道："逸云师兄，屋里有客么？"逸云说："我屋里从来无客。"老残说："我想去看看许不许？"逸云说："你要来就来，只怕你不来。"老残说："我历了无限劫，才遇见这个机会，怎肯不来？请你领路同行。"当真逸云先走，老残后跟。德夫人笑道："别让他一个人进桃源洞，我们也得分点仙酒饮饮。"说着大家都起身同去，就是这西边的两间北屋，进得堂门，正中是一面大镜子，上头一块横匾，写着"逸情云上"四个行书字，旁边一副对联写道：

"妙喜如来福德相；

姑射仙人冰雪姿。"

只有下款"赤龙"二字，并无上款。慧生道："又是他们弟兄的笔墨。"老残说："这人几时来的？是你的朋友吗？"逸云说："外面是朋友，内里是师弟。他去年来的，在我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呢。"老残道："他就住在你这庙里吗？"逸云道："岂但在这庙里，简直住在我炕上。"德夫人忙问："你睡在那里呢？"逸云笑道："太太有点疑心山顶上说的话罢？我睡在他怀里呢！"德夫人道："那们说，他竟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吗？"逸云道："柳下惠也不算得头等人物，不过散圣罢咧，有什么稀奇！若把柳下惠去比赤龙子，他还要说是贬他呢！"大家都伸舌头。

德夫人走到他屋里看看，原来不过一张炕，一个书桌，一架书而已，别无长物。却收拾得十分干净，炕上挂了个半旧湖绉幔子，叠着两床半旧的锦被。德夫人说："我乏了，借你炕上歇歇，行不行？"逸云说："不嫌肮脏，俸请歇着。"其时环翠也走进房里

来。德夫人说："咱两躺一躺罢。"

慧生、老残进房看了一看，也就退到外间，随便坐下。慧生说："刚才你们讲的《金刚经》，实在讲的好。"老残道："空谷幽兰，真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这样高人，而且又是年轻的尼姑，外像仿佛跟妓女一样。古人说：'莲花出于污泥。'真是不错的！"慧生说："你昨儿心目中只有靓云，今儿见了靓云，何以很不着意似的？"老残道："我在省城只听人称赞靓云，从没有人说起逸云，可知道曲高和寡呢！"慧生道："就是靓云，也就难为他了，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家呢……"

正在说话，那老姑子走来说道："泰安县宋大老爷来了，请问大人在那里会？"慧生道："到你客厅上去罢。"就同老姑子出去了。此地剩了老残一个人，看旁边架上堆着无限的书，就抽一本来看，原来是本《大般若经》，就随便看将下去。话分两头，慧生自去会宋琼，老残自是看《大般若经》。

却说德夫人喊了环翠同到逸云炕上，逸云说："俸躺下来，我替俸盖点子被罢。"德夫人说："你来坐下，我不睡，我要问你赤龙子是个何等样人？"逸云说："我听说他们弟兄三个，这赤龙子年纪最小，却也最放诞不羁的。青龙子、黄龙子两个呢，道貌严严，虽然都是极和气的人，可教人一望而知他是有道之士。若赤龙子，教人看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嫖赌吃着，无所不为；官商士庶，无所不交。同尘俗人处，他一样的尘俗；同高雅人处，他又一样的高雅，并无一点强勉处，所以人都测不透他。因为他同青龙、黄龙一个师父传授的，人也不敢不敬重他些，究竟知道他实在的人很少。去年来到这里，同大家伙儿嘻嘻呵呵的乱说，也是上山回来在这里吃午饭，师父留他吃晚饭，晚饭后师父同他谈的话就很不少。师父说：'你就住在这里罢。'他说：'好，好。'师父

说：'儜愿意一个人睡，愿意有人陪你睡？'他说：'都可以。'师父说：'两个人睡，你叫谁陪你？'他说：'叫逸云陪我。'师父打了个楞，接着就说：'好，好。'师父就对我说：'你意下何如？'我心里想，师父今儿要考我们见识呢，我就也说：'好，好。'从那一天起，就住了有一个多月，白日里他满山去乱跑，晚上围一圈子的人听他讲道，没有一个不是喜欢的了不得，所以到底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闲话，并没有半点不以为然的意思。到了极熟的时候，我问他道：'听说你老人家窑子里颇有相好的，想必也都是有名无实罢？'他说：'我精神上有戒律，形骸上无戒律，都是因人而施，譬如你清我也清，你浊我也浊。或者妨害人，或者妨害自己，都做不得，这是精神上戒律；若两无妨碍，就没什么做不得，所谓形骸上无戒律。……'"

正谈得高兴，听慧生与老残在外间说话，德夫人惦记庙里的事，赶忙出来问："怎样了？"慧生道："这个东西初起还力辩其无。我说子弟倚父兄势，凌逼平民，必要闹出大案来。这件事以情理论，与强奸闺女无异，幸尚未成，你还要竭力护短。俗语说得好：'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阁下一定要纵容世兄，我也不必晓舌，但看御史参起来，是坏你的官，是坏我的官？不瞒你说，我已经写信告知张宫保说：途中听人传说有这一件事，不知道确不确，请他派人密查一查。你管教世兄也好，不管教也好，我横竖明日动身了。他听了这话，才有点惧怕，说：'我回衙门，把这个小畜生锁起来。'我看锁虽是假的，以后再闹，恐怕不敢了。"德夫人说："这样最好。"靓云本随慧生进来的，上前忙请安道谢。究竟宋少爷来与不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

话说靓云听说宋公已有惧意，知道目下可望无事，当向慧生夫妇请安道谢。少顷，老姑子也来磕头，慧生连忙搀起说："这算怎样呢，值得行礼吗！可不敢当。"老姑子又要替德夫人行礼，早被慧生抓住了，大家说些客气话完事。逸云却也来说："请吃饭了。"众人回至靓云房中，仍旧昨日坐法坐定，只是青云不来，换了靓云。今日是靓云执壶，劝大家多吃一杯。德夫人亦让二云吃菜饮酒，于是行令猜枚，甚是热闹。

瞬息吃完，席面撤去。德夫人说："天时尚早，稍坐一刻下山如何？"靓云说："儜五点钟走到店，也黑不了天。我看儜今儿不走，明天早上去好不好？"德夫人说："人多不好打搅的。"逸云说："有的是屋子，比山顶元宝店总要好点。我们哥儿俩屋子让儜四位睡，还不够吗？我们俩同师父睡去。"德夫人说："你们走了，我们图什么呢？"逸云说："那我们就在这里伺候也行。"德夫人戏说道："我们两口子睡一间屋。"指环翠说："他们两口子睡一间屋。"问逸云："你睡在那里呢？"逸云说："我睡在儜心坎上。"德夫人笑道："这个无赖，你从昨儿就睡在我心上，几时离开了吗？"大家一齐微笑。德夫人又问："你几时剃辫子呢？"逸云摇头道："我今生不剃辫子了。"德夫人说："不是这庙里规定三十岁就得剃辫子吗？"答道："也不一定，倘若嫁人走的呢，就不剃辫子了。"问："你

打算嫁人吗?"答:"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些年替庙里挣的功德钱虽不算多,也够赎身的分际了,无论何时都可以走。我目下为的是自己从小以来,凡有在我身上花过钱的人,我都替他们念几卷消灾延寿经,稍尽我点报德的意思。念完了我就走,大约总在明年春夏天罢。"德夫人说:"你走,可以到我们扬州去住几天,好不好呢?"逸云说:"很好,我大约出门先到普陀山进香,必走过扬州,傳开下地名来,我去瞧傳去。"老残说:"我来写,傳给管笔给张纸我。"靓云忙到抽屉里取出纸笔递与老残,老残就开了两个地名递与逸云说:"傳也惦记着看看我去呀!"逸云说:"那个自然。"又谈了半天话,轿夫来问过数次,四人便告辞而去,送了打搅费二十两银子。老姑子再三不肯收,说之至再,始强勉收去。老姑子同逸云、靓云送出庙门而归。

这里四人回到店里,天尚未黑,德夫人把山顶与逸云说的话一一告诉了慧生与老残,二人都赞叹逸云得未曾有。慧生问夫人道:"可是呢,你在山顶上说爱极了他,你想把他怎样,后来没有说下去。到底你想把他怎样?"德夫人说:"我想把他替你收房。"慧生说:"感谢之至。可行不行呢?"夫人道:"别想吃天鹅肉了,大约世界上没有能中他的意了。"慧生道:"这个见解到也是不错的,这人做妾未免太亵渎了。可是我却不想娶这们一个妾,到真想结交这们一个好朋友。"老残说:"谁不是这们想呢!"环翠说:"可惜前几年我见不着这个人,若是见着,我一定跟他做徒弟去。"老残说:"你这话真正糊涂,前几年见着他,他正在那里热任三爷呢,有啥好处?况且你家道未坏,你家父母把你当珍宝一样的看待,也断不放你出家。到是此刻却正是个机会,逸云的道也成了,你的辛苦也吃够了,你真要愿意,我就送你上山去。"环翠因提起他家旧事,未免伤心,不觉泪如雨下,掩面啜泣。听老残

说道送他上山，此时却答不出话来，只是摇头。德夫人道："他此时既已得了你这们个主儿，也就离不开了。"

正在说话，只见慧生的家人连贵进来回话，立在门口不敢做声。慧生问："你来有什么事？"连贵禀道："昨儿王妈回来就不舒服的很，发了一夜的大寒热，今儿一天没有吃一点什么，只是要茶饮；老爷车上的辕骡也病倒了，明日清早开车恐赶不上。请老爷示下，还是歇半天，还是怎么样？"慧生说："自然歇一天再看，骡子叫他们赶紧想法子。王妈的病情铁老爷瞧瞧，抓剂药吃吃。"正要央求老残，老残说："我此刻就去看。"站起身来就走。少顷回来对慧生说："不过冒点风寒，一发散就好了。"

此时店家已送上饭来，却是两分，一分是本店的，一分是宋琼送来的。大家吃过了晚饭，不过八点多钟，仍旧坐下谈心。德夫人说："早知明日走不成功，不如今日住在斗姥宫了，还可同逸云再谈一晚上。"慧生说："这又何难，明日再去，花上几个轿钱，有限的很。"老残道："我看逸云那人洒脱的很，不如明天竟请他来，一定做得到的。我正有话同他商量呢。"慧生说："也好，今晚写封信，我们两人联名请他来。今晚交与店家，明日一早送去。"老残说："甚好，此信你写我写？"慧生说："我的纸笔便当，就是我写罢。"当时写好，交与店家收了，明日一早送去。

老残遂对环翠道："你刚才摇头，没有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对你说罢：我不是勒令要你出家，因为你说早几年见他，一定跟他做徒弟，我所以说早年是万不行的，惟有此刻到是机会，也不过是据理而论，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事情。何以呢？其余都无难处，第一条：现在再要你去陪客，恐怕你也做不到了。若说逸云这种人，真是机会难遇，万不可失的，其如庙规不好何？"环翠说："我想这一层到容易办，他们凡剃过头的就不陪客，倘若去时先

剃头后去,他就没有法子了。只是有两条万过不去的关头:第一,承你从火水中搭救我出来,一天恩德未报,我万不能出家,于心不安;第二,我还有个小兄弟带着,交与谁呢?所以我想只有一个法子,明天等他来,无论怎样,我替他磕个头,认他做师父,请他来生来度我,或者我伺候你老人家百年之后,我去投奔他。"老残道:"这到不然。你说要报恩,你跟我一世,无非吃一世用一世,那会报得了我的恩呢?倘若修行成道,那时我有三灾八难,你在天上看见了,必定飞忙来搭救我,那才是真报恩呢。或者竟来度我成佛作祖,亦未可知。至于你那兄弟更容易了,找个乡下善和老儿,我分百把银子,替他置个二三十亩地,就叫善和老儿替他管理,抚养成人,万一你父亲未死,还有个会面的日期。只是你年轻的人,守得住守不住,我不能知道,是一难;逸云肯收留你不肯收留你,是第二难。且等明日逸云到来,再作商议。"德夫人道:"铁叔叔说的十分有理,且等逸云到来再议罢。"大家又说了些闲话,各自归寝。

次日八点钟,诸人起来,盥漱方毕,那逸云业已来到。四人见了异常欢喜,先各自谈了些闲话,便说到环翠身上。把昨晚议论商酌的话,一一告知逸云。逸云又把环翠仔细一看,说:"此刻我也不必说客气话了,铁姨奶奶也是个有根器的人,你们所虑的几层意思,我看都不难,只有一件难处,我却不敢应承。我先逐条说去:第一条,我们庙里规矩不好,是无妨碍的。你也不必先剪头发,明道不明道,关不到头发的事。我们这后山,有个观音庵,也是姑子庙,里头只有两个姑子,老姑子叫慧净,有七十多岁;小姑子叫清修,也有四十多岁了。这两个姑子皆是正派不过的人,与我都极投契;不过只是寻常吃斋念佛而已,那佛菩萨的精义,他却不甚清楚。在观音庵里住,是万分妥当的。第二条,

他的小兄弟的话呢,也不为难。我这儆来峰脚下有个田老儿,今年六十多岁了,没有儿子。十年前他老妈妈劝他纳个妾,他说:‘没有儿子将来随便抱一个就是了。若是纳了妾,我们这家人家,今儿吵,明儿闹,可就过不成安稳日子了。你留着俺们两个老年人多活几年罢。况且这纳妾是做官的人们做的事,岂是我们乡农好做得吗?’因此他家过得十分安静,从去年常托我替他找个小孩子。他很信服我,非我许可的他总不要,所以到今儿还没选着。他家有二三百亩地的家业,不用贴他钱,他也是喜欢的,只是要姓他的姓。不怕等二老归天后再还宗,或是兼祧两姓俱可。”环翠说道:“我家本也姓田。”逸云道:“这可就真巧了。第三层,铁老爷,你怕你姨太太年轻守不住,这也多虑。我看他一定不会有邪想的。你瞧他眼光甚正,外平内秀,决计是仙人堕落,难已受过,不会再落红尘的了。以上三件,是你们诸位所虑的,我看都不要紧。只是一件甚难:姨太太要出家是因我而发,我可是明年就要走的人。把他一个人放在个荒凉寂寞的姑子庵里,未免太苦。倘若可以明道呢,就辛苦几年也不算事。无奈那两个姑子只会念经吃素,别的全不知道。与其苦修几十年,将来死了不过来生变个富贵女人,这也就大不合算了!到不如跟着铁老爷,还可讲几篇经,说几段道,将来还有个大澈大悟的指望。这是一个难处。若说教我也不走,在这里陪他,我却断做不到,不敢欺人。”

环翠道:“我跟师父跑不行吗?”逸云大笑道:“你当做我出门也像你们老爷,雇着大车同你坐吗?我们都是两条腿跑,夜里借个姑子庙住住,有得吃就吃一顿,没得吃就饿一顿,一天尽量我能走二百多里地呢。你那三寸金莲,要跑起来,怕到不了十里,就把你累倒了!”环翠沉吟了一会,说:“我放脚行不行?”逸云也

沉吟了一会，对老残说道："铁爷，你意下何如？"老残道："我看这事最要紧的是你肯提挈他不肯，别的都无关系。"

环翠此刻忽然伶俐，也是他善根发动，他连忙跪到逸云跟前，泪流满面说："无论怎样都要求师父超度。"逸云此刻竟大剌剌的也不还礼，将他拉起说："你果然一心学佛，也不难。我先同你立约：第一件，到老姑子庙后，天天学走山道，能把这崎岖山道走得如平地一般，你的道就根基立定了。将来我再教你念经说法。大约不过一年的很苦，以后就全是乐境了。古人云：'十月胎成。'也大概不错的，你再把主意拿定一定。"环翠道："主意已定，同我们老爷意思一样，只要跟着师父。随便怎样，我断无悔恨就是了。"老残立起身来，替逸云长揖说："一切拜托。"逸云慌忙还礼说："将来灵山会上，我再同傅素谢仪罢。"老残道："那时候还不知道谁跟谁要谢仪呢！"大家都笑了。

环翠立起来替慧生夫妇磕了头，道："蒙成就大德。"末后替老残磕头，就泪如雨下说："只是对不住老爷到万分了。"老残也觉凄然，随笑说道："恭喜你超凡入圣，几十年光阴迅速，灵山再会，转眼的事情。"德夫人也含着泪说："我伤心就不能像你这样，将来倘若我堕地狱，还望你二位早来搭救。"逸云说："德夫人却万不会下地狱。只是有一言奉劝，不要被富贵拴住了腿要紧！后会有期。"老残忙去开了衣箱，取出二百两银子交与逸云设法布置，又把环翠的兄弟叫来，替逸云磕头。逸云收了一百两银子，说："尽够了。不过田老儿处备分礼物，观音庵捐点功德，给他自己置备四季道衣，如此而已。"德慧生说："我们也送几个钱，表表心意。"同夫人商酌，夫人说："也是一百两罢。"逸云说："都用不着了，出家人要多钱做什么！"

店家来问开饭，慧生说："开罢。"饭后，逸云说："我此刻先去

到田老儿同观音庵两处说妥了,再来回信。究竟也得人家答应,才能算数呢。"道了一声,告辞去了。

这里老残一面替环翠收拾东西,一面说些安慰话。环翠哭得泪人儿似的,哽咽不止。德夫人也劝道:"在旁的人万不肯拆散你们姻缘,只因为难得有这们一个逸云。我实在是没法,有法我也同你去了。"环翠含泪道:"我知道是好事,只是站在这里就要分离,心上好像有万把钢刀乱扎一样,委实难受!"慧生道:"明年逸云朝南海,必定到我们那里去,你一定随同去的,那时就可以见面,何必伤心呢?"过了一刻,环翠也收住了泪。

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逸云已经回来,对环翠说:"两处都说好了,明日我来接你罢。"德夫人问:"此刻你怎样?"逸云说:"我回庙里去。"德夫人说:"明日我们还要起身,不如你竟在我们这儿睡一夜罢。本来是他们两个官客睡一处,我们两个堂客睡一处的,你竟陪我谈一夜罢。你肯度铁奶奶,难道不肯度我德奶奶吗?"逸云笑道:"那也使得,傅这个德奶奶已有德爷度你了。自古道'儒释道三教',没有你们德老爷度他,他总不能成道的。"德夫人道:"此话怎讲?"逸云道:"'德'字为万教的根基,无德便是地狱。种子有德,再从德里生出慧来,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了。"德夫人道:"那不过是个名号,那里认得真呢?"逸云说:"名者,命也,是有天命的。他怎么不叫德富、德贵呢?可见是有天命的了。我并非当面奉承,我也不骗钱花,你们三位将来都要证果的,不定三教是那一教便了。"德夫人说:"我终不敢自信,请你传授口诀,我也认你做师父。"逸云道:"师父二字语重,既是有缘,我也该奉赠一个口诀,让傅依我修行。"德夫人听了欢喜异常,连忙扒下地来就磕头喊师父。逸云也连忙磕头说:"可折死我了。"

二人起来,逸云说:"请众人回避。"三人出去,逸云向德夫人

耳边说了个“夫唱妇随”四个字。德夫人诧异道：“这是口诀吗？”逸云道：“口诀本系因人而施，若是有个一定口诀，当年那些高真上圣早把他刻在书本子上了。你紧记在心，将来自有个大澈大悟的日子，你就知道不是寻常的套话了。佛经上常说‘受记成佛’，你能受记，就能成佛；你不受记，就不能成佛。你们老爷现在心上已脱尘网，不出三年必弃官学道，他的觉悟在你之先。此时不可说破。你总跟定他走，将来不是一个马丹阳、一个孙不二吗？”德夫人凝了一会神，说：“师父真是活菩萨，弟子有缘，谨受记，不敢有忘。”又磕了一个头。

其时外间晚饭已经开上桌子，王妈竟来伺候。德夫人说：“你病好了吗？”王妈说：“昨夜吃了铁爷的药，出了一身汗，今日全好了。上午吃了一碗小米稀饭，一个馒头，这会子全好了。”

当时五人同坐吃饭，德慧生问逸云道：“俾何以不吃素？”逸云说：“我是吃素，佛教同你们儒教不同，例得吃素。”慧生说：“我看你同我们一样吃的是荤哩。”逸云说：“六祖隐于四会猎人中，常吃肉边菜，请问肉锅里煮的菜算荤算素？”慧生说：“那自然算荤。”逸云说：“六祖他却算吃素。我们在斗姥宫终日陪客，那能吃素呢？可是有客时吃荤，无客时吃素，俾没留心我在荤碗里仍是夹素菜吃？”环翠说道：“当真。我倒留心的，从没见我师父吃过一块肉同鱼虾之类。”逸云道：“这也是世出世间法里的一端。”老残问道：“倘若竟吃肉，行不行呢？”逸云道：“有何不可？倘若有客逼我吃肉，我便吃肉，只是我不自己找肉吃便了。若说吃肉，当年济颠祖师还吃狗肉呢！也挡不住成佛。地狱里的人吃长斋的，不计其数。总之，吃荤是小过犯，不甚要紧。譬如女子失节，是个大过犯，比吃荤重万倍，试问你们姨太太失了多少节了？这罪还数得清吗？其实若认真从此修行，同那不破身的处

子毫无分别。因为失节不是自己要失的，为势所迫，出于不得已，所以无罪。”大家点头称善。

饭毕之后，连贵上来回道：“王妈病已好了，辕骡又换了一个，明天可以行了。请老爷示下，明天走不走呢？”慧生看德夫人，老残说：“自然是走。”德夫人说：“明天再住一天何如？”老残说：“千里搭凉棚，终无不散的筵席。”逸云说：“依我看，明天午后走罢。清早我先同铁老爷、奶奶送田头兄弟到田老庄上，去后同铁老爷到观音庵，都安置好了傺再走，铁老爷也放心些。”大家都说甚是。

一宿无话，次日清晨，老残果随逸云将环翠兄弟送去，又送环翠到观音庵，见了两个姑子，嘱托了一番。老姑子问：“下发不下呢？”逸云说：“我不主剃头的，然佛门规矩亦不可坏。”将环翠头发打开剪了一绺，就算剃度了，改名环极。

诸事已毕，老残回店，告知慧生夫妇，赞叹不绝。随即上车起行，无非“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风霜起要迟”。八九日光阴已到清江浦，老残因有个亲戚住在淮安府，就不同慧生夫妇同道，径一车拉往淮安府去。这里慧生夫妇雇了一个三舱大南湾子径往扬州去。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七 回

银汉浮槎仰瞻月姊 森罗宝殿伏见阎王

话说德慧生携眷自赴扬州去了，老残却一车径拉到淮安城内投亲戚。你道他亲戚是谁？原来就是老残的姊丈。这人姓高名维，字曰摩诘。读书虽多，不以功名为意。家有田原数十顷，就算得个小小的富翁了。住在淮安城内勺湖边上。这勺湖不过城内西北角一个湖，风景倒十分可爱。湖中有个大悲阁，四面皆水；南面一道板桥有数十丈长，红栏围护；湖西便是城墙。城外帆樯林立，往来不断，到了薄暮时候，女墙上露出一角风帆，挂着通红的夕阳，煞是入画。这高摩诘在这勺湖东面，又买了一块地，不过一亩有余，圈了一个槿篱，盖了几间茅屋，名叫小辋川园。把那湖水引到园中，种些荷花，其余隙地，种些梅花桂花之类，却用无数的小盆子，栽月季花。这淮安月季本来有名，种数极多，大约有七八十个名头，其中以蓝田碧玉为最。

那日老残到了高维家里，见了他的胞姊。姊弟相见，自然格外的欢喜。坐了片刻，外甥男女都已见过，却不见他姊丈。便启口问道："姊丈哪里去了？想必又到哪家赴诗社去了罢？"他大姊道："没有出门，想必在他小辋川园里呢。"老残道："姊丈真是雅人，又造了一个花园了。"大姊道："咦，哪里是什么花园呢，不过几间草房罢了。就在后门外，不过朝西北上去约一箭多远就到了。叫外甥小凤引你去看罢。昨日他的蓝田碧玉开了一朵异

种,有碗口大,清香沁人,比兰花的香味还要清些。你来得正好,他必要捉你做诗哩。"老残道:"诗虽不会做,一嘴赏花酒总可以扰得成了。"说着就同小凤出了后门,往西不远,已到门口。进门便是一道小桥,过桥迎面有个花篱挡住,顺着回廊往北行数步,往西一拐,就到了正厅。上面横着块扁额,写了四个大字,是"散花斗室"。进了厅门,只见那高摩诘正在那里拜佛。当中供了一尊观音像,面前正放着那盆蓝田碧玉的月季花。小凤走上前去,看他拜佛起来,说道:"二舅舅来了。"

高维回头一看,见了老残,欢喜的了不得,说:"你几时来的?"老残说:"我刚才来的。"高维说:"你来得正好。你看我这花今年出的异种。你看,这一朵花总有上千的瓣子。外面看像是白的,细看又带绿色。定神看下去,仿佛不知有若干远似的。平常碧玉,没有香味,这种却有香,而又香得极清,连兰花的香味都显得浊了。"老残细细的闻了一回,觉得所说真是不差。高维忙着叫小童煎茶,自己开厨取出一瓶碧萝春来,说:"对此好花,若无佳茗,未免辜负良朋。"老残笑道:"这花是感你好诗来的。"高维道:"昨日我很想做两首诗贺这花,后来恐怕把花被诗熏臭了,还是不做的好。你来倒是切切实实的做两首罢!"老残道:"不然。大凡一切花木,都是要用人粪做肥料的。这花太清了,用粪恐怕力量太大,不如我们两个做首诗,譬如放几个屁,替他做做肥料,岂不大妙!"二人都大笑了一回。此后老残就在这里,无非都是吃酒、谈诗、养花、拜佛这些事体,无庸细述。

却说老残的家,本也寄居在他姊丈的东面,也是一个花园的样子。进了角门有大荷花池。池子北面是所船房,名曰"海渡杯"。池子东面也是个船房,——面前一棵紫藤,三月开花,半城都香——名曰"银汉浮槎"。池子西面是一派五间的水榭,名曰

"秋梦轩"。海渡杯北面，有一堂太湖石，三间蝴蝶厅。厅后便是他的家眷住居了。老残平常便住在秋梦轩里面。无事时，或在海渡杯里着棋，或在银汉浮槎里垂钓，倒也安闲自在。

一日，在银汉浮槎里看《大圆觉经》，看得高兴，直到月轮西斜，照到槎外如同水晶世界一般，玩赏许久，方去安睡，自然一落枕便睡着了。梦见外边来了一个差人模样，戴着一顶红缨大帽，手里拿了许多文书，到了秋梦轩外间椅子上坐下。老残看了，甚为诧异，心里想："我这里哪得有官差直至卧室外间，何以家人并不通报？"正疑虑间，只见那差人笑吟吟的道："我们敝上请你老人家去走一趟。"老残道："你是哪衙门来的，你们贵上是谁？"那差人道："我们敝上是阎罗王。"老残听了一惊，说道："然则我是要死了吗？"那差人答道："是。"老残道："既是死期已到，就同你走。"那差人道："还早着呢，我这里今天传的五十多人，你老人家名次在尽后头呢！"手中就捧上一个单子上来。看真是五十多人，自己名字在三十多名上边。老残看罢说道："依你说，我该甚么时候呢？"那差人道："我是私情，先来给你老人家送个信儿，让你老人家好预备预备，有要紧话吩咐家人好照着办。我等人传齐了再来请你老人家。"老残说："承情的很，只是我也没有甚么预备，也没有什么吩咐，还是就同你去的好。"那差人连说："不忙，不忙。"就站起来走了。

老残一人坐在轩中，想想有何吩咐，直想不出。走到窗外，觉得月明如昼，景象清幽，万无声籁，微带一分凄惨的滋味。说道："嗳！我还是睡去罢，管他甚么呢。"走到自己卧室内，见帐子垂着，床前一双鞋子放着。心内一惊说："呀！谁睡在我床上呢？"把帐子揭开一看，原来便是自己睡得正熟。心里说："怎会有出两个我来？姑且摇醒床上的我，看是怎样。"极力去摇，原来

一毫也不得动。心里明白,点头道:"此刻站着的是真我,那床上睡的就是我的尸首了。"不觉也堕了两点眼泪,对那尸首说道:"今天屈你冷落半夜,明早就有多少人来哭你,我此刻就要少陪你了。"回首便往外走。

煞是可怪,此次出来,月轮也看不见了,街市也不是这个街市了,天上昏沉沉的,像那刮黄沙的天气将晚不晚的时候。走了许多路,看不见一个熟人,心中甚是纳闷,说:"我早知如此,我不如多赏一刻明月,等那差人回来同行,岂不省事。为啥要这们着急呢?"忽见前面有个小童,一跳一跳的来了。正想找他问个路,径走到面前,原来就是周小二子。

这周小二子是本宅东头一个小户人家的娃子,前两个月吊死了的。老残看见他是个熟人,心里一喜,喊道:"你不是周小二子吗?"那周小二子抬头一看,说:"你不是铁二老爷吗?你怎么到这里来?"老残便将刚才情形告诉说了一遍。周小二子道:"你老人家真是怪脾气。别人家赖着不肯死,你老人家着急要死,真是稀罕!你老人家此刻打算怎样呢?"老残道:"我要见阎罗王,认不得路。你送我去好不好?"周小二子道:"阎罗王宫门我进不去,我送你到宫门口罢。"老残道:"就是这们办,很好。"说着,不消费力,已到了阎罗王宫门口了。周小二子说道:"你老人家由这东角门进去罢。"老残道:"费你的心,我没有带着钱,对不住你。"周小二子道:"不要钱,不要钱。"又一跳一跳的去了。

老残进了东角门,约有半里多路,到了二门,不见一个人。又进了二门,心里想道:"直往里跑也不是个事。"又走有半里多路,见是个殿门,不敢造次,心想:"等有个人出来再讲。"却见东边朝房里走出一个人来,老残便迎了上去。只见那人倒先作了个揖,口中说道:"补翁,久违的很了。"老残仔细一看,见这人有

五十多岁，八字黑须，穿了一件天青马褂，仿佛是呢的，下边二蓝夹袍子。满面笑容问道：“阁下何以至此？”老残把差人传讯的话说了一遍。那人道：“差人原是个好意，不想你老兄这等性急，先跑得来了，没法，只好还请外边去散步一回罢。此刻是五神问案的时候，专讯问那些造恶犯罪的人呢。像你老兄这起案子，是个人命牵连，与你毫不相干，不过被告一口咬定，须要老兄到一到案就了结的。请出去游玩游玩，到时候我自来奉请。”

老残道了“费心”，径出二门之外，随意散步。走到西角门内，看西面有株大树，约有一丈多的围圆，仿佛有一个人立在树下。心里想，走上前去同他谈谈，这人想必也是个无聊的人。及至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极熟的人。这人姓梁名海舟，是前一个月死的。老残见了不觉大喜，喊道：“海舟兄，你在这里吗？”上前作了一个揖。那梁海舟回了半个揖。老残道：“前月分手，我想总有好几十年不得见面，谁想不过一个月，竟又会晤了，可见我们两人是有缘分。只是怎样你到今还在这里呢？我不懂的很。”那梁海舟一脸的惨淡颜色，慢腾腾的答道：“案子没有定。”老残道：“你有甚么案子？怎会耽搁许久？”梁海舟道：“其实也不算甚事，欠命的命已还，那还有余罪吗？只是轇葛的了不得。幸喜我们五弟替了个人情，大约今天一堂可以定了。你是甚么案子来的？”老残道：“我也不晓得呢。适才里面有个黑须子老头儿对我说，没有甚么事，一堂就可以了案的。只是我不明白，你老五不是还活着没有死吗，怎会替你托人情呢？”梁海舟道：“他来有何用，他是托了一个有道的人来解散的。”老残点头道：“可见还是道比钱有用。你想，你虽不算富，也还有几十万银子家私，到如今一个也带不来。倒是我们没钱的人痛快，活着双肩承一喙，死后一喙领双肩，歇耗不了本钱，岂不是妙。我且问你，既是

你也是今天可以了案的,案了之后,你打甚么主意?”梁海舟道:“我没有甚么主意,你有甚么主意吗?”老残道:“有,有,有。我想人生在世是件最苦的事情,既已老天大赦,放我们做了鬼,这鬼有五乐,我说给你听:一不要吃;二不要穿;三没有家累;四行路便当,要快顷刻千里,要慢蹲在那里,三年也没人管你;五不怕寒热,虽到北冰洋也冻不着我,到南海赤道底下也热不着我。有此五乐,何事不可为。我的主意,今天案子结了,我就过江。先游天台雁宕,随后由福建到广东,看五岭的形势,访大庾岭的梅花,再到桂林去看青绿山水。上峨嵋。上北,顺太行转到西岳,小住几天,回到中岳嵩山。玩个够,转回家来,看看家里人从我死后是个甚么光景,托个梦劝他们不要悲伤。然后放开脚步子来,过瀚海,上昆仑,在昆仑山顶上最高的所在结个茅屋,住两年再打主意。一个人却也稍嫌寂寞,你同我结了伴儿好不好?”梁海舟只是摇头,说:“做不到,做不到。”

老残以为他一定乐从,所以说得十分兴高采烈。看他连连摇头,心里发急道:“你这个人真正糊涂!生前被几两银子压的气也喘不得一口,焦思极虑的盘算,我劝了你多回,决不肯听;今日死了,半个钱也带不来。好容易案子已了,还不应该快活快活吗? 难道你还想去小九九的算盘吗?”只见那梁海舟也发了急,绉着眉头瞪着眼睛说道:“你才直下糊涂呢。你知道银子是带不来的,你可知道罪孽是带得来的罢!银子留下给别人用,罪孽自己带来消受。我才说是这一案欠命的案定了,还有别的案子呢!我知道哪一天是了期? 像你这快活老儿,吃了灯草灰,放轻巧屁哩!”老残见他十分着急,知他心中有无数的懊恼,又看他面色惨白,心里也替他难受,就不便说下去了。

正在默然,只见那黑须老头儿在老远的东边招手,老残慌忙

去了，走到老头儿面前。老头儿已戴上了大帽子，却还是马褂子。心里说道："原来阴间也是本朝服饰。"随那老头儿进了宫门，却仍是走东角门进。大甬道也是石头铺的，与阳间宫殿一般，似乎还要大些。走尽甬道，朝西拐弯就是丹墀了。上丹墀仿佛是十级。走到殿门中间，却又是五级。进了殿门，却偏西边走约有十几丈远，又是一层台子。从西面阶级上去，见这台子也是三道阶路。上了阶，就看见阎罗天子坐在正中公案上，头上戴的冕旒，身上着的古衣冠，白面黑须，于十分庄严中却带几分和蔼气象。离公案约有一丈远的光景，那老者用手一指，老残明白是叫他在此行礼了，就跪下匍匐在地。看那老者立在公案西首，手中捧了许多簿子。只见阎罗天子启口问道："你是铁英吗？"老残答道："是。"阎罗又问："你在阳间犯的何罪过？"老残说："不知道犯何罪过。"阎罗说："岂有个自己犯罪自己不知道呢？"老残道："我自己见到是有罪过的事，自然不做。凡所做的皆自以为无罪的事。况且阳间有阳间律例，阴间有阴间的律例。阳间的律例颁行天下，但凡稍知自爱的皆要读过一两遍，所以干犯国法的事没有做过。至于阴间的律例，世上既没有颁行的专书，所以人也无从趋避，只好凭着良心做去，但觉得无损于人，也就听他去了。所以陛下问我有何罪过，自己不能知道，请按律定罪便了。"阎罗道："阴律虽无颁行专书，然大概与阳律仿佛。其比阳律加密之处，大概佛经上已经三令五申的了。"老残道："若照佛家戒经科罪某，某之罪恐怕擢发难数了。"阎罗天子道："也不见得。我且问你，犯杀律吗？"老残道："犯。既非和尚，自然茹荤。虽未擅宰牛羊，然鸡鸭鱼虾，总计一生所杀，不计其数。"阎罗颔之。又问："犯盗律否？"答曰："犯。一生罪业，惟盗戒最轻。然登山摘果，涉水采莲，为物虽微，究竟有主之物，不得谓非盗。"又问："犯淫

律否?”答曰:“犯。长年作客,未免无聊,舞榭歌台,眠花宿柳,阅人亦多。”阎罗又问口、意等业,一一对答已毕。每问一事,那老者即举簿呈阅一次。

问完之后,只见阎罗回顾后面说了两句话,听不清楚。却见座旁走下一个人来,也同那老者一样的装束,走至老残面前说:“请你起来。”老残便立起身来。那人低声道:“随我来。”遂走公案前,绕至西距宝座不远,傍边有无数的小椅子,排有三四层,看着仿佛像那看马戏的起码坐位差不多,只是都已有人坐在上面,惟最下一层空着七八张椅子。那人对老残道:“请你在这里坐。”老残坐下,看那西面也是这个样子,人已坐满了。仔细看那坐上的人,煞是奇怪。男男女女参差乱坐,还不算奇。有穿朝衣朝帽的,有穿蓝布棉袄裤的,还有光脊梁的;也有和尚,也有道士;也有极鲜明的衣服,也有极破烂的衣服,男女皆同。只是穿官服的少,不过一二人,倒是不三不四的人多。最奇第二排中间一个穿朝服,旁边椅子上就坐了光脊梁赤脚的,只穿了一条蓝布单裤子。点算西首五排,人大概在一百名上下。却看阎罗王宝座后面,却站了有六七十人的光景,一半男,一半女。男的都是袍子马褂,靴子大帽子,大概都是水晶顶子花翎居多,也有蓝顶子的,一两个而已。女的却都是宫装。最奇者,这们多的男男女女立站后面,都泥塑木雕的相仿,没有一人言笑,也无一人左右顾盼。

老残正在观看,忽听他那旁坐的低低问道:“你贵姓呀?”老残回头一看,原来也是一个穿蓝布棉袄裤的,却有了雪白的下须,大约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满面笑容。老残也低低答道:“我姓铁呀。”那老翁又道:“你是善人呀?”老残戏答道:“我不是善人呀。”那老者道:“凡我们能坐小椅子的,都是善人。只是善有大小,姻缘有远近。我刚才看见西边走了一位去做城隍了,又有两

位投生富贵家去了。”老残问道：“这一堆子里有成仙成佛的没有？”那老翁道：“我不晓得，你等着罢，有了，我们总看得见的。”

正说话间，只见殿庭窗格也看不见了，面前丹墀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仿佛一片敞地，又像演武厅似的。那老翁附着老残耳朵说道：“五神问案了。”当时看见殿前排了五把椅子，五张公案。每张公案面前，有一个差役站班，同知县衙门坐堂的样子仿佛。当真每个公堂面前，有一个牛头，一个马面，手里俱拿着狼牙棒。又有五六个差役似的，手里也拿着狼牙棒。怎样叫做狼牙棒？一根长棒，比齐眉棒稍微长些，上头有个骨朵，有一尺多长，茶碗口粗，四面团团转都是小刀子如狼牙一般。那小刀子约一寸长，三四分宽，直站在骨朵上。那老翁对老残道：“你看，五神问案凄惨得很！算计起来，世间人何必作恶，无非为了财色两途。色呢，只图了片时的快活；财呢，都是为人忙，死后一个也带不走。徒然受这狼牙棒的苦楚，真是不值。”说着，只见有五个古衣冠的人从后面出来，其面貌真是凶恶异常。那殿前本是天清地朗的，等到五神各人上了公座，立刻毒雾愁云，把个殿门全遮住了，五神公座前面约略还看得见些儿，再往前便看不见了。隐隐之中，仿佛听见无数啼哭之声似的。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　回

血肉飞腥油锅炼骨　语言积恶石磨研魂

话说老残在那森罗宝殿上面，看那殿前五神问案。只见毒雾愁云里，靠东的那一个神位面前，阿旁牵上一个人来。看官，你道怎样叫做阿旁？凡地狱处治恶鬼的差役，总名都叫做阿旁。这是佛经上的名词，仿佛现在借留学生为名的，都自称"四百兆主人翁"一样的道理。闲话少讲，却说那阿旁牵上一个人来，梢长大汉，一脸的横肉，穿了一件蓝布大褂，雄赳赳的牵到案前跪下。上面不知问了几句什么话，距离的稍远，所以听不见。只远远的看见几个阿旁上来，将这大汉牵下去。距公案约有两丈多远，地上钉了一个大木桩，桩上有个大铁环。阿旁将这大汉的辫子从那铁环里穿过去收紧了，把辫子在木桩上缠了有几十道，拴得铁结实。也不剥去衣服。只见两旁凡拿骨朵锤、狼牙棒的一齐下手乱打，如同雨点一般。看那大汉疼痛的乱蹿。起初几下子，打得那大汉脚蹿起，直竖上去，两脚朝天。因为辫子拴在木桩上，所以头离不了地，身子却四面乱摔，蹿上去，落下来，蹿上去，落下来。几蹿之后，就蹿不高。落下来的时候，那狼牙棒乱打。看那两丈围圆地方，血肉纷纷落，如下血肉的雹子一样；中间夹着破衣片子，像蝴蝶一样的飘。皮肉分两沉重，落得快；衣服片分两轻，落的慢，看着十分可惨。

老残座旁那个老者在那里落泪，低低对老残说道："这些人

在世上时，我也劝道许多，总不肯信。今日到了这个光景，不要说受苦的人，就是我们旁观的都受不得。”老残说：“可不是呢！我直不忍再往下看了。”嘴说不忍望下看，心里又不放心这个犯人，还要偷着去看看。只见那个人已不大会动了，身上肉都飞尽，只剩了个通红的骨头架子，虽不甚动，那手脚还有点一抽一抽的。老残也低低的对那老者道：“你看，还没有死透呢，手足还有抽动，是还知道痛呢！”那老者擦着眼泪说道：“阴间哪得会死，迟一刻还要叫他受罪呢！”

再看时，只见阿旁将木桩上辫子解下，将来搬到殿下去。再看殿脚下，不知几时安上了一个油锅。那油锅扁扁的形式，有五六丈围圆，不过三四尺高，底下一个炉子，倒有一丈一二尺高；火门有四五尺高；三只脚架住铁锅，那炉口里火穿出来比锅口还要高二三尺呢。看那锅里油滚起来也高出油锅，同日本的富士山一样，那四边油往下注如瀑布一般。看着几个阿旁，将那大汉的骨头架子抬到火炉面前，用铁叉叉起来送上去。那火炉旁边也有几个阿旁，站在高台子上，用叉来接，接过去往油锅里一送。谁知那骨头架子到油锅里又会乱蹿起来，溅得油点子往锅外乱洒。那站在锅旁的几个阿旁，也怕油点子溅到身上，用一块似布非布的东西遮住脸面。约有一二分钟的工夫，见那人骨架子，随着沸油上下，渐渐的颜色发白了。见那阿旁朝锅里看，仿佛到了时候了，将铁叉到锅里将那人骨架子挑出，往锅外地上一摔。又见那五神案前有四五个男男女女在那里审问，大约是对质的样子。

老残扭过脸对那老者道：“我实在不忍再往下看了。”那老者方要答话，只见阎罗天子回面对老残道：“铁英，你上来，我同你说话。”老残慌忙立起，走上前去。见那宝座旁边，还有两层阶

级，就紧在阎罗王的宝座傍边，才知阎罗王身体甚高，坐在椅子上，老残立在旁边，头才同他的肩膊相齐，似乎还要低点子。那阎罗王低下头来同老残说道："刚才你看那油锅的刑法，以为很惨了吗？那是最轻的了，比那重的多着呢！"老残道："我不懂阴曹地府为什么要用这么重的刑法，以陛下之权力，难道就不能改轻了吗？臣该万死，臣以为就用如此重刑，就该叫世人看一看，也可以少犯一二。却又阴阳隔绝，未免有点不教而杀的意思吧？"阎罗王微笑了一笑说："你的戆直性情倒还没有变哪！我对你说，阴曹用重刑，有阴曹不得已之苦衷。你想，我们的总理是地藏王菩萨，本来发了洪誓大愿，要度尽地狱，然后成佛。至今多少年了，毫无成效。以地藏王菩萨的慈悲，难道不想减轻吗？也是出于无可奈何。我再把阴世重刑的原委告你知道：第一，你须知道，人身性上分善恶两根，都是历一劫增长几倍的。若善根发动，一世里立住了脚，下一世便长几倍，历世既多，以致于成就了圣贤仙佛。恶根亦然，历一世亦长几倍。可知增长了善根便救世，增长了恶根便害世。可知害世容易救世难。譬如一人放火，能烧几百间屋；一人救火，连一间屋也不能救。又如黄河大汛的时候，一个人决堤，可以害几十万人；一人防堤，可不过保全这几丈地不决堤，与全局关系甚小。所以阴间刑法，都为炮炼着去他的恶性的。就连这样重刑，人的恶性还去不尽，初生时很小，一入世途，就一天一天的发达起来。再要刑法加重，于心不忍，然而人心因此江河日下。现在阴曹正在提议这事，目下就有个万不得了的事情，我说给你听，先指给你看。"说着，向那前面一指。只见那毒雾愁云里面，仿佛开了一个大圆门似的，一眼看去，有十几里远，其间有个大广厂，厂上都是列的大磨子，排一排二的数不出数目来。那磨子大约有三丈多高，磨子下面旁边堆

着无数的人，都是用绳子捆缚得像寒菜把子一样的。磨子上头站着许多的阿旁，磨子下面也有许多的阿旁，拿一个人往上一摔，磨上阿旁双手接住，如北方瓦匠摔瓦，拿一壮几十片瓦往上一摔，屋上瓦匠接住，从未错过一次。此处阿旁也是这样。磨子上的阿旁接住了人，就头朝下把人往磨眼里一填，两三转就看不见了，底下的阿旁再摔一个上去。只见磨子旁边血肉同酱一样往下流注，当中一星星白的是骨头粉子。

老残看着，约摸有一分钟时的工夫，已经四五个人磨碎了。像这样的磨子不计其数。心里想道："一分钟磨四五个人，一刻钟岂不要磨上百个人吗？这么无数的磨子，若详细算起来，四百兆人也不够磨几天的。"心里这们想，谁知阎罗王倒已经知道了，说道："你疑惑一个人只磨一回就完了吗？磨过之后，风吹还原，再磨第二回。一个人不定磨多少回呢！看他积的罪恶有多少，定磨的次数。"老残说："是犯了何等罪恶，应该受此重刑？"阎罗王道："只是口过。"老残大惊，心里想道："口过痛痒的事，为什么要定这样重的罪呢？"

其时阎罗王早将手指收回，面前仍是云雾遮住，看不见大磨子了。阎罗王又已知道老残心中所说的话，便道："你心中以为口过是轻罪吗？为的人人都这么想，所以犯罪人多了。若有人把这道理说给人听，或者世间有点惊惧，我们阴曹少作点难，也是个莫大号功德。"老残心里想道："倘若我得回阳，我倒愿意广对人说；只是口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罪，我到底不明白。"阎罗王道："方才我问你杀、盗、淫，这事不但你不算犯什么大罪，有些功德就可以抵过去的。即是寻常但凡明白点道理的人，也都不至于犯着这罪。惟这口过，大家都没有仔细想一想，倘若仔细一想，就知道这罪比什么罪都大，除却逆伦，就数他最大了。我先

讲杀字律。我问你,杀人只能杀一个吧?阳律上还要抵命。即使逃了阳律,阴律上也只照杀一个人的罪定狱。若是口过呢,往往一句话就能把这一个人杀了,甚而至于一句话能断送一家子的性命。若杀一个人,照一命科罪。若害一家子人,照杀一家子几口的科罪。至于盗字律呢,盗人财帛罪小,盗人名誉罪大,毁人名誉罪更大。毁人名誉的这个罪为甚么更大呢?因世界上的大劫数,大概都从这里起的。毁人名誉的人多,这世界就成了皂白不分的世界了。世界既不分皂白,则好人日少,恶人日多,必至把世界酿得人种绝灭而后已。故阴曹恨这一种人最甚,不但磨他几十百次,还要送他到各种地狱里去叫他受罪呢!你想这一种人,他断不肯做一点好事的,他心里说,人做的好事,他用巧言既可说成坏事;他自己做坏事,也可以用巧言说成好事,所以放肆无忌惮的无恶不作了。这也是口过里一大宗。又如淫字律呢,淫本无甚罪,罪在坏人名节。若以男女交媾谓之淫,倘人夫妻之间,日日交媾,也能算得有罪吗?所以古人下个淫字,也有道理。若当真的漫无节制,虽然无罪,身体即要衰弱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若任意毁伤,在那不孝里就了一分罪去哩。若有节制,便一毫罪都没有的。若不是自己妻妾,就科损人名节的罪了。要知苟合的事也不甚容易,不比随意撒谎便当。若随口造谣言损人名节呢,其罪与坏人名节相等。若听旁人无稽之言随便传说,其罪减造谣者一等。可知这样损人名节,比实做损人名节的事容易得多,故统算一生,积聚起来也就很重的了。又有一种,图与女人游戏,发生无根之议论,使女人不重名节,致有失身等事,虽非此人坏其名节,亦与坏人名节同罪。因其所以失节之因,误信此人游谈所致故也。若挑唆是非,使人家不和睦,甚至使人抑郁以死,其罪比杀人加一等。何以故呢?因受人挫折抑

郁以死，其苦比一刀杀死者其受苦犹多也。其他细微曲折之事，非一时间能说得尽的，能照此类推，就容易明白了。你试想，一人在世数十年间，积算起来，应该怎样科罪呢？"

老残一想，所说实有至理，不觉浑身寒毛都竖起来，心里想道："我自己的口过，不知积算起来该怎样呢？"阎罗王又知道了，说："口过人人都不免的，但看犯大关节不犯，如不犯以上所说各大关节，言语亦有功德，可以口德相抵。可知口过之罪既如此重，口德之功亦不可思议。如人能广说与人有益之事，天上酬功之典亦甚隆也。比如《金刚经》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这是佛经上的话，佛岂肯骗人。要知'受持'二字很着力的，言人能自己受持，又向人说，福德之大，至比于无量数之恒河所有之沙的七宝布施还多。以比例法算口过，可知人自身实行恶业，又向人演说，其罪亦比恒河中所有沙之罪过还重。以此推之，你就知道天堂地狱功罪是一样的算法。若人于儒经、道经受持奉行，为他人说，其福德也是这样。"老残点头会意。阎罗王回头向他侍从人说："你送他到东院去。"

老残随了此人，下了台子，往后走出后殿门，再往东行过了两重院子，到了一处小小一个院落，上面三间屋子。那人引进这屋子的客堂，揭开西间门帘，进内说了两句话，只见里面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见面作了个揖，说："请屋里坐。"那送来的人便抽身去了。老残进屋说："请教贵姓？"那人说："姓顾，名思义。"顾君让老残桌子里面坐下，他自己却坐桌子外面靠门的一边。桌上也是纸墨笔砚，并堆着无穷的公牍。他说："补翁，请宽坐一

刻，兄弟手下且把这件公事办好。"笔不停挥的办完，交与一个公差去了。却向老残道："一向久仰的很。"老残连声谦逊道："不敢。"顾君道："今日敝东请阁下吃饭，说公事忙，不克亲陪，叫兄弟奉陪，多饮几杯。"彼此又说了许多客气话，不必赘述。老残问道："阁下公事忙的很，此处有几位同事？"顾君道："五百余人。"老残道："如此其多？"顾君道："我们是幕友，还有外面办事的书吏一万多人呢。"老残道："公牍如此多，贵东一人问案来得及吗？"顾君道："敝东亲询案，千万中之一二。寻常案件，均归五神讯办。"老残道："五神也只五人，何以足用？"顾君道："五神者，五位一班，不知道多少个五位呢。连兄弟也不知底细，大概也是分着省分的吧。如兄弟所管，就是江南省的事，其管别省事的朋友，没有会过面的很多呢；即是同管江南省事的，还有不曾识面的呢！"老残道："原来如此。"顾君道："今日吃饭共是四位，三位是投生的，惟有阁下是回府的。请问尊意，在饭后即回去，还是稍微游玩游玩呢？"老残道："倘若游玩些时，还回得去吗？"顾君道："不为外物所诱，总回得去的。只要性定，一念动时便回去了。"老残道："既是如此，鄙人还要考察一番地府里的风景，还望阁下保护，勿令游魂不返，就感激的很了。"顾君道："只管放心，不妨事的。但是有一事奉告，席间之酒，万不可饮，至嘱至嘱。就是街上游玩去，沽酒市脯也断不可吃呢！"老残道："谨记指教。"

少时，外间人来说："席摆齐了，请师爷示，还请哪几位？"听他说了几个名字，只见一刻人已来齐。顾君让老残到外间，见有七八位，一一作揖相见毕。顾君执壶，一座二座三座俱已让过，方让老残坐了第四座。老残说："让别位吧！"顾君说："这都是我们同事了。"入座之后，看桌上摆得满桌都是碟子，青红紫绿都

有，却认不出是什么东西。看顾君一径让那三位吃酒，用大碗不住价灌，片刻工夫都大醉了。席也散了。看着顾君吩咐家人将三位扶到东边那间屋里去，回头向老残道："阁下可以同进去看看。"原来这间屋内，尽是大床，看着把三人每人扶在一张床上睡下，用一个大被单连头带脚都盖了下去，一面着人在被单外面拍了两三秒钟工夫，三个人都没有了，看人将被单揭起，仍是一张空床。老残诧异，低声问道："这是什么刑法？"顾君道："不是刑法，此三人已经在那里呱呱价啼哭了。"老残道："三人投生，断非一处，何以在这一间屋里拍着，就会到那里去呢？"顾君道："阴阳妙理，非阁下所能知的多着呢！弟有事不能久陪，阁下愿意出游，我着人送去何如？"老残道："费心，感甚。"顾君吩咐从人送去，只见一人上来答应一声"是"。老残作揖告辞，兼说谢谢酒饭。顾君送出堂门说："恕不送了。"

那家人引着老残，方下台阶，不知怎样一恍，就到了一个极大的街市，人烟稠密，车马往来，击毂摩肩。正要问那引路的人是甚么地方，谁知那引路的人也不知道何时去了，四面寻找，竟寻不着。心里想道："这可糟了，我此刻岂不成了野鬼了吗？"然而却也无法，只好信步闲行。看那市面上，与阳世毫无分别。各店铺也是悬着各色的招牌，也有金字的，白字的，黑字的；房屋也是高低大小，所售不齐。只是天色与阳间差别，总觉暗沉沉的。

老残走了两条大街，心里说何不到小巷去看看，又穿了两三条小巷。信步走去，不觉走到一个巷子里面。看见一个小户人家，门口一个少年妇人，在杂货担子买东西。老残尚未留心，只见那妇人抬起头来，对着老残看了一看，口中喊道："你不是铁二哥哥吗？你怎样到这里来的？"慌忙把买东西的钱付了，说："二

哥哥，请家里坐吧。”老残看着十分面熟，只想不起来她是谁来，只好随她进去，再作道理。毕竟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　回

德业积成阴世富　善缘发动化身香

话说老残正在小巷中瞻望，忽见一个少年妇人将他叫住，看来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来，只好随她进去。原来这家仅有两间楼房，外间是客厅，里间便是卧房了。老残进了客屋，彼此行礼坐下，仔细一看，问道："你可是石家妹妹不是？"那妇人道："是呀！二哥，你竟认不得我了！相别本也有了十年，无怪你记不得了。还记当年在扬州，二哥哥来了，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喜欢。那时我们姐妹们同居的四五个人，都未出阁。谁知不到五年，嫁的嫁，死的死，五分七散。回想起来，怎不叫人伤心呢！"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老残道："嗳！当年石婶娘见我去，同亲侄儿一般待我。谁知我上北方去了几年，起初听说妹妹你出阁了，不道一二年，又听你去世了；又一二年，听说石婶娘也去世了。回想人在世间，真如做梦一般，一醒之后，梦中光景全不相干，岂不可叹！当初亲戚故旧，一个一个的，听说前后死去，都有许多伤感。现在不知不觉的我也死了，凄凄惶惶的，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是好，今日见着妹妹，真如见着至亲骨肉一般。不知妹妹现在是同婶婶一块儿住不是？不知妹妹见着我的父亲母亲没有？"石姑娘道："我哪里能见着伯父伯母呢？我想伯父伯母的为人，想必早已上了天了，岂是我们鬼世界的人所能得见呢！就是我的父母，我也没有见着，听说在四川呢，究竟怎样也不得知，真

是凄惨。"老残道:"然则妹妹一个人住在这里吗?"石姑娘脸一红,说道:"惭愧死人,我现在阴间又嫁了一回了。我现在的丈夫是个小神道,只是脾气非常暴虐,开口便骂,举手便打,忍辱万分,却也没一点指望。"说着说着,那泪便点点滴滴的下来。

老残道:"你何以要嫁的呢?"石姑娘道:"你想我死的时候,才十九岁,幸尚还没有犯甚么罪,阎王那里只过了一堂,就放我自由了。只是我虽然自由,一个少年女人上哪里去呢?我婆家的翁姑找不着,我娘家的父母找不着,叫我上哪里去呢?打听别人,据说凡生产过儿女的,婆家才有人来接;不曾生产过的,婆家就不算这个人了。若是同丈夫情义好的,丈夫有系念之情,婆家也有人来接,将来继配生子,一样的祭祀,这虽然无后,尚不至于冻馁。你想我那阳间的丈夫,自己先不成个人,连他父母听说也做了野鬼,都得不着他的一点祭祀,况夫妻情义,更如风马牛不相干了。总之,人凡做了女身,第一须嫁个有德行的人家,不拘怎样都是享福的。停一会我指给你看,那西山脚下一大房子有几百间,仆婢如云,何等快乐。在阳间时,不过一个穷秀才,一年挣不上百十吊钱。只为其人好善,又孝顺父母,到阴间就这等阔气。其实还不是大孝呢!若大孝的人,早已上天了,我们想看一眼都看不着呢。女人若嫁了没有德行的人家,就可怕的很。若跟着他家的行为去做,便下了地狱,更苦不可耐,像我已经算不幸之幸了。若在没德行的人家,自己知道修积,其成就的比有德行人家的成就还要大得多呢。只是当年在阳世时不知这些道理,到了阴间虽然知道,已不中用了。然而今天碰见二哥哥,却又是万分庆幸的事。只盼望你回阳后努力修为,倘若你成了道,我也可以脱离苦海了。"老残道:"这话奇了。我目下也是个鬼,同你一样,我如何能还阳呢?即使还阳,我又知道怎修积?即使

知道修积,侥幸成了道,又与你有甚么相干呢?"石姑娘道:"一夫得道,九族升天。我不在你九族内吗?那时连我爹妈都要见面哩!"老残道:"我听说一夫得道,九祖升天。那有个九族升天之说吗?"石姑娘道:"九祖升天,即是九族升天。九祖享大福,九族亦蒙少惠,看亲戚远近的分别。但是九族之内,如已下地狱者,不能得益。像我们本来无罪者,一定可以蒙福哩!"老残道:"不要说成道是难极的事,就是还阳恐怕也不易罢!"石姑娘道:"我看你一身的生气,决不是个鬼,一定要还阳的。但是将来上天,莫忘了我苦海中人,幸甚幸甚。"老残道:"那个自然。只是我现在有许多事要请教于你:鬼住的是什么地方?人说在坟墓里,我看这街市同阳间一样,断不是坟墓可知。"石姑娘道:"你请出来,我说给你听。"

两人便出了大门。石姑娘便指那空中仿佛像黄云似的所在,说道:"你见这上头了没有?那就是你们的地皮。这脚下踩的,是我们的地皮。阴阳不同天,更不同地呢!再下一层,是鬼死为聻的地方。鬼到人世去会作祟,聻到鬼世来亦会作祟。鬼怕聻,比人怕鬼还要怕得凶呢!"老残道:"鬼与人既不同地,鬼何以能到人世呢?"石姑娘道:"俗语常言,鬼行地中如鱼行水中,鬼不见地,亦如鱼不见水。你此刻即在地中,你见有地吗?"老残道:"我只见脚下有地,难道这空中都是地吗?"石姑娘道:"可不是呢!我且给凭据你看。"便手搀着老残的手道:"我同你去看你们的地去。"仿佛像把身子往上一攒似的,早已立在空中,原来要东就东,要西就西,颇为有趣。便极力往上游去。石姑娘指道:"你看,上边就是你们的地皮了。你看,有几个人在那里化纸呢。"看那人世地皮上人,仿佛站在玻璃板上,看得清清楚楚。只见那上边有三个人正化纸钱,化过的便一串一串挂下来了。其

下有八九个鬼在那里抢纸钱。老残问道："这是件甚事?"石姑娘道："这三人化纸,一定是其家死了人,化给死人的。那死人有罪,被鬼差拘了去,得不着,所以都被这些野鬼抢了去了。"老残道："我正要请教,这阳间的所化纸钱银锭子,果有用吗?"石姑娘说："自然有用,鬼全靠这个。"老残道："我问你,各省风俗不同,银钱纸锭亦都不同,到底哪一省行的是靠得住的呢?"石姑娘道："都是一样,哪一省行甚么纸钱,哪一省鬼就用甚么纸钱。"老残道："譬如我们遨游天下的人,逢时过节祭祖烧纸钱,或用家乡法子,或用本地法子,有妨碍没妨碍呢?"石姑娘道："都无妨碍。譬如扬州人在福建做生意,得的钱都是烂板洋钱,汇到扬州就变成英洋,不过稍微折耗而已。北五省用银子,南京芜湖用本洋,通汇起来还不是一样吗? 阴世亦复如此,得了别省的钱,换作本省通用的钱,代了去便了。"老残问道："祭祀祖、父能得否?"石姑娘道："一定能得,但有分别。如子孙祭祀时念及祖、父,虽隔千里万里,祖、父立刻感应,立刻便来享受。如不当一回事,随便奉行故事,毫无感情,祖、父在阴间不能知觉,往往被野鬼抢去。所以孔圣人说'祭如在',就是这个原故。圣人能通幽明,所以制礼作乐,皆是极精微的道理,后人不肯深心体会,就失之愈远了。"老残又问："阳间有烧房化库的事,有用没用呢?"石姑娘说："有用。但是房子一事,不比银钱可以随处变换。何处化的库房,即在何处,不能挪移。然有一个法子,也可以行。如化库时,底下填满芦席,莫教他着土,这房子化到阴间,就如船只一样,虽千里万里也牵得去。"老残点头道："颇有至理。"于是同回到家里。

略坐一刻,可巧石姑娘的丈夫也就归来,见有男子在房,怒目而视,问石姑娘："这是何人?"石姑娘大有觳觫之状,语言謇涩。老残不耐烦,高声说道："我姓铁,名叫铁补残,与石姑娘系

表姊妹。今日从贵宅门口过，见我表妹在此，我遂人门问讯一切。我却不知阴曹规矩，亲戚准许相往来否？如其不许，则冒昧之罪在我，与石姑娘无涉。”那人听了，向了老残仔细看了一会说：“在下名折礼思，本系元朝人，在阴曹做了小官，于今五百余年了。原妻限满，转生山东去了，故又续娶令表妹为妻。不知先生惠顾，失礼甚多。先生大名，阳世虽不甚大，阴间久已如雷震耳。但风闻仙寿尚未满期，即满期亦不会闲散如此，究竟是何原故，乞略示一二。”老残道：“在下亦不知何故，闻系因一个人命牵连案件，被差人拘来。既自见了阎罗天子，却一句也不曾问到，原案究竟是哪一案，是何地何人何事，与我何干系，全不知道，甚为闷闷。”折礼思笑道：“阴间案件，不比阳世，先生一到，案情早已冰消瓦解，故无庸直询。但是既蒙惠顾，礼宜备酒馔款待。惟阴间酒食，大不利于生人，故不敢以相敬之意致害尊体。”老残道：“初次识荆，亦断不敢相扰。但既蒙不弃，有一事请教：仆此刻孤魂飘泊，无所依据，不知如何是好？”折礼思道：“阁下不是发愿要游览阴界吗？等到阁下游兴衰时，自然就返本还原了，此刻也不便深说。”又道：“舍下太狭隘，我们同到酒楼上热闹一霎儿罢！”便约老残一同出了大门。

老残问向哪方走，折礼思说：“我引路罢。”就前行拐了几个弯，走了三四条大街，行到一处，迎面有条大河，河边有座酒楼，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日。上得楼去，一间一间的雅座，如蜂窝一般。折礼思拣了一个座头入去，有个酒保送上菜单来。折公选了几样小菜，又命取花名册来。折公取得，递与老残说：“阁下最喜招致名花，请看阴世比阳间何如？”老残接过册子来惊道：“阴间何以亦有此事？仆未带钱来，不好相累。”折公道：“些小东道，尚做得起，请即挑选可也。”老残打开一看，既不是北方的金

桂、玉兰，又不是南方的宝宝媛媛，册上分着省份，写道某省某县某某氏。大惊不止，说道："这不都是良家妇女吗？何以当着妓女？"折礼思道："此事言之甚长。阴间本无妓女，系菩萨发大慈悲，所以想出这个法子。阴间的妓女，皆系阳间的命妇罚充官妓的，却只人酒楼陪坐，不荐枕席。阴间亦有荐枕席的娼妓，那都是野鬼所为的事了。"老残问道："阳间命妇何以要罚充官妓呢？"折礼思道："因其恶口咒骂所致。凡阳间咒骂人何事者，来生必命自受。如好咒骂人短命早死等，来世必夭折一度，或一岁而死，或两三岁而死。阳间妓女，本系前生犯罪之人，判令投生妓女，受辱受气，更受鞭扑等类种种苦楚。将苦楚受尽，也有即身享福的，也有来生享福的，惟罪重者，一生受苦，无有快乐时候。若良家妇女，自己丈夫眠花宿柳，自己不能以贤德感化，令丈夫回心，却极口咒骂妓女，并咒骂丈夫。在被骂的一边，却消了许多罪，减去受苦的年限，如应该受十年苦的，被人咒骂得多，就减作九年或八年不等。而咒骂人的一面，咒骂得多了，阴律应判其来生投生妓女一度，亦受种种苦恼，以消其极口咒骂之罪。惟犯此过的太多，北方尚少，南方几至无人不犯，故菩萨慈悲，将其犯之轻者，以他别样口头功德抵销；若犯得重者，罚令在阴间充官妓若干年，满限以后往生他方，总看他咒骂的数目，定他充妓的年限。"

老残道："人在阳间挟妓饮酒，甚至眠花宿柳，有罪没有？"折公道："不能无罪，但是有可以抵销之罪耳。如饮酒茹荤，亦不能无罪。此等统谓之有可抵销之罪，故无大妨碍。"老残道："既是阳间挟妓饮酒有罪，何以阴间又可以挟妓饮酒，岂倒反无罪耶？"折公道："亦有微罪，所以每叫一局，出钱两千文，此钱即赎罪钱也。"老残道："阳间叫局，也须出钱，所出之钱可算赎罪不算呢？"

折公道:“也算也不算。何以谓之也算也不算?因出钱者算官罪,可以抵销;不出钱算私罪,不准抵销,与调戏良家妇女一样。所以叫做也算也不算。”老残道:“何以阳间出了钱还算可以抵销之公罪,而阴间出了钱即便抵销无罪,是何道理呢?”折公道:“阳间叫局,自然是狎亵的意思,阴间叫局则大不然。凡有钱之富鬼,不但好叫局,并且好多叫局。因官妓出局,每出一次局,抵销轻口咒骂一次。若出局多者,早早抵销清净,便可往生他方。所以阴间富翁喜多叫局,让他早早消罪的意思,系发于慈悲的念头,故无罪。不但无罪,且还有微功呢。所以有罪无罪,专争在这发念时也。若阳间为慈悲念上发动的,亦无余罪也。”老残点头叹息。

折公道:“讲了半天闲话,你还没有点人,到底叫谁呀?”老残随手指了一名。折公说:“不可,不可!至少四名。”老残无法,又指了三名。折公亦拣了四名,交与酒保去了。不到两秒钟工夫,俱已来到。老残留心看去,个个容貌端丽,亦复画眉涂粉,艳服浓妆;虽强作欢笑,却另有一种阴冷之气,逼人肌肤,寒毛森森欲竖起来。坐了片刻,各自散去。

折公付了钱钞,与老残出来,说:“我们去访一个朋友吧。”老残说:“甚好。”走了数十步,到了一家,竹篱茅舍,倒也幽雅。折公扣门,出来一个小童开门,让二人进去。进得大门,一个院落,上面三间敞厅。进得敞厅,觉桌椅条台,亦复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却无字画,三面粉壁,一抹光的,只有西面壁上题着几行大字,字有茶碗口大。老残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首七律。写道:

“野火难消寸草心,百年荏苒到如今。

墙根蚯蚓吹残笛,屋角鸱枭弄好音。

有酒有花春寂寂，无风无雨昼沉沉。

闲来曳杖秋郊外，重迭寒云万里深。”

老残在墙上读诗，只听折礼思问那小童道：“你主人哪里去了？”小童答道：“今日是他的忌辰，他家曾孙祭奠他呢，他享受去了。”折礼思道：“那们回来还早呢，我们去吧。”老残又随折公出来。

折公问老残上哪里去呢，老残道：“我不知道上哪里去。”折公凝了一凝神，忽然向老残身上闻了又闻，说：“我们回去，还到我们舍下坐坐吧。”不到几时，已到折公家下。方进了门，石姑娘迎接上来，走至老残面前，用鼻子嗅了两嗅，眉开眼笑的说：“恭喜二哥哥！”折公道：“我本想同铁先生再游两处的，忽然闻着若有檀香味似的，我知道必是他身上发出来的，仔细一闻果然，所以我说赶紧回家吧。我们要沾好大的光呢！”石姑娘道：“可盼望出好日子来了。”折礼思说：“你看此刻香气又大得多了。”老残只是楞，说：“我不懂你们说的甚么话。”石姑娘说：“二哥哥，你自己闻闻看。”老残果然用鼻子嗅了嗅，觉得有股子檀香味，说：“你们烧檀香的吗？”石姑娘说：“阴间哪有檀香烧！要有檀香，早不在这里了。这是二哥哥你身上发出来的檀香，必是在阳间结得佛菩萨的善缘，此刻发动，顷刻你就要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我们这里有你这位佛菩萨来一次，不晓得要受多少福呢！”正在议论，只觉那香味越来得浓了，两间小楼忽然变成金阙银台一般。那折礼思夫妇衣服也变得华丽了，面目也变得光彩得多了。老残诧异，不解何故，正欲询问。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再版后记

《老残游记》的这个校注本，初版于一九五七年。现在，我利用出版社准备改版重排的机会，通检全书，于原先的校点、注释等项，做了一番补苴罅漏的修订工作。

二十多年来，蒙各方面的读者不弃，热情惠书，匡正疏失，提供资料。如：李士钊同志示以柳凤仪当指杨保彝。杨字奭龄，号凤阿，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事。周宪如同志告知吕谏堂当指李秉衡。李字鉴堂，自负清廉，刚愎顽固，山东人呼之为“李二铜锤”。李、周二位和其他来信者一样，都是素昧平生，剀切赐教的盛情实在令人感佩。一般说，小说里的人物，本无须凿凿搜求“模特儿”姓甚名谁，及其为人行事。但《老残游记》稍有不同，作者有意于写“补正史之缺”的“野史”，强调“事须征诸实在”（见第十三回自撰评语），不仅书里与当时政治、文化较有关系的人物实有所指，而且希望读者也能心知其所指，只是人事纠葛不能不有所顾忌，因而略变其人姓名字号的音形而已。既然研究《老残游记》的思想内容总会要涉及作者的这种表现方式，则于注释中适当指出，也就不同于无谓的穿凿了。

一般说，小说中人物引征书文，兴至意到，本无须字字株守原文，校改便属多事。然间有因字讹而文意欠亨者，这次续有校正。如第十四回第141页大段引录贾让《治河策》“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冢”原作“家”；“析砥柱”，“析”原作“折”；“千载无患”，“患”原作“恙”，虽各本皆然，我们还是据《汉书·沟洫志》

校正了。

《老残游记二集》，我们原先只见到一九三五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的卷一至卷六（即第一——六回）的单行本，即据以收为“附录”。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绍昌编《老残游记资料》，内收有《二集》卷七至卷九（即第七——九回），依据的是作者后人刘厚滋、刘厚泽从《天津日日新闻》抄下的副本，我们现在也即据以增加进去。无论思想和文笔，《二集》九回均可相信确为刘鹗之作，只因原刊的《天津日日新闻》至今未获见，我们所据的版本出处不一，故目录中分列为两项，以昭审慎。

戴　鸿　森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